地缘战略经典译丛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美国与权力平衡

Nicholas Spykman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著

王 珊 郭鑫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纪出版

干预抑或孤立，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古老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讨论重回美国公众舆论。本书初版于美国参战前夕，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从关切世界权力平衡的角度说明美国企图以海洋阻隔敌人的孤立主义政策必败，希望美国避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设想置身事外。无论从追溯地缘战略理论的学术意义而言，还是从了解美国当今全球政策的现实意义而言，本书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外借

上架建议：世界政治
ISBN 978-7-208-15013-3
9 787208 150133 >
定价：8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美国与权力平衡

Nicholas Spykman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著

王 珊 郭鑫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著;王珊,
郭鑫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地缘战略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SBN 978-7-208-15013-3

Ⅰ.①世… Ⅱ.①尼… ②王… ③郭… Ⅲ.①政治-
研究-美国 Ⅳ.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2484 号

策　　划　王鼎杰　孙　瑜
责任编辑　龚　权　范　晶
装帧设计　范昊如　夏　雪　李疑飘

地缘战略经典译丛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美国与权力平衡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著　王　珊　郭鑫雨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3
字　　数　314,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013-3/D·3173
定　　价　88.00 元

致谢

在本书筹备过程中，我得到了国际研究院工作人员的慷慨相助。乔治·H.E.史密斯与艾比·罗林斯·凯弗利博士协助我完成了早期的研究工作。鲁斯·欧尔穆斯·图艾克斯与海伦·R.尼克尔于后期向我施予援手，我对其编辑方面的援助深表感谢。耶鲁大学的同事也给予我鼓励并与我合作，我对此深表感激。萨缪尔·弗莱格·贝米斯教授提出了宝贵建议。阿尔诺德·沃福斯教授通读了手稿，并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充满智慧的指导。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研究院主任弗莱德里克·S.敦教授。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耐心，不仅阅读了手稿，还通读了校样，并将我从诸多错误之中解救出来。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认真仔细但又富于同理心的监督。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目 录

致谢 …………………………………………………………………… 1

导言 …………………………………………………………………… 1

第一部分 美国与权力平衡

第一章 权力政治与战争 ………………………………………………… 9
权力的本质 ……………………………………………………… 10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 ……………………………………………… 14
权力的平衡 ……………………………………………………… 18
战争的本质 ……………………………………………………… 26

第二章 处于西半球的美国 ……………………………………………… 41
世界大陆 ………………………………………………………… 42
北美大陆 ………………………………………………………… 43
美洲地中海 ……………………………………………………… 46
南美大陆 ………………………………………………………… 49
美国的权力位置 ………………………………………………… 59
西半球均势 ……………………………………………………… 62

第三章 从“门罗主义”到半球防御 ……………………………………… 65
新世界的独立 …………………………………………………… 66

“门罗主义” …… 68
法国的挑战 …… 73
英国的挑战 …… 75
德国的挑战 …… 82
美国的霸业 …… 83
“门罗主义”演变史 …… 85

第四章　美洲与跨大西洋区域 …… 90
非洲大陆 …… 91
欧洲地中海地区 …… 95
欧洲大陆 …… 96
英国的位置 …… 98
英国与权力平衡 …… 103
德国半球计划 …… 121
美国与欧洲的平衡 …… 123

第五章　美洲与跨太平洋区域 …… 128
澳洲大陆 …… 129
亚洲地中海地区 …… 131
亚洲大陆 …… 132
日本的位置 …… 134
日本与亚洲的权力平衡 …… 136
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领土 …… 137
日本半球计划 …… 153
美国与亚洲的平衡 …… 154

第六章　世界中的美国 …… 164
相互依存的大陆 …… 165

华盛顿会议……167
英日同盟……171
德日同盟……172
世界政治的格局……17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理布局……176
跨洋航线……185
西半球的包围圈……192

第二部分 为南美而斗争

第七章 两个美洲……201
盎格鲁—撒克逊美洲……207
拉丁美洲……215

第八章 宣传与反宣传……227
早期的拉丁美洲追逐者……227
法西斯的反击……232
民主的防卫反击……239
建立共同意识形态阵线的可能性……246

第九章 新世界的经济格局……256
美国……261
加拿大……267
美洲地中海地区……269
中间地带……271
温带南美……271
西半球……275
半球围困……277

第十章　自然资源的调度……………………………………… 280
原材料……………………………………………………… 280
西半球自给自足…………………………………………… 298

第十一章　经济一体化……………………………………… 301
泛美经济合作……………………………………………… 303
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意见分歧…………………………… 309
增长的泛美贸易…………………………………………… 312
贷款与赊购………………………………………………… 313
卡特尔……………………………………………………… 315
建立经济阵线的可能性…………………………………… 318

第十二章　新世界的政治格局……………………………… 322
冲突区域…………………………………………………… 324
对手与盟友………………………………………………… 329
地区外政治倾向…………………………………………… 331
美洲共和国联盟…………………………………………… 333

第十三章　新世界与旧世界………………………………… 342
法国与神圣同盟…………………………………………… 343
第一次世界大战…………………………………………… 3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350
团结神话…………………………………………………… 365

第十四章　军事阵线………………………………………… 366
侵略问题…………………………………………………… 368
新世界的武装力量………………………………………… 376
战略格局…………………………………………………… 386

第十五章 西半球的防御…… 388
太平洋彼岸的入侵…… 390
大西洋彼岸的入侵…… 401
西半球防御的可能性…… 418

结语…… 422
美国的地理位置…… 423
西半球防御？ …… 426
四分之一球防御？ …… 430
战后世界…… 432
美国与和平解决…… 439

导　言

今天，距离1918年11月那场“以战止战”的战争已有近二十五年之久。距离威尔逊总统向世界各国领袖展示更美好的国际秩序蓝图也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当时许多人相信这份蓝图将会带来和平与安全。然而，世界再次陷入战火之中。先进科技已为人类的大规模屠杀创造了更大、更好的机器，崩塌与毁灭再次成为各国能量所指向的最终目的，人类的生命再次为实现国家目的而被大规模牺牲。另一场世界大战已蓄势待发，而美国也准备再次积极投身其中。

由于日本攻击美国位于太平洋的岛屿领地，以及德国、意大利向美国宣战，美国全身投入战争之中。日本人的攻击形式一夜之间催生了无与伦比的国家团结，并在一定时期内终止了关于美国的最佳大战略是“孤立”还是“干预”的讨论。这两种政策不仅代表了为保护美国安全与利益而推行的两种不同计划，而且代表了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同情方面的深刻差异。孤立主义者立场对大多数人一直具有强烈的心理与情感上的吸引力。美国本就由那些背弃欧洲之人创立，而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移民都想忘记旧世界。但是，让美国移民备感困扰的旧大陆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争吵在

新世界中继续困扰着他们。欧洲政治仍在打击他们对于自由与释放的渴望。一种信条告知美国人不必为欧洲感到心烦，这其实为其深深的渴望提供了某种答案。干预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一直是那些深受理想主义想法鼓舞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要求参与是因为支持英国，有些人是因为相信在意识形态战争时期，美国有道德义务支持那些社会、政治结构与我们最为相近的人。许多人坚持认为美国应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1920年欧陆失败并向战后世界展现一个共同安全与持久和平的体系。

人们选择孤立或是干预作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背后动机如何，这两种政策的权力含义都有所不同，而本书正是关于这些含义及其对美国立场影响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观点在评估欧洲权力平衡与亚洲权力平衡对美国安全的相对重要性方面有天壤之别。与此相对应，人们对于美国地理位置的含义以及此位置对美国军事、政治战略的指导原则的影响持有不同观点。因此，孤立主义者与干预主义者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思想。

那些从权力考量出发要求进行干预的人们认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维持欧洲与亚洲的权力平衡。他们不否认美国的地理位置在涉及领土安全问题时颇具优势，但也认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忽略权力平衡的考量。历史上，其他国家为了生存已经被迫实施各种政策，美国也未摆脱考虑这些的需要。除了维系欧洲与亚洲的各自权力平衡，干预主义者还在西半球发现了第二条防线。与此不同，孤立主义者认识到其政策给权力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正是处于两洋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美国可以对大洋之

外的权力斗争置身事外，只需平静观察破坏欧亚权力平衡的可能性。美国的固有优势与海洋提供的保护使得这么做既可行又明智：借助大洋实行防御，让欧亚各自顺其自然发展。

干预还是孤立是从美国地理位置衍生出来的关于更高层次战略原则的讨论，它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开始，它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古老的问题。每当出现与某个跨洋力量开展合作的问题，或者出现在欧亚采取行动的必要，这种讨论就会重回公众舆论。19 世纪早期，法国思忖着依靠“神圣同盟”①（Holly Alliance）的帮助重新征服西班牙殖民地，而大英帝国建议美国与它一起共同反对这个计划。美国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漫长而痛苦的辩论，最终主张采取独立、单边行动的一方占了上风。“门罗主义”②（The Monroe Doctrine）宣告了美国意图在没有欧洲盟国的情况下独立对西半球进行防卫。

19 世纪后期，这个问题再次被拿出来讨论，主要是因为美国参与了包括第一次摩洛哥会议（1905 年）、第二次摩洛哥会议（1911 年）与柏林会议在内的各种欧洲会议，这些会议都在处理欧洲势力在非洲的斗争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在美西战争（1898 年）初期并未表现出来，然而战胜了西班牙后，美国是否应该占领菲律宾的问题就产生了。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比较反常，并且与美国不应占领西半球之外任何领土的地理位置逻辑相冲突。议题上支持妥协的一方在公共政策上输掉了辩论，而菲律

① “神圣同盟”是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大多数国家参加的松散的保守政治同盟，成立于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冲击之下瓦解。——此类注释为译者注，后同，不另标出。

② 19 世纪 20 年代，由于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美独立运动，美国推出“门罗主义”，旨在维护拉美权益，对欧洲事务保持中立。

宾也就此成为美国领土已达四十多年之久，但此事实并未让有关争论停止。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人反对美国参与远东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让这个问题变得棘手。随着美国于1917年4月全面介入战争，争论得以暂停，但是我们注意到与上次一样，这个既成事实完全无法让争论停止。整个战争期间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持续不断。停战协定签订后辩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这次孤立主义者们赢了：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①，也拒绝在欧洲作出政治上的承诺。但像上次一样，这个问题并未就此彻底解决。战后时期争议仍在继续，具体表现为争论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维持欧亚秩序的努力。孤立主义思想仍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参议院中的战略性地位，这决定了美国人的对欧态度依旧是冷淡与不参与。干预主义者尝试与国际联盟系统进行合作的努力都被投票否决，而众议院通过的所有中立性法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都在表达孤立主义的理念。

对孤立主义者来说，建立完备的防御体系所必需的新世界地理区域面积已逐渐扩大。最初只局限于国家领土，建造巴拿马运河后得以扩充并将加勒比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半球囊括进来。干预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都把保护新世界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但两者在其相对重要性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对于前者来说，如果美国对欧亚干预政策失败，新世界就是美国的第二条防线；对于后者来

①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然而，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最终不能阻止国际纠纷、法西斯的侵略行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

说，新世界代表了第一条防线，它是所有能量所导向的最大的计划，美国不用对计划外之物付诸任何努力。通过孤立半球实现半球防御已成为老派孤立主义立场的最新简化版。

美国已再次成为参战一方，因此这个老问题又呈现出新的意义，它现在是问题，无关和平策略，而是关乎战争策略、战争目标。我们应该试图在战争中致力于保护西半球尤其是新世界的海域，还是主动出击、跨过大西洋进行进攻？一旦德日同盟有能力击垮旧世界的所有抵抗，我们是否可能在西半球范围内过上独立的国家生活，或者美国是否有可能在自由与安全要求下摧毁时下正在欧亚形成的军事帝国以及重建权力平衡？胜利后的美国是否可以撤出大洋彼岸的世界，就像 1918 年的那次，或者说一个命运无可避免地与美国相互交织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出的新阶段干预还是孤立之问题，其实是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是通过防御周边海域，还是通过积极介入大洋彼岸的战争？

人们为了证明孤立政策或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已做过许多尝试，包括引用先例和开国元勋的权威呼吁。双方都曾充分利用过这些内容，而美国历史也足够丰富多彩，能为双方辩论提供极佳素材。但是，即使过往历史对一方更有利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更有效的政策。历史经验与开国之父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某个信条获取支持的支撑，但这并不能证明观点本身合适。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是判断好政策的标准。不应特意从美国历史中选取案例，而是要将美国的总体经历视作行动指南。

国际关系中关乎权力的一面并未在美国受到很多关注，这一部分是因为保护性的大洋屏障让我们潜意识中自我孤立，一部分

是因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宗教成分。笔者非常清楚，对权力的渴望并非人们做事的动机，而权力也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追求。国际与国家事务受爱、恨、慈善事业的影响，受道德愤慨与对功利目标希冀的影响，受统治者情绪与心理的影响，也受各族人民情感痛苦的影响。然而，国际社会并未成立一个中央权威维持法律与秩序，也未建立官方机构保护其成员的合法权利。其结果是，各国必须把维持、提升权力地位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基本现实，并且基于其世界地理位置的影响形成一个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皆适用的大战略。

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孤立主义对干预主义的问题。这本书即是新方法的一次尝试。笔者将美国的特殊问题放到各国的总体经验与国际关系的本质这个大背景下，并从地缘与权力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所处地位。本书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合众国的历史一样悠久，而只要美国仍是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国家，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受到关注。

第一部分

美国与权力平衡

第一章
权力政治与战争

我们清楚只有当势必承担的压力均等时，正义问题才会在人类事务的讨论中有所涉及；我们也同样清楚有权势之人要求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而无权无势之人则要付出他们必须付出的一切。

——修昔底德

如若没有机械动力——推动大型物体的力量——就不会有技术。如若没有政治权力——鼓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技术就难以用于社会目的。所有的文明生活最终都仰仗于权力，然而权力却臭名昭著，动用权力常常会受到谴责。在美国，“权力”这个词暗含了邪恶之意。令人遗憾的是，在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时，人们往往会普遍认同使用权力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认为权力只是一种个人、社会或者国家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却并不被赞同，人们对于这种想法有时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这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样会妨碍美国充分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无论是否相信基督教教义中的良心观念，人们都不信任权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性，但这也并不能阻止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十

二课教你如何成为有权之人》之类的书常年位列畅销书榜，而予人权势的职位就像那些会带来丰厚报酬的职位一样受人追捧。为了争夺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要职，人们的竞争愈演愈烈，手段也越来越庸俗。为了选举一个缝纫妇女会或是基督奋进会主席而举行了无数场竞选，美其名曰是采用了马基雅维利的策略。

权力的本质

人类发明了许多技巧来赢得朋友、影响他人。这些形形色色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四类：说服劝导、金钱购买、以物换物以及强迫压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每次让别人听从其控制时，运用的手段都可以在这四种类型中对号入座。相反，它发现最成功的策略是审慎地将这四者结合在一起，综合使用。每种成分所占的相对比例要视具体情况、个人和社会群体而定，而正是社会群体明确定义了何为公众接受、何为公众谴责的行为。在重视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地方，与胁迫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说服，而且前者常常仅限于个人之间使用。只有国家可以合法地使用警棍、催泪弹以及冲锋枪胁迫他人，而公民这样做则属于违法行为。

从道德角度来看，权力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想要使用权力，就应当接受道德判断的评判，但是认为世界无需强迫压制就能运转，并且公然谴责人们对权力的渴求，无异于逃离现实、陷入虚幻的梦想。人们在合作、适应以及冲突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而这三者也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类为了共同目标与他人分工协作并制定政府工具；为了融入他人不断调节自身，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普遍价值观、习俗的规范压力以及法律制定

的规则。但是他同样接受冲突，无论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客观理想都是如此。冲突是生活的基本方面之一，就其本身而论，它也是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所有关系的组成要素。如若一个世界没有斗争，那么人类生活早已不复存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通过政治渠道、法律渠道解决冲突，从而避免兵戎相见，以及将冲突从战场上转移到会议室和法庭进行磋商调解。

集体组织如同个人一样，有两种方法能使行为体在对立冲突中达到期望目标，那就是“直接行动”和“政治行动”。第一种方法是指在达到期望目标的过程中，集体对某些不可或缺的个人直接采取行动。第二种则是集体通过行使国家强制权来达到期望目标。在许多现代经济生活中，会发生直接行动形式的集体斗争：佃农反抗地主、农民反抗牛奶经销商、产业工会反抗职工会、工会反抗雇主以及产业公司，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在西方，许多铁路和地下管道的优先通行权并非来自法院的判决，而是竞争公司之间在战略要点上进行较量的成果，谁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胜出，谁就能获得通行权。

劳资纠纷可能就源于雇主和工会的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双方也许会试图通过调解或者接受仲裁来解决纠纷。但是，他们也可能不会采取和平解决的手段，而是通过罢工或封闭工厂的方式来向对方宣战。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双方将会尝试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影响彼此的行为，包括说服劝导、金钱购买、以物换物以及强迫压制。集体的力量大小会直接影响其选择哪种方式，不过认为只有在压制中才能体现出权力的重要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相反，工会如若大权在握，也许根本不需要双方进行实力较量，谈判

成功也就容易得多了。

因此，工会以及所有其他组织除了被迫致力于自己的目标之外，还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组织，无论它想要达到的目标多么简单，只要是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而有赖于他人或其他集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权力纷争，它们不仅要自我保护，还要将提升自身的权力地位作为其制定内外政策的主要目的。

如同在国家内运行的所有组织一样，工会也有不止一种方法达到目的。如果以直接行动的方式难以实现，他们可以尝试另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那就是借助立法机关及试图获准行使国家立法权。有时，想要取得劳动报酬，通过直接反抗雇主可能并不能实现，但却可以借助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规定。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CTU）①可以直接通过说服劝导、在酒吧外示威抗议或者间接地借助《第十八修正案》（*Eighteenth Amendment*）②来达到其目的，这是“政治活动”的应用，是在国家范围内以服务个人或集体利益为目的而开展的政府控制权斗争。

私人团体如果想要借助政府机构，他们就必须将增强政治力量这一具体任务加入其广泛的权力目标中。对政党这一特定组织来说，政治权力是其活动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其生存的土壤。政党存在的目标就是左右国家政策，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与其他政党的竞选中胜出。权力斗争在政党之间显而易见，因此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党必须不断努力提升其相对

---

①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74 年成立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该会通过口头教育、社会宣传及政治约束等手段来促成立法，在全国性的禁酒和最终颁布禁酒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② 《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获批于 1919 年 1 月 16 日，主要内容是禁止致醉酒类的酿造和销售。后来被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取消。

权势地位。一旦一个政党内出现了竞选资金入不敷出、成员忠诚度下降、组织管理腐败、纪律松散的情况,这个政党就会被淘汰出局,最终被竞争对手取代。

有许多例子表明,通过立法机关间接施加压力的政治行为并不可行,一方面,由于性别和财产资格的限制,组织团体对其成员的政治权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在某些议题上无法采取行动,原因包括宪法制约、预算限制或者缺乏行政机关。此时,组织需要在"直接行动"和"政治行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里的政治行动指的是带有特殊目的的政治行动,包括修正宪法、扩大政府权力、改变目前的权力分配以及设立新的政府机构。此时的政治活动不再是对现有的政策工具加以利用,而是旨在"推陈出新",即对其加以改造并创造新的工具。

各组织的运作必须依附于"国家"这一权力机构,即组织、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被允许的方法的限制。理论上,只有国家具有使用武力的合法垄断权,其余组织只有使用不含身体暴力的强迫压制手段。显然,不同国家在对于执行这一原则的能力大小以及愿意程度高低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在从"全国秩序井然"步入"完全无政府状态"的过程中,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态度也会大相径庭。总体来说,美国政府与人民是非常宽容仁慈的。人们长期容忍着城市内的帮派冲突,它是伴随城市生活繁荣而出现的副产品。对其采取高压手段的说辞可以鼓舞人心,在市长选举中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力。制造催泪弹及其他军事装备的军火工业蓬勃发展、任何负担得起佣金的工会或雇主都可以雇用安保人员,这些都证明了身体暴力在劳资冲突以及子虚乌有的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关于暴力垄断的法律和事实与其他垄断权的法

律和事实一样，各有不同。

秩序和政府控制是组织所在运行环境的组成要素，会对它们的对外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政府足够强大，能够执行其做出的决定，那么就能有效限制群体之间冲突的斗争。借助立法机关的“间接方式”与“直接行动”这两种管理形式的重要性不分伯仲，此时的权力斗争目标不仅仅是针对凌驾于其他组织的直接控制权，更重要的是对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如果政府手中并没有多大权力，也无法执行其做出的决定，那么群体之间冲突的斗争就难以受到制约。这时，尽力对政府施加影响徒劳无益，直接行动必然会成为人们更倾向的方式，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政府有所改变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斗争主要是争夺对其他组织的直接控制权，并辅以对政府控制权的争夺。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

就像在其他社会群体中一样，国际社会中也可以观察到三种基本关系：合作、包容和对立。不仅个人和组织需要保持这三种社会关系，国家更是如此。他们为了共同目的而合作，在通信与交通运输领域里设立国际监督管理机构，从而为现代化国际交往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国家之间找到了互惠共存的相处模式，即创立出一套基于传统惯例的法规，美国人称之为“国际法”。国家往往会自发遵守这些规则，同时也愿意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但是，为了达到它们的国家目标，它们同样会接受冲突的发生，并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强迫手段来应对。

如同一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并面临中央权力溃散时的群际关

系，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关系时刻经历着如此复杂的情形。正是由于所谓的国家主权独立、缺乏更高权威、不受外界制约才导致国际关系具有混乱无序的特性。

历史上，这类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体系在组建过程中常经过两个阶段——征服与联盟，而且这两种方式如果成功的话，也许会改变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两者中没有哪种方式可以完全主导。虽然强盛的国家能够征服其周边邻国并奴役弱小的群体，但即便如此，古代庞大的帝国也未能将超过其区域控制能力的国家占为己有并轻松纳入其霸权体系。同样，从下至上的授权也无法成功。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联盟，但是这种联盟一直是局部的、受限的。从局部的意义上说，联盟只包括了少数国家；从受限的意义上说，国际组织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而且往往是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虽然有许多国际合作与受限联盟的实例，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威从单独的国家真正转移到国际社会里的组织机构。

因此，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作为群体行为发生的两个特殊环境，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没有一个能够维持秩序并执行法律的中央政府性机构。事实上，无论国际惯例中曾出现过何种成文条款，国际社会从未保证过其成员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一个独立国家仍旧主要依靠自身或其保护者的力量生存，保障其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时，自我保护就具有了特殊含义。领土作为一个国家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我保护就是指捍卫自己对国土的控制权；而且，由于主权独立是一个国家的要素，自我保护也包括为国家的独立地位而战。这就阐明了为什么所有国家

的外交政策都以捍卫领土完整以及保护政治独立为基本目标。

国家的外交政策除了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标外，还有许多其他具体目标，可以按照不同方式分类。比如地理、人口、种族、民族、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涉及的具体内容包括建设海军基地、限制移民、同化少数民族和寻求原材料市场以及投资机会，还包括维护社会秩序抵抗外来势力破坏、鼓励文化交流和限制危险药品交易等。

在国内领域用以促进集体利益的两种方式同样可以在国际领域内为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可能会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借助目前现有的国际组织；或者也可能运用其外交政策来创造出新的工具。然而，这每一种方式在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中的相对重要性截然不同。纵观当今国际社会，控制其他国家的直接权力比发挥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要远远有用得多。

在创立国际联盟之初以及其早期历史中，人们对这个新组织发展成一个国际政府的重要行政机构仍抱有希望，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大小势力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较量，争夺理事会与重要委员会的席位。战场上的斗争似乎确实一度被转移到了室内。但是当事态进一步明朗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这间会议室只是供人商议的地方，国际联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辩论场所而已，人们对它的兴趣也就随之减弱了。费力去控制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国际组织毫无益处。那些受外交部部长派遣前往国联的外交官们都无所事事。而那个用来召开国际议会的大厦耗资不菲，却渐渐变成了希望渺茫的标志。

对于各国来说，直接行动仍然是最常用的，它是外交政策的最

典型表现方式。世界中央权威的缺失不仅使得直接行动变得更为重要，同时也使得直接行动在方法上不受国际社会的限制。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都是被允许的，包括极具破坏性的战争。这意味着权力斗争就等同于争夺生存机会，故提升自己的相对权力地位也就成为了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余一切都屈居其后，因为只有权力才能最终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拥有权力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者并对那些软弱无权者发号施令，甚至可能迫使权势在你之下的人做出退让。一旦冲突最终形成战争，权力斗争就演变成了战争主导权之争，冲突双方必须时刻为战争作准备。

实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可以关心公正与公平，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但前提是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或不妨碍实现国家的权力目标。这些行为可以为追求权力提供道德辩护，但是如果因此减弱了国家权力，那么必定会被弃之不用。追逐权力并非为了实现道德价值观，而是想要借助道德价值观更为容易地获取权力。

在无政府世界中，不断追求强权政治是国家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权力最终会转化为发动战争的力量，因此国家才一直会投入大量精力建设军事设施。但是国家的相对权势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领土规模、人口规模、能源矿产、经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有效整合性、政治稳定以及民族精神。在权力斗争中，这些因素虽然是次要的，但它们本身具有价值，同样意味着权力。

然而，一个国家的权力地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军事力量，还受潜在敌人力量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除了提升自己的作战装备外还有第二种获得权力的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直接影响来削弱一些

国家的权力地位并加强另一些国家的权力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国家除了保卫自己的国土外，还利用军事力量为他国的领土提供庇护。当然这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因为第三国的存亡关系到它自身的安全。

强国帮助小国在国境抵御外族入侵的惯例由来已久。这种保护"缓冲国"①的政策是对旧式领土防御政策的发展和完善，主要做法是设立特殊边界地带从而达到防御目的。如果邻国是一个实力不弱的强国，有着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常常愿意与实力在其之上的强国结成联盟，以争取强国对自己领土的保护。但是一国支援他国并不仅是为了保护具有特殊战略重要性的边界或地带，同时也是想要遏制某些大国以防止其通过后续发展对自己构成威胁，即阻止霸权出现，它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所能够触及的领域内称霸。

权力的平衡

形成如此政策的原因需要追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强大国家来说，因自我满足而停止扩张或对自己的权力目标加以适当限制等情况实在少之又少。人们将旨在抑制日益发展壮大的国家而制定的政策称为均势外交政策，它是所有成功国家外交手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验表明，与一国单方面宣布善意相比，处于权力平衡状态下的国家才更安全。为了维持

① 缓冲国：某些大国为避免彼此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擅自将介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弱小国家划作缓冲地区，这些弱国被称为"缓冲国"（一般由有关大国用条约"保证"不兼并缓冲国的领土）。

这种平衡，一国不仅要对变得太过强大的邻国采取行动，还要制衡距离较远的国家。事实上，施行这项政策的最佳时期是在持续扩张的国家成为自己的邻国之前。拥有入海口的霸权会对遥远的海岸造成威胁，而现代飞机日益扩大的轰炸范围也使得空军力量几乎能与海军力量并驾齐驱，对非相邻国家形成有效威胁。

显然，权力平衡首先是为强国量身打造的。对诸多小国来说，除非它们能成功结盟，否则只能被强国当作砝码用于维持天平的平衡。然而，尽管小国在这场游戏中只是强国的赌注而非玩家，它们在最后所获得的利益仍然不容小觑。一个小国可以在政治高压区域中充当真空地带，但它并不是依靠自身力量存活，而是因为任何一方都未想侵占它的领土，或者是因为如果将其作为缓冲国或权力平衡中的砝码保留下来对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有利。而当这个平衡一旦消失，这些小国往往会随之灭亡。

自文艺复兴①和宗教改革②以来，欧洲的政治哲学就热衷于思考权力平衡这个问题。继封建君主与教皇失去了在欧洲政治秩序中的基石地位后，人们就开始探索新的融合原则，最终人们在“权力平衡”这个学术演讲的对象中找到了这个原则。哲学家们指出权力平衡与自然法则以及和谐的关系。他们还指出平衡不仅具有内在美，还充满了实际与伦理的意蕴。如果所有国家都受到约束，那么就没有国家会赢得战争；如果没有国家能赢得战争，那么

---

① 文艺复兴：盛行于14—17世纪的一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② 宗教改革：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为后来西方国家从基督教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因而西方史学界直接称之为“改革运动”。

就没有国家会发动战争或者威胁开战。平衡是力量均衡，而力量均衡是一种中立的力量。在一个政治平衡的社会中，力量毫无用处，人们也因此会在法律的统治下快乐和谐地生活，投身艺术与优雅的事业。

对于研究这一政策的人们而言，很明显，国家应该奉行均势外交政策，自然法则与基督教精神也要求这一政策。国家不仅将外交政策用来应对对自身有害的具体威胁，而且还要为整个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平衡体系。均势外交政策的目的除了维持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之外，还包括维护和平。

政治家们总是急于从神学家和哲学家那里汲取道德戒律来指引外交政策。自 17 世纪起，所有的强权政治不再意味着在艰苦的世界里求得生存的原始企图，而是旨在为建立政治平衡与维持国际秩序而努力的一种高尚行为。

以这种方式取得的成功并非是压倒性的，究其原因，这也许是因为行为过程不受保障，也许并非所有的政治家都具有良好的谈判技术。但如果以他们并不是真的对达到权力平衡感兴趣来解释可能更保险。历史上，强国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创立组织机构来限制自身力量的例子并不多见。国家之间的相处模式一直是在彼此遏制他国力量。事实是，国家只关注那些对自身有利的平衡。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平衡，而是给自己留有巨大的行动空间。仅仅拥有与潜在敌人相同的实力并没有真正的安全可言，只有比其更强大才行。如果一个人的力量完全受到抑制就无法采取行动；只有拥有可以自由使用力量的空间才可能会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无论理论与合理化如何阐述，国家的实际目标就是不断提升其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而其想要的平衡状态其实是压制其

他国家，使自己不受约束地成为具有决定力量和决定发言权的国家。

实现权力平衡不需要精确到如同寻找完美平衡，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任务仍充满艰难。人们使机械力达到平衡易如反掌，因为机械力可以借助工具来测量，然而政治力量的衡量却缺乏相应的标尺。两个国家的权力是否达到平衡？它们的力量是否对等？两个联盟之间是否势均力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存在巨大的争议。相对权力的评估仍然是靠纯粹的主观判断。任何国家总是会觉得另一个国家需要受到制衡。迄今为止，就权力而言，人们可能认为军人知道答案，事实是即使他们的回答比较专业，但同样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想法。就连最博学的将军也和政治家一样常常争执不下。客观测试相对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战争来看看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但对于还在斟酌是否要开战的国家来说，这种方式并不具有指导意义。

衡量国家权力大小的第二个困难，在于影响国家力量的因素是动态的，并非是静止不动的。新兴的经济发展、新型的原材料、新式武器、新的战争精神会使原本旗鼓相当的两国在短短数年后拉开巨大的差距。除此之外，如果世界上各国都实力相当，那么有什么可以阻止其两两结盟来打击第三方国家？

有时还会出现第三个问题，即一国发现在反对日益壮大的敌国势力的过程中，想要与之结盟的国家已经和敌国达成了协议，它错失了达到平衡的机会。同样不幸的结果来自政治家偶尔会相信同类的无辜，这使得其中有些国家通过不断累积少量领土而获得了巨大扩张。卢西塔尼亚王国（Lusitania）宣称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目的，那就是吞并毛里塔尼亚王国（Mauritania）的小部分领土以

建立一个真正的权力平衡，而且它将永远不会再多要一丁点土地。这个要求如此微不足道、如此诚恳谦恭，显然不足以使双方为此开战。当然，人们后来会发现满足这个要求后依然没有达到完美的平衡，毛里塔尼亚还需要额外划分一小片领土给卢西塔尼亚。这片更小的领土同样不值得双方交战。也许对于必须决定如何应对的那个国家来说，这一小片土地位于其直接利益之外的区域，因此卢西塔尼亚提出的吞并要求没有遭到驳回。大多数的霸权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步建立的。

实际上，均势政策是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划分国界、战争赔偿、建立联盟、调整干预战争的程度、逐渐从略微偏离中立走向全面参与。战争结束后划分边界尤为重要，而且纵观历史，强国总是要求获准参与战后和平协议的签订，即使它们并没有参与冲突。根据战争赔偿理论，战胜国允许其他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它们自身可以增加同等的力量与威望。在这一赔偿原则之下，以权力平衡的名义，奥地利、巴伐利亚、勃兰登堡以及瑞典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瓜分了德意志的小诸侯国，波兰被瓜分了四次，非洲成了大国的殖民地，殖民者还计划着瓜分中国。

除了划分国界和要求战争赔偿外，国家还利用联盟体系来抑制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发展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最经济实惠也因此最受青睐的办法就是鼓动第三方中足够强大的盟友来抵挡危险。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国必须做好准备，作为联盟的一部分为联盟做出积极的贡献。联盟明确要求的贡献也许很有限，可能是一笔固定金额、一定数量的船只，或者是明确数目的士兵，但是对贡献的限制却并不严苛。如果盟友的生死存亡与保持独立对一国的安全来说极其重要，那么它对盟友的帮助就需要远

远超出原本的承诺。事实上，一国会为了保全最后的胜利与安全而对联盟竭尽全力。

与所有强权政治的目的一样，建立联盟的目的是在活动领域内获得必要的安全边际。但是一国的安全系数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危险系数，故在永无休止的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联盟必会遭遇反联盟，武器必会遭遇反武器。在历史上无论何时，皆是如此。一国成功占领邻近的土地，将每一次新的征服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垫脚石，将每一次权力的积累作为变得更强大的手段。随着其权力日益增长并触及更广的领域，周围的邻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联合起来集体防御，要么最终被吞并，走向灭亡。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河谷地区的弱小国家通过结盟抵抗强大的敌人，得以捍卫自身独立长达数世纪之久，直到汉谟拉比(Hammurabi)最终在这里建立了巴比伦帝国。但是，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又在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上演。这场斗争卷入了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经及波斯人以及这个区域中充当缓冲国和砝码的更小的国家。借助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①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②，希腊城邦之间得以勉强维持岌岌可危的平衡，但是在面临马其顿王国的威胁时，它们却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敌人。没有联盟可以阻挡罗马肆意扩张的步伐，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将敌人逐一击败。迦太基、埃及和马其顿倘若事先知晓该如何联合起来，那么它们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还

---

① 提洛同盟：公元前478年，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故名“提洛同盟”。目的原是为继续对付波斯联合作战，后成为雅典称霸的工具。

② 伯罗奔尼撒同盟：古代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组成的军事同盟。

有可能会将罗马围困在欧洲的版图中。

现代欧洲史始于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来这场斗争的牵涉范围日益扩大，演变为众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最终席卷了全世界。在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下，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大片疆土，于是那些担心会受到其威胁的国家就联合起来共同抑制它的扩张。历史上那些抱有称霸野心的国家也拥有与哈布斯堡王朝相似的命运，比如腓力二世①统治下的西班牙、路易十四②和拿破仑在位时期的法兰西、德皇威廉二世③统治下的德意志。而这次德国能否力求争取到欧洲的控制权，取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在这永无休止的国家斗争中，在几段短暂时期内国家之间趋于权力平衡。这不是因为哪一方想要或者尽力去达到这种平衡，而是因为两个国家或两方阵营恰好正从相反方向尽力去打破平衡。因为所有党派都一直在企图破坏它，所以这种平衡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但当这种平衡存在时就会为人类带来哲学家所承诺的重大好处。国家专心致志于捍卫本国的自主权，不仅要抵抗他国征服世界的野心，还要摆脱联邦形式的世界政府。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只有达到权力平衡，世界秩序才能维持。如若国家相信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它们的征服意愿，它们就会向往和平，变得通情达理，认识到和解与仲裁的益处，并借助法律与正义来为

① 腓力二世(1527—159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他的执政时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② 路易十四(1638—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国王，号称“太阳王”(Roi Soleil)，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③ 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年)：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及霍亨索伦家族首领。

自己辩护，而非通过诉诸武力来提出要求。

但是政治均衡既不是众神赐予的礼物，也不是天生稳定的状态，它缘于人类的积极干预与政治力量的运用。当世界奇迹般地实现权力平衡，为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时，国家不能被动地等待幸福降临。如果它们想要生存下去，它们必须有意愿为维护平衡进行战争，对抗当时正在扩张的霸权力量。权力平衡也许最终会减少战争的普遍性，但是武力仍然是抑制国家扩张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权力政治在一系列国际交往冲突形式中又增加了另一条为何要发动战争的原因。国家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与征服领土，保护与接纳海外侨民，保持与获得经济效益，保护与传播国家意识形态，更是为了维持与提高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

所以，国际关系一直以战争鼓声做伴，这并不足为奇。人们倾向于将和平看作常态，而战争则是非常态。这归因于人们对战争的情绪反应导致的理智混乱。战争为人们所厌恶，但是美国却不能否认它是各主权独立国家组成的国家体系中的固有部分。如果因为战争不受欢迎就忘记了这个事实是会招致灾难的。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战争都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只有仅仅数年时间里世界各处没有兵戎相见。欧洲诸国在 17 世纪中有七十五年处于战争状态，18 世纪为五十年，19 世纪为二十五年。战争发生的频率看上去似乎正在降低，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它吞噬更多宝贵的生命，让人们在物质层面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尽管和平的持续时间越来越久，但是战争对参战国的国民造成的整体影响却不减反增。

战争的本质

权力政治要求国家做好战争准备。先进文明使武器与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却没有改变，依然是为了强迫压制敌人、摧毁其抵抗的意志并使其投降。尽管打败军事力量是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手段，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现代条件下，军事斗争不仅受到政治博弈的影响，也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军事战争

战争反映了参战各方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特征。18 世纪时，国家之间的战争依然是为了有限目的、依靠雇佣兵和相对较少的军备物资进行。而 18 世纪后，战争则转向了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的歼灭战。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普鲁士反抗拿破仑战争创造了“国民军”，代替了原先的“国王军队”。征兵制也使得一国的人力成为影响战争效率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发展出了一种能够为大规模军队提供后勤和武器装备的生产技术；蒸汽机、汽油发动机、轨道和公路使军队可以快速移动；现代医药则从传染病的手中拯救了士兵们的生命。这些种种外在的条件造就了现代庞大的军队。

征兵制使得那些为薪酬而战、四海为家的职业军人不再受到青睐，取而代之的是在危急时刻为自己国家挺身而出的持有武器的市民。这个变化带来了很多益处，但同样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人力变得富余和廉价，但是也需要大量的心理训练来克服自我防

卫的自然偏好，并且做好思想准备将这种偏好转化为有效战斗力。一支征召的军队不是为了薪酬而是为了国家目标而战，除非公众舆论倾向进攻行为的战略优势，或者受到救世主观念的鼓舞，否则国家只会为了国防而将自己的子民送上战场。对一般人来说，国防意味着防御，而进攻等同于侵略。对公众来说，抵御入侵的合理位置是在边境，边境防御是公众直观倾向的一种战争形式，这种态度能够满足公民的两种自相矛盾的心理需要，那就是既需要抵挡侵略，也需要展示保卫祖国时的男子气概。

爱国公民宁可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也不愿客死他乡，这是民主国家一大弊病。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战争都是在别国的领土上进行的。根据普鲁士军事哲学的要求，战争应该被引至敌军的领地，这样国内就可以安然度日。丹麦战争①发生在石勒苏益格②与波罗的海③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④大部分战役发生在波希米亚⑤；普法战争⑥则在法国的领土上肆虐破坏。对于德国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全都发生于敌人的领土内，除了 1914 年俄国攻入东普鲁士这一较小的战役。德国最终战败，但是它在受到入侵后就投降了，因此避免了领土遭到破坏，也就没有明显的战败痕

---

① 丹麦战争：1864 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发动的战争。结果丹麦战败，被迫放弃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地。

② 石勒苏益格：包含现今丹麦南部和德国北部的地区，地处北海与波罗的海交界处。

③ 波罗的海：欧洲北部的内海、北冰洋的边缘海、大西洋的属海。世界最大的半咸水水域。

④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年）：因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无男嗣，欧洲两大阵营为争夺奥地利王位，并在奥地利获取利益而发动的战争。

⑤ 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是中欧的地名，原是拉丁语、日耳曼语对捷克的称呼，占古捷克地区西部三分之二的区域。

⑥ 普法战争（1870—1871 年）：普鲁士王国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战争。

迹。现代战争同样也是在边境之外进行，除了空战；但是即使在空战这一军事行动阶段中，遭到英国大部分炮弹轰炸的地区也不是德国，而是德国在北海与大西洋沿岸占领的边界区。在德意志空间范围内，在普鲁士领土上的战争仅限其战力衰落时期，例如在1806 年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取得胜利之前的战役。

法国历史同样具有教育意义。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强盛时期，法国从不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战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战争都发生在国外，拿破仑战争也同样如此，其足迹遍布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德意志，最后在俄国进行的战役，由于通讯线路的过度延伸以及冬季严寒天气而失败。法国参与的最后三次大型战争都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从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得以复原；在1914 年的战争中，虽然借助盟友的帮助免于战败，但是它再也无法恢复如初。自此，法国就专注于研究边防战略，在“马其诺防线”①后寻求安全感。第三次战争再次在法国领土上进行，它终结了法国的共和政体。

19 世纪时，英国和过去一样依靠一支职业军队进行战斗。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并没有遵循欧洲大陆的征兵惯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史无前例地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征召军队前往国外作战，随后这支军队遭受重创。这影响了战后关于防御战价值与有限目标战争新理论的普及程度。提及领土防御，英国人的历史甚至比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更具有启示意义。英国人的战争足迹遍布所有大陆，历经各种各样的地区与气候，并且与所有种族、所有民族都交过手。但是自 1066 年起，它再也没有在本国境内与陆

① 马其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位于法国东方所设的防御工事，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由于造价昂贵，所以仅设防于法德边境。

上军队战斗。其强大的海上力量使它能够将军队运往海外，同时也能阻止敌人的入侵。对于欧洲战争，它明智地将战场选在了英吉利海峡对岸，而且在目前的战斗中，它再次倾向于在境外迎敌而不是在境内。英国人想按照旧有模式在欧洲大陆进行战斗的企图进展得并不顺利，它的军队被逐出挪威、比利时、法国以及希腊。尽管如此，在别国领地上被击败，对英国而言仍有收益。因为站在英国的角度来看，毁坏外国的城镇比毁坏英国自己的乡村要好得多。而且与一支守卫边境的军队相比，一支远征军的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会那样致命，对国内民众的士气造成的威胁也相对较小。空军力量的发展使得战争在英国历史上首次进入其境内，它甚至会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压制住英国的海上力量以便敌军冒险尝试侵入英国。如果英吉利海峡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那么英国的村庄和城市里的民众将在近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看见来自大陆的军队。英国的防御将转为边境防御，到那时它将必须在自己的沙滩和多岩石的海岸而非欧洲大陆战斗，这即便不是它战败的序幕，也会是其开始衰弱的标志。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人严重怀疑爱国公民对于如何作战的本能反应是否明智。战略告诉美国人没有进攻就没有胜利，纯粹的防御只会导致僵局而没有结果。只有国土面积广阔、边境区域人口稀少、交界地带在经济和工业上不具重要地位的国家才能够承受得起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一般来说，国家只有在国力衰落下降时期才会在国内打仗；在国力强盛上升时期，国家会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战争。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深谙此道。而这同时也阐明了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依靠征兵制进行战争的国家为何必须要使国民始终保持尚武精神、培养民族主义意识。

装备和后勤保障变得越发重要，这也使得现代军队无法只依靠一地进行补给，一地提供其所有军火弹药，但是在其他方面，陆地战争的基本特征却几乎未变，直到我们身处的时代飞机使战争变成三维立体的格局。持续战争包括了经济活动与军事活动在三个不同区域中的有效整合，这三个区域分别为军事作战区域、补给线区域、基地区域。后者曾是一线的补给站和供应基地，现如今已与国家的经济中心与工业中心协同发展。交通线路显然取决于作战区，即前线的位置，沿着这些线路运往前方的军备物资维持着军队的作战力量，所以军队的存亡仰仗着这条源源不断的输送带，这也就造成军队后方和补给线成为了最重要的、生死攸关的区域。进攻方可以通过突击力量，前线进攻，侧翼进攻或从后方迂回包抄的方式到达这一区域。直接攻击根据惯例通常是由步兵负责；而侧翼攻击要求机动性与速度兼备，所以是骑兵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有先兆。步枪射击的改进以及机枪的使用使得火力集中，给防守方以巨大的优势。骑兵失去了侧翼攻击的大部分作用，步兵在攻击固守的阵地时也无法发挥力量。大炮完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攻击形式，而且要想在陆地上取得进展，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密集火力攻击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进攻往往由于射程范围的限制而暂停，直到大炮往前推进后再进行下一轮攻击。这种做法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突破防线，而且士兵的伤亡人数往往与取得的进展不相称。这导致的结果是前线防守越来越稳固，战争演变为一场消耗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被投入使用，但是其战略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只有少数几个精明的军事思想家对坦克的惊人力量印象深刻，他们预测到未来机械化战争的重要性及其应用。

从采用的战术上说，显而易见的僵局引起了战后人们对是否有可能以行动自如的小型精兵团替代庞大的军队的广泛讨论。德国用俯冲轰炸机、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组成了一个同时兼具机动性与强大力量的军团，但它并没有替代一个大规模的征召军队。这个军团的职责在于充当一个突击部队，用以渗透、潜入、攻击敌军侧面、为大部队抢占阵地。对进攻作战来说，机械化的机动军团成为了强大的战术单位①，然而战争中仍然需要大量征召士兵以组建步兵师来控制已占领的敌方领土。

当前的冲突导致国家间恢复了战争演习。坦克将防御、机动性以及强大火力结合于一体，连同俯冲轰炸机一起为作战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进攻武器，它远胜于先前步兵与炮火封锁的组合。基于这个武器速度的优势，侧翼作战的规模有可能达到先前战争中闻所未闻的程度。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让人意识到军队只有同样完善地配备飞机和坦克，才能遏制住现代机械化兵团的猛攻，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纵深的防御体系。这里所指的深度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来掩护步兵的几个平行壕沟，而是指防守区的纵深程度可以把先遣坦克部队和后续支援步兵分离开来。

但是比起充分发挥坦克的价值和用俯冲轰炸机替代炮火封锁，更加重要的是在战线背后进行大规模空中作战。用坦克与短程俯冲轰炸机攻击敌方固守的阵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二维性这一特征。真正使战争立体化的是远离实际战线的空中力量。在这一立体战中，“前线”这一术语在技术层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 战术单位：在机动兵器等武器载具中，指的是只需要少量乘员、易于调度、容易大量生产的作战单位，例如坦克、战机等，少量人数就能操作单一机体。

在二维化的战争中，前线就是将补给线纳入相对安全范围内的一条保护线。指挥官始终需要为这些线路的保护与安全问题着想，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在那时是相对容易解决的。也就是说，只要防止敌人突破前线，并且避免侧翼兵力溃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新型战争形式下，仅靠陆军再也无法保证处于基地和作战区之间的补给线的安全。唯有制空权方可守卫这些线路，保障进攻方或防守方必要物资的持续补给。

工业革命以及航空业发展不仅改变了地面战争，还给海上作战带来了新问题。海上作战的目的是争夺制海权，包括海上交通运输的控制权、使用海上航线的自主权和剥夺敌方在这两方面的权利。为了达到对海上线路的控制，一方可以通过攻击敌军的舰队，也可以通过封锁或拦截禁止敌军进入关键区域。国家之间往往在主力战舰的制造上竞相追逐，力求超越对方以夺取制海权。

海上力量在击败敌人并使其最终投降方面只能起到间接作用，它既不能侵入别国，也不能强攻要塞或侵占领土。虽然能炮击沿海地区，但是其攻击的效力却极少具有决定性。舰队为地面战争提供辅助，如转移军队以及维持军队的补给，同时阻止敌舰起到相同作用。海军也可以通过切断敌方军事工业的原料供给和其人口的粮食来源来达到对敌国经济制裁的目的。

过去百年的技术发展为船舶制造、海军战术和海洋地理学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蒸汽轮船航行带来了燃料供给问题，也使得舰队较之从前更依赖海军基地；这也因此引起了人们对海军集合点和补给站点的关注。而燃料给军舰海上作战带来了更大的机动性，也使得战舰在供给点之间能够行动自如。航行中不再仰仗于

顺风使战舰能够沿着地球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航行。之前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港口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被其他要素取代。

潜艇的发明带来了新的战术和策略问题。潜艇与雷区的结合,使得海军近距离封锁变得更为困难。潜艇是海战的三维要素之一,即使是水面舰队实力较差的国家也能借助潜艇建立反封锁力量。由于战线本身无法解除潜艇的威胁,仅凭战舰优势再也无法保证有效的制海权,维护海上优势还需要大量小型舰船的协助。

空军的发展为海上战争增添了另一个三维要素,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与防卫问题。如果海军基地处于敌军地面战机的轰炸半径之内,那么它就失去了大部分效力。空中力量较弱的舰队在战场上没有多少胜算。对战舰来说,航空鱼雷是极其危险的武器,轰炸机能够对巡洋舰和驱逐舰主甲板以上的部分造成重创。歼击机能够击落敌方侦察机,帮助舰队获得空中观测的垄断优势。空中力量同样也对如何利用战舰来对敌方进行经济制裁产生了影响。通过协助潜艇进行空中侦查,通过摧毁或轰炸港口,空军可以快速破坏狭海上的贸易活动。通常空军难以减轻长距离封锁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却是可能的。

海上力量对最终击败敌人只起到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因此其相对重要性会在不同时期、不同战争中随着对敌人封锁的易损程度、海外作战的重要程度以及入侵意义的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对封锁的重要性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人口密度的提高使得许多国家依靠从海外进口的粮食,工业化进程则加深了国家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另一方面,国家规划与为战争准备的专制政策结合后,一国比过去更可能实现暂时

的自给自足。如果说封锁的发展趋势尚不明确,那么入侵的发展趋势就十分明显了。现代远征军需要大型运输和泊船设施,在水雷、潜艇和战机的重重威胁下,一方想要占领另一方沿海地区变得越来越困难。制海权无法再保证军队能够顺利靠岸登陆;而空军优势成为海军是否可以顺利登陆的决定力量。

在某些其他方面,例如在相对机动性上,海军力量相对陆军力量的优势已有所下降。从帆船到蒸汽轮船,海军在速度上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步行走路的陆军相比,运输船的移动速度要快得多。然而随着铁路、公路和汽车运输等先进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迅速发展,陆军力量重新占据上风。两者的差距也因飞机制造业与军用运输机的发展变得更为明显。这些变化,加上在轰炸机覆盖范围的近海地区通过舰载航空器建立空中优势的困难,以及空军基地比海军基地更易建造的特征,使得海军与陆军之间的战略优势,特别是在内陆与近海地区的战略优势发生了转变。

这种变化对普通人们的影响要远大于空战对陆军与海军的影响。平民不再生活在受军事力量所筑造的前线保护的相对安全之下。战争不再遥远,战火可能会在民众身边燃起,他的花园,他的后院与他的家园,随时可能因战火而毁掉。民众和士兵都会因战火而死亡。轰炸为袭击敌方的军事工业开辟了攻击的道路,同时也为打击民众士气找到了方法。之前,民众无法直接接触到战争,只能被封锁直至自己国家的武装力量战败,而在现代战争中,军事行动会对民众进行直接攻击,通过空袭摧毁其继续战斗的意志。

政治战争

军事战争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与政治行动相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未来战争也会如此。它只不过是由不断延续和强化的对权力的追求所组成，并加速了战争的爆发。这些行动旨在获得胜利，维护己方同盟并摧毁对方同盟。政治行动的目的在于避免敌人进行集体行动，孤立敌人，令敌方处于独自战斗的局面。战争时期所用的武器与和平时期所用的并无两样：说服力、购买力、实物交易、武力威胁以及实际的战斗力。另一种能加以利用的技巧是类似于破坏国家或同盟的内部团结，这类行动会使同盟国成员对共同利益产生怀疑，会导致伙伴间对各自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产生怀疑，会使彼此间存在的不同和分歧表现得更为突出。

经济战争

现代战争只有在充足的原料供给和大量工业输出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现代军队的建立不可能由薄弱的政府军械库所支撑。它需要民族经济的全面参与，需要大量高生产效率的工业设备。大量的钢铁产量，大量的机械和机床工业，大量的铝产量，以及大量且多样的化学工业等都只是现代军队建设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需求量越来越庞大，武器的大量生产涉及的技术难题越来越多，新武器研发需要的前期准备越来越久，现代战争对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其所需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在现如今这场冲突中，战争所需要的费用将超过国民收入的50%。

由于战争中经济作用所占的比例较大，所以战争的准备不可

避免地意味着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政府会将对支出和收入的考虑转移到军事必需品供应上，国家规划以及生产力的再分配也将瞄准军事需求而不是民众需要。今日的战争需要的不仅是纪律严明的军队，还有一个强大有序且高度协调的经济体。

正是因为工业生产对持续的军事行动十分重要，经济战争已经开始逐渐在现代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否运用经济武器很明显取决于该国是否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一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倚赖，正是它自身易于受到经济攻击的脆弱性的粗略表现。从进攻的角度来看，经济战争的目的是摧毁地方用于维持军事行动的国家经济。从防御的角度来看，经济战略的目的在于维护国民经济的效率。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战争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封锁和占领等类型。战争伴随交战国双方各自市场的关闭、出口禁运，如果可能，还会影响到汇率稳定。但是一国在经济博弈中不会仅限于将经济作为武器。为了抑制别国的产品，禁运会被强化。这个目标最初只有通过实际的海军力量的封锁才能实现，但现代经济战略的发展会让一国以经济压迫的方式使第三国也直接参与到经济博弈中。为了阻止敌方所有可能的进口额以及降低其出口能力、减少其外汇，中立国和半中立国都会被迫加入其中。可使用的方法包括受控制的公司、黑名单、对个人和贸易公司的恐吓，以及最后的军事行动。针对这些行为的防卫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在国家边界内或者军事控制地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给自足，并设计出反压迫手段以应对中立国的围困。

意识形态战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部分卷入战争之中，战争在封锁和轰炸平民的作用下已经由一种特定人群参与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全民活动。现代战争需要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如果没有士兵和市民全心全意的共同努力，战争就不会取得胜利，市民必须要和士兵一样，能够接受危险和牺牲，必须将国家大事视为己任。新的要求与发展使战争越来越复杂，也加大了国防有效整合的难度。国家在新武器面前越来越脆弱。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已经被列为经济钳制、政治操控和军事进攻的手段。宣传和反宣传也已成为破坏或者强化战斗意愿的手段。

战争中的力量来自团结，来自有效的社会整合，因此破坏国家团结是敌人的首要选择。这包括破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纪律和集体士气等基本目标。它从对家庭的呼吁开始，这些家庭有着对宗教的热忱，对较小的团体保持着忠诚。它们紧跟着任何潜在的分裂趋势，实现破坏的方法是提高和强化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如种族的、人种的、地区的、经济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挑拨劳工和资本家，暗示对方正进行不正当交易，暗示偏远农村和社区利益被牺牲，人们会被告知在战争条约和新产业方面存在着特殊地区的偏好，针对特殊民族或阶级的战争指控，以及关于政党为了战争目的而发动战争的流言。如果这种形式的攻击取得真正的胜利，被攻击的国家就会由一支强大而团结的力量，变为大量互相怀疑和抗争的团体，因此无法有效地抗击敌人。

心理战不仅攻击国家的团结，还会摧毁个人的战斗意志。这一战术沿着几个方向进行：使士兵产生抵抗是徒劳无功的，战败是必然的错觉；任由恐惧和忧虑的想法发展；刺激焦虑和畏惧之情。

宣传会强调军队的弱点，缺乏准备，并强调对手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其他策略包括“对战争的担忧”和“心理的恐惧”，这些策略基于士兵只有在能预知危险并有信心去应对的情况下才能保留士气这一事实。为了打击士气，宣传会放出敌方拥有秘密武器的流言，并刻意模糊战争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未来的进攻形式。他们也会直接发动恐怖行动，比如向住宅区投弹，向民众展示敌方不可抵抗的电影，并不断威胁那些敢于抵抗的人。

意识形态战同样着眼于摧毁民族信念以及民众对国家和对政府的信心。为了维持士气，一个国家必须对自己正义的目标保持毫不动摇的信念。在人类的理想主义信念中，同样存在着强弱之分。它可以为个人或者社会生存而战，但是它更容易为抽象的价值而战。就人们划分的利益而言，只有对道德秩序的捍卫才能使人类团结起来。因为人们热爱和平，侵略者往往被视为敌人，并且因为人们更喜欢正派，那些运用残忍卑鄙的手段进行不公平战争的人都被视为敌人。国家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成为正邪之争，罪恶讨伐。现代战争只有在一个不现实的、虚假的环境中才会取得胜利。

心理战利用人类对道德完美的追求，其实是强化国家弱点和过去犯下的错误以达到伦理行为标准的一种宣传。它指出，国家把所犯下的罪行归结于敌国，而这个国家现在的动机已经不再单纯。它征服别国土地，开发被征服土地，干涉别国事务，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错用权力。心理战的进攻通常以促使人们回想纯真的过去的形式开始，它使人们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利对别国进行评判，只有那些完全没有罪恶的人才能最先批评。那些因为过去动用武力如今感到罪责的国家，比起那些不但接受武力的现

实而且毫不羞愧地肯定其价值的国家，处于更大的劣势地位。

总体战

20 世纪的战争是全面战争，它将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策略融于一身。与公众认知相反，总体战并不是德国人的发明，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最成功的范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运用了现代文明所能使用的所有武器并产生了显著效果。它们组织了巨大的军事机器，以进行三大洲的军事战争。它们巧妙地分离了意大利与三国同盟的关系，赢得美国支持，强迫希腊合作，联合剩余的三十个盟国，最后成功地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融合其中。它们强迫世界接受针对同盟国的封锁，最终实现经济绞杀。

它们利用宣传来强调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种族与人种差异，德国的地区差异和随处可见的阶层差异。它们使民众对德意志政权的目的和手段产生怀疑。它们使民众相信德意志帝国的战斗是无用的，并承诺只要民众放弃现存政府，认同民主政府的社会制度，就会为他们带来和平与安逸。

德国战争运动虽然没有为其带来一战胜利，但却在所有的操作领域取得了成功。以有限的资源运用军事力量对抗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受到了专家的承认。潜艇反对大英帝国封锁的行动几乎给这个海岛帝国带来灾难。德国赢得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信任，并很好地运用了社会和意识形态战争，它助推了英国爱尔兰的叛乱，还煽动美国少数族裔抵制美国参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除了在这些方面有所提高和精炼外，其他并无多大建树，但德国元首却带来了重要的改变。前纳粹时期德国战争准备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但是在潜在

敌国领土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不会超越军事间谍和派遣代表的外交活动。附带的经济战和意识形态战只会在第一声枪响之后才开始,它们跟随着军事进攻,但不会超前。现代德国倒转了这一顺序,军事变成了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而不是最先手段。心理战领先于战争,正如炮兵弹幕领先于步兵进攻一样。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对希特勒来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开场。结果就是原来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权力斗争形式的区别现在被完全抹去了。没有一个国家再把国防的准备仅仅看作是对未来矛盾的准备。斗争在持续进行中。总体战是永久战。

第二章
处于西半球的美国

所有力量的政治性都蕴含于其地理位置之中。

——拿破仑

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提高或至少维持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退一万步说，权力是发起成功战争的能力，而我们能在地理位置中找到与军事策略、政治策略问题相关的线索。国家领土是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的运作基地，暂时休战时该国所占据的战略地位称为和平。地理因素是一国外交政策中最基础的因素，因为地理因素是最为永久、不易变迁的。部长来了会走、独裁者会死去，但山脉依然屹立不倒。乔治·华盛顿带领参差不齐的军队守卫了十三个州，继承者富兰克林·罗斯福已一手掌握整个大陆资源，但大西洋仍然把欧洲和美国割裂开来，圣劳伦斯河仍然被冬天的寒冰冻住。亚历山大一世——"所有俄罗斯人的沙皇"，留给约瑟夫·斯大林这位共产党成员的不只是权力，还有为通往海洋所做出的无休止的奋斗。马其诺和克列孟梭也分别从恺撒大帝和路易十四那里继承了对开放的德国边界的担忧。

国家面积影响着国家在权力斗争中的相对力量。自然资源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结构，而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国家受封锁影响的敏感程度。距离赤道、海洋和陆地的相对位置决定了国家距离各个权力中心的远近、冲突地区的范围以及交流沟通的路线。距离近邻的相对位置则决定了潜在敌人的位置与领土安全的基本问题。地势地形影响着力量强弱，因为它与国家团结和内部统一息息相关。气候限制了农业生产、交通条件和国际贸易。因此，所有对一个国家的权力地位的描述都必须基于对其地理条件的分析。

世界大陆

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将旧世界与新世界割裂开来，地球表面的大陆由五个大陆岛屿构成。分布于南半球的三块陆地，即澳大利亚、南美洲与非洲都是能为环球航行提供条件的真实岛屿。虽然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分布于北半球的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是真正的岛屿，但由于北极海洋上覆盖冰层，所以在航海意义上被视为半岛。在这两块北部大陆中，欧亚大陆比北美大陆要大得多。前者面积是后者的 3.5 倍，而人口总数则是后者的 10 倍。世界上大部分政治力量都集中于温带，距离赤道的相对地理位置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气候，也决定了其与权力中心的邻近程度。虽然洋流、海拔与其他富于变化的影响都会改变正常的气候状况，但总体来说，伟大的历史事件常常发生在中纬度地带；而由于南半球极少有大陆分布于该地带，所以伟大的历史事件通常发生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

面积更大的大陆分布于北部，南半球最大的陆地区域位于热带，这一事实具有显著意义。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来看，北半球都比南半球更加重要，北半球各个大陆之间的关系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也比南半球大得多。因此，一个国家位于赤道北边还是南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重要性、国际关系属性以及外交政策难题。

西半球是被大西洋、太平洋与北冰洋环绕的岛屿领域。它介于欧亚大陆的欧洲与亚洲海滨之间，覆盖大约 1 500 万平方英里的巨大面积。这块陆地包含了北美和南美两块大陆，而这两块大陆被美洲地中海分割开来。位于北美的大陆呈倒三角状，其海岸线均匀延伸至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从而使得最北的警戒部队距离亚洲和欧洲最近。位于南美的大陆同样呈倒三角状，但是它位于北部大陆东面较远的地方。美洲地中海位于这两块大陆之间，是北美连接南美、大西洋连接太平洋的过渡区域。

美国在世界上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其领土位于世界北半球与大陆群区域并具备大陆维度，这些因素都暗示了其经济实力。面向两个大洋使美国直接通向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干线。美国领土位于西欧和东亚这两个人口稠密的群落之间，这意味着它介于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区之间。

北 美 大 陆

美国所在的陆地范围介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总面积为 300 万平方英里。美国自然资源充沛、国民经济生产率高，总人口达 1.35 亿。落基山脉的位置和方向使美国成为大西洋的排水系

统，而地势和气候的多样性也使美国不同地区拥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属性。美国东北部包含了这个国家的人口中心和工商业活动中心。中西部主要发展农业，而西部负责为美国发展畜牧业、生产有色金属。

北半球最靠近亚洲的地区是阿拉斯加。这个被北极区、白令海和太平洋包围的半岛面积超过50万平方英里，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面积总和还要大。这里拥有大约10万平方英里的牧地、丰富的水力资源和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这是一片蕴藏巨大潜能的土地，但是它仅6万的人口必然会增长得非常缓慢。除非美国工业中心的资源已经被耗尽，否则气候、地势与人口稠密地区和商业活动的距离都必然会阻碍这个地区的发展。

西半球最靠近欧洲的是面积巨大、常年冰封的格陵兰岛，它接近冰岛和斯匹茨卑尔根岛（Spitzbergen）。除了约10万平方英里的区域外，这块岛屿几乎全被冰层所覆盖。北大西洋暖流使西南海岸气候温暖、降水充沛，这让植被在夏季生长繁茂。这个岛屿大量提供了两种重要原料。冰晶石占了出口比例的五分之四，它主要开采于伊维图特（Ivigtut），石墨则蕴藏于西海岸与西南海岸。除去气候学上的限制，这块岛屿可以称得上是大气进入这块陆地的天然门廊。

加拿大领土位于这两块大陆前哨与美国之间。加拿大拥有超过美国四十八个州的领土，但人口仅1 200万。这是由于气候和地势限制了这个地区大部分土地的经济利用，导致这些未被利用的土地沦为北极的荒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理范围实际上是美国的延伸，因此两国的经济专业化分工十分相似。从大西洋延伸出来至苏必略湖再往西一点、横穿该大陆一半左右的距离是加拿

大的东部地区。加拿大中部的草原地区距离落基山脚约 800 英里。西部地带主要被不列颠哥伦比亚所占据，从落基山脉和赛尔扣克(Selkirks)的崎岖山峦开始升高，与海岸线平行，逐渐延伸到西部接近太平洋。西部主要为林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广袤的大草原各州以农业为主，其中小麦种植最为发达；东部则代表矿业、工业和商业。钢铁工业始于安大略湖的工厂，其运作倚赖从美国进口的矿石和煤，新斯科舍工厂的运作则倚赖源自纽芬兰的矿石。从主要能源的角度来说，工业区只有水力资源是充沛的。

加拿大经济和美国经济有诸多相似之处。其特征为人均生产力较高，人们生活维持在较高水平。虽然由于气候和地理原因，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始终人烟稀少，自然资源开发刚刚起步，但是加拿大未来会逐步进行扩张。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加拿大人聚集在一个狭长地带，这个地带沿着加美分界、宽 100—200 英里，其中 90%以上重要的、活跃的区域都集中于这个国家的东半部，也就是沿着圣劳伦斯河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加拿大人口、主要工业、银行业与贸易中心，还有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主要海港。

纽芬兰位于拉布拉多南面，被圣罗伦斯湾隔开。毫无遮蔽、岩石众多、冬日暴露在凛冽寒风里，夏日则被半掩于雾中；这是一块意味着艰苦和贫穷的土地，这里的伐木业、矿业和渔业仅为 30 万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经济上微不足道、金融上又破产，而这些都是由于其位于加拿大入口的战略位置。

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早在美国收购阿拉斯加前就已经确立，与阿拉斯加的边界以及与美国的边界之间是长廊般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使得加拿大西部可以通过弗雷泽河(Fraser River)与斯基

纳河谷流域进入太平洋。位于德富卡海峡(Juan de Fuca Strait)和迪克森海峡之间的加拿大领土阻挡了通过陆地直接从美国进入加拿大北部领土的通道。这种情况初看之下类似于不存在民族问题的“波兰走廊”①。然而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一个根本差别。“波兰走廊”是一块低地,包含了老旧的、完善的、联通普鲁士东西部的道路和铁路。不列颠哥伦比亚因山地众多而导致南北沟通不便,即使采取征服或收购土地的手段也无法改变这些地势特征。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通常通过海洋沟通,毫无疑问的是,两州至少在和平时期仍将沿用这种沟通方式。

尽管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社会类型在其北部的延伸,位于格兰德河以南的陆地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拉丁美洲的世界。这块陆地上说英语的地区和说拉丁语的地区同样都被称为美洲,因此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期待这些地区具有共同之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从基本地理特点、人种与种族构成、经济生活、社会习俗、意识形态还是文化传统上来说,位于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和美国都是不同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才能评估出这个地区对其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也才能正确估计出在半球防御的共同政策下开展有效合作的可能性。

美洲地中海

拉丁美洲穿过墨西哥边界面临美国。在美洲地中海之外的地区,美国是最重要的沿海国家。其余沿海国家和东部沿岸岛屿囊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根据《凡尔赛条约》,把原属德国领土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间、沿维斯瓦河下游西岸划出的一块地带,称为“波兰走廊”。

括了大约 200 万平方英里土地与 5 000 万人口。这块区域由墨西哥大部分地区、中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以弧度形式从委内瑞拉东部伸展到古巴西部的岛群组成。这个岛群距尤卡坦半岛(Yucatan)50 英里、距基韦斯特(Key West)75 英里。佛罗里达东部和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有第二个岛群,巴哈马群岛(Bahamas)如同一排紧密的哨兵守卫着墨西哥海湾的入口。和欧洲一样,美洲地中海被分为西部地中海(墨西哥湾)与东部地中海(加勒比海)。新奥尔良到特立尼达拉岛的距离大约比得上巴统到直布罗陀海峡的距离,而两片海域的支流沿岸面积也几乎相等。

相比西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山脉为东部提供了便利的斜坡和更广阔的沿海平原,这加速了贸易的东部导向与发展。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都面临海湾和加勒比海,只有巴拿马大部分的低地地区才面临太平洋。萨尔瓦多是唯一位于太平洋的国家。它与危地马拉的铁路相连并为其提供了一个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哥伦比亚州中,安第斯山脉靠近太平洋形成直角,三个平行山坡靠近加勒比海,这为阿特拉托河(Atrato River)流域和马格达莱纳(Magdalena)的支流提供了通往东部海域的通道。地势成就了委内瑞拉。美中不足的是,马拉开波湖中有一块位于大西洋的陆地并非加勒比排水系统,但是气候和自然资源分布使它在经济上称得上是加勒比国家。奥里诺科河(Orinoco)谷的重要性至今尚未体现,实际上圭亚那高地也尚未被开发。北部山脉缓解了热带炎热,短距离铁路与优良海港相衔接,经济生活因此集中在北部海岸。墨西哥的面积虽然大于许多欧洲强国,但跟美国相比仍是小国,与加拿大相比其相对权力地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墨西哥的国土形状、地理位置、地势水平、干旱程度和

土壤状况阻碍了其发展经济与军事力量。尽管墨西哥国土面积得以扩张，但从美国国界到北回归线的范围里，除墨西哥湾沿岸以外持续的荒漠和半荒漠状态覆盖了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这也使得墨西哥除了矿业发展外注定会走向游牧经济。其他几个地区的海拔、降水、气温各不相同，经济方面因此拥有多种可能性。但地势地形阻碍了有效的政经一体化，而铁路只是部分克服了这一难题。即便自然资源的开发日后会比目前更进一步，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中心仍会集中于南部中心高原。这个涵盖了首都、容纳了40%人口的地区通过坦皮科(Tampico)、维拉科鲁斯(Vera Cruz)和美国所控制的墨西哥湾联通了外部世界。

墨西哥和大陆上其他国家拥有大比例的印第安人口，但总的来说这些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岛屿边缘却集中了大量黑人人口，尤其小安德列斯群岛边缘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乍看之下，种植业奴隶的后代似乎生活在一个热带天堂。绿色火山岛的界线朝着蓝色的海洋伸展，最终发展成为无穷无尽、各式各样的形状与轮廓。棕榈遮蔽的沙滩边界与耕种业发达的和缓坡地相接壤，陡峭而对称的锥形接近白云。迷人的乡间道路两旁种满色彩斑斓的花。在村落之间穿行时先后经过糖料种植园、香蕉园和柑橘树林。然而贫穷紧挨着缀满鲜花的湿地，疾病也萦绕在山坡折磨着山上的子民。黄热病还能够被控制住，但十二指肠病和疟疾却和烈日一起折磨着缺乏维生素的人，使得他们精神衰败、元气大伤。

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在地质成因、地理特征、本土植物与作物状况上都较为相似。这些国家位于北部热带区和东部信风区域，各自位于互不相同的海拔高度、所在地区气候带相互平行。该地区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热带产品的出口上，同时也体现在其丰富的

矿产资源上。

地中海世界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体现在它实际上在后院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热带原料地带。除了劳动力供给不足与分布不平衡之外，地中海世界国家将为美国提供许多从亚洲与非洲热带地区进口的物品。该地区除了糖之外的主要农产品都不与美国中西部相竞争，其矿产资源则为东部的工业提供了基本原材料。

美洲地中海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仅源于它正位于北美与南美之间，也因为它介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这一重要性并不是由于巴拿马运河的建造才开发出来，但伴随其建造这一重要性得到加强。巴拿马与菲律宾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关系可以证实这一点。巴拿马运河完工于1914年，它让美国最大限度地获益于位于两片海洋之中的地理位置。虽然这条运河位于美国国界之外，但它依然是美国沿海航行的重要环节，同时它也将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八千英里。更重要的是，它缩短了太平洋沿岸各州到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州到亚洲的距离，而美国需要欧亚两洲的产品。

南美大陆

位于南美北部海岸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都属于美洲地中海地带。严格地从地理角度来说，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都属于南部大陆，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它们位于北部大陆与南部大陆之间的中间世界。地理因素导致这两个国家同地中海对面海岸与北美的联系要比南美密切得多。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地中海海洋也显而易见。北非与欧洲的联系比与越过撒哈拉赤道带的联系更为密

切，澳洲北部与新加坡的联系比与位于广阔澳洲沙漠另一端的墨尔本联系更为密切。

北美和南美之间的障碍不是加勒比海，而是沿着赤道地区领土的自然特征。从安第斯山弯曲转向东部的山脉将亚马逊盆地、马格达莱纳流域（Magdalena）和奥里诺科河（Orinoco）隔开，并构成了南部圭亚那地区的边界。边界外是大量不可通过的丛林和亚马逊流域的热带森林。河流和其支流为从西至东的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沟通系统，但它们却没有为从南至北的移动提供运输系统。不仅北美与南美被分隔为两块大陆（尽管人们有时会错误地以为它们是单独的大陆），就连南美大陆本身在陆上沟通方面也没有起到一个独立大陆应有的作用。

要抵达赤道以南的南美洲只能通过海运。这种方式不仅适用于美国，还适用于哥伦比亚共和国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缺乏充分的与南部邻国的陆上交流。作为海外领地而不是大陆近邻，南部大陆的主要地区仍会继续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挥作用。事实上西班牙人最初途经大陆的一条道路始于卡塔赫纳（Cartagena），顺着安第斯高原延展，而泛美公路也计划沿着相同的路线。但是在现代状况下，无论是从商业还是战略重要性来说，经由陆地的方法都不可能与海上道路相媲美。

其他决定南北美关系的地理特点还包括山脉群的位置与大陆南半部向东投射的规划。穿过纽约的经线同时也穿过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它分割了南部大陆与其中心，使南部大陆位于中心西部很远的位置。南部大陆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安第斯山脉这一主轴，还拥有由巴西山脉构成的副轴。山丘的朝向是西南和东北，这使得大陆北部即热带地区面积宽广，南部即温带面积狭窄。更

重要的是，山脉群里众多山丘伸入大西洋并朝向西非，这导致所有位于伯南布哥（Pernambuco）以南的地方到里斯本的距离都稍小于其到纽约的距离。

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与安第斯山脉使整个半球的主要地区都成为大西洋的排水系统，经济、军事、政治力量都集中于东部海岸。这意味着南北美最重要的交流集中在同一片海洋即大西洋的范围内。巴拿马运河的建造并没有影响到它们。它令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在内的美洲地中海沿海地带的重要性得以提升，也使南美西海岸到美国的距离比其他国家要近，但它并没有缩短纽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距离，也没有缩短这两个城市各自到欧洲的距离。

南美西海岸

自巴拿马运河开工以来，美国的经济中心已与南美洲西海岸产生了密切联系，而人们曾长时间将后者视为世界上最孤立的地区。直到 19 世纪，鱼肥料与硝酸盐才在那里发展起来，所有与欧洲的常规联系都是通过麦哲伦海峡得以实现的。这条运河为美国带来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贸易数据上，但实际情况是，南美地区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可能性仍然受到地理因素的严重限制。

西海岸地区指的是安第斯山脉地带，这是除中国西藏之外世界上最高的山区。这里的宽度从 100—400 英里不等，由峰值高达 2.5 万英尺、除南部外只有极少数山口高度低于 1.5 万英尺的平行山脉组成。大量雉堞状的山峦重叠在一起，自海岸起骤然升高，大部分在距离海面 100 英里的范围内达到最高。滨海河谷极其狭窄，除了厄瓜多尔的一小块区域、秘鲁北部和智利地区，因为这些

地区的山谷不仅是国家中心也是农业中心。除了最南端的极少数特例之外，仅存的少数河流并不能满足航海需要，甚至连水利发展都不能满足。

山地的特点导致适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非常低，也阻碍了人们建设有效的通讯手段，以至于高运价必然会在农业、矿业和工业上对所有经济发展产生抑制影响。几乎所有的海岸地区都没有好的海港，这一事实使经济发展更加困难。毫无疑问，航空技术对这个地区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但它的作用确实是有限的。航空技术促进了探索发展、使美国能够进入新的地区，它还加速了城市间的交流，使得美国至该地区短短几日的旅行便可以带来资金。但迄今为止，航空技术还不能解决基本运输问题，即实现低价运输散装货物。

这个长约 5 000 英里的巨大山脉带里，适宜定居的土地非常稀少。农业活动局限于沿海河谷、山脉间的洼地与高原区域，而气候条件缩小了这块相对原本就较小的区域面积。盛行的西风为智利南部带来了充沛降水，厄瓜多尔位于热带降水带，但是秘鲁、智利以及玻利维亚的许多地区都土壤贫瘠，甚至是沙漠地带。因此智利北部和秘鲁南部的沿海河谷都依赖灌溉所耕种的糖料作物和棉花作物，灌溉业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即使是智利中央山谷的温带气候区，降水也主要集中在冬天，海岸山脉与高山之间的正常降水供应必须通过灌溉补给。

除了智利中部与南部，南美洲所有西海岸均位于热带。只有山脉高处的气候才适合白人永久定居，并且只是作为当地劳动力的雇主定居。在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高原地区，印第安人本身就能充分适应稀薄的大气层并胜任体力劳动。智利是唯一具

备依靠白人劳动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因素的地区，其余地区的农业都没有进行良好发展的希望。智利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地中海气候，拥有占地达 1 200 万英亩、适宜种植农作物和牧草的土地，而如今实行耕种的土地约为 200 万英亩。随着灌溉业不断发展，智利应能够供养至少和意大利一样多的人口。

西海岸缺少森林资源和牧场资源，在动物饲养方面也无法企及阿根廷，只有智利南部地区除外。产出大量羊毛的绵羊在秘鲁和智利的高地上啃食牧草，智利南部的绵羊养殖业一直获得极大的发展。美洲骆驼饲养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山谷高处，它是一种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驮畜。除此之外还有羊驼和骆马，前者因其绵长而茂密的羊毛而闻名，后者的价值则体现在光滑柔软的皮毛上。阿根廷的广袤草原区是当地牛肉出口的基础，与之相比，智利所拥有的畜牧场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说西海岸的大部分表层土壤都是贫瘠的，那么底层土壤出乎意料的肥沃则部分弥补了这一缺点。矿物生产方面，只有厄瓜多尔没有发挥优势。而对其他共和国而言，矿产资源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也是外币最主要的来源。铜及其副产品金、银，钒，锡，钨，铅，硼砂，铋以及硝酸钠全都由这里流向世界工业中心。矿业运营背后潜藏着巨大障碍，即昂贵的运输费用与稀缺的燃料。秘鲁在北部即厄瓜多尔边上生产石油和结焦性较差的煤炭。在政府的协助和关税保护下，秘鲁和智利已经创造了以日用消费品为生产目标的轻工业，但是所有生产活动都不约而同地推迟，直到迎来一个未知的、对增强军事实力很有必要的工业化未来。

距离、孤立、地势以及气候等因素均阻止了来自欧洲的移民，这导致西海岸的人口增长比东海岸要缓慢得多。厄瓜多尔拥有

250 万人口，而国土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英里的玻利维亚却只有 300 万人口。玻利维亚在太平洋战争(1879—1884 年)中失去了通往海岸的机会，即使它的产品仍然能穿过安第斯山脉到达西部海岸，它依然越来越倾向将发展重心对准大西洋。秘鲁和智利各自拥有 600 万人口与 400 万人口，即使矿业和小型工业发展对国家至关重要，大多数人仍从事农业工作。

南美东海岸

毫无疑问，建造运河并不能改变大西洋流域的位置，那里正是南美大陆面积最大的部分。沿着东海岸往委内瑞拉南面走去便可到达圭亚那，它是殖民时期的残余，也是英国、荷兰和法国等欧洲列强的领地。圭亚那地区的殖民地无法满足殖民者需求，因为沿海平原不适合白人定居，体力劳工又倚赖外来的亚洲人与热带病缠身的非洲人。该殖民地主要出口糖、可可与咖啡，其内部还蕴藏了珍贵的热带森林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只有等到前往海岸的运输成本大幅降低时才能开发。金和少量钻石从荷兰、英国流入殖民地，而重要的铝土矿和铝矿则大多流向美国。

由这些欧洲殖民地再往南走就是巴西。它拥有 4 400 万人口，是西半球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大多是未开发的荒地。巴西北部是亚马逊盆地，南部国土内是巴拉那河(Parana)流域，东部则是高原地区。亚马逊河流域是全世界最好的热带森林带，其降水量达到 70—100 英寸，植被繁茂，甚至可能吞没种植园。与所有热带森林一样，该地区的经济价值十分有限。清理空地价格高昂，土壤由于常遭受过度沥滤而导致肥力不足。此外，该地区还缺乏充足的、用于大规模种植农业的劳动力供给。

巴西未来的发展并不倚赖亚马逊盆地或戈亚斯(Goyaz)和玛多克罗索(Matto Grosso)地区,而是寄望于东部高原,即靠近南回归线、远离伯南布哥凸出部分、距纽约 5 500 英里的地方。这个国家真正的中心位于"咖啡之城"圣保罗和"矿产之都"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es)。4 000 英尺的海拔降低了这两个城市的气温,同时也让以白人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得以发展,足够和缓的山谷和等高线更使得土壤因免于冲刷而适宜耕种。这两个城市连同里约热内卢和圣埃斯皮里图(Espirito Santo)沿海小城市一起占据了巴西面积的 12%,但人口却占到总人口的 40%,并且涵盖巴西经济生活的中心以及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这两个重要城市。

广袤的面积和多纬度分布有利于巴西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域经济,并让其生产出丰富的产品。巴西北部地区属于热带,出产糖、可可以及木材;南部位于温带,饲养绵羊、牛、猪并种植小麦;而高地中部则负责生产棉花和咖啡。该地只有部分潜在资源已被开发,这意味着即使把内部省份的地理限制考虑在内,这里仍具有可观的发展空间。目前整个地区的耕地面积低于 5%,而完善的交通系统将有利于该地向西部扩展。

单从农业资源上看,巴西已经远超整个西海岸,但东部高地可能并不像安第斯山脉一样盛产矿物。然而这个国家内部从未进行过系统的地质勘查,巴西或外界或许都会对发现新资源倍感惊讶。据估计,米纳斯吉拉斯州蕴藏了 120 亿吨高品级铁矿石,是全世界蕴藏铁矿石最丰富的地区。巴西的煤炭资源稀缺,炼焦质量较差,但在美国钢铁工业的技术帮助和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下,一种运用于生铁制造业的新工艺应运而生,这个国家由此开始发展钢铁与炼铁工业并力求实现年均输出 50 万吨生铁的目标。这一举措

将在关税保护的条件下促进消费品制造业繁荣发展，并在旨在减少其攫取经济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的工业化领域迈出下一步。

实际上，巴西在大城市紧邻的范围之外缺少优良道路。除了几条位于东北部的短程铁路线以外，所有铁路轨道都集中于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巴拉圭河流域有一条横跨全国的线路，这条线路联通了圣保罗和位于巴拉圭河流域的科伦巴（Corumba）以及圣保罗和玻利维亚东南部，而马德拉河（Madeira River）急流附近的一条较短线路则为玻利维亚东北部提供了通往亚马逊盆地的出口。另一条国际线路始于圣保罗、穿过南部国家，连接乌拉圭的铁路网和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

棉花和咖啡作物通过桑托斯港（Santos）和里约热内卢港输送至国外。两种产品占巴西总出口量的50%。里约热内卢不仅是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也是这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是一座背倚青山而居的白色之城、穿过银色的半月沙滩便可到达海洋。凭借着联邦政府，里约的权威延伸至玛多克罗索的湿地和丘陵、直达哥伦比亚边界附近的亚马逊河上游支流，但这种权威有名无实。即使借助运输和交流的现代技术，要将这位“南部巨人”、即占地30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完全整合成一个高效的经济政治单位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拉普拉塔河系统的巨大流域位于巴西高地西部与西南部。其面积虽然比亚马逊河流域小，但比密西西比河流域大，并且还包含2 000万人口。新奥尔良的河口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流域起源于北部热带地区并延伸至河口处的温带地区，包含玻利维亚东部、巴拉圭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巴西境内的玛多克罗索地区。

巴拉圭是最北边的城市，完全坐落于拉普拉塔河流域内。它

拥有100万人口，其中主要是瓜拉尼印第安人。巴拉圭经济和文化水平低下，是一个传统的专制政体。巴拉圭河西部是大查科平原(Gran Chaco)，延伸至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巴拉圭是珍贵的鞣制材料白坚木的来源地之一，国内空旷的稀树草原非常适合畜牧。但是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对人来说都是无用的。这些地区得不到充分排水，夏季洪水期时沦为沼泽地；由于缺少泉水和水资源，它们在冬季也不适宜居住。只有投巨资修建排水系统和供水站之后，这个地区才有可能作为农业区发展起来。只要流域盆地内还有更好的可利用土地，这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乌拉圭是拉普拉塔地区内最小的政治单元，它由200万人口组成，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英里。该地的主要经济类型是游牧经济，出口牛羊。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充足的铁路网为蒙得维的亚提供了便利。蒙得维的亚不仅是乌拉圭的首都和主要港口，而且也是南美洲人口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拉普拉塔地区其余的流域盆地都被南部大陆内第二大国家——阿根廷所占据。它得天独厚，地势和气候适宜，是世界上潜在的最优质的食物生产地。它现在所拥有的1 300万人口只是其领土所能容纳的一部分。该地人口增长率很高，如果移民重新开始，那么它就会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阿根廷北部热带地区的产物与巴拉圭类似。南部占地面积达16.5万平方英里的地区适宜耕种棉花，其宽广的面积堪比乔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州。这里土壤肥沃、土地价格低廉、劳工成本低，棉田面积是美国的两倍。偏南的地区是潘帕斯草原的牧牛区和小麦区，再远就可以到达巴塔哥尼亚的牧羊区。潘帕斯草原是理想的放牧区，这里富含营养价值高的本地草种和苜

蓿。放牧区内许多土地同样适宜农作物生长，如果投入耕作，每亩土地都能产生更高的收益。现在小麦、苜蓿和亚麻是该地最主要的产物。整个地区被开垦的土地面积或许不超过 3 500 万英亩，换句话说，还有 25％的适耕土地尚未开垦，而且增产的潜在可能性不仅在尚未开发的土地中，就连目前远低于美国和西欧的作物产量也有上升空间。

阿根廷虽然拥有整个洲内最富饶的农业资源，但却极度缺乏矿产资源。阿根廷领土内没有铬、铁和煤炭资源，但在其西北部和巴塔哥尼亚却含有相当多的石油和充足的水力供给，虽然水利资源并未分布于最能发挥效用的地区。少量金、银、铜、铅、钨、锌都已被开采，但仍然不见发展大规模矿产业。安第斯山脉东部的斜坡可能蕴藏着尚未被开采的矿藏，但交通问题却始终制约着西部的发展。

与南美洲其他共和政体一样，阿根廷正试图实现经济结构多样化，建立拥有高关税保护的产业，至少是轻工业以补充其农业采掘经济。然而这个国家不具备工业化条件，它在世界经济中将不得不继续扮演农产品出口商的角色。其作物很可能出口至欧洲，并直接和美国出口的许多产品竞争。

即使工业化程度低下，阿根廷仍怀有帝国的野心。阿根廷人口以白人为主，其总数甚至超过美国，主要由来自西班牙与意大利的移民构成。他们生活于温带气候，像智利人民一样充满活力、动力和首创精神。虽然许多人都有着移民血统，但是这并未阻碍他们怀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事实上，阿根廷人口还不到巴西人口的三分之一，但这并没有让阿根廷对这个北边邻国感到羞怯、进而故作谦虚。这座空气良好的城市里生活着一个强健的民族。在他们

的国际都市中，拉丁美洲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与运作良好、朴实无华的仓库工厂相融合。他们极度憧憬着建立一个经济帝国。在某些方面，整个拉普拉塔河流域盆地涵盖包括乌拉圭、巴西、巴拉圭以及玻利维亚支流地带在内的地区，人们将它们统称为“天定命运”①之地。阿根廷人坚信，他们的国家应是南部大陆上最重要的政治单元，完全可以比肩位于西半球的美国。

美国的权力位置

历史对待美国是仁慈的；地理条件赋予了美国极大的优势；美国人很好地把握了时机；这一切使得美国成为当今新世界里最重要的政治单元。美国遍及西半球大部分地区的霸权地位得益于地理和战略因素、原料与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以及技术发展。

在北美

美国所处环境得天独厚：国力强盛，却介于两个弱国之间。这使它无需担心边界发生直接攻击，而它的安全问题也与边防无关。加拿大的军事装备有限、海上力量薄弱。在军事装备技术与战略地位上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可比性。美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理、地势、气候使美国得以利用整个陆地，然而加拿大却被这些因素所限制。美国人力和资源皆胜过加拿大，拥有更多的军用飞机、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还具备严重削弱邻国内外部交流的能力。无论从战略位置还是从战争所有其他因素上看，美国都完胜加

① 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是美国惯用措辞，表达凭借天命，对外扩张，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

拿大。

在某种意义上，南部边界的防御问题类似于北部。美国对加拿大所体现出来的优势同样体现在它与墨西哥的对比中。墨西哥总人口数只占美国总人口数的八分之一，其自然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更是贫乏。这个国家没有海军，只有一支大约容纳5万人的陆军以及一支小型空军力量，但无一部队是装备精良的。而且这个国家对现代战争毫无经验。

因此，美国邻国很明显无法威胁其边界。区域位置使美国国家的领土安全无可比拟。加拿大和墨西哥现在不可能威胁到美国，它们受地理因素和资源稀缺的制约而无法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对美国边防问题产生影响，不是因为蕴含危险，只是因为它们可能成为跨洋敌人的前进基地。

在美洲地中海

美国在如今的美洲地中海拥有无可争议的海军和空军霸主地位。实际上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片水域都是一片封闭的海域，只有美国掌握了开启它的钥匙。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只有位于印度洋的英国和位于亚洲东北部领海的日本才能相比。这个地区不会出现对美国地位的严重威胁。该地区的岛屿面积有限，中美洲的地形地势使其偏爱小规模的政治单元，就像欧洲地中海内的巴尔干半岛一样。即使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面积较大的国家，也都受地势、气候和缺乏战略原料这些因素限制而难以发展成强大的海军力量。因此，美国在该区域内的霸权地位只会受到此区域外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可能来自南美，也可能来自欧洲或亚洲。

这个地区的国际贸易受美国支配，它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封锁沿海国家并剥夺其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处于一个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位置，自由有名无实。这引起共和国骄傲公民的怨恨，正如意大利公民怨恨其在封闭的欧洲地中海所处的位置一样。只有非常巧妙的外交手段和外柔内刚的举措才能使美国邻国忍受权力关系的现实。

在南美

南美西海岸成为强大海军力量的容身之所并不是毫无可能，尽管智利海军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非常强大，甚至阻碍了美国支援为修正和平条款而命令调遣的部队。南美的政治力量人口稀少、工业落后、缺少建造现代军备的设施。自巴拿马运河建成以来，该地区的海军对比力量很少通过较弱的当地海军体现，它更多通过与主要海军势力的基地之间的距离体现。这意味着美国的位置拥有相对优势。从运河区域入手，它可施加的海军压力越过秘鲁南部边界、直达海岸南端，而只有智利的经济政治中心享有距离和小规模空军所带来的、抵御有效封锁的保护。

南美大陆最有权势的两个国家位于南美洲大西洋区域，它们在美洲地中海的缓冲区域之外，只有水路能够到达。但是，地理分析排除了发生经济战争的可能性。巴西国土面积大于美国，但其大部分领土由一片热带雨林构成，而其经济活动集中的较窄区域缺乏维持军事力量所必需的能源资源与经济生产率。阿根廷地处温带，成为农业国的可能性更高。其国土面积远小于美国，缺乏重工业所必需的基本原材料；而没有重工业，军事力量便无从谈起。

即使合起来看，这两个国家对美国也构不成严重威胁；而从其地理位置所蕴含的固有冲突来看，这两个国家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种相对力量赋予美国巨大的优势，但相对较远的距离给予这些南部大国极大的保护。的确，美国海军从美洲地中海基地的活动能够封锁亚马逊盆地出口与巴西北部港口，但是巴西真正的政治经济中心位于以上区域之外，也位于简单的海军作战半径之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地区离华盛顿则更远。它们距后者约 7 000 英里，是其到欧洲距离的两倍。如果美国在南美的对手们没有欧洲海军强国作为盟友，那么毫无疑问，只要美国有意开战并全力以赴，就能较轻松地击败巴西和阿根廷。但事实仍然摆在那里：南部大陆的温带地区远离美国的权力中心，这使它们很难被战争以外的措施威胁。这也让美洲最南端的国家享有对美国的相对独立性，而美洲地中海地区那些较小的政治单元则对此望尘莫及。这些英语国家代表了南半球的一块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一旦美国的霸权受到挑战，那就只能以战争为代价来再次树立。

西半球均势

如今，美国是新世界中最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呢？相较于亚欧国家的一般做法，美国在行使力量时已经非常缓和、克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尊重各国边界。作为债权国，它在之前的二十年里也已相当宽容，给足了南方友邦处理借款的自由。在睦邻政策的指导下，美国还颁布过一项有损自身利益的条例，这是鲜见于外交记录的。不干涉主义的声明更是

保证了霸权所带来的至上权力不会被用作国家的政策工具。这也是美国向拉美诸国发出的邀请，希望它们能不再忌惮其力量，而是为其善意感到欣喜。

如果美国国内对使用权力时的节制足够满意，那么拉美就不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如此热衷。1905—1930 年的二十五年间，华盛顿接纳了对“门罗主义”的一种解释，这使美国在西半球的外交事务中享有高度自由。这一解释即为人熟知的罗斯福推论。自 1823 年首次声明以来，“门罗主义”已被多次重申，美国也借此表达了保护新世界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决心。对西奥多·罗斯福而言，这意味着为了保护那些国家在国际法中的权利，欧洲势力干预他国以及使用武力的权力被剥夺了。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为可能导致欧洲进行干预的滥用行为负责。这类问题在美洲地中海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国家渴望外资却又不愿遵守关于利息和摊销的资本主义规则。因此，美国必须承担起警察的责任，迫使各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在这一主义指导下，美国派遣了海军陆战队监督选举、控制海关收入并管理中央银行，还在若干加勒比国家建立了事实上的保护区。

这一政策现已被否定。威尔逊总统率先承诺做出改变；但是，尽管出于好意，他本人也还是被迫介入过墨西哥和海地的事务。真正的改变始于胡佛政府执政时期。受经济大萧条影响，即使是最受尊敬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拖欠起了贷款，这让改变更容易实现。1930 年，华盛顿州国务院发表了《克拉克备忘录》，指出罗斯福推论不属于“门罗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胡佛政府发起的新政策；他将美国的新理念阐述为“睦邻政策”。美国现已撤回了海军陆战队；根据《普拉特修正案》，美国也交出了在

古巴行使的权利;同时,美国还放弃了在巴拿马和海地已有的特权,并宣布自己将是不干涉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美国的拉美邻国听到了宣布的新的信仰;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了解到美国对海空基地的新生兴趣。这些基地会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士兵成为它们领土上的永久访客。它们对美国金元外交的记忆尚未被当下收敛的政策抹去;因此,它们对美国充满高尚意图的声明也仍抱有怀疑。美国大部分的扩张是以其拉丁部分、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波多黎各和巴拿马为代价的,而美国所谓无痛的帝国主义,似乎也只是对它自己而言。作为接待其海军陆战队、海关负责人以及银行监事的东道国,中美洲国家发现,在现代计算中,武力支撑的经验教训确实异常惨痛。似乎,在当时看来,美国对边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仅仅是出于对海关和央行的偏好。而现在,美国是改过自新的罪人,立下承诺要好好做人。拉美的朋友听到了美国对自己善意的严正辩护。它们正抱着浓厚的兴趣观望着,看美国是否会坚持改革。

对位于格兰德河以南的邻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方巨象”。在强权政治的世界中,它只意味着一件事:危险。善意虽好、均势更佳,因为后者更能保证安全。这就是说,那些处在美国最直接优势区之外的国家,即南美的那些大国必须通过采取共同行动,并利用来自西半球外的“砝码”试着与美国力量抗衡。美欧之间为争夺它们的支持而竞争,它们不仅因此而高兴,而且还试着挑唆两者相争。欧洲似乎相距甚远,比华盛顿远得多。但对这些国家说,欧洲既非威胁、也非让其深恶痛绝之物,而是与“北方巨象”抗衡的一枚砝码。

第三章
从“门罗主义”到半球防御

只要美国坚定地依靠联邦，不久便可望成为欧洲各国在美洲的仲裁者，并且还能依据美国利益左右欧洲各国在美洲竞争之平衡。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前文中我们简要概述了美洲诸国的地理特征及其权力关系的影响因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在西半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人口、自然资源还是工业发展，它都是这块大陆上最具战争潜力的；它也有能力让其海空力量对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区域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其具备施加军事压力、进而施加政治压力的能力。这些压力可以轻易地用于北美洲与美洲地中海，但用于南美南端较为困难。若动真格，那么军事力量将在美国与英语国家的权力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种地位从何而来？美洲大陆上、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殖民地缘何成为伟大的独立国家？一小群威力不大的海岸炮舰又是如何发展壮大、并跻身于世界最强战斗舰队的？美国一路顺风顺水地走向了显而易见的命运，莫非这一切都只归功于那位运用高超

才能为美国指路的伟大政治家？难道没有人挑战过美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吗？难道其他国家都没有过与美国保持均势的兴趣吗？它们当然有过！美国也有机会在相对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成长，但又不至于被外部世界孤立。欧洲诸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格外关注，但它们更加关心的必然是欧洲均势及其领土安全，而非美洲大陆上的权力关系。

西半球的历史不是对权力外交运作的否定，而是对其认可之证明。这些大陆最初是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因此，它们的居民不得不历经欧洲强权政治的盛衰兴废。它们在北美和南美都得以独立并维持下去，因为欧洲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反对，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欧洲国家享有足够的行动自由，并把所有军事力量都投入西半球的斗争。为美洲大陆提供发展自身政治机会的正是这样一个均势的欧洲。随着欧洲的中立，地理内在因素和经济潜力不可避免地为美国确立了其在新世界中的霸权。

新世界的独立

北美独立战争之所以以胜利收尾，至少获得了部分胜利，这得益于法国和西班牙施予的援助。前者提供了直接、实际的支持，后者则通过分散英国的海上力量帮了大忙。五十年后，当法国和西班牙政府考虑夺回位于南美的、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的可能性时，英国便有了报复的机会。它将海军力量横亘于那个梦想与现实之间。欧洲的英法对立因而催生了北美与南美大陆上一系列的政治独立。

革命战争和拿破仑对帝国的追求使法国和英国一直处于无暇

分身的状态，直到1815年，两国才有了共同行动的可能。这两个欧洲大国各自都无法全力顾及西半球，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为美国提供了间接的保护。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有时间从战争行动中复原、开始发展国民经济，并在欧洲再次挑战前尝试其新政体。英法冲突也为美国创造了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的机会，并使英国在欧洲再次恢复和平之前都无法全身心投入1812年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

事实证明，英国全神贯注应对欧洲大陆对于美国来说是种赐福：美国未为军事斗争做好准备；危难当前，它甚至远远谈不上统一。1807年以来，美国为迫使英法尊重其海上中立权所作的非战争尝试都已失败；出口禁运也被证明是自作自受，还使国家遭受分裂的威胁。这些都对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国家的经济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新英格兰国家内已有声音要求脱离联邦。由于与拿破仑纠缠，英国早期的战争行动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但1814年拿破仑被打败后，它向西半球战争投入大量海上力量与庞大陆军成为可能。欧洲大陆从这一威胁中解放出来，并对英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它的舰队封锁了大西洋海岸的大部分区域；它的军队也在俄勒冈州执行任务，占领了缅因州海岸。5 000名远征正规军士兵在切萨皮克湾登陆，击败了规模是其几倍却未经训练的民兵团并烧毁了美国国会。幸好，《根特条约》①（*the Treaty of Ghent*）在英国有机会动用其全部军事力量之前就使斗争结束了。如果欧洲新麻烦没能迫使英国把其力量集中于大西洋以东的话，它或许早就全力打击美国了。

---

① 《根特条约》签署于1814年12月24日，是终止美国与英国1812年战争的和平条约。

《根特条约》并未影响美国独立。至1815年,北美很大一部分地区得以安全踏上了各自的政治生涯,然而它们并没怎么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其独立所起的作用。对于南美将要迎接的新自由而言,科西嘉岛的独裁者也是个同等重要的因素。1808年波旁家族被迫退位后,拿破仑通过把其兄弟约瑟夫推上西班牙王位鼓舞了西半球的西班牙殖民地起义。1814年,费迪南七世复辟,短暂重新彰显了西班牙当局的权力,然而西班牙殖民地在初尝自由成果后拒绝再次接受旧的专制政体。在西蒙·玻利瓦尔和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in)的领导下,它们为自己的独立而战,并于1824年在秘鲁山区击败费迪南的军队,最终把西班牙统治者逐出了世界新大陆。

美国对南方邻国以及它们从欧洲独立的愿望万分同情。它们斗争的口号符合美国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们对共和主义的投入也似乎使其灵魂与美国更为相似。所以,它们努力的成功倍受美国关注也不足为奇。一个自由的南美不仅展示了美国健全的政治理念,更将创造一个不受西班牙垄断限制的充满商机的世界,并提高美国在这个半球的相对权力地位。当美国得知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大国可能将使西班牙殖民地倒退回波旁王朝时,门罗总统表示,美国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门 罗 主 义"

"门罗主义"明确公布于1823年12月2日向国会呈交的总统咨文中。它表达了美国对欧洲列强和西半球正确关系的看法,并概述了其意欲贯彻执行的政策。"门罗主义"指出,今后不能再将

美洲大陆视为潜在的殖民目的地。任何把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拓展到西半球其他部分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国家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凡是企图左右美洲国家命运的,一律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倾向。用现在的话说,美国是在向世界宣布自己对新世界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的关心,以及美国不欢迎欧洲的干涉。

门罗总统发表其著名讲话时,美国的地位与当代政治舞台一样呈现出某些有趣之处。当时有被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征服的威胁,也有被来自横跨大西洋的欧洲征服的威胁。18 世纪时,俄国借道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从西伯利亚向美国海岸东扩,西班牙人深受其扰;不过这一发展状态也给了他们定居加利福尼亚的额外动机。19 世纪初,俄国开始沿美国海岸进行新一波进发。1802 年,锡特卡(Sitka)成为俄属美洲殖民地的首都。在领导者朝气蓬勃的远见卓识领导下,俄美皮业公司也探索出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可能。一座贸易站在哥伦比亚河口建立;1812 年,俄国人还在离旧金山不远的博德加湾以北建造了罗斯堡。搜寻海獭的探险队从那座贸易站出发,向南远征直抵圣巴巴拉。因此美国可以认为,一旦西班牙对加利福尼亚的控制有所减弱,俄国将非常迫切地想要取而代之。

欧洲创造国际政府早期雏形的尝试失败了。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灾难性的战争之后,1815 年成立的维也纳国际会议开创了通过系统会议组织国际事务的新体系;但截至 1820 年,这个体系就已开始瓦解。

英国人与神圣同盟在社会观、政治观方面的差异致使裂痕产生。在梅特涅(Metternich)的领导下,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一致同意动用其军事力量镇压民主和共和运动。1820 年的特罗

保会议上，卡斯尔雷①(Castlereagh)正式否认、抛弃了介入原则，但三位皇帝下定决心镇压当时于欧洲四起的叛乱和起义。那既是一段革命斗争的岁月、社会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也是欧洲均势的时期；这种均势是由支持代议政府、拥护人身自由的英国海军力量以及代表君主专制与镇压的大陆联合陆军力量所共同构成的。

1822 年，维罗纳国际会议授权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预，并授意摧毁当时存在的、作为共和党革命结果出现的西班牙政权。法国对西班牙议会(Spanish Cortes)宣战，恢复了帝制并开始盘算以欧洲集体行动镇压美国革命，夺回属于西班牙王权的宝贵财富。它邀请欧洲列强到巴黎参加会议并商讨该计划。如果共同行动会议批准了这项建议，同意共同行动，那么，世界上的政治联盟将会产生与当前世界大战中轴心国战胜俄国和中国相类似的结果。均势的一侧是由从北海延伸至太平洋、贯穿整个旧世界力量所组成的联盟；另一侧则是大英帝国与西半球。法国的行进路线将穿过大西洋，而俄国将横穿太平洋。若不是大英帝国，美国将被旨在破坏民主、崇尚专制主义原则的欧亚联盟所包围。

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带着联合行动计划找到了美国驻英国公使拉什(Rush)。如果新世界中的西班牙再次被波旁王室占有，那么英国在那个地区的贸易可能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限制。此外，世界均势将会完全向着有利于欧洲陆上力量的方向改变；他们将控制的不仅是欧亚大陆的主要大陆，还有南美大陆。因此，“召唤一个新世界以恢复旧世界的平衡”便成了明智

① 卡斯尔雷子爵(1769—1822 年)：英国外交大臣，协助领导反拿破仑的大联盟，并在 1815 年重绘欧洲地图的维也纳会议上起过重要作用，欧洲一致原则的主张主要是他提出来的。

之举。

总体来说，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相似。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看，波旁王朝再次征服西班牙都对两者不利。美国将丧失诸多贸易机会，同时还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削弱。显然，南部边境拥有一个独立的美洲国家（而非强大的法国），同时其余南部大陆拥有多样的独立共和国（而非单一的西班牙领地），对美国而言会是一种优势。但是，英国和美国在法国征服计划这个问题上的相似利益并没有拉近两者在西半球中的距离。英美将不可避免地在南部大陆的贸易与善意问题上互相竞争。这个事实，再加上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孤立主义观点和他对大英帝国深刻的不信任共同阻碍了美国采纳坎宁同时行动的建议。

美国总统门罗以及他请教过的前总统麦迪逊、杰斐逊都赞成采取共同行动，内阁也给予了极大支持。但国务卿亚当斯还是继续恳求采取独立行动。他指出，作为欧洲国家的大英帝国势必要和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强国保持政治关系，而这些强国与美国所建交的对象差异巨大，因此共同行动缺乏良好的基础。最终亚当斯赢得了同僚的支持，总统采纳他的建议向第十八届国会发表了单方面声明。作为一项独立政策，它宣布美国接受了其西半球守护者的角色。

“门罗主义”是一项勇敢的声明，但事实上，如果神圣同盟觉得接受美国挑战是更为合适的，那么它所陈述的政策便不可能执行。高估军事力量的倾向是美国民族心理中反复出现的特征，但是，美国极少像沉溺于这份著名的总统公告一样难以自拔。1823 年，只凭美国之力无法与欧洲列强联盟抗衡以保护拉美诸国；一旦开战，欧洲联盟拥有多数欧亚大陆区域作棋子摆布。十一年前美国就没

能使国会免遭英国毒手;但对这痛苦事实的记忆并没有让美国学会谦逊,因为它宣布了把军事保护范围扩展到整个西半球的决定。

宣布“门罗主义”时,美国其实可以获得墨西哥湾的海上霸权,但它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在南美大陆上针对欧洲联盟的武装取得优势。美国的海上力量不如法俄,而且法国在西印度的海军基地也使大陆联盟在南美的行动方面处于比美国有利得多的位置。

19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的海军还在靠风帆航行。从西班牙到南美西海岸的殖民路线通过加勒比海一路延伸到卡塔赫纳,即巴拿马地峡。由此开始,路线要么变成陆路旅行,要么变成地峡穿越和新的海上航行。然而后者很少被采用,因为名噪一时的东南贸易给南行带来的只有持续不断的顶头风。美国并没有在此海岸占据优势地位。向西扩张尚未到达太平洋,地峡运河也有待建成。如果“神圣同盟”的行动选择旧殖民地路线,并从新格拉纳达开始行动,美国也许能通过建立加勒比海的海上霸权阻止这一行动。但如果没有英国合作,这种阻止很难实现。如果“神圣同盟”借道好望角抵达西海岸,那么在收购加利福尼亚以获得进入太平洋的机会前,美国将一直无能为力。

防御南美东海岸同样很困难。单看地理条件,诺福克(Norfolk)和加的斯到伯南布哥州的距离相同,但从航行时间看,欧洲要近得多。那时,从北美大西洋港到拉普拉塔的最快方法是通过盛行西风带到达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以及通过贸易向西南航行。于是,驶向拉普拉塔的美国舰队必须通过欧洲的海上霸权区域。因此,成功守住巴西和阿根廷的目标只能通过在欧洲水域获得海战胜利实现。地理条件跟美国政治家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们可是在声明中郑重申明美国坚决保卫西半球,无意染指欧洲。

美国曾郑重承诺履行防护拉美之责任，幸运的是美国并非必须承担这项责任。英国对法国计划的坚决反对使大陆集团气馁，从而制止了其成员重新征服西班牙殖民地的企图。南部大陆对半球防御问题的战略意义未抱幻想。南美友国很感谢美国关怀也很感激美国好意，但它们非常清楚，将联合海军控制在东大西洋的并非美国总统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而是英国海军舰队的战船。

“门罗主义”的目的不是衡量美国的实力，而是解释其立志获得的权力地位。但是，美国花了近一个世纪发展轮船航运公司，才差不多成为西半球的保护者。在这之前，所有西欧强国都会挑战“门罗主义”；而这些国家的威胁未能发挥的原因，除了美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外，它们对旧世界均势的关注也起到了相等甚至更多的作用。

法国的挑战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美国在原有殖民地基础上增加了不少领地；而佛罗里达购地案则为美国创造了单一连续、不受侵扰的大西洋海岸线，并在墨西哥湾为美国建立了更好的战略地位。美国从这两块领地获得的力量之大使得北美大陆几乎不可能诞生能与之抗衡的力量。盘算一番后，英法都对得克萨斯实施了温和的干预政策，希望以此让得克萨斯相信独立比被美国合并更好；但它们的干预纯属徒劳。英国还对加利福尼亚表现出了远不止“柏拉图式”的兴趣；如果它能把加利福尼亚加至俄勒冈和加拿大之列的话，平衡可能略有恢复。如果英法真的开展合作，那么美国地位将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采取联合行动绝无可能。短命的 1815 年四国

同盟(Quadruple Alliance)已然走到了尽头;埃及和摩洛哥的困境、西班牙的联姻纠纷都已使各方大打出手。英国解决了俄勒冈边界争端,美国在没干预的情况下与墨西哥进行了战争,而欧洲则忙于各种革命和近东问题。

墨西哥战争为美国赢得了其大陆领土的拥有权以及与两大海洋的毗邻位置,但要实现其辽阔面积和地理位置可能带来的全权,光有拥有权是不够的。想要整合成为国家领地的广阔领土,美国需要比 1848 年拥有更多的技术。小马快车和棚车均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唯有依靠电报和铁路;但要成功引入这些技术,至少得先实现最低限度的政治统一。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才发现自己卷入奴隶问题,这使得灾难性的内战达到高潮。直到 1865 年后,美国才得以在对外政策中自由地采取行动,也就是那时它才拥有了足够权力在国际事务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它知道自己有手段让要求得以执行。

新的国家实力在南方和北方都有所体现。在北方体现在阿拉斯加收购案上;在南方则体现为向法国施压,让其从墨西哥撤军。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发起的联合行动本来仅仅是为了申诉不平,但已然变成了一项干预行为。这项行为使墨西哥成了帝制国家,还让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坐上了帝国统治者的宝座。拿破仑三世一直梦想凭借法国保护在中美洲和南美北部建立一个大国,而美国因内战缠身而无力行动时墨西哥风投公司将其承包,这是这项影响深远的事业的起点。南北战争前的几年里,墨西哥政治动荡;这使其需要别国进行干预,让美国对这个动荡之国实行监督。法国的干涉毁了这个计划,而这也使法国在别处不受欢迎。墨西哥边境区域颇小,因此成为缓冲国。显然,美国并不希望在自己南边

产生的、控制加勒比海的强势政治力量打乱这层权力关系，或是破坏这种缓冲。此外，整个干预无异于向“门罗主义”发起直接挑战。

忙于内战时，美国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华盛顿方面轻微抗议，提醒人们美国不赞成他国势力获取领土，也不赞同任何企图削弱墨西哥人民自由安排政府形式之权利的行为。但是，一旦恢复统一，外交政策也可动用军事力量，那么美国将毫不含糊地向法国传达撤兵势在必行的信息。法国觉得接受建议是明智之举。与奥地利大战后，普鲁士的崛起对欧洲均势产生了一定影响。麻烦接踵而至；不出几年法国就卷进普法战争，一败涂地；同时，它和英国在亚非地区的帝国冲突仍在继续。十年后一家法国公司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这也短暂地重新点燃了大家对中美洲的兴趣。但是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法国再也无力继续扮演西半球扩张者的角色了。

英国的挑战

内战确保了美国在北方大陆的军事霸权。美国又花了四十年时间得到了美洲地中海的海上霸权，这期间英美就跨地峡运河的控制权展开了长期斗争。购买加利福尼亚后，美国无法眼睁睁看着东、西海岸之间的水路落入他国海军之手。英国也找不到任何理由交出如此重要的海事路线的掌控权。四个区域被纳入考虑范围：特万特佩克过境区、洪都拉斯过境区、尼加拉瓜过境区以及巴拿马过境区。美国对经过巴拿马的路线最感兴趣，并已在 1846 年 12 月 12 日与新格拉纳达签署的条约中确保了自己的过境权与平等待遇。在条约中，美国承诺保障地峡的中立性和新格拉纳达在

这片领土上的主权。经由尼加拉瓜、为争取类似权利而进行的谈判并未成功，因为美国并不愿为对抗英国的侵占而承诺过境区。大英帝国把尼加拉瓜视为合理的过境路线，所以一直试图通过扩展英属洪都拉斯的边界、占领河口处构成部分过境线的圣胡安(San Juan)以获得对那片领地的控制权。该行动基于这个理论：它属于莫斯基多印第安人(Mosquito Indians)的首领，而英国是其保护者。当然，美国颇为"门罗主义"受到的这个挑战担忧，也备受运河被外来势力控制的威胁困扰；然而美国无力战胜英国海军。

1850年4月19日《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签订，这既代表一种妥协，也象征着当时的权力关系。该条约正视运河未来的建设，并规定任何国家都不能独自拥有对过境路线的控制权，也不能谋求对中美洲任何地区的控制。其他国家也收到加入该条约的邀请，但它们都没有接受。

条约获批后，签署者们都试图给予条约最有利于各自特殊利益的解释。英国暂时还没打算放弃一贯的"无痛收购领土"政策；在为自己于运河可能经过区域争取立足点的努力中，它继续动用帝国主义清单中的最佳手段，比如贷款、留置权、边界纠纷、保护国等。南北战争后形势发生逆转，美国开始对该条约为所欲为。二十年前就开始谈判的《尼加拉瓜条约》最终得以批准，这标志着新的利益正式登场。在类似1864年与新格拉纳达、1846年与洪都拉斯签订的条约中，美国被授予过境权，而作为回报，美国承诺保护该线路并保证其中立性。截至1870年，美国已经确保了对所有潜在区域的过境权，获得了采取行动保护任何未来运河中立性的合法权利，同时还成功将过境区保留在美国诸州的主权之下。

美国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家们也越来越坚定地想要完

全、排他地控制运河。1878 年，受德·雷赛布①(de Lesseps)成功开凿苏伊士地峡的启发，一家法国公司在修建通过巴拿马地峡运河一事上获得了哥伦比亚政府的让步。欧洲地中海已然成为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通道，而美洲地中海也将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通道。然而，建造运河的不是门罗总统的国家——美国，而是拿破仑三世的国度——法国；因此不可避免地，后者将控制这条大洋间的运河。美国瞬间对此做出了反应：媒体发表了社论；国会遭到抗议者抨击；1880 年 3 月 8 日的演讲中，海耶斯(Hayes)总统基于合理的地缘政治分析，要求美国获得对某条运河的控制权。

总统宣称，一条穿过美洲地峡的大洋间运河势必改变美国大西洋海岸与太平洋海岸之间、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地理关系。这条运河将在实质上成为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因此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将优于其他所有国家。但运河之所以最受美国人民关注不仅仅因为其经济重要性，还因为对它的控制会影响美国的防御手段、团结、和平与安全。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阻碍了美国拥有其专属运河，因为该条约中美国、英国都保证不寻求排他性控制权。为获得行动自由，美国调用与新格拉纳达签订的条约，做出了一两个似是而非的尝试，但英国对美国合法的精湛技艺无动于衷。很显然，即使是最慷慨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解释也不可能给予美国排他性控制权。因此，美国国务卿要求将其废除，并坦率表示，美国认为改变条件会使条约陷入不利的境地。这些条件中已经发生变化、但未

---

① 德·雷赛布(1805—1894 年)：法国外交官，苏伊士运河开凿者。1879 年担任巴拿马运河公司董事长，后因著名的“巴拿马丑闻”，被判侵吞财产罪，监禁五年。

提及的是美国人对海军准备的态度。内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一支大规模舰队，但其兴趣已经降低，美国人追逐欧洲海军发展的步伐变得缓慢。然而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波新热潮，1890年的海军计划完全背弃了以海军作为海岸防御工具的所有想法，它开始大胆地为远洋海军提供由防御良好、全副武装的战舰组成的强大的线路。

五十年后，于1902年2月22日发表的《海—庞斯富特条约》(*Hay-Pauncefote Treaty*)取代了标志权力平衡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新条约象征的不是均势，而是美国在美洲海域的霸权。根据这项条约，美国有权构建、预设对地峡运河的排他性控制权。它并没有禁止修建防御工事；虽然运河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将开放，但美国显然有能力拒绝向其敌人让渡。

新条约清除了欧洲障碍，美国也相对容易地克服了困难。法国运河公司执行了一项远超自身能力范围的任务，而在此过程中它宣告破产。截至1899年，该公司已准备以4 000万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出售全部股权。哥伦比亚方面不同意美国接受这项通过立契转让运河区的条约，但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新国家的“自然形成”而得以解决。年轻的巴拿马共和国迫切想要给予美国这块其梦寐以求的过境区，随后它以几乎反常的速度被华盛顿政府承认。1914年运河建成，1915年正式由美国总统宣布开放。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欧洲，德国对英国海上力量的挑战已被接受；在亚洲，日本发布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对中国建立保护区，从而承认了其霸权野心。美国在这些环绕周边海域的冲突中实现了其在西半球的宏伟愿望，即获取对跨洋沿海航线中心和枢纽以及大西洋、太平洋之间内陆通信线

路的控制权。

控制巴拿马运河极其重要。但是，单凭控制运河无法获得对美洲地中海的战略掌控，或者无法超越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地理位置迫使美国不仅要关注中美洲这一可能的加勒比海西部出口，还要关注大小安德列斯群岛以及到达中间海域的东部通道。哥伦布拉开了新世界历史的序幕。这个世界中，大西洋信风在美洲地中海东部边缘触碰到海岸，而这些沿海岛屿则成为欧洲统治美洲大陆的起点。自此，西班牙人转而控制西海岸，创造他们的宏伟帝国。但是，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不足以保证其对所有岛屿的持续控制，小安德列斯群岛在欧洲海洋力量博弈的真实写照中不断转手。革命战争即将结束时，它们被荷兰、法国以及英国控制着；英国还控制着价值不菲的、战略位置堪比欧洲地中海马耳他的牙买加群岛。

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的并购案使美国成为这片内海最重要的海滨国家，而吞并得克萨斯则增强了其对沿海地带权力关系的兴趣。因此，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后，诸岛的命运成为其压力之源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对弱势的西班牙拥有诸岛是一回事；强大的海军力量控制墨西哥湾出口则是另一回事。这种考虑特别适用于古巴，因为它距离大陆近，而且拥有对佛罗里达海峡的潜在控制力。吞并古巴的想法已被多次考虑，但从未实现。不仅古巴，其紧挨着的下一座囊括了海地和圣多明各的岛屿也让华盛顿政府颇费脑筋。西班牙人趁美国内战之际再度占领了圣多明各，而西沃德①

① 西沃德(1801—1872 年)：美国律师、地产经济人、政治家。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废奴主义者、扩张分子。他是美利坚太平洋帝国设想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对美国的亚太政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致信让他们离开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如果美国还未进行额外的力劝，而多米尼加人民的坚定抵抗又未能使西班牙人于1865年撤离，那么毫无疑问，斗争末期美国一定会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

诸国之战后，美国海军界对萨马纳湾产生了兴趣：萨马纳湾能为海军基地提供控制莫纳海峡的绝佳机会。格兰特总统设法从独裁者巴埃斯①(Báez)那里购买圣多明各，但他的兼并条约被参议院否决。直到对西班牙的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才在大安得列斯群岛谋得了安全位置。波多黎各被吞并后一直为美国提供控制莫纳海峡的另一种可选方式，古巴也在关塔那摩湾位于巡逻迎风通道的理想位置建立了海军基地。至此，美国已经牢牢把握了加勒比海两个最重要的北部入口。

早在签订《海—庞斯富特条约》以及英国接受美国在美洲地中海的霸主地位之前，人们就曾在南美北海岸线的某个问题上对相对力量进行过另一番测试。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地区的边界从未有人界定，而19世纪80年代发现金矿导致两边都开始对其过度索求。刚开始时，英国拒绝了一切仲裁提议；而美国可能受到了太多几近完成的非洲战后分割以及中国预期划分的影响，觉得有义务采取强硬立场打击欧洲国家可能抱有的、对那个受“门罗主义”保护的西半球的幻想。

克利夫兰总统表示，如果英国坚持拒绝仲裁，那么为确定真正边界线、动用自身权力下的一切手段阻止英国向任何已被美国确定为归属于委内瑞拉的土地拨款等都将成为美国的责任。国务卿奥尔尼(Olney)的表述包含了美国立场的声明，“如今，美国是这片

① 1869年当时的多米尼加总统巴埃斯征求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同意，期望能让多米尼加加入美国联邦，并替其偿还外债。此举最后遭到美国参议院反对。

大陆事实上的权威；它的命令对于其限制干预的对象而言即是法律"。英国虽然一开始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以大方而忠实的姿态接受了美国在美洲地中海的霸权；一份仲裁条约也得以签订、批准。

美西战争象征着美英关系的转折点，其结果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相对于英国的海上力量。美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支配地位已被接受，在此基础上，英国也开始推行合作政策。当欧陆诸国开始考虑干预时，英国在马尼拉和欧洲都给予了美国道义上的支持。英国还缩减了西印度群岛舰队和守卫部队的规模，限制了岛屿防御工事发展，这原本是运用海上力量对抗美国的中心基地。美洲地中海的霸权之争就此结束。美国一旦开始通过海上力量表现其广阔领土所蕴藏的经济潜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赢家；而英国对均势的掌控也提供了助益。

不列颠之狮的新近作为并非出于突然的、不可抗的冲动性友好，而是出于对世界各区域政治问题的严重关切。19 世纪时，加拿大暴露的立场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制止了英国以战争手段反对美国南扩的行为。如今，在对帝国更为关键的地区遇到困难使英国产生了清算自己在加勒比海地位的需要。中国战败于日本打破了远东均势；詹姆逊袭击(Jameson Raid)和克鲁格电报(Kruger telegram)①恰逢委内瑞拉争端；法绍达事件则象征着与法国殖民地的严重冲突。而义和团运动、布尔战争，以及与沙俄的持续紧张关系

① 1895 年 12 月，英国殖民者罗得斯和詹姆逊带领英国南非公司的军队从罗得西亚开进德兰士瓦，意图推翻布尔人的克鲁格政府。然而，行动失败，两人成为俘虏，这就是"詹姆逊袭击"事件。这一丑闻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德皇威廉二世致电克鲁格表示祝贺，英国当局极为被动。

都增加了困难。离本土近一点，新德意志又伴随着坦率的声明开始着手海军建设计划，意图成为第二大海上力量。它还企图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强大到能在与英国交战中造成足以威胁其世界地位的程度。这导致英国海军再次分流，从遥远地带撤离，聚焦欧洲和北海。

德国的挑战

美西战争标志着英国在美洲水域谋求霸业的斗争落下帷幕，这场战争也开启了美国对德国的长期怀疑与担忧。关于在杜威竞选期间，马尼拉海港的德军舰队奇怪行为的报道使美国民众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尽管美国允许德国接管不属于菲律宾群岛的位于西太平洋的西属领地，但美德两国的关系并未改善。美国某些特定圈子里散播着一种恐惧，即德国的旗帜也许某天会跟随大规模移民流向南美洲。人们对巴西南部数量众多的德国定居点也表示忧虑。同样令人困扰的似乎还有德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兴趣以及其对未来巴拿马运河的介入举措。

针对这些怀疑，人们提出了众多解释。在这之前，德国就已决定实行将会挑战英国海上力量地位的海军政策，并开始推进一项范围广泛的建造工程，但它需要海军基地，并在其中操作其巡洋舰队。因此，德国海军部开始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对收购合适站点的兴趣。西太平洋的前西属岛屿加上青岛、萨摩亚、新几内亚与俾斯麦群岛改善了其在远东的设施。通向苏伊士运河的路线在英国控制之下，非常安全、无法撼动，但通向新巴拿马运河的路线，可能因为一种进取的外交而发生些许变化。海地、丹属维尔京群岛和荷

属库腊索岛(这些就是德国较小邻国的领地)以及委内瑞拉近岸的圣玛格丽塔群岛、巴拿马以西的加拉帕戈斯群岛①,在海军军官的眼里都有过人之处。然而,德国外交部非常清楚对“门罗主义”的公开挑战会引起美国的何种反应,因此,也成功地对海军部门进行了限制。除了1902年在德国领导下共同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之外,德美并没有发生公开冲突,但美国政府利用各种场合展现其对岛屿的兴趣,这也再次确认它对将美洲领土转手于非美洲国家的做法持有不可动摇的反对态度。

德美关系虽未公开破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缓和。英国人从新世界撤退后,德国人取而代之成为焦点。它是现存的唯一能够挑战“门罗主义”的国家,也是唯一拥有足够实力危及西半球安全的国家。德国海军的实力成为衡量美国需求的标尺。成为英国海军之后排名第二的海军是美国海军政策的目标,简单地说,这意味着该国海军力量强于德国海军。美德之间的敌对最终演化为战争,当战争来临时,问题不在于“门罗主义”,而在于美国拥有反对无限制潜艇战的中立权利以及欧洲的权力平衡。美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德国海军力量被完全摧毁,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德国威胁被消除。法、英、德在美国实现美洲海域绝对优势的道路上都曾发起过挑战,但又因牵扯进旧世界的冲突与权力斗争而被迫撤离。

美国的霸业

由于宏伟的扩建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

① 即今天的科隆群岛。

海上力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让美国称霸美洲地中海地区并控制大西洋海岸近海岛屿的计划最终得以完成。大英帝国亟须小型船只，于是 1940 年 9 月，美国用 50 艘翻新过的符合服役要求的超龄驱逐舰与英方交换了一份为期九十九年的领土租约，从而得以在英属大西洋海岛上建造海空军基地。经过数月的安排，两国最终于 1941 年 3 月 27 日在伦敦签订了协议。使用纽芬兰和百慕大群岛基地的权利完全是一种附赠礼物，而西印度群岛上的领土租赁，包括牙买加、安提瓜岛、圣卢西亚、特立尼达以及位于英属圭亚那的基地则是驱逐舰的等价交换物(quid pro quo)。

这些额外的海空军基地完成了美国对加勒比海东岸的控制，并使新奥尔良岛和特立尼达岛之间的海域成为美国真正的内海。自路易斯安那收购案开始，美国的全方位扩张现在已经到达了特立尼达的东南出口，而在《克莱顿—布沃尔条约》签署后不久，美国对美洲地中海控制权的争夺就已进入现代阶段，目前已进入最后的收尾期。

当前与岛屿相关的协议明显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权宜之计的代价极其高昂。现存的英国设施和正为美国建立的新设施之间存在大量重复。从长远来看，把英属西印度群岛区域和欧洲国家在这个半球的所有其他区域一并接管过来很有必要。在这样一方小岛上，两个当局同处、两套处事方式共存必然会引起摩擦和反感。历史经验告诉美国：从来没有成功的共管；租借中国海军基地的经验也无法帮助美国乐观起来。与其无穷无尽地延长这种不可避免的烦恼，不如把欧洲所占区域作为《租借法案》收益的部分回报转移到美国手里。如果新世界还是青睐国际主义，那么可以根据 1940 年在哈瓦那签订的公约把这些岛屿都交给美洲国家托管。

但不可避免的是，真正的控制权必将掌握在操控海军、陆军的国家手里，而这个国家只能是美国。无论战争结局如何，美洲半球殖民时期的最后痕迹必将消失。

“门罗主义”演变史

詹姆斯·门罗总统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国会所做的国情咨文为美国的一项永久政策打下了基础。他自己声明这是出于对特定情况的反应，但是该信条却成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作为美国不可动摇的外交原则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可以预见的是，无论何时，只要西半球诸国的独立受到威胁，华盛顿就会重申它所坚持的“门罗主义”，而且总的来说人们对此从未失望过。

在1823—1843年间，部分由于奴隶制和洲际扩张，部分由于来自大英帝国的威胁难以抗拒，美国人并未重申“门罗主义”。但从那时起，之后的多任美国总统都一再声明和强调“门罗主义”。1845年，由于欧洲势力试图阻止吞并得克萨斯，也出于对英国可能对加利福尼亚有所图谋的恐惧，美国总统波尔克(Polk)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内战之后，此类重申越来越常见。几乎每届政府的总统或是国务卿总能为表达坚守传统政策找到合适的时机。

门罗总统咨文中所包含的主要原则包括不兼并领土、不引进外来制度以及不干涉，这在过去多年中被慢慢扩充和阐明。现在，“不兼并领土”不仅意味着反对征服行为，还意味着反对自愿放弃领土以及非美洲国家之间进行转让的行为，这是鉴于荷兰与法国扩张行为而作出的拥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扩充解释，这两个国家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都拥有殖民地。引进外来制度的反对之声依

旧像以前一样坚挺，但问题的解决之道要复杂得多。最初声明时，外来制度只有可能通过军事压力才能建立，阻止后者必然也就阻止前者；但那是在大范围宣传和现代非军事干预得以发展之前。因此，为了在现代条件下阻止引入外来制度，美国必须发展新的技术。

干涉行为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强烈。本来人们并不反对欧洲政治家从事美洲内部的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国际联盟提供的类似服务也没有遭到反对就被接受了。一开始，人们甚至没有反对欧洲势力在维护其权利与收取债务时动用武力，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未发展成领土侵占，也没有导致共和政体瓦解。只有 1902 年欧洲军队封锁委内瑞拉后，美国才开始反对这类形式的高压政策。但是，美国政策就干涉问题的某个方面不曾改变：美国一向反对，将来也会一直反对任何削弱美国在西半球权力地位的行为。

门罗总统的声明并未以实际保证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并未建立义务制度以保证美洲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其后的美国总统也未这样解释过。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把这项声明描述成实际“保证”的总统。但即便如此，这也没能把“门罗主义”变成法定义务。美国一贯保留着完全的行动自由，即在每个具体实例中决定是否回应来自欧洲或亚洲威胁的自由。如果回应，那么就要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即使 1936 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的《协商协定》(*Consultative Pact*)、1938 年签订的《利马宣言》也没有包含任何除“跨洋攻击危险商讨”以外的义务。诗意之热情让泛美主义坚定、狂热的支持者将其称为“门罗主义”大洲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接受了保护南美邻居的法定义务，即类似于《国际联盟盟约》第 10 条所规定的内容。

"门罗主义"作为政策声明主要出现在总统国情咨文中，但如果以为它没有得到国会确认，那就错了。在 1941 年 4 月 10 日美国议员就通过参、众两院的共同决议案再次确认了美国原则：在这个半球内，非美洲国家之间不得转让领土。国会还有大量以保留条约形式坚持的"门罗主义"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出现在对很多条约的保留中，例如《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s*)、《鲁特仲裁条约》(*Root Arbitration Treaties*)、《1928 年仲裁条约》、1928 年 8 月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这些条约都注明，协议中的任何规定都无法阻止美国动用武力保卫西半球。中立法也对"门罗主义"的特例作了系统归类，根据其表述，所有规定都不适用于任何美洲国家与非美洲国家交战的情况，前提是该美洲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与非美洲国家合作。

门罗总统声明的内容涵盖了整个西半球。在 19 世纪上半叶，他的一些后继者一边声称自己忠于"门罗主义"原则，一边却又觉得把适用范围局限于北美洲或美洲地中海更为便利。已经有人提示过，在开凿巴拿马运河之前，欧洲相较于美国不仅距离南美东海岸更近，也离西海岸更近。此外还需记住，19 世纪的多数时间里，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西印度海军基地到南部大陆的距离都比美国所拥有的任何资源到那里的距离近得多。因此，在对南边国家施加海军压力这件事上，这些国家的位置都比华盛顿有利得多。这就部分解释了巴西东部凸出之地出现问题时"门罗主义"为什么未被严格遵守。1864 年，西班牙在与秘鲁交战时占领了其钦查群岛，美国对此表示抗议；稍后在西班牙与智利的战争中，美国又警告它们不要颠覆共和政体；但是，英国于 1833 年再次占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那斯群岛)时，美国却没有提出抗议；19 世纪四

五十年代英法介入拉普拉塔地区时，美国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随着汽船航行不断发展，再加上内战尤其美西战争后美国实力日益壮大，欧洲和美国在格兰德河南边诸国的权力地位开始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门罗主义”也再次被视作适用于整个拉丁美洲。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把“门罗主义”的适用对象从欧洲力量扩展到了亚洲力量。由此，“门罗主义”获得了现代的两洋形态。

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在很多方面都与门罗总统的年代非常相似。不出所料，美国总统将会再次重申美国抵抗跨洋干涉的决心。1939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泛美联盟董事会前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维护美洲和平，并将不遗余力保卫美洲和平。“只要发现任何颠覆美洲制度或削弱美洲集团中任何一员独立性的企图，美国都会以武力制衡武力。”美国总统已经表明，美国的力量可以帮助加拿大守卫领土。在 1941 年 4 月，他还和丹麦大臣签署一项公约，把美国的保护扩展到格陵兰岛。最初的“门罗主义”已变成完全的半球防御主义。

自第五任总统首次把美国成为半球守护者的意图公之于世以来，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从北美大西洋海岸的一个较小国家发展为地域辽阔、控制整个大陆资源的大国；而在美国力量壮大以前，欧洲列强已经渐渐撤出了这片大陆；美国称霸了新世界的多数地区。至于美国是否强大到能够将德日联盟这个比门罗时期的敌人强大万倍的组合挡在西半球外，将由历史的下一阶段评定。但毋庸置疑，在 1939 年，美国能够战胜任何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保卫西半球。

忽略孤立之特征，新世界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半球；在新世界

里，政治力量得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找到其自然平衡。与之相对的，权力结构依赖的不只是大陆地理中固有的潜在权力，还有欧洲国家在这片区域所能获取的权力大小。欧洲国家之间的均势纷争给了美国机会，使其登上当今的权力地位。拉美国家的力量虽然也有所壮大，但它们缺乏形成强大战斗力的要素，也没能整合成一股合力对付美国。南方大陆无法对北方大陆的支配权构成任何威胁，这让美国拥有了在新世界之外采取行动的余力。美西战争后，美国成为世界级的力量正是源于这个事实。自 20 世纪初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影响大洋彼岸的权力平衡了。

第四章

美洲与跨大西洋区域

德国人民的对外政策必遵循以下基本规则：绝不容忍欧洲出现第二个陆上大国；防止他国以任何方式，包括战争，在德国边境构建军事力量。这既是德国人民的权利，也是义务。

——阿道夫·希特勒

美国的地理位置有其独有的特征：位于亚欧之间，能够直接进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对于美国而言，大西洋一直拥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美洲文化起源于西方文明在大西洋彼岸的投射，而且还因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沿岸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意义比遥远的太平洋沿岸更加重要。直到两年前，欧洲还拥有五个世界性大国。虽然欧洲大陆今天的影响力已不如 19 世纪，但它依旧是这个世界中最大的潜在权力中心，非洲和近东地区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其控制。

由于世界各地的山脉分布以及由此产生的河流，大西洋拥有比太平洋更大的流域。大西洋海岸与其内陆沿海居住着将近全球二分之一的人口；它带动了全球四分之三的海上交通，对美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有着重要贡献；这些事实使得它对于美国而言十分

重要。按值计算，美国大约70%的出口都要么直接经由大西洋港口、要么取道墨西哥湾再输送到世界的各个市场。

北美大陆东海岸拥有河口和凹陷地势，这些为建造港口提供了无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正是在此海岸上美国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也正是此海岸边上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启了这个国家的海洋史。伊利运河(Erie Canal)和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北部的铁路线让东部沿海地区成为美洲大陆的枢纽区。这是人造通讯克服地势障碍的胜利，因为广大中部地区贸易的自然趋势就是随着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一路往南走，并让新奥尔良成为中部平原的大百货商业中心。如今，中北部地区与海滨地区的经济生活经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的海港触及世界各条贸易路线。

非　洲　大　陆

跨大西洋区域拥有由欧洲地中海隔开的两片大陆，它们分别是欧洲和非洲。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这个面积约为1 200万平方英里的大陆几乎都由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组成。但是非洲大陆人口却少于1.5亿。从全球贸易的经济角度看，这个数字仅仅高于澳大利亚。非洲大陆块的大片区域都位于热带与赤道地区，而该洲大部分位于赤道以北的地区都是沙漠。非洲北部海岸线地区正是欧洲地中海的南部沿海地带，所以这片地区与欧洲的经济政治交流多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西半球妨碍南北大陆交流的并不是将两者隔开的中间海，而是越过南部沿海地区的大片陆地障碍。从地中海出发、穿过荒漠到达非洲赤道地带，这是商队的通行路线，而法国曾建造一条始于阿尔及尔、终于达喀尔和尼日尔河的铁

路。但是欧洲与非洲沙漠以南的交流路线中，最重要的依然是非洲大陆东西沿海的海洋路线。

除了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等独立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皆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与受其统治的领地。六年间，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帝国、丧失独立权，而利比里亚受美国人庇护尚且存活，但也岌岌可危。

非洲的地理条件并不理想。它主要由大片高原台地组成。高原之国流向海岸平原的河流湍急、瀑布众多，因而不适合进行任何距离的内河通航。再加上风向不佳、港口短缺、海滨地带有热病传染而不宜停驻，尽管三百多年来的环球航行都经过这片大陆，但这些不利因素都导致其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得以开发、开放。除埃及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人烟稀少、缺少足够劳力供给，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是亚洲赤道地带而不是距欧洲更近的非洲为欧洲经济提供了大量热带"主食"。

非洲大陆缺少原材料、人力、文化，以及拥有军事力量的原住国应具备的必要技术。作为殖民世界，非洲被要求必须为欧洲各国贡献原材料和兵力。在古埃及、迦太基和阿拉伯王国以后，再也没有一个非洲政权能够威胁到欧洲大陆。非洲在这场为权力而战的斗争中是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部分是因为它拥有金矿和某些重要原材料，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海洋路线中处于一个战略性位置。在与欧洲地中海的权力斗争中，北非海岸线就扮演了这种重要角色。南非和开普敦从侧面守住了通往印度的航线转折点。苏伊士运河建成之前这些地方就非常重要，而关闭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又一次为它们带来了利益——它们又一次成为前往亚洲和远东航线中的中心枢纽。然而更重要的是，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利比里

亚的这片沿海区域分布着一连串始于马德拉、终于佛得角群岛的近海岛屿。这片区域不仅从侧面守住了从欧洲前往佛得角以及南美的航线,也包含了位于达喀尔和黄金海岸之间、距离西半球最近的区域。

尽管直到19世纪早期之前,非洲大陆都一直是南方经济的能源和劳动力来源;它也为新英格兰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提供机会,但是美国未对其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它确实一早沿袭了与利比里亚共和国的特殊关系。成立该共和国是为了在非洲土地上安置闲散的美国黑人①。尽管移民的实际数量非常少,但这一目的在废奴主义者圈子里获得了同情。公共款项和私人资金都被用来支持这项事业。1862年,当国会把注意力放在黑奴未来更好的发展时,美国也正式认可了这个新建立的国家。

这一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摇摇欲坠。它的英法邻居都习惯性地扩张国界并侵占其领土。蒙罗维亚(Monrovia)的政府也总是管理不好自己的财政,还忽略了内部秩序。19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美国曾几次参与到利比里亚的战事中,并因此允许这种"古怪关系"的存在。美国还声明,它不会对企图剥夺利比里亚独立权的力量持冷漠态度。

自1912年起,美国通过设立海关财务部进行财政监管,并且对培训前线边防警察提供援助。这源于美国与利比里亚的关系,就如同当时华盛顿和一些中美洲共和国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美国以种植橡胶的感性形式表现其对黑人共和国经济的关注。1926年,菲尔斯通种植公司(Firestone Plantation)和利比

① 19世纪初,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的黑奴获得自由,于是有计划地移居到利比里亚。

里亚共和国之间的协议使其出让了100万英亩的土地。与此同时，它还与一家名为美国贷款公司的菲尔斯通附属公司签署了第二份协议，其中该公司提供了500万美元贷款、由双方海关和国内税收监管。这项监管工作委托给一位由美国总统和五位美国财政官员共同钦点的财政顾问。

这项全新的分配并没有带来纯粹的祝福，也没有鼓舞蒙罗维亚的政客们诚实生活、踏实工作。在获得解放的黑人共和国中，人们听到越来越多对奴隶制度和强迫劳动的抱怨，这甚至成为一个国际性丑闻。美国和国际联盟因而都要求它们做出重大改变。1932年，利比里亚拖欠贷款，并且其对待美国财政顾问的态度极其不尊重，它已成为重要国际事件以及美国与国际联盟之间纠纷的主要问题。

利比里亚坚持修正1926年的协议。它要求更低的利率和更少的外来控制、请求联盟提供财政资助，并按条款规定尊重共和国的主权和独立权。联盟建议改变贷款协议，将橡胶地的租金提高并任命一定数量的外国官员担任卫生官员、省长以及负责仲裁利比里亚政府与美国财政顾问之间事务的首席顾问。美国认为，菲尔斯通公司事件中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公民利益，并且确保1926年的协议中美国官员权利不会受到威胁或削弱。三方没能解决纷争，结果便是利比里亚永不接受来自国际的官方监控。华盛顿从未正式宣布其保护责任，也从未坚持过排他性控制，但是只要1926年协议提出的财政监管还在以某种形式进行实施、只要菲尔斯通公司在国内依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单位，美国在利比里亚的地位就会不同于它在其他所有黑非洲大陆的地位。

美国对非洲的其他地方没什么兴趣。受德国政府邀请，美国

出席了1884年的柏林会议商议刚果问题。大会成果包括压制奴隶贩卖，要求刚果河自由通航、贸易开放，并拒绝服从参议院而对领土问题持中立态度。除了柏林会议，美国还曾两次参与摩洛哥问题会议。第一次在1880年的马德里，主要处理居住于摩洛哥的外国人所享有的权利问题。第二次在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涉及直布罗陀海峡的安全问题以及德国与英法的地位争斗问题。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两次会议都与美国无关，但美国却十分肯定地站在英法这边、共同反对德国。除了美国参加过的三次会议中所商议的内容，非洲大陆似乎没有再给美国造成什么困扰。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当欧洲列强开始争抢殖民地，美国却明显保持镇定，一反它在争夺中国势力范围时的积极态度。它依然处于倾向大陆的阶段并专注于它在美洲地中海的地位，这一事实也许能解释它为什么兴趣索然。

欧洲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将非洲与欧洲分割开来。沿海连绵的山脉包围着这块盆地，而山脉连接着海水。肥沃的平原土壤非常少见，除沙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低地。奥德河谷(Aude)和罗讷河谷突破重围奔向利翁湾(gulf of Lions)；索查河谷连接着亚得里亚海；瓦尔达河谷通向了爱琴海；波河与尼罗河为精耕细作的辽阔平原提供灌溉。地中海地区的气候适宜种植棉花、甘蔗、柑橘类水果和橄榄树，橄榄树是重要的植物油来源，但是这片地区生产食物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西班牙、意大利、巴尔干、小亚细亚与阿特拉斯山脉都有矿藏，尽管这些近东地区都有石油储量，但稀缺的铁和煤都阻碍了工

业的发展。

这中间之海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发源，沿着海岸的礁石见证了一些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是如何发展的，其中包括海军强国与陆军强国。然而，当今战争的基础只能是强大的工业，而从这种形式的争斗来看，这片地区没有一处拥有战争潜力。因此，随着跨越海洋的航运业发展，欧洲权力也从地中海盆地向阿尔卑斯北部地区转移。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从石油以外的战争潜力来看，这片地区无足轻重，但是它却保留了自己作为伟大过境区（transit zone）的战略意义。它为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创造了海上通信的机会，也提供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通航航线。这条路线最初是借助穿过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陆路交通以及后来的苏伊士运河实现交流通信的。为了控制这些路线，腓尼基和希腊、希腊和波斯、迦太基和罗马，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与土耳其、阿拉伯的海军之间已发起过多次战争。这种以争夺路线与控制路线要点为目的的战争延续至今日。战争不仅发生于北部沿海地区新成立的国家之间，也发生于它们与远处大英帝国的海军力量之间。

欧 洲 大 陆

跨大西洋世界的真正核心，其现代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源泉皆是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欧洲。欧洲大陆是亚欧大陆板块的西面半岛，乌拉尔山脉、里海、高加索和黑海恰好将其与亚洲分隔开来。现代航海源于葡萄牙，工业革命始于英格兰，太多现代生活中的科学可归功于西欧的实验室和大学研究。到 19 世纪晚期，这个所有

大洲中面积最小的洲涵盖了世界上的所有强国，并成为地球上统治范围最大的中心。

欧洲大陆板块上有一大片低地平原。它从英吉利海峡延伸至俄罗斯边界，并构成该地区农业财富的基础。北边坐落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是始于比利牛斯山、终于巴尔干半岛的宽广山脉地带。如将乌拉尔山西边的俄国算在内，欧洲总面积约为 400 万平方英里，人口总数约为 5.5 亿。如果除去俄国，总面积与人口总数则分别为 200 万平方英里与 4 亿。这片大陆拥有大量的矿物资源，煤铁矿藏形成工业发展的基础，并帮助欧洲数个国家维持战斗力。欧洲的一大片辽阔地带都蕴藏着煤炭和其他矿物资源，从英国中部开始遍布阿瓦图、阿登高地、鲁尔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也解释了该大陆制造业的地理分布为何如此，以及工业对于英国、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的重大意义。

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俄国开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清晰地划分为两个区域：西欧——工业与城市占主导，东欧——农业与农村占主导。乌克兰确实依然是欧洲生产净盈余谷物最多的地区，但它同时也已成为俄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

北边的波罗的海、地中海、南边的黑海等内陆海的深层穿透使得欧洲大陆板块分裂成几个较小半岛。波罗的海的入口处位于丹麦和瑞士之间、经过哥本哈根，而地中海和黑海的入口处则靠近直布罗陀和丹吉尔（Tangiers）之间的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这些内陆海和陆缘海的存在、河流的深层渗透与可航行性共同构成了水路交通和海上力量在欧战中的重要地位。全欧洲依赖海外进口食物和原材料，这一点又提升了欧洲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英国的位置

欧洲大陆前方、穿过始于美国的交通线路坐落着大不列颠岛群，它是一个海洋强国的核心。欧洲海岸线的结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在之处使英国赢得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性位置。苏格兰北部是挪威西部向北延伸的一片土地，从阿伯丁(Aberdeen)向外300英里到达卑尔根(Bergen)，两侧则有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多佛海峡不到300英里宽，而英吉利海峡则能够被英格兰南部多个重要港口控制。只要英国能够保持在北海的制海权并且关闭普利茅斯和布雷斯特之间的航道，它就能封锁欧洲北部。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就意味着控制了欧洲通往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出入口。掌控比斯开湾、继续占领地中海基地就能确保英国控制住所有通往南欧的路线。南方大陆和北方大陆的国际贸易在到达公海并自由进入世界贸易航线之前，都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入口。

英国海军力量处于欧洲大陆和大西洋之间，因此也可以说处于欧洲和美国之间。英格兰在其中起到屏障作用，既抵挡欧洲大陆对西半球的威胁，也缓冲了美国对欧洲大陆的威胁。因此，英国的地理位置影响着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美国只有通过与英国海军结盟而不是作对才能在欧洲大陆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欧洲大陆只有听从而非反抗英国才能参与远距离的海军操作。反之，英国海军也必须考虑欧洲的其他海军。因此，只有在未被大陆舰队制衡的情况下，英国海军才能进行远程操作。

英国位于美国交通线路的对岸，也是最重要的海上国家，因此

正是英国而非他国的强权政治定义了美国与欧洲均势的关系。英国与大陆的关系取决于以下三种考虑：英国的领土安全、保护地中海航线以及帝国防御和扩张的需求。

从英国海上力量的角度看，欧洲是以直布罗陀为顶点的三角地带中的一个半岛。这个三角地带的西边面对的是英国各岛，它们处于摩洛哥这条海岸线的中部附近。这片区域的北翼是斯堪的纳维亚海湾错落的高地，南翼则被西班牙群山包围。两翼之间，即从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到比斯开海湾是欧洲大陆的核心所在，也是其最强大的战争潜力所在。来自三角地带这一边的攻击既是对英国国土本身的威胁，也是对其大西洋交通航线的威胁。

英国各岛的安全一直依赖于其抵御对岸侵略的能力，这是因为英国很大程度上依赖粮食、原材料进口以及抵御封锁的能力。只有一支海军能够起到国家防御的作用，因此，陆军所扮演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沦为陪衬。只要英国能够保持其各岛周围水域的制海权就不可能受到侵略，而且假如它丧失了这片海洋的控制权，也就不必遭到侵略：敌人会利用封锁以及封锁导致的经济混乱与贫穷强迫它投降。空战的发展使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战舰需要空军的支持，空军经过海军控制的地带时会带来入侵以及独立于战舰的反封锁。

海军实力即战舰实力加上战略位置。不列颠群岛在欧洲大陆西翼海岸线上的绝妙战略位置已被提及。英国外交政策致力于阻止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海峡对岸与北海狭窄地区崛起，并以此增强它所处位置的天然力量。起初，人们尝试实际控制以及占据主陆地海岸，之后通过占领桥头堡，最后通过保留像荷兰和比利时这样

的缓冲国实现目的。为防止苏格兰东南部低地被一个大陆强国控制，中世纪时英国曾与法国交战，也曾于1588年与西班牙交战，并先后与路易十四、督政府、拿破仑、威廉二世等交战，现在正在对抗希特勒。

在发展潜艇与航空母舰之前，制海权——对海洋的控制权——相对而言还是一个简单问题。制海权要求拥有量化的优越感。因为海底、海空都无法对水面舰艇构成威胁，所以制海权仅仅意味着在第一线作战军舰上占据霸权，即占据最有实力的作战军舰。为了捍卫霸权，英国不得不做好让其军舰数量超越大陆国家的准备。在与欧洲大陆隔绝期间，这意味着出现一支能够与大陆联合舰队抗衡的海军，除非政治集结未必成为联盟。大陆均势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安全。在此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只组建能够抵抗最强联盟的军队，实际上就是双强标准或更多；一支强大到能够应对两个最强大陆国家的舰队。

在制海权受大陆威胁的那段时间里，英国经常会放弃孤立政策并加入大陆的一个联盟。这种做法有利于改进其相对权力地位、削弱攻击方海军力量并扩大自己的军舰规模。在权力斗争的早期阶段，大陆联盟非常有帮助；战争爆发时，大陆联盟也最必不可少。只有通过大陆某个陆军强国才能使英国有能力攻击大陆国家。只有与盟国的陆军一道才能对敌军的大陆边界进行攻击，加上英国的封锁，这样的行动模式也许会带来胜利。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不局限于接触三角半岛西边的国家，还包括联系从直布罗陀到达达尼尔海峡沿线的国家。该区域的西翼是一片西班牙山区，东边是巴尔干半岛，中心则是前端的、暴露的意大利半岛。这三片山区都不具备对发展强大海军力量而言十

分必要的战争潜力，因此猛烈进攻只能来自那些大陆经济实力能够投射到地中海盆地的具体城市，包括马赛、的里雅斯特、萨洛尼卡与君士坦丁堡。来自南部海岸线的袭击威胁的不是英国主岛，而是穿过地中海的中转航线。航线安全必须得到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三处海军基地的力量保卫。

最初，地中海主要对黎凡特的商贸和近东至印度的陆路意义重大。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它成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主要海路，也是帝国之间沟通最重要的航线。防御这条航线需要维持海军的霸权，要么通过建造更多沿海国家舰队，要么通过煽动各国形成对立之势。因此，欧洲大陆均势有利于英国，这不仅因为它对三角地带西海岸的权力关系具有影响力，还因为它对地中海航线上的权力关系也具有影响力。英格兰之所以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因为它惧怕路易十四的计划成功，惧怕他只手掌控整个地中海西部、西班牙、法国和那不勒斯。一战爆发前，政治结盟为确保英国生命线的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地中海西部，意大利与法国形成平衡之势，而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对立给予英国在盆地最东边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力。

欧洲地中海的南部沿海由非洲北海岸、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组成。非洲并不具备发展海军力量的潜力。这是一片由殖民或半殖民地构成的区域并被对岸的欧洲列强控制。在权力斗争中，它只从为欧洲国家武装军队提供战略优势的角度出发，并沿着英国的生命线进行运作。如果达成均势格局，那么南海岸本身不会再出现任何特殊问题。只有紧邻进入内陆海三个入口的地区才需要特别关注。

直布罗陀海峡是位于塔里法（Tarifa）和摩洛哥海岸之间仅 8

英里宽的峡口。强大的军力控制了西班牙对礁海岸,这使直布罗陀变得没有价值,也威胁到地中海的西边入口。因此,整个19世纪英国人都在为领土完整与摩洛哥独立作斗争。当不再能坚持独立、当有必要支持法国独占苏丹领土控制权的欲望时,英国需要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保卫其在直布罗陀的地位。它在摩洛哥北海岸,即西班牙对岸布置了通往西班牙的道路。当时的西班牙似乎是最弱小的占有者,作为交换,它承诺永远不会加固对峡口地区和阿尔赫西拉斯的防御。

出于对从东部黑海方向进入地中海的担忧,英国对欧洲另一弱国产生了兴趣,即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的土耳其。整个19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努力、力图保护其领土不受俄罗斯向地中海扩张的影响。1915年若盟军取得胜利,它将获赠君士坦丁堡,这是英国为俄国倾其全力对抗德国所愿付出的代价。对于处于地中海东部的英国海军来说,幸运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土耳其民族复兴使得海峡留在土耳其人手中成为可能。

比"海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的控制问题。这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军队自1882年起对埃及的临时占领能延续至今①;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运河易受东部的攻击之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控制被视为一种强制性权利。与摩洛哥一样,最初的威胁来自法国,这一点在拿破仑尝试通过远征埃及控制大英帝国的战略枢纽时体现得最为明确,随后法国公司建造了苏伊士运河的事实更明确了这一点。1904年的协定以大英帝国满意的方式解决了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问题。法国在摩洛哥

---

① 由于本书的写作时间,此处指的是20世纪40年代,下同。

西班牙区以外的霸权得到了英国认可，作为交换，法国也认可了英国在埃及的霸权。

海洋航线的控制权导致本就严峻的国际关系出现诸多反对与冲突。控制一条海洋航线的权力即阻止他国使用该航线的权力。阻止使用陆地航线的权力被视为领土主权自然的、显著的结果，但是阻止他国使用海洋航线就像否认公海自由，即使并未给和平贸易设置障碍也让人心生厌恶。海洋航线的控制权或是对内陆、地中海与北海等领海的控制权已成为一种阻碍沿海国家进入海洋的权力。海岸沿线的强国认为这是向自由设置了不可容忍的障碍，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移除。英国决心通过主导大陆三角地带的两条海岸线保卫其领土安全与地中海路线；大陆强国则企图冲破英国海边缘，这就是欧洲政治一种基本的、历经几个世纪之久的冲突模式。

英国与权力平衡

由于对领土安全、海军相对实力以及政治力量的贡献，大陆均势在过去三百年中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大英帝国在大多数联盟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而成立那些联盟旨在抑制大陆不断增强的力量。欧洲各国都在以维护国家均势之名互相斗争。英国已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以及德国海军一一击败，并成功利用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普鲁士的盟友关系。考虑到强权政治的压力，英国不愿越过缓冲区向任何国家做出预先承诺。任何一个操控势力均衡的国家都不可能拥有长久的朋友。它只专注于势力均衡而非某个具体国家。今天的盟友或许就是明天的敌

人。强权政治的魅力之一便是它永远不会给人厌倦朋友的机会。英格兰背信弃义的名声在外，也是太过专注于维持势力均衡导致的必然结果。

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似乎进入一系列长周期，其中单调地重复着孤立、联盟、战争；换同伴、孤立、联盟、战争；如此循环往复。如果是英国，它会希望永远停留在孤立阶段。这种情况令它满意，因为这个阶段给它自由、让它远离对大陆国家之间永恒纷争的担心，并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帝国事务。但只有当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洲达成均势，英国才能收获这份孤立的喜悦。不幸的是，那片陆地永远无法保持均势。各种力量都在改变着国家的相对实力，而英国会或早或晚、通常是在迟些时候开始表现出担忧。当欧陆国家不借助大英帝国的分量就无法自我平衡时，英国才不情愿地加入某个欧陆联盟。扩张中的国家通常拒绝接受英国善意向其分派的国家地位，而仅仅建立联盟又不足以限制更进一步的扩张。最终平衡不得不依靠战争维持。

英国人传统上一直在尝试限制其对盟友应履行的义务，并试图尽可能地节约大陆战争花费的成本。最理想的盟友是一个只需要贷款、补贴和军事物资的盟友。较理想的盟友是一个只需要英国舰队积极参战的盟友。对海上国家来说，封锁是一种常见的并不昂贵的战争手段，而远距离的舰队操作通常为获取战略性岛屿与小片有价值土地等战利品而创造机会。不太理想的盟友则是那些要求大量英国军队援助的盟友。如果选择远征军，其兵力应尽可能少一些。

如果战争是为了得出成功的结果、为了完全打败敌人，那么英国倾向于转变其外交与经济支持的对象。放弃之前的盟友是因为

它现在变强了；支持之前的敌人是因为它现在变弱了。因此在这样令英国满意的平衡状态下，它会回归辉煌的孤立状态。但是，平衡会被逐渐打破、新一轮周期又将开始。这种循环往复历经了三百年。

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力量相当的势力均衡并不会产生安全感，它没有安全边界。唯一有利用价值的平衡是给予行动自由的平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尤为正确。英国不幸地面临一种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作为一小片与欧陆西海岸相邻的土地，它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现在它正极不情愿地经受着来自天空的狂轰滥炸。但它又不仅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所在之处。正是后者而非前者一直以来引导了英国人的保守思维、甚至是政治行为。对于一个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来说，欧陆问题只是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干扰。他们决不允许波兰中部维斯瓦河的问题分散刚果问题的注意力，也决不允许奥地利独立问题干扰解决印度自治地位问题的尝试。只要英国的主要目的还是成为一个帝国，它的势力均衡政策必定力争大片自由行动的空间，这是力量的非平衡盈余。以远东历史为鉴，当英国的军事力量完全集中在欧洲时，其帝国利益将会不可避免地受损。通过缔造欧陆均势并保持英国权力自由，大英帝国才得以建立起来，而只有在相似条件下帝国才能维持。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陆是大英帝国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而一个分裂的欧陆就意味着英国霸权。这种权力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渴望获得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反对，在不同历史阶段，西班牙、奥地利、法国和德国都曾表示过反对。

自美国建国以来，英国曾三次重复其权力斗争的过程和周期，这似乎是它与欧陆进行权力斗争的特点。第一次是在反对法国权

力扩张的时期，美国得以有机会获得自由并加强其早期力量。在第二个周期中，英国政策不得不面对威廉统治下日益强大的德国，之后的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的盟友。在始于1919年的最后一个周期中，问题再次聚焦为阻止德国统治欧洲，但当时的德国是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社会主义德国。

19世纪下半叶时德国发展成为一流强国。与丹麦的战争使其获得了对基尔运河而言的必要领土；与奥地利交战使其占据了德意志联盟的支配地位；与法国交战使其获得了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资源。石勒苏益格战役之后是萨多瓦战役，其后是色当战役。该战役的结果是，欧洲大陆中心出现了一个拥有大量军用机械所需的煤铁矿基地、比法国更为强大的国家。但是，德奥意三国联盟受到法俄两国联盟的制衡，而英国可能希望自己的光荣孤立持续久一些。19世纪末的历史粉碎了这种迷人的幻象。与法俄交涉的困难以及远东和非洲的问题导致了英国人严重的忧虑。法俄双方都在建造现代军舰，而其联盟也威胁到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地位。当德国发出挑战，宣布其为缔造帝国未来所做的部署并以武力维持海军时，形势已变得相当严峻。仅仅加强英国舰队以抵挡联盟的海军将会给予联盟其他势力充分的自由，于是它们便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并能放弃中立以换取海洋交通之所需。英国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建立一支强于大陆联合势力的舰队，要么宣布放弃孤立政策、寻求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英国的两种选择会导致两种政治可能性：一是与德国及其三国联盟进行交易，二是与法国及其两国联盟达成谅解。

英国的首选是接近德国。英国曾几次尝试让德国接受自己已经同意的海军比值。约瑟夫·张伯伦支持绥靖政策，他相信德国

人会接受一个合理的协议。有关殖民地理赔和细致的讨论正围绕葡萄牙殖民地的未来而展开,人们持部分满意态度。然而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德国人下定决心要为自己争得太阳下的一席之地,而对英国来说,除了尝试不断发展自身的实力外别无他法。找寻盟友是种多方探索的策略,由此首先催生与日本签署条约,其次是与法国签订协议(1904 年)以及与俄国达成谅解(1907 年)。英国已经成为三方结盟的一方、与三国同盟对立,其孤立政策正式告终。

接受结盟绝不意味着完全放弃行动自由。无条件保证支持盟友会让盟友变得不愿让步,但也要时刻做好调解和妥协的准备。应尽可能避免完全沉浸在均势的局面中,在所有希望丧失之前不应放弃仲裁者的身份。因此,长期尽可能地逃避具体承诺所导致的后果是军事准备遭受惨重损失。与法国签订的协议被认为是“友好协议”,而非“结盟协议”。只有在盟友长期的施压下,英国才最终同意举行成员会谈。1912 年法国舰队移向地中海,而英国舰队则暗中接管了法国靠近大西洋海岸的防御任务。但是,这个听起来完美的协议有一个条件,即双方必须交换声明并庄严宣布各自保留充分的自由行动权。在英俄海军部交换意见两年之后,这才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权力争夺最终演变为军事战争,但实际上战争并不是由殖民地问题或西欧问题引发的。条顿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间自古以来为争夺东欧控制权的争斗如今已进入新阶段。联盟系统使得冲突不再可能局限于本土,即使各方没有提前承诺

过，这一问题的权力暗示也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其他国家。巴尔干半岛的斗争从欧洲内斗发展为世界级战争，最终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关系。

战争持续了四年后德国与奥地利才被打败。反对同盟国的斗争在四个方面进行，联合了英国、法国、意大利与俄国的人力，并涵盖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工业产出。海战由单一的大规模作战演变为封锁与反封锁的战役。当时德国人使用的是潜艇部队，而供协约国调遣的绝大部分是现存的海军力量，但是协约国能加强德国周边中立国家的协作。这样的结盟导致战争陷入僵局，直到冲突发生后第三年美国的介入才将其打破。最终的结果是协约国大获全胜，而美国参战扭转了局势。

随着沙皇俄国瓦解并转型成共产主义国家、奥匈帝国解体成几个国家团体、土耳其帝国转变为一个主要坐落于小亚细亚的国家，战争也随之宣告结束。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都被削减的德国被迫放弃西里西亚和萨尔盆地的富煤地区，并不得不将阿尔萨斯—洛林省与其蕴含丰富的铁矿归还法国。德国背负巨额战争赔款，它被迫放弃其舰队和商贸船队，还不得不撤除莱茵兰地带的军事武装，将其武装力量削减至十万人。

威尔逊总统向世界提出组建一个国际组织的计划并把它列入和平协议。他认为该国际组织是预防战争的工具，可以取代名誉扫地的均势体系。国际联盟将联合国际社会成员成立一个协会，其中全体成员都将共同援助受到攻击的国家，从而使每个国家减少对本国或盟友军备武器的依赖。这将抑制使用未授权武力，因为面对侵略国时不是以均势力量而是以压倒性武力进行对抗。然而美国拒绝加入联盟，而其他已加入联盟的大国的外交政策也违

背了契约精神。美国为国际团结作出更伟大的贡献，为民族利益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如果它能成为联盟成员国，无疑会让效力和平的联盟变得更加成功。但理想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联盟程序代表彻底放弃强权政治政策。联盟改变了各国的法律义务，但是它基本上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军队组织。在这个系统中，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仍保留在主权独立的国家手上，每个国家在集体决策时都有否决权；即使被称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它也仍是一个力量均势体系。

《凡尔赛条约》成为德国战败的标志，也标志着人们从其制定的规则中解放出来。因此，该条约自然成为战后德国制定政策的目标。有人赞成履行条约，希望用积极的行动争取宽大处理；有人期待战争的仇恨平息后立即进行续约谈判；有人希望通过国际联盟改变局势；还有更加现实的人开始研究建设新军事力量的方式方法。

因为德国已经在战争中告负，它的军事专家们仔细地研究战败原因。战争中未解的问题是前线的固化。因此，按照军事科学的思考方式，他们应着力解决机枪的问题，如何转化进攻优势，制定新战术打破停滞不前的境地并且重塑流动性。持久战、消耗战导致了德国的倒台，只有耗时短、流动性强的战争模式才能使它赢得胜利。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付出任何代价以避免双线作战。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通过最大化的自给自足降低英国封锁的影响，将中东欧一大部分地区整合进德国经济，并早在战争敌意爆发之前就做好充分的经济准备和动员。有人深深抱怨过德国宣传不足，也常常有人坚持发声，认为德意志应学会这种重要的现代外交技巧。政治分析建议可以实施以下项目：让德国尽可能延后与英国的交战，阻止英法合作，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旧的两国

联盟以及其后的包围。

和平并没有重建均势，而之前的均势已受德国实力增长的威胁而被打破。它创造了一种由法国掌握不稳定霸权的欧陆结构。这场战争在法国领土上进行，受战争摧残的地区仍然可见一片萧条之景，哪怕战胜国也是如此。因此，赔款与领土安全自然是法国代表团参加和平会议的最终目标。他们要求以莱茵河边界以及法国占有莱茵河西岸的形式对安全做出实质性保证。英国美国均反对这一要求，而应它们的要求，这一战略边界线可以被放弃，但是作为交换，法国可以获得与美国和英国军事结盟的许诺。美国国会参议院拒绝兑现威尔逊的诺言。它既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批准《同盟条约》，这也将英国从协议第三方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对法国而言，战后时期始于世界上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拒绝继续充当其盟友，以及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

从那时起，法国就非常注重领土安全，而领土安全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它促成了马其诺防线的诞生，并试图为国际联盟建立一个自动制裁体系。它也促使法国与弱国就德国东部边界签订公约，对得到英国对东欧承诺所做的无效努力以及对多瑙河流域国家进行拨款。对于领土安全的重视也促使法国拒绝讨论裁军问题，除了取代安全问题的保证，法国也拒绝考虑对关乎利益的和平条款进行修改，它坚持从其自身角度判断权力平衡的可能影响。

战后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要素主要包括德国裁军、莱茵兰非军事化、法国与奥匈帝国的继承国建立联盟等。只要德国裁军，相对规模较小的政治单元在均势环境里就是反对德国势力的砝码。只要西部边境不设防禁止法国通行，那么它也会支援那些规模较

小的政治单元。因此，尽管法国霸权建立在一种不确定的基础上，但要知道，如果它持续推行霸权主义，那么毫无疑问是一种军事霸权。

相比法国，英国从《凡尔赛条约》中获益更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这个帝国成功吸收了德国大部分的殖民地，并分得奥斯曼的部分遗产。德国军舰投降带走了来自欧陆的巨大海军威胁，由此无论是从北角到直布罗陀，还是再到达达尼尔海峡区域内，无人敢挑战英国的海军力量。但是，公众舆论已对欧陆问题感到厌倦，对战争损耗的人力和花费感到震惊。战争强迫人们离开持续百年的专业军队，促使英国斥诸征兵制度并建立一支庞大的国家军队。和平让英国做起了美梦，梦想回到"光荣孤立"的岁月，梦想那些不必承诺的欧洲大陆政策，梦想如果有必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战争都是旧式战争。这些战争没有太多目标，只需要依靠英国海军力量和小部分远征军就可以达成。

英国已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它不像德国那样仔细审视自己得到的教训，反而面临更多回归传统思维的诱惑。其结果是，人们往往低估陆战的意义而高估海战的重要性，人们已就新技术和新武器对海战中战略战术部署的影响进行了一番争论，但是结论普遍都重申了"海洋控制权"的重要性，坚信其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然，作战中由舰队力量优势演化而来的传统海洋霸权很明显对胜利帮助巨大。它限制了德国低级舰队的运作，允许大型军队在七大海洋中通行，也帮助远征军达到地球的所有角落。它将德国的地面攻击缩减到很小，使得对抗潜水艇活动的辅助作战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完全的、压倒性的制海权与无人能及的海上控制权没能阻止德国将潜水战升级为反封锁战，这对脆弱的岛国来说是场灾难。

战争中还有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突袭和空袭,但是对英国人来说,飞机似乎主要是种新的辅助海上、陆地作战的武器,这两种作战形式只在战术运用上有微小差别。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二维战争的日子远未结束,也相信岛屿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尚未沦为最糟糕的状态。英国外交政策回归旧模式:缓冲国、均势和孤立。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丧失了很多保护意义,那些小缓冲国已无法阻挡夜间轰炸机。因此,低地国家需要恢复其作为虚弱、无害的战略性海滨占有者的作用。有时英国似乎愿意将类似的作用加诸法国,但战后初期,法国就太过强大,以至于无法欣然接受仅仅充当"英国缓冲国"这样的小角色。然而,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变得仅仅专注于保卫领土,这就是此"宏大国家"在战争中所能做的。而即使是这样它也失败了。

战后早期,法国地位颇具实力,所以英国不可避免地换了搭档并寻求一种与战败国和解的政策。欧陆国家对英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出口对象,它自然倾向于早早地解决赔偿问题并快速恢复与其客户的经济交易。它只是乐意看到美国拒绝批准威尔逊的保障条约,这让它逃避类似的义务,但是它也对德意修正主义者的要求加大外交支持力度。英国自身的领土安全基于毋庸置疑的海上霸权,它敦促法国接受德国对平等土地军备的要求。然而,英国却无意承担任何作为法国安全的东边支柱所应尽的责任。《洛迦诺公约》中英国承诺给予援助以防止德国入侵法国,这仍然是其所能做出的最大承诺。显然,一旦荷兰和比利时遭到外敌入侵,哪怕没有条约的约束,英国也会给予援助。但是,除了这个面向欧洲大陆三角西海岸中心沿海国家的简单缓冲国政策之外,英国更奉行孤立

政策和非承诺政策。对英国人来说，国际联盟仅是协商性公约的一种优化形式，它绝不限制其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让其自主决定某种侵略行为是否可以实行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应对。

事实上，在前盟友和前对手之间的中立政策有点偏向于前对手，这让英国感到很是满意。它倡导所有真性情、正义感、对被击垮敌人的慷慨意愿以及既往不咎的原则。另外，这一政策使其减轻了对《凡尔赛条约》的负罪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德国开始撕毁协议、追随新的领导人和新的信仰时，英国人则以自娱式的宽容眼光看着那些需要新意识形态指导生存的人们。希特勒向其人民发起的首次呼吁就是恳求他们将这个世界从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犹太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因此，英国人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德国势力复苏。但是，纳粹党人于 1933 年掌握了德国政权，承诺会对和平条约进行彻底修正并建立一个如日中天的纳粹德国。当然，这种计划势必会对英国造成影响。当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普遍为欧洲大陆所推崇时，这一坚定的信仰也为德国重整军备做了狂热备战。挑战显而易见。英国人再次被迫从孤立主义的美梦中醒来。

与以往一样，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协商和姑息政策。此办法部分出于对和平条约一直抱有的罪恶感，部分出于对这一交易可能会让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信念，部分出于对德俄爆发冲突的希望，部分出于恐惧以及完全缺乏军事准备。这一次，同样有一个叫张伯伦的人相信两者之间还有达成合理协议的空间。内维尔的父亲一直很愿意接受德国拥有对其殖民地的合法权利，而

内维尔则乐意接受德国统治中欧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两种想法都不能为达成永久性协议奠定基础。这一次，同样地，也有人试图构建海军比例。当德国对此表示同意时，英国十分高兴。但那时戈林早已开始着手组建用来轰炸伦敦的空军部队。

1936年3月，德国人打破了欧洲战后政治与法律结构的权力框架。前一年法国归还萨尔盆地已消除对德国而言莱茵河西岸领土的危险凸角，随后其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占领莱茵河与重新武装是一个转折点。法国尚未组建空军，因此，沿着德国边界建造的齐格菲防线使法国的军队力量局限于西欧，阻碍了其通往东部的道路并毁坏了所有为其多瑙河流域的盟友提供有效援助的机会。德国开始其在欧洲中部的扩张，在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政治等所有战线上开展斗争，并通过军事占领抓住每次胜利。每一步都始于心理攻击，伴随着军队运动与遵循某个特定战略模式的机动战。其结果是向中心施压、双重包围以及使其两翼遭受严重攻击。奥地利合并进来之后，德国人在从维也纳到西里西亚的捷克斯洛伐克周围画圈，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们又在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周围、从东普鲁士到喀尔巴阡山脉关卡的波兰周围画了一个圈。通过强迫匈牙利进行合作，德国军队不仅包围了波兰，他们也进入罗马尼亚边界并与其侧面相接。

当德国人破坏了欧洲政治结构的力量基石，也就没有了反对之声。他们被允许重整军备、占领莱茵兰、巩固西部边防，将中欧融合进“大德意志国”。英国人很显然彻底误解了新对手的性质，也没有理解旧权力斗争中所运用的新技术革命的意义。法西斯国家在民主国家内部促成了重要的盟友圈，但后者没有躲避社会与意识形态的攻击。人们很晚才认识到，军事行动并不是战争的开

始，而仅仅是战争的结束，在未获防卫的其他战线上德国已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一半胜利。最终人们采取了行动，然而已经迟了。随着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尔①纷纷并入德意志帝国，并随着德国对巴尔干地区不断加强的经济渗透，英国最终改变了其东欧政策。二十年来，当英国处于强势地位时，它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接受超越莱茵地区的国际联盟的承诺。现在，当它既不能实现这些承诺又不能有效地给予援助时，它突然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保证。

扭转东欧政策可以说是英国外交史上最为奇怪的决定之一。对此只有一个解释，即出于对公众舆论情感喷发的回应。德国对“波兰走廊”的主权宣示优于它目前合并的任何领土。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政府形式很有趣，但如果用民主形容又名不副实。由于德国主要向东扩张，西欧重要圈子里的大人物都很高兴。那为什么之后又去阻止这“让人高兴”的扩张行动呢？如果这是理性决策，那么它一定是基于对势力均衡的关切以及对德国通过不断扩张变得越来越强的担忧。但是，从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英国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是错误而致命的决定。进一步向东扩张以及两个国家的完全加入使得德国与苏联相比更加强大，但是德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仍不值一提，即使它已拥有巨大的“粮仓”、保加利亚的油井以及喀尔巴阡山麓屏障。

但是即使德国力量获得巨大增长，对封锁行动的脆弱性也大大降低，这仍是一个不太理智的决定。早在德国重整军备时，波兰和罗马尼亚原本能够充当法国的东部盟友，如果能够将其与捷克斯洛伐克联合起来，这也可能代表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然

① 即今天的立陶宛城市克莱佩达。

而,当德国开始在创建新式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显现出巨大经济潜力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也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自己的状态。它们成为了阻隔东欧的小缓冲国。缓冲国只能借助左邻右舍才能存活,而不是依靠相距甚远的国家。确保其生存是一个高尚但绝不明智的决定。从西欧国家的角度看,比起德国和苏联被缓冲国阻隔,德国和苏联直接接壤会更好。只有当德国处于能对乌克兰构成直接威胁的位置,西方国家才可能赢得与苏联人结盟的机会。随后的事态确实如此。

要是把那些东部缓冲国的存亡直接交给其自身就更明智了;但是一旦决定把遏制德国的对外扩张提到议程上来,就必须先与苏联联盟。只有苏联所处的战略地位能够给东欧国家有效援助,也只有苏联拥有阻挡德国攻击所必需的空军和机械化装备。法国和英国的自由派政治家都强调获得苏联结盟的必要性,但是两国的保守派仍固执己见、坚决反对。而波兰政府和保守派的看法一致。西欧试图通过给予苏联任意使用其所需缓冲国军事力量的权利获得它的联盟,前提是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指导下战斗。但是苏联拒绝了该提议。

苏联的反提案要求大国能够为东部缓冲国以及西部缓冲国,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士、波罗的海诸国、波兰以及罗马尼亚作担保。作为备选方案,苏联又要求签订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结盟的完整条约,而英法拒绝了。1939 年 6 月,西方强国迫于严峻形势同意对建立平等联盟进行协商,但是在那之后它们仍不愿就补充的军事条约进行讨论。夏末时它们终于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然而一切都迟了。8 月 24 日,德国和苏联宣布签订条约。考虑到面临着西线战争,希特勒在此之前就已决定满足总参谋部全体人员不

设立东方战线的要求。德国已经付出了让苏联保持中立的代价，同时也在不用担心被围攻的条件下，获得可向整个欧洲发动战争的自由。

苏联和西方列强之所以没能成功结盟可部分归结于双方的互不信任以及内在的地缘政治。在德国着手革命之前，苏联已经有条理地尝试毁掉民主社会和政治系统。这段时期使人们对苏联的动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疑心。波兰，一个与苏联、西欧都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对两边愈发难以信任了。它很难决定究竟是“敌人”的德国军队还是“朋友”的苏联军队对它的自由威胁更大。当希特勒表明德国这一战争机器将会毁掉布尔什维克政权时，英国保守派十分坦率地对此表示高兴。于是，当英国政府准备好讨论结盟事宜时，莫斯科对它的动机表示深深的怀疑。这种双方的不信任，再加上当时缓冲国依然存在以及德国主动提出民主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帮助共同导致了协商失败。

西方国家不仅决定在没有东部战线的准备下直接开战，也忽略了其自身沿着陆地三角沿海防线的政治定位和战略定位。英国和法国的行动力太弱，以至于阻止不了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甚至使意大利产生怨恨而与德国结盟。没能成功挽救西班牙共和国的后果也同样严重。将胜利归功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西班牙控制了最具战略意义的大陆三角海岸线地区。西班牙本土军队在通往地中海的入口处包围了英国海军基地，西属摩洛哥正对直布罗陀海峡另一面的伊比利亚海岸，其在西非的领地位于南大西洋的侧面。

为战争所作的军事准备与外交准备一样不够充分。虽然德国重整军备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英国人至今还没有尝试追赶。同

盟国最终开始认真进行战争准备时遵循了传统模式，即不允许任何事物阻碍正常业务。英国人打造战船，法国人建造防御工事，丘吉尔一直提醒他的同胞注意抵御空战的危险。但是无人强烈要求制定针对空军的两国标准，因为在这之前海军已有两国标准。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从未获得发展，而国防军备的个体安全体系一直以来也被忽视了。

各国追求传统的势力均衡政策，英国已经失去了对度量衡的精妙把控，而这又是其作为掌控国家所应拥有的。它们没能获得苏联的支持，当战争最终打响时，英国大陆联盟已经失去了衡量标准而无法公平裁判。波兰、罗马尼亚、法国都经不起德国这台战争机器的攻击。欧洲无法平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力量，因为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欧洲就未能抑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军事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 1939 年 9 月。1940 年 6 月 10 日法国军队战败后，墨索里尼加入了轴心国。波兰以及西部地区爆发的运动表明，即使历经好几年的裁军，德国仍没有失去军事技能。它在吸取上次战争失败的经验之后组建了新的军队并在坦克和战机方面全面改进了战略技巧；德国即使孤军奋战，仍已完全抓住了机械化军队与三维战争的可能性。欧洲没有能和德国这台战争机器相匹敌的军队。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纷纷被占领；法国战败，巴尔干半岛地区也被吞并。缓冲国全被吞并，就连英国也被迫从挪威、比利时、法国、希腊撤退。苏联边境的整个大陆西部都处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位于欧洲的所有英国盟国都已战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可以重新发起大陆行动的桥头堡，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充当战争主力的欧洲军队。

控制大陆三角意味着从北角到直布罗陀海峡，从直布罗陀海

峡到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方向的战线都可以被轴心国所用。从挪威到西班牙的西海岸成为了德国潜艇以及对英国岛屿发动空袭的作战基地，同时也成为了潜在外敌入侵的起始点。南海岸则是威胁地中海生命线的源头，即埃及和近东地区。战争已变成了一个小近海岛屿和一个控制了大部分陆地的德国之间的较量。英国通过对德国工业厂房进行封锁和空袭开展战斗。水面舰艇上的海军优势正好帮助了其经济战争，加速了对远方地区的海外远征，使得意大利海军逐渐衰弱。海军航空兵击败了德国突击者以及墨索里尼舰队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小型巡逻艇供应不足再次证明了英国供应链上的弊端。德国战斗时依靠现代战争中的人数优势，通过潜艇和战斗机进行反封锁。但是，由于无法建立海军和空军主权优势，因此没有任何一方甘冒入侵对方的风险。

尽管德国在陆地上取得了胜利，但它还是理性地拒绝占领法国全部领土，而是在维希市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这避免了法国殖民地倒向英国，同时也将大多数法国地区归于柏林的间接统治之下。通过维持未被占领的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独立状态，德国阻止大不列颠接管这些国家在非洲的领地财产，保存其还有可能被用作军事行动的基地。这种安排的额外好处是，附属国的外交与领事服务成为世界各地“第五纵队”①活动的补充渠道。

1941 年 6 月，战争爆发约两年后，德国重新开始东部扩张并对苏联发起进攻。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最初的计划，即仅需要通过陆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不需要海军力量的正面冲突赢得胜利。但

---

① “第五纵队”一词出现于西班牙内战时期，意指佛朗哥一方安排的潜伏于马德里市区的内奸。此后，泛指内奸或内线。

是这次英国人已带领欧洲唯一的军队加入了战争，这支军队既有空军力量，还有现代战争所要求的、在训练中专门应对“闪电战”的机械化部队。一旦成功，这场战役将会削弱德国在应对封锁方面的能力。如果德国人能够征服苏联西部地区并将苏联政府驱赶至乌拉尔山脉以外，它就可能获得基本自给自足的地理基础。乌克兰是欧洲唯一可以生产并出口盈余粮食的大面积区域。随着科技和农业的不断进步，该地区已经可以产出比 19 世纪多两倍的粮食，同时它也是西欧小麦的主要来源地。苏联西部地区和乌拉尔山脉会增加大量的煤、铁、锰、镍、铜储量，也会供给高加索的油田。然而，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把征服欧俄所隐含的经济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也才能使这一区域能够和欧洲大陆的经济完全融合。解决运输问题不仅包括要求控制波罗的海的海上路线，还包括要求控制从黑海出发、途经达达尼尔海峡到达爱琴海的海上路线。因此，在享用伏尔加河的胜利果实之前，德国人必须要打败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力量。

如果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那么德国不仅能够提高战争潜力，还能提高它在其他方面的权力地位。苏联军队是欧洲唯一没有被打败的军队，也是唯一可能挑战德国对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的军队。东部防线上这种军事力量的存在始终是一个威胁，必须加以处理，也只有毁灭这支力量才能将希特勒推上整个欧洲大陆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希特勒也宣称，一支庞大苏联空军的存在迫使自己在东部始终驻扎很多空军，以至于无法调动全部的军事力量对抗大不列颠。

如果这场战役真的毁灭了苏联军队，那么它将不容置疑地提高德国战胜大不列颠获取胜利果实的可能性。但是，正是这次入

侵造成了德国一直以来非常担心的政治包围局面，也造成了总参谋部坚持认为应该避免的双线作战的局面。它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导致英苏结盟，而这在 1939 年 8 月还被认为不可能发生。它也弱化了德国在西部地区的力量。比利时和法国不再进行任何陆战，但是德国已经卷入空战，其结果就是针对大不列颠的反封锁行动被极大地削弱，英国加大了其对德国工业中心的轰炸力度。

德国半球计划

第三帝国的版图将会扩张多远，第三帝国将会怎样运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两个问题早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它们的讨论也已经被广泛刊登在德国的地缘政治文献上供所有人阅读。德国将要实现这一计划，在旧大陆西部（相当于美国今天在新大陆的位置）拥有北部大陆、欧洲大陆，控制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海域以及对南大陆拥有霸权。对德国人来说，南大陆是一个殖民世界，因此霸权意味着占领，许多德国人认为这两者的差别微乎其微。在大陆的基础上，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将成为这一巨大“生存空间”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欧洲为争夺权力而斗争的战争潜力所在。近东地区控制着通向印度洋的航线，蕴藏着欧洲工业所依赖的石油，而它将分别从政治、经济上以一种受柏林控制的半独立国家的形式被整合。

处于德国管理和大范围规划下的非洲将会成为为欧洲服务的种植园与战略原料的原产地。它的黑人人口将会从收效甚微的本土经济中解放出来，转而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提供廉价而独立的劳动力。截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利比里亚（受美国保护）仍将处

于总体方案之外。由于南大陆处于良好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与巴西凸出相对的地区将会成为空中交通的交叉点与通往南美洲海上航线的终点。频繁又快速的航空运输将会往返于柏林和南美洲温带地区之间，其中南美洲温带地区将作为粮食、原料原产地和欧洲的商品市场，直到欧非地区能自给自足为止。这个德国计划非常清楚、明确。它设想了一个很大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包括了北大陆、南大陆及其之间的地中海以及一个从北角延伸到好望角的帝国。

1941 年秋天，阻碍德意志帝国梦的欧洲国家只剩下苏联和大不列颠。沿着 2 000 英里的边境，斯大林军队仍在抵御希特勒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的反复进攻。德国军队至今都没能跨过英吉利海峡；英国空军继续守卫岛屿；尽管轰炸不断，平民的士气并没有因此低落。英国的抵抗还在继续，因此英国必将遭到破坏。地理位置、海上力量、一块均势大陆都使这个小岛国控制了欧洲进入海洋的必经之路，也使它成为陆地问题的仲裁者。德国是这块大陆上最新崛起的势力，它对当前的形势感到不满。这个欧洲最大、人口最多、工业最先进的国家拒绝接受处于二等强国的位置。二十五年前它第一次尝试突破英国海上力量的包围，尽管耗资巨大但最终失败了。这一次，它认为空军力量也就是三维武器将会为它带来胜利。英国海军对欧洲领海的支配权肯定会被破坏，而英国这片原本安宁祥和的土地将永不平静。如果德国能够战胜大不列颠，那么它就能确立对欧洲的统治地位，也能因此自由接触众多大洋与世界强国。如此一来，美国在东边就有了强大的敌人——一个拥有半球统治权的政治单元。

美国与欧洲的平衡

上一章本书简单描述了欧洲均势对美国西半球地位的影响，并提到欧洲大陆本身的强权政治。大不列颠对均势感兴趣，并且积极追求此目标，因此美国认为自己能在绝大部分时候不关心欧洲政治问题。当欧洲处于均势局面时，孤立政策是有效的；正如当大陆一片安定时，孤立政策也对英国有效一样。只有当英国外交政策彻底成功或彻底失败时才意味着均衡被单个主导力量所取代。这种情形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一定会加以干预。

无论英国政策何时取得成功，无论海岛安全何时得到保障，其制海权都可用于其他大陆的海外业务。在大英帝国扩张时期是如此，在其与美国政策冲突的拉美洲活动时期也是如此。正是平衡了大陆冲突的英国海上力量阻止了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重新建立权力，也为“门罗主义”提供了第一次事实依据。同样，五十年来，正是未受大陆舰队制衡的英国海上力量遏制了美国想要独占美洲地中海和太平洋通道的欲望。美国的胜利既体现在美西战争上，又体现在欧洲水域崛起的德国强劲舰队使英国不得不接受美国在美洲地区的绝对霸权上。

如果英国政策较难取得彻底成功，那么彻底失败就会非常危险。作为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缓冲国，它的消失非常不幸，而把包括不列颠群岛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整合成能够通过海军实力表达所有经济潜力的单一政治单位，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相对力量。

因此整体来说，美国之于欧洲的战略地位就等同于大不列颠之于欧洲大陆的地位。尽管规模不同、单位更大、距离也更远，但

模式相同。与英国一样，美国也对大陆均势抱有兴趣，美国采取相似政策不足为奇，即也加入孤立、联盟、战争这些同样邪恶的圈子。与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想以最小代价达到自己的目标。在贷款、补贴和物质支持充足的情况下，这么做应该没有问题。美国海军参与进来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仍是海上强国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由于美国大陆太过偏远，大家认为应尽可能长期避免派遣远征军。

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正处于孤立状态。战争明显纯粹只是欧洲的事情。通过把西半球的和平本性和旧大陆的好战精神相比，美国沉湎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美国的反应及时又明确，即保持中立。但是，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协约国是否能取得胜利越来越不确定、欧洲势力均衡也越来越可能破灭，人们不禁对无条件保持中立的可能性产生质疑。政界开始担心德国的胜利会对美国带来不利影响，同时还会严重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

“孤立还是干预”的旧议题明确地摆在了国家面前，而关于政府政策是非曲直的讨论也贯穿了整个战争。美国政府带领国家不断增加对大不列颠和法国的援助，由中立转为偏向一方，提供经济支持，最后甚至发起战争。1917 年美国正式加入协约国后，第一笔援助以巨额贷款的方式用于购买战争物资。接着，美国还采取了接管敌方、中立方商船以及积极开展海军合作等行动。许多人希望军事援助只局限于一支小规模远征军，但终究没能实现。战争结束时法国境内约有 200 万美国士兵。

《凡尔赛条约》和其他所有和平条约一样，反映了停战当天的势力均衡。这种情况反映出德国和国际联盟之间的力量关系，但是这个带来胜利的国家却拒绝维护和平。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退而实行光辉孤立政策。欧洲的势力均衡只能再次以欧洲军

队的方式显现,随之而来的是削弱的条约结构的权力基础。

一战后数年,前欧洲盟国纷纷陷入两难境地。难道是德国理所当然地要求修正吗?还是这些条约将会执行?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有必要对美国的撤退而进行偿付,也有必要建立对执行很有意义的权力机构。但是,由于大不列颠和法国极少同意采取共同行动,所以两者都没有采取其他政策。大不列颠偏向于调整,法国则偏向于实施。结果就是,某些进行变化的要求被接受,其中几个纯粹因为是既定事实;其余的则被拒绝。前盟友的行为融合了绥靖主义与集体安全,这种方法行不通,而两个阶段中它都未能对强权政治的种种现实做出解释。

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开始认真地挑战《凡尔赛条约》,并且开始向东扩张影响,这为另一场欧洲战争埋下了隐患。美国的第一反应依旧简单、直接、中立。欧洲并非美国的关切对象,一个好政策能够让美国免于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世界大战爆发,从和平会议到法国沦陷,二十年来美国在外交上一直实行孤立政策。众议院里的孤立派阵营将其看法强加于历届政府,让国家最终也接受了其领导。从明目张胆地否认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到否认损失了 15 万士兵,再到否认耗费了 550 亿美元。孤立派依旧认为欧洲与美国无关,因此它的权力斗争不会影响美国,美国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坐享其成;国际联盟成员的身份要尽量避免,否则美国可能会卷入欧洲战争,不仅损失金钱,更可能损失生命。美国人民倒是乐于接受,他们对欧洲已深感厌倦,对和平解决方案、民主弊端、没能收回战争欠债等都不满意。人们相信美国是如此强大,强大到永远不需要别人帮助。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中立的方式做一些调整,并且消除

导致美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足。

将中立立法引入国会标志着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再次开启争论,其中前者在有关国家政策的问题上率先赢得胜利。两个临时中立方案分别于 1935 年和 1936 年颁布之后,1937 年 5 月 1 日通过了一项明确的法律。它强行加上了很多大家希望看到的约束与限制,而这些限制降低了在美国公民权利问题上发生争论的可能性,也调节了战争带来的过度繁荣以避免美国卷入各种经济问题。这部法律主要通过禁止向交战国售卖武器、军需品、战争装备,禁止美国船只进入战争区域,禁止贷款,要求所有递交交战国的提单应在出口货物离开美国港口之前转手外国人,即以“现购自运”等方式实现。中立法是为了让美国远离除最重要危险之外的所有危险。尽管尚未得到承认,但最重要的危险是指考虑权力平衡实际上可能再次迫使美国独自卷入道德审判、再次侵犯中立权利以及陷入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的利益纠葛。

罗斯福总统早前率先尝试提醒本国国民关注欧洲势力均衡变化背后的含义以及德国胜利带来的危险,但是大多数人仍认为保持中立立场是正确的选择。然而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罗斯福的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1939 年春禁运条款到期时,国会并没有重新启用该条款,这让英国从美国得到战争物资成为可能,前提是它付得起现金并能够将物资运到自己船上。自第一次由绝对中立转向偏向一方后,转变的速度就加快了。一年之内,这个原本决定同等对待所有交战国的国家宣布它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0 年 8 月,为了得到一块设立海军基地的重要土地,美国向英国提供五十艘已检修过的驱逐舰。自法国战败以来,英国也

是每况愈下。1941 年 3 月 11 日国会颁布租借法案是实现这一计划的重要一步。该法案授权总统能够以出售、转让、交换、租赁、出借或以其他方式将战争工具处理给那些对美国防御有利的政府。这一法案限制了现存战争物资的数量,使得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也能马上转让 13 亿美元。另一法案对此进行了补充,使政府可以调动 70 亿美元资金满足其需要、对付轴心国。1941 年 10 月,为再添几十亿美元,国会通过了补充性的租借法案。当德国攻击苏联,促使苏联和大不列颠结盟时,罗斯福总统开始增加对莫斯科的援助。应该给予援助以反对斯大林独裁的外交政策竟缺乏逻辑,孤立主义者对此已颇有微词,但是华盛顿仍认为应尽可能久地抓住机会让俄国军队坚守战场、抵抗德国。

根据这些法案的规定,以及利用美国武装军队主调度人与司令的身份,总统开始向大不列颠转入新战争工业产品,尤其是航空业的大部分产出。1941 年 11 月,美国废除了中立法案中让美国商船处于战斗区域之外的部分,这使美国商船向同盟国伙伴提供所需物资成为可能。美国海军已开始着手对英国舰队进行勘测,并清理轴心国潜艇和袭击者的海上航线。美国参与了英国对冰岛的侵占行动并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在护送美国物资前往小岛的掩护下,美国创立了一个覆盖通往大不列颠四分之三旅程的护航系统。1941 年 12 月,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相互交换了战争声明。

至此,美国已在盎格鲁—撒克逊版本的强权政治游戏中完成了另一个循环:战争、孤立、联盟、战争。与英国一样,美国也与邻国一衣带水,因此美国也做着在和平年代置身事外的白日梦。但是,美国再次亮出了其经济实力、军工业产出以及在欧洲权力斗争中的人力。其政策也再次指向维持欧洲的权力平衡。

第五章

美洲与跨太平洋区域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事情干预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为这个圈是由上意裁定的。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相较欧洲国家，太平洋彼岸的邻国对于美国来说更为遥远。亚洲大陆的太平洋边缘跨越 5 000 英里，包含了一系列从堪察加半岛延伸至新加坡的岛屿链。这个宽广海洋的西海岸都是一些强国——苏联、中国、日本；还有美国和欧洲大国的殖民地；新西兰的领土；以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部分。自佩里成功劝说日本人放弃孤立以来①，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意义一直在增强。但是即便如此，它的重要性还是比不上跨大西洋区域。遥远的距离使有关美国地位政治斗争的反响不那么重要。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域，但其附属土地相对小了很多。西半球只有很少的土地，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土地都分布在印度洋和极地海洋沿岸。约 7 亿人生活在大洋西部周围，其中大多数人

① 即指 1853 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尽管远东地区是重要的原料产地，但其较弱的人均购买力将会阻碍该地区作为市场的发展潜力，也会限制它的经济重要性。全球只有不到25%的外贸额来自西太平洋国家，这一地区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10%还不到。

美国塞拉斯山脉(Sierras)以西的狭长领土直接面对太平洋。它由西部海岸山脉、卡斯卡德(Cascade Range)山脉间的山谷以及位于东部的内华达山脉组成。空气稀薄、海拔太高导致其与内陆交流非常困难。越过海岸山脉就到了落基山脉的巨大山区，也是整个美国生产力最差的地方。一系列山脉阻碍了其与广阔中部盆地进行有效经济整合的可能性，因此西海岸多多少少像个分离的存在。从海洋角度看，由于腹地面积狭小，所以太平洋海岸在三个海疆防区中的重要性是最低的。四大主要港口——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的对外贸易额只占整个美国出口总额的12%。尽管如此，太平洋不仅运输源于西部的贸易物品，巴拿马运河开通后，美国东部地区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货物也获得了到达大洋西部的通道。

澳洲大陆

与跨大西洋区域、西半球一样，跨太平洋区域也由北大陆、南大陆加上两者之间的地中海地区组成。南大陆即澳大利亚的疆域范围。这个大岛屿的东海岸面对太平洋，西海岸面对印度洋，北海岸邻近亚洲地中海。澳大利亚面积约为300万平方英里，大致相当于整个美国或加拿大的国土面积。这块陆地被南回归线分隔，其中小部分位于热带、大部分位于南温带地区。澳洲大陆大部分尤其是西部，由沙漠高原组成。经济生活主要沿着东部和南部边

缘分布，那里充沛、不规律的降雨适于发展农业，宜人的气候也很适合白人进行殖民开发。沿海地区之间的沟通主要通过周边航海而非陆上交通，这部分是因为成本更低，但主要是因为占据大部分大陆中心面积的沙漠带对交通造成了阻碍。

与其他新成立的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人都做着发展之梦和超越气候、耕地与自然资源等地理可能性限制的扩张之梦。他们憧憬过多种美好未来的愿景，即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陆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然而，事实是横跨太平洋的南大陆并不是非常富饶，仅边缘区域拥有较强的生产力，中间区域纯粹浪费了。为公平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片大陆比作汤盘，汤没有盛于宽敞、较深的中心而是盛于狭窄的边缘。沿海仍有空间容纳额外人口，北方热带地区对北大陆上人口众多的亚洲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移民地，但自治联盟一直坚持维持由白人主导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

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包括金、铜、银、铅、质量上乘的煤和部分铁。它依靠征收保护性关税发展小规模钢铁机械工业以及一些轻制造业。但澳大利亚主要还是一个发展攫取经济的国家，重点发展农业，同时大量出口羊毛、羊肉、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距澳大利亚东部约 200 英里为英国的第二个自治领地——新西兰，主要由两个大岛屿和众多小岛屿组成。它覆盖了约 10 万平方英里土地，面积比不列颠群岛略大一些。新西兰总人口不足 150 万，但是它却通过发展以农业为本质的攫取经济创造了高水平的生活方式。原材料并不重要，工业也无关紧要。其出口产品类似于澳大利亚，其中乳制品相对更为重要。

这些英国领地都缺乏可以发展军事力量的基本条件。它们没

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并享受其地理位置带来的巨大保护，若非如此它们将会表现出权力真空的状态。新西兰和位于亚洲远东地区北大陆气压区之间是地中海缓冲区，一个很大程度上仍被西方海权和新加坡海军基地所控制的与世隔绝的殖民世界。

亚洲地中海地区

亚洲地中海位于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也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这个中央之海呈一个粗略的三角形状，三角分别是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靠近澳大利亚北端托雷斯海峡上的约克角。周围是菲律宾、哈马黑拉岛、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北海岸、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亚、暹罗、法属印度支那以及中国延伸至厦门和香港的南海岸。

大陆沿海从中国厦门延伸至新加坡，控制着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出口。西南部边缘长达 3 000 英里，从苏门答腊(Sumatra)到达尔文港之间的大小巽他群岛均属于荷兰人，除了东部帝汶岛，它属于葡萄牙人。出入此岛屿链各岛之间的过客很少，但岛屿链很容易被水雷和潜水艇封锁。达尔文港控制着从班达海域到印度洋以及托雷斯海峡的出口。因此，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海军的合作能够关闭所有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通道，迫使别国在澳洲大陆周围迂回而行。这个事实与新加坡独特的重要性以及它和巴拿马运河相似的地缘政治属性有关。从中国厦门延伸到新几内亚的东部边缘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以及分别被日本、美国和荷兰控制的哈马黑拉岛。这个巨大的中部海洋中心分布着西里伯斯岛、婆罗

洲以及无数小岛屿。这个亚洲地中海地区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孤立世界。

这个地区地处热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某些区域还拥有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这个群岛拥有重要的油田、煤矿、铁、潜力巨大的水力资源、稀有矿产以及世界最大的锡储量。优质的土壤、丰沛的降水以及充足的劳动力,这些显然有利于种植园作业的条件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热带农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其出口量远远超过美洲和非洲热带地区。它给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周边地区提供咖啡、茶叶、椰子核、油、奎宁、橡胶以及其他产品。

沿岸地区和地中海盆地的岛屿边缘汇聚了约 1.25 亿人口,且不包括中国南方地区。大量的经济扩张以劳动力、商人、资金转移的方式在这个中国海岸发生。在亚洲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区,中国中产阶级都是在当地的物物交易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两者之间开展工作,其中后者包括大范围生产和长期信贷。到目前为止,中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渗透并未伴随任何政治控制,这一部分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本质,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尚未拥有成熟的海军。因此,该地区并未被拥有大量人口和强大经济潜力的沿岸国家所掌控,而是被远方的海军势力所控制。这是一个殖民世界,为了权势与控制而争斗的双方分别为拥有亚洲最强海军力量的日本以及从欧洲、美洲远距离操作军事力量的西方国家。

亚 洲 大 陆

跨太平洋区域的北部大陆由亚洲内陆和一系列离海岛屿组成。亚洲地中海以北大陆的太平洋流域是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

原东部的大陆块。它由中国、蒙古、朝鲜以及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区域组成。中国的经济生活主要分布在三江流域，即黄河、长江和西江。西江汇入接近广东和香港的海洋，因此西江也是亚洲地中海流域的一部分。两条北方河流形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平原，甚至一路延伸至山东半岛。三个穿插着山脉的河流流域内人口和经济生活非常集中，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地方主义倾向，因为它对有效的政治融合形成了障碍。

在中国，工业文明所需的能量资源足够，但绝不充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拥有丰富的油田和充足的水能，这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并不过分。但是，中国拥有巨额煤炭储量并分布于各个省份。铁矿石储量数量不多。中国也还有其他矿藏，但是那些矿藏必须等到交通运输发展起来才能开始大量开采。因此，中国的原材料并不如欧美工业发展中的原材料那样容易得到，但是将西方科技合理运用到可使用的资源上，再加上 4 亿人口以及幅员辽阔，就能创造巨大的战争潜力。

蒙古和朝鲜之间的兴安岭以东地区是中国东北诸省和黑龙江流域。东北南部紧邻辽东半岛西部，黑龙江也接近至海参崴沿岸。东北和东西伯利亚都拥有丰富的木材和矿产，但和中国内地相比就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即使受到冬季严寒天气的限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人们还是在不遗余力开垦，也还有极大的增长可能性。正是经由黑龙江和乌苏里峡谷，苏联人的东部扩张才能抵达太平洋，也正是经历过同样的沮丧之后，位于贝加尔湖以西的西伯利亚平原才找到了通向海洋的东部出口。海参崴以北地区是贫瘠的亚洲沿岸，那里属于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单元，即以前的沙皇俄国、现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被半岛与岛屿链包围的数个边缘海洋分隔开来：东海和黄海、琉球群岛、日本和朝鲜的南部岛屿；以库页岛为边缘的日本海以及日本的三个主岛屿；以千岛群岛和堪察加半岛为界的鄂霍次克海。九州岛、四国岛、本州岛、北海道、库页岛都有着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海上力量。这些岛屿的食物和原材料对于人口稠密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来说并不充足。这个国家山脉、火山众多，因此耕地的比例很小。改进后的农业科技增加了粮食产量，但是日本是粮食的净进口国。这些不足之处只能通过从朝鲜、中国东北、法属印度支那以及亚洲地中海的暹罗进口粮食来进行弥补。

工业实力基础方面，亚洲的处境同样相当不利。水能丰富但煤矿不足，石油产量也仅仅是消耗量的30%。整个金属工业都依赖于进口，包括铁矿石、生铁与废铁；合金金属、锰、钨；以及对铝土矿、铜、铅、镍、锡和锌的较大需求量。即使是纺织工业也必须使用进口的羊毛、棉花与木浆纸。和中国相比，日本的未来潜力确实要小些，但是它在可利用资源方面得到了极大发展并使这个岛屿帝国的实际战争工业生产力高于中国大陆。和其他地方一样，跨太平洋区域中正是北大陆包含了巨大力量潜力，也正是北方的势力均衡将最终定义整个半球的政治结构。

日本的位置

美国之于亚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与美国之于欧洲大陆的位置相似。我们通信线路对岸的西边是一个基于离岸岛屿的海上强国。与它的欧洲对应物北海一样，日本海将群岛和亚洲陆地隔开。但

是与囊括众多国家、力量分散的欧洲大陆相比，远东大陆仅仅包括两个大的陆权国家。当大陆海岸没有任何缓冲国且被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时，日本才刚刚开始西方化，那时远东的政治地理与14、15世纪的欧洲相似。19世纪末，日本海的沿海地区也没有缓冲国，只有俄国、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

这些帝国有着强大的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因此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虽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仍集中于大陆块的欧洲部分，但向东扩张以及对中国进行渗透都严重威胁到日本。19世纪末，日本成功回避了俄国的第一次挑衅，但是海参崴仍处于俄国控制之下。这意味着大陆的空军威胁距离东京600英里以内。

与苏联的权力中心位置相比，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距离日本咫尺之遥。在远东现代史开启之时，中国的领土从黑龙江延伸到湄公河，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其领土约为400万平方英里、人口约为3亿，因此，它对周边岛屿上的小国来说是一严重威胁。为了避免被置于相同的境地，大不列颠三百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

日本的海上实力位于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间，也就是说，位于亚洲和美国之间。由于日本海军在亚洲海域拥有绝对优势，因此它能够控制所有经由边缘海、从西伯利亚到厦门的联系。日本既是抵抗大陆威胁美国的缓冲力量和均势力量，也是抵抗美国对亚洲大陆威胁的缓冲力量与均势力量。美国只有联合而不是反对日本海上力量才能对大陆构成军事威胁。与英国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海上力量只有在亚洲大陆均势和日本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远程操作的工具。

日本横亘在美国的必经之路上，也是最重要的亚洲海上强国。

正是日本而非其他国家的强权政治定义了美国与亚洲均势的关系。美国之于欧洲、亚洲在地理位置上的极大相似性并没有移植到政治关系上。实际上两者截然不同。美国通常接受、支持英国而非日本的大陆政策。作为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海上力量，日本受到了美国系统性抵制。

日本与亚洲的权力平衡

首先，东方的势力均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是这一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相对力量；其二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区域能产生的有效压力。从 20 世纪初开始，这两类因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偏向于当地力量。

当英国打开西方通往中国贸易的大门，佩里也打破日本闭关锁国的局面之前，远东地区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当时的中国代表了一种巨大的而又杂乱无序的帝国，不管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比较松散。日本仍维持着封建制度，其经济也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而俄国人虽然主要生活在欧洲，但还是通过东西伯利亚这一窗口领略别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地区没有任何海军力量能够抵抗欧洲舰队，而早期的力量关系也是由欧洲的海军决定的。

域内力量和域外力量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第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日本本土海上力量的崛起。日本帝国在此之前已彻底明白了佩里来访的重要意义，并决定把经济和技术西方化，同时建立一种现代战争机器。这项新工具于 1895 年在中国试验，其结果令人震惊。天朝大国被小小的岛国完全打败，这也让日本初尝军事胜利的滋味。但是《马关条约》未被允许表达本土力量的关系；它为欧洲干预

所修正。俄国当时正在搜寻不冻港，而这次搜寻也促使其认真考虑通过满洲（中国东北旧称）扩张至黄海。当日本得到独立的朝鲜这一其与中国之间缓冲国的认可时，迫于俄、法、德三方的联合压力，它不得不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与旅顺（Port Arthur）的所有权。

发现中国非常虚弱后，各国竞相争抢租借地、势力范围与运作海军力量的港口。德、俄、法、英通过增强海军实力、购买基地提升地位。美国决定留在菲律宾并成为一支亚洲力量。除了意大利之外，世界所有大国都能向远东水域施加海军压力，而区域内、区域外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也转为倾向于后者。

1898 年 11 月，德国占领青岛并建立了一支远东空军中队。俄国人扩大了亚洲舰队的规模并于第二个月即带着驻留的坚定意图驶入旅顺港。法国也在那些水域增加其海军实力并取得广州。当时驻扎于香港的英国夹在南面的法国与北面的俄国之间，开始感到不太舒服。它的应对是极大地增加海军单位、收购与旅顺港相对的威海卫，这是一个中和俄国向北京施压的绝佳位置。这些举措让英国海军实力提升至法国与俄国实力总和的水平。这让小规模的德美空军中队与日本舰队处于不平衡地位，但这种海军实力状况可能带给英国的麻烦很大程度上被其与东京、华盛顿的政治修好所抵消。相对来说，这种远东地区各力量的总体持平直至日俄战争时期依然未曾改变。

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领土

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这让美国成为亚洲地中海东部边缘和日本本土海军力量附近的“地主”。这片领地包括荷属东

印度和中国台湾之间几千个岛屿组成的岛链。其中三十座岛屿面积达 100 平方英里以上，两座最重要的岛屿是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吕宋岛和棉兰老岛(Mindanao)。

美国国内曾激烈反对占领菲律宾，尤其当菲律宾人明显对美国占领毫无热情并开始攻击美国士兵时，而正是这些士兵将他们从西班牙统治中解放出来。有人认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张领土将违背美国传统的大陆政策。在西半球的扩张是“天定命运”；漂洋过海的扩张不仅是“邪恶帝国主义”，而且违背美国的最佳利益。反对者声称，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既不需要扩张领土，也不需要建立海军基地。他们从地理和传统方面的论证都无济于事。扩张的冲动、对中国市场寄予的厚望、慈善和传教利益三者结合，这使美国不仅在马尼拉湾，还在整片群岛中建起海军基地。

菲律宾成为了美国殖民地。在美国人管理下，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且直至今天也是美国产品的重要市场。然而，它在 1946 年还是被许诺了独立。1934 年 3 月，那些想要解放、向往独立的菲律宾人势力和那些想将菲律宾的产品从美国市场排挤出去的势力强强联手，并通过了必要的法律条文。美国预计谈判将在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后两年以内开始，在谈判结束之前，美国将保留海军基地和燃料补给站。这些岛屿现在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虽然比主权国家少很多，但仍是国家领域的一部分。直到这些岛国获得独立，美国在亚洲依然很有势力，尽管远洋地区还存在领土安全问题。

但是，购买这些岛屿并没有终结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关于美国的亚洲政策正确与否的争论，尽管美国已出现了欧洲从未

出现过的远东领土安全问题。每当需要决定要不要对日本的扩张行为采取行动时就会重新引起争论：美国是应该试图抑制日本的崛起，还是应该认为远东距离美国遥远故其势力均衡与美国无关？对于参与远东事务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从来没有像反对参与欧洲事务那么强烈，因为这么做缺乏传统基础和情感基础。乔治·华盛顿从未警告我们不要与满族和蒙古族结盟；詹姆斯·门罗从未承诺不干预亚洲的战争；美国人中不存在那些背弃了亚洲人的子孙。相反，热衷于传播基督教的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亚洲是一片需要美国帮助的土地——承载美国使命的土地。

中国贸易刺激了早期人们对远东航线沿线"垫脚石"地区的兴趣，除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三个月后被美国吞并的夏威夷群岛以外，许多小岛都被宣示了主权。夏威夷群岛的商业价值不大，但在国防和保护贸易路线方面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夏威夷群岛包括珍珠港，它坐落于瓦胡岛，是重要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对萨摩亚群岛颇感兴趣，这导致了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与英国、德国的争端。这一争端最初在提出三方共治后平息，于 1899 年通过划分岛屿的方式得以最终解决。美国接收了图图伊拉岛，岛上的一流海港位于帕哥帕哥。从这一海港驶出的舰队可以控制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关岛属于马里亚纳群岛，其于 1898 年根据《巴黎条约》①由西班牙割让给美国，并在西太平洋占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太平洋中其他与世隔绝的美国属岛如中途岛、威克岛、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都可用作舰队基地，一些较大的环礁还可用作海军航空基地。

对美国来说，与大西洋相比，太平洋不仅是一条通道、一条通向

① 即 1898 年《美西巴黎条约》。

高收益市场的路线，它还是美国殖民地和岛屿属地的所在地。它在领土上和战略上的意义是其他海域所不具备的，这就解释或者至少部分解释了美国对欧洲和亚洲权力斗争在态度上的某些不同。

日俄战争

19 世纪在取得（亚洲地区的）领土之前，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主要是商业性质的。对中国的贸易是新英格兰地区主要的财富来源。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美国的贸易权益。出于对未来向欧洲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出口状况的担忧，美国制定了门户开放照会条例①。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给欧洲列强致信，请它们附议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

在清楚看到列强打算用参与镇压义和团为借口获得更大的利益和特权之后，美国政府才确信只有中国保有完整的领土主权，门户开放才能得以维持。因此，1900 年 7 月 3 日第二次海伊②照会不仅表示了（美国）对贸易机会均等原则的关切，也反映了其对中国领土完整性的关注。一开始，借口中国主权完整性仅仅被视为达到商业目的的手段，但很快，美国对维持西太平洋海域势力均衡的忧虑促使其本身成为一种政治考量。

中日战争十年之后发生了第二个重要转变，具体表现为局部和区域外势力关系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力增强。樱花之国依据先前的经验精心制订了计划。日本利用中国政府赎买辽东半岛的战争

① 1899 年，美国政府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

② 约翰·米尔顿·海伊（1838—1905 年）：1899 年 9 月被委任为美国国务卿。在对华事务方面，反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

赔款实施自己的海军计划，旨在使其海军军力达到法国和东方沙俄海军军力之和的水平。这一计划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搁浅了。但 1902 年的日英结盟防止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加入沙皇阵营。因此，这场战争中日本的对手只有沙俄一个国家。

这两个海军强国——英国和日本——位于欧亚大陆两侧近海的两个岛屿上，它们的联盟是一种自然的联合。它们有着同样的基本国土安全问题、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北部地区拥有共同的利益。世纪之交时，德奥同盟不断增强的海军军力和德国海军的扩建计划①都在对英国形成威胁，而英国曾试图努力摆脱这种使人不安的孤立境地。英俄在波斯和阿富汗问题上交恶导致沙俄成为英属印度的隐忧，而沙俄对中国北部的渗透也成为英国商业利益的威胁。对日本来说，沙俄东扩不只对其贸易利益构成威胁，它意味着日本海对岸、从黑龙江到朝鲜半岛最北端的整个海岸都面临着可能被沙俄控制的危险。

旅顺港、海参崴战役以及对马海战②之前，日俄战争在朝鲜和满洲进行，也伴随着一些小型海战。它之所以结束是因为双方都筋疲力尽，经济资源也消耗殆尽。沙俄曾被迫在距其经济中心 7 000 英里的单轨铁路终点进行战斗，日本的小型工业建设也曾受到很大限制。双方接受了罗斯福的调解提议，并于 1905 年最终就《朴次茅斯条约》③达成一致。但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对日本来

① 自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德国开始建造大海军，并于 1898 年和 1900 年通过两个海军法案，大规模建造军舰，这对英国海上霸权乃至本土安全形成严重的威胁。

② 对马海战：1905 年日俄战争中两国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之间的对马海峡所进行的一场海战。战役以日方大获全胜而告终，是近代海战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

③ 1905 年 9 月 5 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经过了长达二十五天的谈判后，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正式结束了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

说似乎是完全的胜利。日本的武装力量在陆地和海洋都取得了胜利，日本凭借实力打败了一个西方强国，也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威望。但事实是，此刻日本经济和财政已捉襟见肘、没有能力攻打任何沙俄的战略要地。

依当时情况来看，和平条款对日本极为有利。沙皇俄国政府割让一半的库页岛并被迫放弃向朝鲜扩张的野心。同时，沙俄不得不交出在满洲南部的势力范围，仅保留海参崴作为太平洋的出口。日本安全的一大威胁已经被大大削减。同盟英国促成了此次胜利，法国对沙俄的施压也促进了和平进程。这不是日本最后一次从欧洲的政治对立和权力斗争中获利。就像美国在西半球一样，日本之所以能在亚欧大陆变得越来越强，是因为欧洲从未在任何时候集体与之为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论就其邻国还是西方强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日本增强其相对权力地位最为迅速的时间段。1911 年中国开始革命，后来这一帝国权力分散化为数个由军阀统治的自治省。在欧洲，与德国军事力量进行斗争占据了俄、法、英的全部精力，随后美国也卷入其中。良机千载难逢、不容错过。日本人巧妙又果断地利用了这次机会。欧洲海军力量从西太平洋撤退。日本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省的地位并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借此描绘自己对于亚洲大陆野心之蓝图。其中一些有助于增强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一些关于山东省，还有一些涉及经济特权。当时美国还未参战，在美国的道义支持下中国设法拒绝了最后五条。这五条如果被批准，就会使中国沦为日本的被保护国。这部分帝国主义

计划不得不被推迟,但日本人并没有放弃,随后日本政治家的演讲和日本将领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场战争不仅提高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为日本创造了将残余的沙俄威胁从日本海驱逐出去的机会。随着共产主义革命导致西方联合干预以及可能占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沿海省份和海参崴,这种局面就出现了。日本在中国北部采取的行动使美国极为不满,但战时的殖民地争夺中最不利于美国的是争夺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这些岛屿一直从属于西班牙殖民地,但美西战争后这些岛屿未被美国控制而是划分给了德国。这些岛屿占据着穿过从夏威夷到菲律宾联系线路的战略位置,从而使美国成功保卫前哨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小。现在日本不仅占据了这些岛屿,而且宣称自己拥有对这些岛屿的永久占有权,还确保这一说法得到外交支持。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曾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领。1917年2月在伦敦签订的秘密协定中,英国和日本同意支持对方宣告对所占领群岛的主权。法国也赞成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占领。不管是为日本在德国潜艇战役中的海军支持,还是为日本驱逐舰在欧洲海域中起到的作用,这些岛屿是英国应付给日本的代价。这为美国用驱逐舰交换加勒比基地一事开了先例。

但是和平到来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国家也获得了行动自由。德国海军被摧毁,英美在一战中大大提高了海军力量,现在其军舰能够在包括大西洋在内的任何海域航行。将近一个半世纪里,美军舰队一直集中于东部海域。1919年后不久,尽管大西洋也保留了可观军力,但大部分舰队被派往了太平洋。1914年开通的巴拿马运河使美国海军可以迅速集中到大西洋或太平洋,因此,这一与所有传统策略相违背的军力分配得以实现。1921年初,大西洋分

遣队参加了太平洋舰队的联合演习，并于1921年晚些时候宣布舰队的大部分军力将永久驻扎于太平洋地区。英国也重新展示了其对远东海域的兴趣。各国相当直率地讨论了新加坡海军基地计划以及将在亚洲地中海驻扎的作战舰队的规模。

远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不再由地方军事力量全权决定。日本开始被施加压力，先是在巴黎和会，然后是在华盛顿裁军会议，日本在这两个会议上被迫放弃了很多权益。尽管是以托管的形式，但日本被允许保留位于赤道以北的前德属岛屿。然而，日本在亚洲大陆却没这么成功：山东恢复了中国主权，日本最终从西伯利亚地区撤军。在《四国条约》(*Four-Power Treaty*)中，签署国承诺尊重各自的海岛领地权利。美国利用《四国条约》使日本重申自己对菲律宾群岛并无兴趣。此外，日本还郑重地在《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中承诺将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且不会采取任何可能侵犯门户开放原则的措施。因此，在承诺方面，华盛顿会议对美国而言是绝对的成功。在郑重承诺和正式条约中，日本同意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

但华盛顿会议不仅讨论了远东问题，还涉及裁军问题。其在裁军方面的成就将为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带来更重要的影响。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①提议将美国舰队和日本舰队海军的比率设为10∶6。这个比率与现有舰队军力相近，但其在预防跨太平洋的大规模行动方面还有额外好处。日本坐落

①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1862—1948年)：美国政治家、国务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任国务卿时主持了华盛顿会议，在会上充分施展外交手腕，迫使英日等国签订《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拆散了英日同盟，取得了美英海军平等地位，为美国对外扩张和登上霸主宝座铺平了道路。

于大洋中相对紧凑的区域；美国则面临两个大洋，难免要把部分舰队分散于大西洋和美洲地中海。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剩余可用兵力不会威胁到日本本土，比美军规模更小的日本舰队则更不可能危及美国加利福尼亚。

然而，这两个强国的海军位置存在重要差别。日本在东太平洋美国海岸附近没有任何岛屿；但美国在西太平洋拥有不少岛屿。从战略上看，最令日本不安的是距其不足 1 500 英里的关岛以及位于亚洲地中海边缘、中国台湾附近的菲律宾。华盛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美国不仅已宣称其海军目标是建造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其海军部门还计划在关岛建造一个大型舰队基地，而且计划集中发展菲律宾的军事设施。如果这些计划都完成了，从关岛运作的美国舰队可以控制西太平洋的一大部分，还可能威胁到日本同亚洲地中海地区的来往。因此，日本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暗示，除非达成西太平洋岛屿解除武装的协议，否则美国国务卿休斯先生提出的比例是不能接受的，这并不令人意外。

持续很久的辩论和谈判终于达成了使日本获得空前成功的协议。对英国来说，它意味着其在香港可以维持现状，在新加坡附近一级的海军基地则要受到限制。对美国来说，它意味着美国放弃菲律宾的充分防御措施，否决在关岛建造一个大型舰队基地的计划，停止在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以西小岛改善基地。

太平洋的距离、不设防协议和 10∶6 之比率为日本提供了位于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边缘海以及太平洋西部海域的制海权。从此以后，日本舰队将强大到足以掩护陆上行动，与英国或美国的海军对抗，而这两者都不得不进行远程操作。除新加坡以外，英国舰队将不设任何基地；除珍珠港外，美国海军也将不设基地，

而这两个港口均距日本本土 3 000 多英里，远远超出英美的打击范围。一份友好声明①已为日本带来了亚洲北部的行动自由。日本利用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口头依附获得了各国对其新强国地位的认可，而它只剩下良知来引导自己。

尽管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强势海军地位被认可，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来说仍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对于日本爱国者来说，其认可度还不够。出于民族自尊心，日本要求各国接受其全面海军平等的提议，因为日本要求各国认同其种族平等的提议。日本政治家先在华盛顿，然后在伦敦接受低人一等的海军地位，这是造成军事极端分子反抗和其引起的一系列爱国暗杀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比海军平等权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日本被迫交出远东战利品。西方列强再次打乱了在日本看来自然的权力平衡；日本也再次被剥夺战争活动的全部成果。正是对华盛顿会议痛苦的愤恨激发了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同美国一样，只有域外势力不再插手，日本才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日本的目标是在没有西方强国干预的情况下，于远东世界占据霸主地位并拥有行动自由。“亚洲人的亚洲”成为此新秩序的口号。

如果华盛顿的政治家预期未来会为不受西方势力干预的东方带来真正的权力平衡，他们就在判断上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他们猜到了新势力在亚洲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日本的相对权力地位，但他们低估了将这些势力转化成足以检测日本野心的兵力的时间。如果假设日本那些受过战略思维和政治现实主义训练的军事领导人只是接受日本相对权力地位下降以及日本领土安全的新

---

① 即《五国海军条约》。

威胁,而不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当时的趋势,那么该假设也是错误的。

苏俄人最终摆脱了革命的混乱局面并着手国家的规划,这一规划提倡在乌拉尔以东建设重要的经济和工业中心,并在东西伯利亚形成独立的、大体可以自给自足的战争经济。更突出的是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它在地方军阀之上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并承诺实现领土完整、提高军事实力。其领导人试图利用与当地军阀的军事协议和铁路建设计划收复满洲。其中,铁路建设计划将使中国的部分经济生活转移至港口,从而远离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权力平衡局势正在变化且对日本不利,可谓山雨欲来、千钧一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1 年 9 月 18 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大陆扩张开启了新篇章,也标志着一系列行动的开始。这些行动旨在提供解决日本海海岸巨大军事潜力所导致的战略问题的根本性方案。日本的安全问题仍然与之前一致:仍希望能在亚洲大陆享有英国曾在欧洲大陆享有的战略和政治优势。朝鲜和满洲地区将成为亚洲版的荷兰,而且最终要加入苏联的沿海省份。黄海对面的中国北方将成为亚洲版的比利时。如果中国的剩余部分和苏联的剩余部分可以互相抗衡,那么日本本土与世隔绝的安全将得到保证。日本的海军力量或许可以在遥远地区展开行动并建造一个海外帝国。

该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短暂的战役后日本占领了满洲,并于 1932 年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伪满洲国是一个不受中

国政府约束、也不受苏联控制的地区，但凑巧的是，它处于日本直接的、完全的控制之下。1937 年日本军事占领中国北方省份标志着计划进入第二阶段，但流产了。事实证明，成立北方中国绝无可能。中国民族主义政府接受了这个挑战。因此，日本卷入的战争并非是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而是一场全面战争。战争对手尽管在物质上实力很弱，但是在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方面实力很强。

自清政府让日本于 1895 年轻而易举获得了其现代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后，中国就发生了改变。很多改变发生于 1915 年之后，当时吓坏了的北京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绝大部分要求。中国仍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工业落后，未成立移动化军队，但是它已组建了国民政府、具备了抵抗意志以及颇具英雄气概的忍受力。战争伊始日本人夺得了几次耀眼胜利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止步于中国西部长达 2 000 英里的前线。

日本之所以能攻克中国沿海并进军内陆，是因为它已早早完成了经济现代化并把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实力。尽管被日本占领，但中国用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与落后的经济仍能使它继续抵抗。其前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定型、分散零落，没有重要据点或易受攻击中心，征服这样的经济体将招致失败：尽管日本控制了铁路与河流，但通信路线之外正常的中国式生活仍在继续。

中国经济体系原始落后、国土面积庞大，因此政府能够撤退至内陆，从而迫使日本人忍受有效供给的限制而拉长战线。这导致战争陷入僵局并演变为消耗战，即胜利的一方消耗更多。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上岿然不动，他们为打败游击队、守卫占领区而战，然而守住的占领区并不能像德国那样充分利用其在欧洲胜利所获领土的方式产生效益。这场战争没有提高日本的战

争潜力，反而不断将其精力耗尽。战争负担还引起了日本经济困难和严重的经济混乱。日本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和拿破仑在俄国遇到的、导致其战败的困难相似。

1939 年欧洲战事的爆发严重影响了西方强国在远东海域所能布置的军力数量。英法都不得不专注于国内防御，因此势力均衡的天平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欧洲的冲突对日本来说又是一次扩张的黄金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从战败的欧洲强国手中获得了东方领地、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以及位于青岛的租界地。这次与中国的战争已在进行中，而战败国是法兰西共和国。

法国战败使其失去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控制，使其任凭日本摆布。除了中国大陆扩张的特殊任务，日军抓住机会向亚洲南部扩张，这是海军包围圈进行扩张的有利方式。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边界战争让日本得以进行一些非常有利可图的调解服务。这些投机非常成功，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经济角度都给日本带来了好处。1940 年 9 月，法国维希政府①授权日本在印度支那保持军队、占领海空军基地以及扩大贸易、投资的特权。军队占领了东京湾②、印度支那地区被纳入日元贸易区，这巩固了日本的战争经济。同时，这也给日本创造了一个在不增加有限外汇资源消耗的条件下恢复大米进口的机会。日本谨慎地采取行动并仿效德国的早期战术，即每次只要求一些小让步。日本等了整整一年才

---

① 维希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成立的傀儡政府。1940 年 6 月德国侵占巴黎后，以亨利·菲利浦·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1940 年 7 月 1 日政府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Vichy)，故名。

② 此为越南北部的一个地区。

对新加坡采取下一步行动，并把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南部吞并。

位于亚洲地中海，属于另一个欧洲战败国的殖民地更难处理。早在 1937 年 11 月，日本已开始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地区进行谈判、要求获得经济特权。谈判没有速战速决反而持续了近两年，结果仍以失败告终。1940 年春天，日本因德国大获全胜而感到失望。的确，法国战败使日本可以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英国决心继续斗争，这对日本是一个打击。同样令其不快的是，荷兰政府搬至伦敦并决定在与英国结盟的情况下继续这场战争。这意味着，对日本军工如此重要的亚洲地中海产品要被用来供予英国的战争所需。

日本政府开始要求荷属东印度群岛对输送大量石油和其他战略原材料进行保证，并坚持认为它应该被赋予超乎寻常的权利和特权。某些要求依稀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立场坚定。它宣布愿意向日本出售石油和其他物资，但出口这些物资的同时不会减少向英国的出口。它巧妙地暗示，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武力获得比政府自愿给予的更多的石油，那么将意味着毁坏油田，最终无石油可用。

无论最终可能带来什么好处，1941 年 6 月德国袭击苏联时，一开始并没有改善日本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削弱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地位，但列强通过增加合作设法弥补其各自的实力损失。这同样适用于苏联。西方战争削弱了苏联在亚洲的力量；然而因为德国成为了苏联的敌人，所以英国成为其盟友，美国也成为其朋友。结果形成了对日包围圈。苏、中、英、荷、美都决心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在未经艰苦战斗的情况下，日本已经得到了可

以得到的任何东西。任何进一步扩张，无论向北还是向南都会把日本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那些沿着中国前线的扩张除外。远东势力似乎暂时平衡了，但这种平衡岌岌可危，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那些非亚洲大国在亚洲的军力分布。

德苏战争为日本向北扩张提供了可能性。考虑到日本对空袭的防御力很弱，攻占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可以形成一个包围圈以保护日本，这一前景尤其诱人。日本很久以前就有将俄国从日本海沿岸永久驱除的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野心暂时得到了满足，但华盛顿会议使日本失去了这些战利品。德国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并将其作为对伦敦进行空袭的作战基地。德国从中得到的有利条件使日本将领更加坚信他们最初的分析是正确的。总体战略形势对日本有利。占领满洲使日本建立环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的空军基地链成为可能，而满洲西北角为日本提供了极好的向西伯利亚大铁路①和向贝加尔湖挺进的机会。

然而，不进行残酷的战斗就不能征服沿海省份。大部分日军被困在中国，而拥有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供给的近 30 万苏联军队已做好于黑龙江迎战日本的准备。相当数量的苏军潜艇准备开始对日本通信线路展开行动，而海参崴附近的跑道上停着时刻准备起飞，并在日本城市上空投下炸弹的轰炸机中队。日本发现，先等苏联在乌拉尔以西被彻底击败再试图征服东西伯利亚的做法比较明智。日本增援了伪满洲国的驻军，但这次扩张是针对新加坡的。

1941 年 7 月 23 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日本军事控制的要求，由天皇士兵接管远东殖民地的其余部分。日本帝国控制着亚

①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横贯俄国东西的铁路干线，起自莫斯科，止于海参崴，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洲地中海大陆沿岸三分之二以上的区域。它占据了金兰湾①舰队基地和西贡的商埠，从而获得了距离新加坡不足750英里的海军作战基地和机场。与其相辅相成的是日本和泰国就续约进行谈判并提出建立跨湄平河空军基地的要求。控制泰国后，日本就可以建立一系列沿滇缅公路昆明—仰光段的航空区域并对补给中国的唯一路线施加威胁。统治“白象之国”（泰国）也将为日本提供在马六甲海峡的北入口（新加坡西部）运营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的机会。新加坡是亚洲地中海区域的关键城市，一旦新加坡被占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将会遭到威胁，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印度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除此之外，还可能形成对菲律宾的完整包围圈。

其余沿岸国家似乎意识到日本对泰国和新加坡威胁的战略意义。英美宣布意图改善各自地位并增加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1941年一整年，援军都来自于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菲律宾获得了额外的特遣队和少量的轰炸机中队，荷属东印度群岛在美国购买了大量飞机和机械化设备。到1941年夏天，该地区似乎已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以抵抗日本。因此，日军占领西贡、威胁泰国的行为受到了各国的一致抵抗，美国、英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对日本实行了苛刻的经济措施，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了强硬警告：英美政府认为任何试图控制泰国的行为都是对其领土安全的严重威胁。但是，这些措辞都没有抑制住日本。1941年12月7日，日本开始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英美属地展开敌对行动。争夺亚洲地中海控制权的最后战役已经打响。

① 金兰湾：越南东南部重要军港、海军基地。水深可停泊航空母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它位于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航路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日本半球计划

很显然，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并不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相反，对于造梦者和想要筑造政治大厦的建筑师来说，时机从未如此有利。当欧洲再次陷入动荡，日本的天命观已成为一种集合了海军、陆军极端分子思想的混合体。前者基于英国模式，认为日本是海上强国；后者基于中国人力，将其看作蒙古人、满族人的继任者与庞大亚洲陆地帝国的组织者。日本的未来蓝图勾画了如下图景：日本霸权将一直辐射至西太平洋边缘地带，包括从西伯利亚到塔斯马尼亚岛的区域；日本将成为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经济帝国，由东京实行军政统治。

自樱花之国成为轴心国盟友以来，纳粹的概念和术语已开始影响日本政治方案，但这种影响仅仅涉及表达形式，并未触及其野心的实质。日本已经不需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刺激扩大计划。日本政治家从不羞于表达其为国家未来着想的野心。日本人相信自己是神明的后代，应当设计出与往昔相称的未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跨太平洋区域和跨大西洋区域之间存在某些地理上的相似之处，因此“大亚洲新秩序”计划和德国为欧洲新秩序描绘的蓝图非常相似。当然，权力中心将位于北方大陆，经济中心将包括日本、中国沿海省份、伪满洲国和中国北方地区。这个区域将成为重要的工业核心、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地以及制成品的出口地。第二个区域将由亚洲地中海组成。沿地中海的扩张始于日本占领中国南方地区、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渗透泰国，随着新加坡、马尼拉相继沦陷，这一扩张也就完成了。这个区域将成为巨大的热带种植区、

主要石油生产区以及战略性原材料来源地。

随着日本海军完全控制了亚洲地中海，它也将会控制西部、东部的相邻区域并统治南部大陆。印度洋方面，日本希望印度西部成为德属欧洲区和日属亚洲区的分界线。远远超出南大洋的海岛世界将被纳入大亚洲区的生存空间，这也将成为美属区域的分界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不再是白人国家；它们将对外开放以迎接亚洲殖民者，然后通过种族同化形成新的东方世界。

如果日本实现了自己的帝国梦，那么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将让美国损失菲律宾、关岛，可能还有萨摩亚。这将结束美国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迫使美国仰仗日本人的施舍才能获取亚洲地中海的战略原料，如锡、橡胶、木棉和马尼拉麻，这些都很难替代。“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将宣告跨太平洋区域权力平衡的最终破灭，这将最终影响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力地位。

美国与亚洲的平衡

早在跨太平洋海上帝国（日本）的兴起构成威胁之前，美国已在关注亚洲的权力平衡。这种关注最初并非源于美国对自己在西半球地位的担忧，而是源于对自己亚洲强权地位的焦虑。这个问题现在已具有新的意义，但其基本性质仍由相同的地理和战略因素定义，而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相同：通过非亚洲强权的单独或集体行动抑制日本，或建立地方政权抵抗日本帝国的积极扩张。

为了抑制日本，三十年来美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动用了所有可行的手段，唯有一种除外。无论在单独行动还是集体行动中，美国都尝试过劝导、以物易物和武力威胁，但从不愿开战。这解释了或

至少部分解释了美国外交为何收效甚微。劝导有其局限性。美国照会和抗议书都是精心撰写、辩述中肯有力并遵循国际法的不变原则，但这些并没有打动日本。事实证明，以物易物也有受限的可能性。美国唯一可在远东进行交易的正是其最想要保留的——中国的领土完整。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以日本保证尊重菲律宾领土完整为条件，换得美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但这已是美国的良知所能允许的极限。

为支持与日本的直接谈判，美国试图联合英国共同行动。尽管两者拥有相似的利益，但英美在远东地区进行合作还是有难度的，因为该区域对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不如其本土的领土安全问题和欧洲的权力平衡问题重要。虽然英国战略位置优越，能更好地向远东施压，但它在政治上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由的。相比之下美国未受领土安全和西半球权力平衡问题困扰，但其在武力应对方面，尤其在早期，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

这些英美合作中存在的基本难题证明，成功开展联盟行动是不可能的。日本入侵满洲后，中国政府已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但它的举措是徒劳的。英国政府对此不感兴趣，斯蒂姆松(Stimson)先生①试图营建共同西方阵线的行动也失败了。国际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日本，美国民众举行了抗议大会，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日军登陆和轰炸城市的步伐。

美国并没有单独采取行动的意图，因此它只在形式上表示不赞成。美国外交政策新原则中采用了古怪的声明形式——不承认

① 亨利·斯蒂姆松(1867—1950年)：美国政治家，时任美国战争部部长。

原则。这种政治学说至少并非从国外获得灵感。它源于美国，并早在1915年布莱恩(Bryan)①抗议日本对中国要求的照会中就已埋下伏笔。该照会宣称美国不会承认影响其利益的领土状态发生改变，除非美国认可日本已获取财富的合法性。它并没有表明美国会做任何事情抵制日本行动；它只是告诉世界，美国将不会承认行动结果。到目前为止，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已能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生存。

1937年9月日本开始入侵中国北方，中国再次向欧洲和美国求助。那时法国和英国正忙于应对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无法行动的西方国家再次表现出了高尚情操。国际联盟投票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赫尔(Cordell Hull)②先生向列强发出通函，声明美国相信有序流程和互相帮助。英国和美国出席了布鲁塞尔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参与者是《九国公约》的签署国和其他对远东地区特别感兴趣的国家。但它们都非常清楚地表示将不会采取任何积极行动。19个国家聚集起来通过了庄重的决议。唯一不在场的却是罪魁祸首日本，当时日本正忙于侵略中国，无暇顾及抗议大会。

除了劝导和以物易物的尝试，有时美国还会通过武力威慑做出愚蠢而徒劳的努力。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时，美国侦察舰队已经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整个舰队再次集结。有了这个联合舰队后，1932年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群岛西北部举行了一些十分招摇的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舰队没有回到本土基地，而是仍然集中在

①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60—1925年)：美国政治家，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② 科德尔·赫尔(1871—1955年)：美国政治家，1933—1944年任美国国务卿。赫尔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国务卿，也是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珍珠港。这种姿态建立在有些天真的假设之上，即美军以为其在珍珠港的存在会对另一支舰队产生遏制作用，而这支舰队远超其作战范围、非常安全。此次军演如同几年前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的示威——壮观却徒劳。

1939 年 7 月，美国正式警告日本：美国打算废除 1911 年签订的《商业条约》。这为到期日——1940 年 1 月 26 日之后的经济歧视和经济报复扫清了障碍。当年 7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谢泼德五月法案》(*Sheppard-May Bill*)并授权总统禁止或限制国防所需的材料出口。在这一授权下，美国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大量商品出口的许可体系。这样三心二意尝试，然后单方面施压而产生的对策只会极大地激怒日本，而非强大到足以遏制日本。这些行为对日本的影响与英国经济制裁对意大利的影响相同。这些措施加剧了美日关系的矛盾，却并未影响权力平衡。

直到 1941 年 7 月 25 日法属印度支那被占领后，美国政府才真正开始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英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因此日本遭受了几乎全世界范围内的禁运威胁。这项举措在并未实行封锁的情况下剥夺了日本的战略原料，它因实行经济制裁而对日本构成威胁。承受这种压力的日本几乎无法生存。

日本被冻结资产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被用来削弱日本的军事实力，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正是美国的石油为日本海军提供了大部分的燃料，美国的汽油使日军飞机能够飞行，美国的卡车赋予日本陆军军队机动性，美国的废铁使日本钢铁业得以周转，而美国机床生产出了日本军需品。为避免日本被迫转而征服荷兰东印度群岛，罗斯福总统宣布撤销石油禁运。但他至今没有解释

为什么美国经济实力的其他方面仍然任凭日本摆布以制造、运行一个不但正在征服中国，而且正在摧毁美国远东地位的战争机器。

美国不愿使用全部经济实力对抗日本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处于战略弱势，并且其担心日本会通过攻击菲律宾进行报复。尽管海军界人士坚信，不论以战舰对战舰还是以兵员对兵员，美国海军相较于日本海军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菲律宾一但难以防守，美国想单独行动、最终击败日本也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美国政府已充分理解诸多地理现实，因此，如果没有英国足够的援助作保证，美国不愿为维持亚洲均势而冒险开战。参与战争以维持欧洲权力平衡，对抗德国，意味着与海上主导强国合作；参与战争以在该段历史时期内维持亚洲权力平衡则意味着与海上强国——日本对抗，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略问题。对于跨洋力量来说，动用武力遏制日本在亚洲大陆的行动如同遏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行动一样困难；在亚洲地中海北部对抗日本几乎和在加勒比地区对抗美国一样困难。

相较于远东地区 20 世纪前二十五年的历史，美洲地中海 19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历史表现出某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在每个时期开始时，依托区域海军基地的远海强权施加的压力胜过区域内任何国家。但随着本土海军实力不断增强——一种情况下是美国，另一种情况下是日本——距离较远的国家必然不得不撤退。的确，日本的战争潜力比美国小得多，但仍然强大到足以在西太平洋建造一支难以挑战的海军。美国和欧洲在远东建造海军基地是其实力的证明，目的是开展针对中国的海军行动并保持西方列强舰队实力均衡。但是，一旦该地区出现海上强国，美国和欧洲就成为了命运的人质，即西奥多·罗斯福所谓的阿喀琉斯之踵。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日渐强大，因此法属印度支那、中国香港或菲律宾几乎不可能构建对日本的有效防御。正如1900年以来欧洲在加勒比地区的领土安全一样，日本的领土安全主要仰仗于主导区域海上力量的意愿，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直到过去十年空中力量有所发展。距离和海战的本质在上次世界大战冲突的尾声依然存在，这使美国不可能横跨广阔的太平洋遏制日本。如果在日本海军拥有制海权的区域内没有领土，那么美国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本可动用其全部经济实力确保计划实现：若日本想将美国的经济压力转变为战争契机，那么它将不得不在东太平洋，也就是美国海军拥有制海权的地区作战。在西太平洋即日军控制的地区，情况正好相反。

《华盛顿条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接受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在中国真正建立一流的海军力量之前，太平洋区北方大陆上的主导海上力量必须是日本。美国承认了一个战略性地理事实，而此事实和二十年前承认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制海权的《海—庞斯富特协议》所表达的内容非常相似。

的确，美国从未研究自己在西太平洋属地的战略可能性，并在《华盛顿条约》中同意不设防。但若假设这是当时必然会犯下的错误，那么我们就错了。海军基地能够缓解但不能克服将太平洋彼岸力量远远排除在其打击范围外的距离的基本事实，而华盛顿会议上坚持行动自由可能已经导致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只有通过发展关岛和马尼拉湾的大型海军基地，只有通过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制海权，菲律宾才可以获得实际上的领土安全。这意味着不仅对日本海外领地构成威胁，也对日本本土的领土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绝不允许一个欧洲强国把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岛屿属地

发展成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因为这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日本不会耐住性子坐等其控制范围内也产生类似威胁。更有可能的是,早在基地建成前的某天,在一个对其有利的时刻,日本会非常突然地、以压倒性的力量出现并攻占这些岛屿。推迟战斗、直到用策略击败对手只是民主国家的做法。

在传统海军力量和制海能力方面,日本在远东的地位是非常强势的。但自1921年以来,西太平洋的战略局面已经因为空中力量发展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已经指出,现代战争条件下海军胜利的前提是取得制空权,而如果对手凭借基于陆地的飞机作战,那么在狭窄的边缘海用航空母舰建立制空权将是非常困难的。仅仅拥有海上霸权下的制海权不再足以称霸一个地区,入侵将变得比之前更加困难。

远东海域由一系列边缘海组成,因此肯定受这些变化影响。在拥有陆基①飞机的日本本土水域击败日本舰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困难,但捍卫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应该容易得多。沿岸区域行动的空中力量减小了日本在亚洲地中海树立制海权的机会。日本的优势是出众的海上力量;出众的人力资源只有部分可用,因为大部分被中国牵制住了。但这个提升西方势力在远东地区地位的机会被忽视了。日本获准在亚洲建造一支英美难以匹敌的空军,就像之前德国获准在欧洲建立空军一样。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能理解新型空战的含义,也忽略了采取足够的防御措施,只有未来能证明它们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航空业的发展可能延长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影响,但它不可能

---

① 即陆上军事基地系统。

永久恢复平衡日本帝国的能力。区域外大国无法再抑制现代日本的扩张，也不能在新世界平衡美国。幸运的是，对西方列强来说，有可能在区域内找到一个与日本抗衡的力量。直到签订《海一庞斯富特协议》和《华盛顿条约》，美国和亚洲力量格局的演变才表现出了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是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基础上实现的。在新世界中，美国拥有陆基战争潜力，其海军力量不断增长，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是此区域内的最强国。远东各方的地位则被逆转。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的基础不是大陆块，而是离岸小岛。在这样的地理基础上，英国建立了欧洲的海上霸权，但那只是因为它成功使欧洲大陆保持分裂状态。日本试图在亚洲复制这个模式，但是失败了。摧毁中国的企图反而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仍然足以作为潜在势力与日本形成均衡之势。

中国增强实力用了很长时间，直到最近中国还是让它的朋友感到失望。古老中国的西化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引进比重要性相仿的日本慢得多。日本重建的结果是中央集权化与国力增强，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却是四分五裂和国势衰微。因此，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相互争夺权力的军阀而不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掌控中；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福利和个人收益。日本的贿赂和腐败在这里找到了一片沃土。

新国民政府首次出现时，它便通过排外骚动与将白种人驱逐出远东的计划找到了民族团结的象征。这导致西方各国的意愿自相矛盾。有人从权力平衡方面考虑支持中国政府，有人认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保护者而支持日本，前者的意愿被后者中和。但是，最后是日本解决了这个矛盾。它迫使民族主义运动的能量集中于抵抗入侵，并延迟了或至少在那时延迟了中国反抗西方的

斗争。尽管可以放心地预言无论斗争结果如何，亚洲都将属于亚洲人，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但日本本身沉浸于对西方利益的歧视之中，并轻易断定是中国而非自己需要西方的援助。

1931 年，国际联盟成员未采取任何可能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对其进行阻止的行动，但它们投票提议向中国庞大的重建工作提供技术援助，以此慰藉自己的良心。自此产生了一种支持形式，这种支持虽然没有妨碍日本的军事活动，但是对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帮助很大。交通通信、公共卫生和公共财政领域的专家听凭南京政府调用经验和技能，并助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行政机构。抗日战争更直接的益处是，自 1937 年以来中国不断地从苏联获得援助。伪满洲国边境驻扎的大量苏军使日本大部分的精锐军队丧失了机动性；而且除了这种由地理事实而来的间接支持外，还有可观的直接援助，包括飞机和从中亚沙漠路线缓缓而来的原材料供应。

最终，美国也找到了提供实际援助和支持的方法。日本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航线，这使得中国获得美国的供应比获得苏联的更加困难，但美国政府的援助至少达到了为中国购买必需的战争物资提供财政援助和信贷的程度。第一批贷款于 1938 年 12 月由进出口银行提供，总计 2 500 万美元；其他贷款由进出口银行和平准基金提供，而租借法案的通过使中国无需国会拨款就能获得额外信贷。

1941 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超越提供信贷。美国向蒋介石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以为其提供西方技术援助。自 1938 年希特勒迫使德国代表团返回后，这种援助就不复存在。除此之外，租

借计划中前往重庆的不仅有许多解决滇缅公路运输问题的专家，还有一百架载着志愿飞行员的“柯蒂斯”驱逐机，其任务是确保沿路运往中国的货物到达目的地，尽管日本轰炸机从法属印度支那基地实行干扰。

到 1941 年秋天，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开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展现出有趣的相似之处。美国的飞机和鱼雷艇保护着通往伦敦的海上航道，以使援助可以到达大西洋彼岸的盟友；美国的飞机也保护着太平洋另一边的陆路，以使战争物资到达重庆。美国很少开展海军行动、派遣远征军，只为参与战斗做出自己的努力以维护亚洲地区的平衡。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美冲突转化为公开战争。

第六章

世界中的美国

伟大的政治家从不缺乏对地理的认知……当一个人谈及合理的政治本能时，他通常是指正确估测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①

前面章节已经概述了美国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与各种权力间的相互作用对各个地区权力平衡的影响。世界上主要沿海地区在经济、政治上均相互依赖。海洋不是阻碍，而是推动海上力量发展的通道，也是商业发展的捷径。

势力的影响和其与源头的距离成反比，间隔较宽的地区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是它们不可能希望离群索居。任何影响区域大国间权力关系的战争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全面战争时期，战场就是整个地球。没有哪个大国能单独开展地区外交政策，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大陆不会是密

①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44—1904年)：德国地理学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倡导者，在所著《政治地理学》中，把国家比作生命有机体，认为向邻国扩张领土是其生存的基本法则。

不透风的小隔间。政治家们只有从环球视野和立体战争的角度进行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免遭谋略上的侧面攻击。随着空军力量增补海军力量、流动性再次成为战争的本质，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地区因为距离太远而失去战略重要性，也没有因为距离太远而在强权政治的谋划中被忽视。

相互依存的大陆

海洋距离提供了一定保护、保证了部分自主权，但并没有导致隔离。即使分散之点相距较远，世界仍然是一个单独的力场。欧洲曾一度是世界的统治中心，自从来自西班牙半岛、富有冒险精神的水手们环游世界后，欧洲的权力平衡已影响了其他地区的权力平衡。17、18 世纪，欧洲海权国家的所有战争必然成为世界大战，因为其殖民地遍布全球，而殖民地正是其争夺的战利品。19 世纪时西半球出现了独立的权力之源，最终于 20 世纪成为远东地区的新权力中心。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最为重要的地区，其权力斗争的结果影响着其他所有地区的平衡。但最终区域间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转移，而其他地区也开始影响欧洲的权力平衡。

因此，20 世纪的特点是区域权力去中心化以及受不同地理中心支配的相对自治地区的存在。但区域权力去中心化仅仅意味着自治性而非独立性，正如事实所体现的，1914 年 6 月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位大公被刺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①。这场始于欧洲、俄国与奥地利之间争夺巴尔干权力的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世界所有当

① 此处指 1914 年 6 月 28 日发生于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事国都参与其中的、战火从中国海燃至佛兰德斯海岸的战争。众多和平条约必然具备同样的规模，其领土修订条款不仅涵盖了欧洲，还涵盖了非洲、亚洲和澳洲。当威尔逊向参加巴黎和会的政治家们提出建设新世界秩序的构想时，他草拟了一个与必须处理的国际事务规格相称的政治工具。国际联盟的名称本身标志着1815年以来发生的历史转变，当时人们认为欧洲诸强达成的协议将成为管理世界事务的合适条款。

认为可以通过公众舆论和道德制裁管理这个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深信条约可以自我施行。那些头脑清醒、坚信物质力量仍然必要的现实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国际联盟支持下的公约本质以及制衡的必要性。英国事先没有预见到空军力量的作用，它将德国战败归因于封锁，并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压力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施加政治高压的重要工具。经济压力意味着封锁，封锁则意味着英国舰队。谁能保卫这些守护者？谁能阻止大英帝国将国际联盟当成执行其政策的工具？只有一支强大到足以抗衡英国的舰队才能起到这个作用，而且只有美国能够建造并维护这样的舰队。事实情况是，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而英国有一半时间都后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一对权力行使的早期成见相当令人啼笑皆非，但它表明，如果人们真正视国际联盟为世界政治的工具，那么权力平衡的考虑也会非常引人注目。

最后，从这个新工具发展中受益最多的两个国家反而将它一脚踢开。第一个迹象是，它们的领导人与时代格格不入，也没有意识到19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事实。英国是一个领土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世界强国；美国已发现自己为参与欧洲血腥斗争而过度干涉欧洲问题，为公开讨论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而过度干涉亚洲问题。

但是一个奇异的文牍主义阻断了这种想法，并使它们对成员国暗示的承诺感到担忧、完全忘记了地理的客观事实和强权政治的本质必然会将它们卷入更远的斗争，尽管其法律自由正与之相反。

如果美国加入了国际联盟，日内瓦的理事会议桌就成为了由联盟主持、世界政治和裁军会议博弈的中心，成为了世界权力斗争的战场。美国并未加入国际联盟，但是它主动呼吁召开战后会议协商军备裁减，后来也参加了于日内瓦举行的预备联盟会议。

对于研究强权政治的学者而言，裁军会议拥有区别于其他所有会议的独特魅力。这种会议将权力斗争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种斗争本来隐藏于首相礼节性的访问、空洞冗长的外交辞令以及达成一致决议的空泛用语中。当政治家们试图达成各个国家应拥有的最大军备协定时，区域权力平衡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变得显而易见。海军裁军更是如此，因为执行海军力量时向来比陆军力量受限少。

在裁军会议上，一个国家明确了捍卫国内及海外领土安全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必然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相关。但是军事需求声明不仅评估了保证国家安全的手段，也坦白了对区域内外权力的渴望。各国总是万分愿意裁军，因为它们的潜在敌人会裁减更多，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其相对权力地位。因此，海军裁军会议成为一场纸上战争，其中每个代表团都试图保留自己的舰队并尽可能摧毁他国舰队。这意味着纯粹的权力斗争，而每个国家都在争取最大的安全边际。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各海洋大国的力量，表明了区域权力

斗争是相互依赖的。而战后的第一次裁军会议于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之前的盟友关系不再牢固如初，日本人在亚洲动作的紧张局势造就了可能恶化为严重海军对抗的局面；英美关系也很紧张。在非交战时期，自1917年来针对少数中立者的共同行动也没有抹去英国对美国保持中立的不满。既成事实决定了美国不应再次面对可能不得不接受交战国根据国际法对其权利进行解释的情况。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的结束也带走了当初的那个海上强权，因此剩下的幸存者展开了激烈的海军较量。

随着海上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英国撤出了战争。德国舰队已经被摧毁，而英国则通过这些战争继续实行庞大的海军建设项目。法国和意大利则在舰队建设竞争中处于下风，其舰队是彼此的潜在对手、于地中海中和了对方。自特拉法尔加海战①之后，欧陆海上力量很少挑战英国海上力量。英国舰队无偿服务于帝国建设和世界政治，但是以更广的眼光来看，英国发现了美洲水域和远东海域的新生海军力量。

实际上，日本和美国在一战中海军未受损失，而且海军建设比刚参战时大大提升。应英国要求，美国确实时刻关注驱逐舰，但是休战协议让美国得以致力于长期的需要。1918年的海军建设计划定于1925年完成，其中包括12艘额外战舰和16艘巡洋舰。在签订《停战协议》和《华盛顿条约》的三年间，美国建造的战舰总数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战舰数之和。如果预期扩张计划得以实现，美国海军将在世界上独占鳌头。

---

① 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805年10月21日的一场英法战役，此次战役中，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受致命打击，这也是英国海军史上的一次最大胜利。

英国曾做出一些微妙尝试以阻止美国海军扩张的野心，并表明自己不可能放弃一贯的海上霸主地位。美国政府继续海军扩建，而英国不得不自我调节并承认美国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已然崛起，而这股力量不可能在其区域范围内获得平衡；这股力量不但拒绝屈居第二，而且只要它愿意，它绝对有财力在建设方面赶超英国。英国不断恳求，最终美国做出了看似大方的让步，即英美海军实力平等。在达成非正式停战协议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承诺暂停战列舰建造计划以换取国际联盟的支持，但直到华盛顿会议时才有所行动。

在华盛顿会议的开幕致辞中，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限制海军军备计划，并针对区域权力的相互影响提出世界主要海军力量的配给提议。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的建议比例为5∶5∶3.5∶1.75∶1.75。法意实力相当，除了欧洲传统的两强标准①，英国作为安全边际的联合舰队所授予的配比为5∶3.5。美洲、欧洲、亚洲海军实力的比率既体现在英美海军实力相当，也体现在其与日本舰队比率为3∶5。

经过长期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辩论，会议最终达成一项协议，但远未达到预期。该协议仅对战列舰和航空母舰进行限制。巡洋舰排水量不得超过1万吨，且不得装备口径大于8英寸的舰炮。但与会各国不可能在其他同盟国同等不受限制的前提下，就其每个国家应承担的数量达成一致。法国代表团对美国关于法国与意大利保持实力相当的建议十分不满，他们颇具说服力地表示：法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必然需要投入大量海军力量维护边远地区

① “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必须保持足以与两个敌国的联合舰队作战的实力。

安全，而意大利只是一个地中海国家，因此意大利可能集中其所有海上力量针对相邻的法国海岸。日本也希望提高建议比率，而英法就英国试图废除潜水艇的问题陷入激烈的争执。但是，会议最终还是达成了有限协议。世界主要海上强国也就海军假日①达成一致，并接受了替代方案：十年内，各国由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所体现的相对海军力量比率保持在 5∶5∶3∶1.67∶1.67。

该协议稳定了战列舰队的规模，海军竞赛也转移到了巡洋舰领域。1921—1930 年间，三大主要海上强国和法国、意大利试图通过扩建巡洋舰提高相对权力地位。这种斗争形式直到英、美、日于 1930 年召开的伦敦海军军备会议②就巡洋舰数量达成一致后才结束。自签订协议后，斗争本质也从扩大战舰规模上升至改善战舰性能。但是该协议的量化限制仍未持续多久。随着日本政府于 1934 年 12 月颁布两年正式通告③，《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于 1936 年 12 月失效，该协议也随之失效。

美国关于英国接受英美海军实力相当以及英国放弃海上霸权地位的提议很难获得通过。法国曾反对与意大利海军力量保持均衡，英国也以同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英国发言人指出，英国对世界各国均负有责任，而美国只对西半球和远东地区负有责任。因此，英国显然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勉强接受了英美海军实力实行原则上的平等，而十年之后英国才真正做好

① 海军假日是指在 1922—1936 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后的时期。

② 193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这是由《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缔约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签订的《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

③ 1934 年 12 月 29 日，日本宣布放弃 1922 年签订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 1930 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两年以后该通告正式生效，因此称为两年正式通告。

准备接受这个事实。早期的海军协议只规定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方面的平等，英国试图通过严格遵守该协议阻止美国海军进行全方位的扩建。但是，美国下定决心让英国承认英美两国的全面平等。这一尝试于1927年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失败，最终在1930年举行的伦敦会议上得以实现。

美、英、日的建议比率不仅是对包括已建、在建船舰在内的现存舰队实力的粗略估计，也是对各国拥有的潜在海军力量相当精确的估计。纳尔逊①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权力宝座不再集中于欧洲，通过维持欧洲均势以维持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已行不通。世纪之交时，西半球已摆脱英国海军的控制。阿根廷和智利扩建海军，使其在实力上已经超越镇守福克兰群岛的英国分舰队，美国已在美洲地中海取得制海权。对于美日同盟来说，英国继续控制旧大陆周围的航路，但是其远东盟友的海军力量已急剧增长。世界大战后，远东地区于其所在水域内获得了海上霸权，区域权力去集中化已然成为一个事实。

英日同盟

分权意味着相对自治而非独立。不同区域的权力平衡继续互相影响，而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美国海军比率的意义和重要性。5∶5∶3的提议允许各个强国在各自所属的领域仍然持有霸权。日本得益于地理距离、海军力量比率以及去军事化条款的保护。鉴于美国仅在太平洋地区设有大量海军力量，英国

①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年)：英国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

能够越过大西洋区域于欧洲水域以外派驻舰队主力、不必惧怕美国的海上力量。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地位无虞，因为它只需面对仅来自一面大洋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任何亚洲、欧洲海军大国的联盟都意味着美国暴露在两大洋前线战争的风险中，也暴露在 8∶5 的英日同盟和美国海军力量之比率中。英日同盟可追溯至 1902 年，其后在间断中不断反复但确实一直存在。该同盟最初针对俄国而非美国。人们一直认为其不适用于美日战争的情况，但是目前的措辞不能保证这是唯一的解释。英日同盟的现有协议于 1921 年 7 月 13 日到期，美国政府曾在伦敦指出，如果英日同盟打算续约，其协议必须包含一项条款：英国要特别声明该协议并非针对美国。

华盛顿会议上，美、加代表团强烈反对英、日继续建立同盟，英国政府最终屈服了。两国同盟转变为三国同盟的反对性提案未被接受，但是最后达成了一项替代性妥协并签订了《四国条约》。这是一个约束力弱得多的条约。《四国条约》的签订者包括法国，这给予其一定声誉，但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不沦为少数派。该条约不是为了给予彼此支持，而只是彼此承诺尊重缔约国在岛屿领地的主权，并且一旦面临危险可进行协商。英日同盟不复存在，那么美国被亚欧包围的威胁也消除了。

德日同盟

美国因发现自己夹在两个海军大国之间而蒙上了阴影。这两个大国支配着亚欧大陆上欧洲及亚洲的沿海地带。这层阴影已在华盛顿会议上给美国政治家们带来了困扰，也将于二十年之后成

为具有威胁性的现实。1936 年 11 月 27 日，日本成为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缔约国。《反共产国际协定》表明德日的共同利益来自简单的地理事实，即两国都是苏联的邻国——德国和日本分别从西部和东部包围苏联；因此通过简单的联盟，德日能够阻止苏联将所有军事力量集中于某个边境。日苏已为蒙古和伪满洲国的边界问题展开了几年斗争，而海参崴空袭的威胁仍然存在。该条约会使苏联集中力量镇守欧洲边界，日本将极大地从中获益；它为日本提供了极大的、对付中国的行动自由。

德日同盟中日本的优势明显，因此，1939 年 8 月 23 日德国和苏联就波兰第四分区签订协议①的消息引起了日本严重的恐慌。该协议导致日本内阁倒台，并使日本开始怀疑欧洲盟国的可靠性。但是完全无需担忧或恐慌，因为有关波兰的协议只是权宜之计，缓冲国的消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柏林和莫斯科间的固有矛盾。而且，该条约引发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其他有利条件，即英国海军力量被西方吸收，以及其在远东和亚洲地中海的实力被削减。在世界政治的现代条件下，德日联盟合乎逻辑。因此，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形式巩固了德日联盟，这也不足为奇。

条约规定“相互承认并尊重彼此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该条约还规定：如果三缔约国的其中一国受到当时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另一国攻击时，其余两国应通过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实施援助。尽管该条约承诺不影响各缔约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地位，但很明显，该条约不仅针对地理位置对

① 即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德日两国陆地边界存在永久性威胁的苏联，而且针对美国。

然而，1940 年时德国尚未做好准备重启东部扩张计划、打倒与生俱来的传统宿敌并完成将斯拉夫人赶出欧洲的历史任务。它仍然奉行着“一次一战”的准则并极力避免两条战线上的军事冲突。这就意味着德国集中军力对付英国并延缓对苏战争。德国不仅试图封锁欧洲的德苏边境，也试图封锁亚洲的日苏边境。如果能够实现该目标，双方合作伙伴就能专注地对付英国海上力量的行动。因此，柏林试图让东京和莫斯科达成协议，该协议可以与德、苏于 1939 年 8 月达成的协议相媲美。但是直到 1941 年 4 月 13 日，日苏才最终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承诺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以及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

该条约在谈判、签署和批准以前，德国就已决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政策。全面进攻英国的计划推迟，东部扩张计划重新提上日程。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并把军力集中于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敖德萨地区。日本被怂恿放弃 4 月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而履行一年前与德国签订的同盟条约。强大的希特勒军队想战胜苏联在西方的所有军事力量；这取决于日本能否把握住占领东西伯利亚的机会。直至 1941 年 12 月日本还未从该局势中谋取利益，原因详见本书最后一章。斯大林并不看好日本承诺的互不侵犯，因此没有撤离亚洲边境上的军队。苏联军队在欧洲的挫败也不足以诱使日本枉顾英、美反对而贸然行事。

地理原因使德日同盟反对苏联成为必然。德日两国于 1940 年签订的同盟条约意在引起美国注意，并以两大洋战争威胁美国，使其考虑是否要加入横跨大西洋的英国军事行动。德、日发言人公布该条约、评论其意义显然是一种警告：希望集中精力对付远东

地区，因而无暇于东边大洋开展有效行动。德日两国用意明显：阻止德日扩张下的主要受害国采取联合行动，以便德日将其各个击破。如果美国未加参与，德日就能轻而易举地在击败英苏、摧毁旧世界的抵抗力量之后再对付美国。

不少美国人尤其是孤立主义者被这次军事行动所震撼，开始讨论卷入两个大洋冲突中的危险，但是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然。从战略和政治角度来看，无论吓唬美国人采取不干涉主义政策的尝试多么好听，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却都是错误的。如果德日同盟试图在美国人民心中制造恐怖，那么就不应选择日本作为威胁。日本帝国在攻打中国时遇到阻力便证明了这一点，且不问对错，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震慑美国民众。美国拒绝恐吓。它增加对英国和中国的援助，并开始护送沿大西洋海上航道的租借装运船只以及保护缅甸陆路交通线。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遭到法国经济上的回击。德国入侵苏联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发表声明：英美两国将给予苏联充分的援助。

世界政治的格局

1940年建立的德日同盟与同年英、苏、中、美四国建立的针对德日同盟的反联盟勾勒出当时世界政治的基本轮廓。这要归功于大国集团主导的政策，并包含了以下冲突模式。

德国正在与英国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和欧洲地中海的控制权，一旦得逞，德国将控制北非并获得从西方通往印度洋的路线。德国想要吞并包括乌拉尔山脉在内的欧洲苏联；摧毁苏联军队，永远铲除任何可能构成其在亚洲心脏地带位置的威胁。德国利用日

本威胁苏联陆军力量和英美两国的海军力量，并试图利用拉丁美洲平衡西半球的美国。

日本为了争夺远东大陆霸权而陷入与中国的斗争；为了控制亚洲地中海进而支配澳大利亚并向东通往印度洋而与英美两国进行斗争。日本想要吞并亚洲苏联以及贝加尔湖，并通过占领海参崴永远铲除可能构成其在亚洲心脏位置的威胁。日本的西方同盟——德国牵制住了欧洲苏联的陆军力量与大西洋地区英美两国的海军力量。日本想利用拉丁美洲制衡西半球的美国，但是日本未能成功执行该政策。因此，执行任务的主要负担留给了德国。

苏联的西部和东部分别被德国和日本包围。苏联多年来一直支持与日本陆军交战的中国军队。苏联独自与欧洲的德国陆军力量较量，并在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上与东邻的美国和西邻的英国展开合作。

拉美国家希望保持自身的自由和独立，所以它们祈祷亚洲和欧洲强大到足以制衡美国，同时不会危及自身安全。

美国想要维护其在东太平洋和西大西洋的海上霸权、对美洲地中海的绝对控制以及在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霸权。于是，美国横跨东部大洋援助英国、横跨西部大洋援助中国并对欧亚大陆中心的苏联施于援助，以维持欧亚的某些权力平衡。自 1941 年 12 月起，美国作为正式交战国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理布局

为理解协调军队的充分含义，世界政治格局必须根据地球表面的地理布局进行投影。我们已简要介绍了美国在西半球的区域

位置以及美国与大西洋、太平洋区域内冲突的关系。本章必须将各个区域概况整合成全球性大局。

世界是一个球体、不是一个平面，现实中新旧世界的联系与平面图所展现出的联系完全不同。只有同时观看数个不同的地图投影，我们才能理解陆地在地球表面分布的地缘政治①含义。

两个重要特征在极地投影中清晰可见：北半球陆地集中，以北极为中心向非洲与好望角、南美洲与合恩角以及澳洲与卢因角(Cape Leeuwin)扩散开来。这种类型的地图表明，从海洋距离来看，北半球大陆比南半球大陆集中得多。它夸大了南半球大陆的实际地理分区，但象征性地解释了南半球大陆在政治上各自为战的状况。北美洲和欧亚大陆双方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基准线，而南美洲、澳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则无关紧要。

这种投影清楚地显示了西半球和其对面的亚欧大陆横跨三大海域：北冰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投影也展示了三对互为对岸的海岸，但是它特别强调了被遗忘的极锋。②虽然极锋在经济和政治上无足轻重，对海军力量而言也微不足道，但在空军力量方面却逐渐显示出重要性。冰川覆盖的海岸无利可图，也没有值得争取的重要战略意义，但可想而知，未来极地区域可能成为空中通信的中转区。沿着这条战线，旧大陆和新大陆相对海岸的最短距离由极地海洋中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一连串点所构成。隔着白令海峡，

① 地缘政治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

② 极锋是极地气团和热带气团之间的半永久性的锋。它并没有完全连续成带环绕半球。锋区内斜压性强，经向温差大，是大气能量积蓄区。常有气旋发生，并伴有强烈天气，是中高纬最重要的锋系和主要大气系统之一。

东西伯利亚和阿拉加斯州的距离不足 60 英里，隔着北大西洋，挪威和格陵兰岛相距不足 1 000 英里。

考虑到气候条件，北部前线实际上并不要紧，因此，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主要接触带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广阔的海洋带。该事实无法在极区投影中显示出来，但可以在麦卡托或者高尔的立体投影下清楚地显示出来。这种地图显示旧大陆和新大陆在两大洋都有海岸，从地理角度来看，它们可以说是彼此环绕。这一地图以东经 80 度为中心，沿东经 80 度的经度圈逼近英属印度，它将显示新大陆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分别环绕旧大陆的西海岸和东海岸。类似的地图沿西经 90 度的经度圈展开，以新大陆为中心，它表明旧大陆的西海岸和东海岸分别环绕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除非海洋距离会阻碍施加危险的压力，否则两个大陆的相对力量将决定哪一方会受到压制。

如果新大陆能够团结一心，或者以联合的方式组织大量非均衡军力用于跨洋行动，那么它就能影响欧洲和亚洲政治。如果旧大陆继续保持分隔和制衡状态，那么外部力量能够在其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旧大陆能够团结起来并以联合的方式组织大量非均衡军力用于跨洋行动，那么新大陆将被包围、依靠一己之力抵抗，最终也许不得不臣服于旧大陆的统治。因此，包围的可能性取决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潜在力量以及新旧大陆融合为单个政治集团或者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争夺世界强权的战争正在旧世界打响，旧世界包括北部的亚欧大陆、位于其西南方位的非洲和东南方位的澳洲。非洲大陆和澳洲大陆被印度洋隔开，亚欧大陆、非洲北海岸和澳洲形成三个同心圈，并根据以下地缘政治的实际情况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各自的

作用:北方大陆的心脏地带;环绕的缓冲地带;边缘海;非洲和澳洲的海外大陆。

由其他国家环绕的内部区域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核心。其海岸线位于北冰洋沿岸、介于挪威北部山脉和西伯利亚楚科奇半岛上的阿纳德尔山脉之间。其广袤的领土从北冰洋延伸至始于欧洲喀尔巴阡山脉的环形山脉,包括巴尔干山脉、小亚细亚、伊朗以及近东地区的阿富汗高原。自阿富汗高原开始,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接替了这一屏障的作用。这片大陆周围,即从英国到日本以及北大陆和南部两个大陆之间的陆地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环海路线。海上路线始于西欧、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内陆和边缘海,先通过欧洲地中海和红海;然后穿过囊括从也门到马来西亚的印度洋;再经过亚洲地中海和远东的边缘海——中国东海和日本海,最终结束于鄂霍次克海。

亚欧大陆中心和环绕的海上路线之间坐落着巨大的同心缓冲区。缓冲区包括西欧和中欧;近东的高原国家: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中国西藏和东西伯利亚;以及阿拉伯、印度、缅甸—暹逻这三个半岛。该边缘区孕育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明,除了埃及和欧洲地中海南部沿海的迦太基、亚洲地中海南部沿海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早期文明。

北极海岸通往海洋的出口较少,巨大的中心地带只能沿着环绕的山脉屏障和前文提到的边缘区路线通往海洋入口。唯一易走的通道贯穿波罗的海和黑海并通过陆上航线穿越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北德平原。其他通道要么狭窄难行,要么是翻越险峻山路的单向通道。俄属土耳其斯坦只有一个越过伊朗高原到达波斯湾或穿过阿富汗和开柏尔山口(Khyber Pass)到

达印度山谷的出口。另一出口通往远洋,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天山山口、经由新疆和西藏北部一直通往中国中部地区和太平洋。中西伯利亚连接海洋的通道先途经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之间的洼地,然后越过蒙古高原到达北京;在直隶湾①或者阿尔泰山北部,即贝加尔湖附近从黑龙江向下延伸至日本海。

非洲北海岸和澳洲是欧洲和亚洲地中海的战略区域,也是海洋区域和环海公路的组成部分。剩余的两个南部大陆被广阔的沙漠带从北部海岸隔开。从交通来看,它们是独立的岛屿而非同一大陆的连接部分。南部大陆缺少开发战争潜力必需的人力和资源,因而已受治于任何能在其海岸区域创造海上霸权的国家。

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大多数领土均位于北极荒地、沙漠区以及不适合居住的山脉地区,但是仍有大面积土地适合农业种植并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苏联可容纳的人口总数远超目前的2亿,苏联也将西方技术全面应用于开发其广袤领土的资源,这使其经济发展强劲有力、足以支持这台20世纪最棒的战争机器运转。

中亚地区是早期侵犯欧洲边境势力的源头,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入侵欧洲、波斯、印度和中国。其中对欧洲和中国施加的压力最为持久,因为地理位置迫使权力流向东西方向。北部是冻土荒原和极地海洋;南部延伸至贫瘠的沙漠和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屏障;中间是广阔舒适的草原带。沿着这条宽广的道路,平原上的古代骑兵能震慑维也纳和北京;沿着同一条线路,现代的苏联力量也已经涌入。两百年来,即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国就已试图突破各个边境国的

① 清初将明代的北直隶改为直隶省,渤海湾被称为直隶湾。

包围圈到达海洋。一直以来,阻挠俄国的是地理位置和海上力量。

俄国对瑞典的长期战争使其进入波罗的海,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使其进入黑海。俄国的东部扩张导致其逐渐吞并中国边疆地区和蒙古,一度还占领满洲的旅顺港口和海参崴港口。但是,所有这些海岸都位于内陆和边缘海,而通往海洋的出口仍由其他国家控制。19 世纪,旧大陆政治的基本格局之一是沿环海路线展开行动的英国海军力量和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包围圈粉碎对方的俄国陆军力量之间的对抗。直到 1902 年,执行监禁的实际海军力量仍由英国单独提供。1902 年签署了第一次英日同盟协议后,于亚欧大陆两翼运转的两大海岛帝国共同承担起这个重任。日本承诺守卫通往太平洋的出口,英国则把守通往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出口。

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趋势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侵占心脏地带的正是边缘地带。在欧洲,德国向东扩张;在亚洲,日本向西扩张。远东帝国的海上力量使其横跨边缘海,占领从海参崴邻区到西贡的大陆海岸,于长春、北平、南京和河内建立傀儡政府并准备向东西伯利亚逼近。如果英国和日本达成合作,苏联人将被迫退回至乌拉尔山脉和贝加尔湖。苏联在中西伯利亚仍有广袤的领土,但是大部分都是极地冰川、冻土地带和沙漠,没有足够的能够形成巨大战争潜力所需的资源。与其征服者(日本)的规模相比,苏联将成为规模较小的缓冲国,就如 1939 年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冲国——波兰一样,最终结果是消除欧洲陆军和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远东势力的威胁。德国和日本因而将集中精力对付剩余敌人,突破欧洲地中海和亚洲地中海进而进入印度洋,并展开对西半球的钳形攻势。

印度洋流域包括非洲东海岸、阿拉伯半岛南部、伊拉克和叙利

亚，伊朗的南部山坡和阿富汗，以及印度、缅甸、泰国西部的狭长水域，大巽他群岛海岸带和澳大利亚西部。进入印度洋的西北路径穿越欧洲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红海；陆路途经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直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终到达波斯湾。东北路径横跨亚洲地中海、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陆路途经泰国，然后穿过狭窄的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印度洋向南部的南极海敞开，但是朝这个方向航行必须途经两侧的海军基地：南非的开普敦或者澳大利亚西南部的阿尔巴尼(Albany)。

1941 年，印度洋成为世界上唯一被英国海军力量完全支配、其边缘区域也被英国军队完全控制的海洋区。1936 年的失误导致的高昂代价已经得到补救，墨索里尼建立在红海狭窄出口处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已经被摧毁。法属索马里兰受到压制、伊拉克起义被镇压、波斯被占领、阿富汗也被控制。该地区已成为争夺世界霸权第二重要的战略区域，不是因为这些沿海国家拥有巨大的战争潜力，而是因为它们靠近欧洲地中海、亚洲地中海的边缘地带，拥有亚欧大陆的巨大产油区和通往心脏地带的陆上航线。

这个相对较小的流域居住着 5 亿人口，约为地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较低。除澳洲西部以外，它仍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殖民世界。非洲和澳洲都不具战争潜力，因此无足轻重，大多数沿海国家也不具备经济意义。只有拥有经济、工业可能性以及 4 亿人口所提供的强大人力资源的英属印度才可能转化为巨大的战争施加国。其中多少实际上能被调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是否能够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自治领的要求。

在目前的世界斗争中，比英属印度的战争潜力更为重要的是以下事实：英属印度实际上是印度洋仅有的两条通往尚未被德国

和日本控制的亚欧大陆中心边缘区的道路。征服了大部分欧洲大陆后，希特勒进一步封锁苏联通往大西洋的所有通道。但是在南部，人们仍可通过印度洋、波斯湾和波斯的陆上线路到达苏联。旧路线是一条原始的、从巴格达到德黑兰、取道克尔曼沙汉（Kermanshah）和哈马丹（Hamadan）的公路。新路线是一条始于波斯湾最前面的班达尔-沙普尔、然后越过波斯高原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铁路线。从德黑兰向东，越过厄尔布尔士山脉到达里海的班达沙赫港口。从该港口运输的补给品必须横跨里海，然后从巴库到达高加索山脉南部，从马哈奇卡拉到达高加索山脉北部，从阿斯特拉罕州到达窝瓦河区和莫斯科，从古里耶夫到达乌拉尔地区以及从克拉斯诺夫斯克到达俄属土耳其斯坦和库兹涅茨克地区。连接苏联和德黑兰也有两条陆路。第一条由到加兹温的铁路分支以及从加兹温到连接苏联和德黑兰的大布里士之间的公路组成。第二条为中型公路，该车道沿用了从旧波斯到麦什德的高速公路，然后从麦什德越过波斯高原的北部山岬、进入俄属土耳其斯坦，然后连接靠近洛特法巴德的铁路。但是，波斯湾上非常有限的港口设施限制了整个波斯的轨道交通系统。

在印度洋东南海岸，人们可以通过始于仰光、止于中国边境腊戍的缅甸公路到达中国。从腊戍出发，运输主要借助高速公路，卡车需要越过绵长曲折的山区，其中包括拥有世界上最深峡谷的云南山脉。仰光到腊戍的距离约为 500 英里，腊戍到昔日的云南府——昆明的距离为 726 英里，昆明到重庆的距离为 300 英里。这条道路系统正以目前的形式充分运转，一个月可以承载的最大值为 3 万吨，对于拥有 100 万人的军队来说其实很小。

美国作为正式交战国参与到这场冲突中时，旧大陆战场上的

部队配置如下:在欧洲,苏联已经被前进的德国军队逼回了边境并蒙受了巨大损失,这不仅包括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而且还包括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所导致的战争潜力和军火工业上的损失。德国人拥有整个欧洲大陆的产能供其调遣。两大宿敌在北冰洋至黑海 2 000 英里的战线上相持不下。

欧亚大陆亚洲一侧的战线则更长并划分为两个主要区域。东北方向,具有充分机动性的日苏两军相互对峙,维护着岌岌可危的和平。这一部分沿着黑龙江从海参崴延伸出去、围绕满洲的北边边界直到赤塔(Chita)。赤塔和中国北方军队之间的战线由外蒙古的苏联巡逻队和内蒙古的日本部队驻守。中日战争已在中国西部省份造就了一条由山西省延伸至法属印度支那、或多或少连续的战线。战争潜力和军事工业方面,东部前线沿岸的情况比欧洲前线沿岸的情况更为不利。小型金属工业支持东西伯利亚的苏联军队和沿海省份,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工业能够为中国军队提供供给。同盟军中正参与大多数战争的两个成员国急需物资供给,而供给只能来自美国的军事工业。

为了让物资到达苏联和中国,日本和德国必须先到达欧亚大陆周围的环海高速公路、然后再穿越边缘区。德日轴心控制边缘海和海岸带的程度显示了两个被包围的陆地国家(中苏)所处境遇的严峻程度。至 1941 年秋季,欧洲过境区落入德国之手,边缘海布满潜艇且不断遭受陆基飞机空袭。通过维持维希傀儡政府以及葡萄牙、西班牙附庸国的理论上的独立,德国曾劝说英国尊重其非洲领土。其结果是,从班加西到卡萨布兰卡的整个南部沿海地区都成为希特勒的储备基地,直到目前他准备利用。该情形也适用于从非洲西海岸到塞内加尔和达喀尔港的区域。

在远东，日本占领了从西贡到海参崴的海岸，并控制了亚洲地中海北部的边缘海，但日本尚未利用手中权力关闭通往苏联港口的海上航线。海岛帝国穿越中间海、直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行动一直不太成功。日本已到达西海岸的最南端——西贡，但其越过南部沿海地区的尝试暂时被搁置。战败荷兰的殖民地不像战败法国的殖民地一样能够获取。跨越亚洲地中海、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仍由同盟国控制，印度洋仍受英国海上力量支配。大英帝国军队控制的领土包括从欧洲地中海、亚洲地中海进入印度洋的路线以及从该海洋区通往苏联和中国的主干道。正是从武装力量分布的战略形势和欧亚大陆战争潜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不得不开始参与战争，无论在军事行动方面还是继续租借援助方面都是如此。

跨 洋 航 线

美国位于新世界的北方大陆，这使其处于主战场之外。仅就美国西太平洋的殖民地而言，它掌控着亚洲地中海前线的小部分区域。美国最初参与战争是为了向同盟国提供军火，其经济资源和地理位置都给美国启动该功能提供了特殊优势。美国的战争潜力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其工业中心仍超出轴心国的军事力量范围。1941 年下半年，当新创立的军事工业开始全面投入生产时，美国接受了为同盟国战斗部队输送武器的额外责任。控制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路线呈现出新的意义。

极地海洋

穿过极地海洋存在着洛杉矶到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巴尔

的摩到莫斯科的最短航空路线。这些航空工业中心制造远程轰炸机，从距离上看，去往苏联的最短航空运输路线会越过极锋。西部路线完全位于敌对行动的范围之外。它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到达阿拉斯加州，越过白令海峡到达西伯利亚，是唯一通往苏联亚洲部分而不受日本干预的路线。由于位于拉布拉多、格陵兰岛西部和斯匹次卑尔根的基地不可用，向东跨越必须偏离原来的大圆圈航线(great circle route)，转向偏南方向：从纽约到纽芬兰、冰岛和苏联北部。但是，无论向西还是向东，跨越极地的作用都非常有限，这既因为缺乏设备先进的基地，主要还因为一年中大部分时候的天气都不利于飞行。

东部路线作为一条运输线已具有全新的意义。德国占领丹麦后封锁了波罗的海并控制了希腊和达达尼尔海峡，其结果是跨越北部大西洋就能够到达苏联——先取道极地前线，然后途经莫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再经过纽芬兰和冰岛。如位于挪威北部，德国可以从这些港口的海洋路线驶入公海。阿尔汉格尔斯克只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开放，但受墨西哥湾河流影响，莫曼斯克大部分时候均为不冻区。英国的海上霸权也许可以护送运输车辆进入这些港口，但这是一条危险万分而又困难重重的路线，驻守芬兰的德国军队可能威胁到通往列宁格勒的陆上行程。

大西洋

从援助同盟国的角度来看，大西洋是最重要的大洋。大西洋的最窄处位于北部格陵兰岛和挪威之间，其由长达 1 000 英里的水域隔开；然后向南扩展，在南部的诺福克和直布罗陀之间达到最宽。到达南纬 30 度时再次开始缩小，随着巴西纳塔尔和塞拉利昂

的弗里敦之间的距离不到 1 800 英里，非洲海岸和南美洲海岸也彼此靠近。越过该点后，海洋再次向南扩展，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好望角之间第二次达到最大值。

共有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跨越大西洋。北部路线通往英国，中间路线通往欧洲地中海，南部路线则横跨至南非。1941 年 11 月，美国废除于 1939 年公布的、禁止美国船舶在作战区域航行的中立法案条款，在此之前北部的两条路线不向美国商船队开放。自废除条款以来，美国已加入了其他国家从纽约起航、沿北部海上航线的运输。这条路线运送了大量租借援助，后期阶段在受保护的舰队和远程轰炸机支持的潜水艇之间进行了大西洋之战。①

目的地为北苏格兰、北英格兰的大圆航线沿北美大陆海岸行进并越过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的大洋。相对来说，这条路线在三条横渡路线中受到了最大力度的保护，因为美国海军能够从位于新不伦瑞克、纽芬兰和格陵兰岛的基地保卫前半程路线。虽然美国在这些地方没有领土属地，但它成功获得了必要的基地。1940 年 8 月，加拿大和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协议迫使加拿大向美国海军开放其港口。1940 年 9 月，美国与英国签订驱逐舰协定②，美国也因此获得了纽芬兰的一个基地。之后的 1941 年 4 月，美国和丹

① 大西洋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美国同德国在大西洋战区进行的保护与破坏海上交通线的作战。大西洋交通线是同盟国赖以支持欧洲战区的生命线。

② 在 1940 年 7 月至 10 月间，德军以 6 艘潜艇被击沉的代价，击沉英国及其中立国运输船 217 艘，总吨位达 110 万吨。面对德军潜艇的疯狂袭击，英国被迫向美国求救。1940 年 9 月 2 日美英达成协议，英国将其在巴哈马群岛、牙买加群岛、安提瓜岛、圣卢西亚岛、特立尼达岛和英属圭亚那等地的海空军基地九十九年的使用权给予美国，同时将纽芬兰的阿根夏和百慕大岛基地无偿提供给美国使用，换取美国 50 艘超龄服役的老旧驱逐舰。

麦在华盛顿达成协议:以给予美国在格陵兰岛建造海军基地、空军基地的权利为代价换取美国在丹麦领土上建立保护国、对丹麦进行保护。

1941年7月7日,美国为确保对北部路线第一阶段的保护迈出了最后一步。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应冰岛政府邀请,美国部队已进驻该岛,并愿意与英国合作、共同守卫这个重要的前哨基地。这些设施使美国能够给予通往英国的美国商船队超过整条路线三分之二路程的保护。美国还于1941年宣布,北爱尔兰的基地修建工作正在进行,这些基地最终将为美国海军所用。后来的基地建成以后,美国将能够全权负责跨大西洋行动中最重要的部分。

中间路线从大西洋港口通往欧洲地中海。即使没有《中立法案》的限制,美国船队实际上也不可能走这条越过直布罗陀的路线,因为德国潜艇和陆基飞机使这条通往内陆的通道变得极其危险。因此,此条跨大西洋通道主要为通往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的美国船舶所用。所有领土不是属于维希傀儡政府就是属于比利牛斯山下的附属国,这便成为了英国封锁的漏洞,所以这些船只在沿北非西海岸的德国海军行动的区域内不受干涉。

地中海路线不可能成为近东的供应路线,因此英国迫不得已越来越依赖途经好望角、沿非洲而行的路线。这也赋予了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南非好望角之间的交流重要的意义。这条路线与大陆和维德角群岛之间的西印度群岛、巴西东北海岸平行,并从纳塔尔附近开始横跨南大西洋。维德角群岛附近的阿特拉斯山和巴西凸出地带之间的区域代表了多条横跨大西洋的海上通道的交集。贯穿这片区域分别经过从拉普拉塔到英国、从开普敦到英国、从美国北大西洋港口到南非的路线。从大英帝国生命线的角度来说,

该区域的重要性仅次于冰岛和苏格兰之间的区域，因此该区域在争夺大西洋控制权的斗争中成为第二重要的海上战场。

大西洋提供了五种可能的空中航线。北部航线通过一系列短途飞行到达英格兰。该航线从纽芬兰圣约翰出发到达卡特莱特和拉布拉多，其航距为 450 英里；到格陵兰岛南部的航距为 650 英里；到冰岛的航距为 750 英里；到法罗群岛的航距约为 500 英里；飞行 450 英里到达苏格兰。这条路线的优点在于最长飞行路线（格陵兰岛南部到冰岛）不足 1 000 英里；如果于格陵兰岛东部建立的第二个基地可用，该航距可能变得更短。但这个优势并不能弥补之前提过的、导致飞行在多数季节里变得极其危险的气候条件。因此，位于大圆圈航线上、从纽芬兰到英国的直达航线更为重要。正是沿着这条航线，泛美航空的运输机才能从纽芬兰飞往冰岛，美国的轰炸机才能经常穿越英格兰，公使团也才能来往奔波。

下一个空中交叉航线由泛美航空公司运行，并通往百慕大群岛、亚速尔群岛以及里斯本的商业航线。该航线得征得葡萄牙同意，如果柏林命令里斯本撤除必要设施，那么该航线将不再可用。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里，百慕大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之间的盛行西风带会影响飞行安全和净荷载，泛美航空的飞机已取道西非葡属几内亚和巴西帕拉、从葡萄牙返程回到纽约。另一条航线也由纽约飞往开普敦，这条通往里约热内卢、最远可达纳塔尔的例行路线途经波多黎各、特立尼达、乔治城以及帕拉。从巴西凸起地带启程后，飞机跨越南大西洋到达“非洲之肩”阿特拉斯山，最后降落于冈比亚的巴瑟斯特。沿着这条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已为政府承担了向英国近东军队运输轰炸机的轮渡任务。泛美航空的飞机从巴瑟斯特起飞、向东飞越赤道非洲的自由法国殖民地再到达苏丹，然后

经由埃及到达东部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边缘区域。纽约和特立尼达间的第一飞行区段在美属机场之间流转。作为总协议中的一部分,获取乔治城基地是为英军以基地设施交换超龄驱逐舰做准备。乔治城和纳塔尔之间的飞行区段需要征得巴西政府允许,使用非洲空军基地需要与大英帝国合作。南大西洋横渡路线的非洲端点位于极其危险的地方。巴瑟斯特位于由达喀尔运作战斗机的飞行范围之内,德国或早或晚会使用该港口的空军基地,开展对轮渡服务的打击。再往南到弗里敦或位于利比里亚半保护领的蒙罗维亚,这里将增加保卫东部基地的机会,但"非洲之肩"阿特拉斯山在以达喀尔为中心的轰炸范围之外没有任何界标。

太平洋

太平洋是面积最广阔的大洋,它和其他两个大洋一起将旧大陆与新大陆隔离开来。太平洋从北方的白令海峡开始向赤道持续延伸、到南半球又再次收缩,这是由澳洲大陆的东部地形造成的。美国依然能够控制东太平洋的原因在于,其在大洋中部拥有珍珠港这样的伟大海军基地;美国具备从阿留申群岛、中途岛、威克岛、约翰斯顿①环礁以及巴尔米拉环礁到萨摩亚岛展开空中侦察、轰炸等行动的能力。但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正因以下事实而发生极大改变:美国在大西洋的地位与之不同之处在于,太平洋彼岸拥有优势海军力量的是美国的敌人而非盟友。该情况绝不可能因为美国拥有众多的西太平洋岛屿而被逆转。夏威夷仍距横滨 4 000 英里,距离菲律宾则超过 5 500 英里,而国际日期变更线以

① 原文为"Johnson",实际应为"Johnston"。

西却是日本拥有海上霸权的海域。日本海军控制了亚洲地中海以北的边缘海区，因此如未经日方许可，美国不可能触及中国和苏联的港口；而穿过中间海必须途经日本管辖的岛屿。这片区域极其适合潜艇和水上飞机的运作，因此该地区岛屿组成了一道起于珍珠港止于马尼拉的屏障。这样的形势极大地威胁着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补给线。

日本公开宣战后，美国通过三条海上路线给苏联和中国的军队输送物资。北线沿着始于美国西海岸、掠过阿留申群岛然后向日本海弯曲的弧线，这使其必须横跨海洋，到达海参崴。第二条路线上，船只从美洲地中海驶出，通过巴拿马运河驶向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地中海，其中取道夏威夷和马尼拉。一旦与日本开战，美国将不得不利用更偏南方的通道到达新加坡和马尼拉。这条路线取道萨摩亚和达尔文港。尽管距离长得多，但避开了日属岛屿的危险区域。正是这条从夏威夷出发、南下至萨摩亚的路线被那些从太平洋沿岸港口驶出、驶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船只所采纳。

跨太平洋的空中交流由两条航线维系：一条通向远东、一条通向澳大利亚。泛美航空公司能够利用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等已由美国管辖的岛屿，将其作为前往远东航路上的中转站。航路从马尼拉开始分叉，一支通往香港，另一支通往新加坡。在香港，美国与中国航空进行连接，即从该英国所占岛屿出发、飞越日占区直达重庆。在新加坡，美国航线与荷兰航空进行连接以抵达爪哇岛和澳大利亚。美国海军正是利用这条航线向亚洲地中海派遣轰炸机。

即使在最为便利的从火奴鲁鲁至新西兰的空运中，备受认可的美国领地也已被证明数量不足。金曼礁(Kingman Reef)位于火

奴鲁鲁西南方约 1 000 英里，尽管用于试飞，但结果仍差强人意。因此美国开始向沿途的其他岛屿宣示主权。1935 年，童子军宿营于豪兰岛、贝克岛和贾维斯岛。正是其义举使美国变得名正言顺，在发现岛屿的基础上平添了占领的意味。1938 年，美国又向菲尼克斯群岛中的恩德伯里岛和坎顿岛宣示了主权。这些岛屿大致位于火奴鲁鲁与新西兰之间，距夏威夷约 2 000 英里、距萨摩亚约 1 000 英里。坎顿岛上有一个 9 英里的潟湖，位置优越，可供飞机隐蔽。但英国人拒不承认美国宣示的主权，折中方案是美国与英国对这些岛屿进行联合共治。几次屈指可数的飞行之后这条路线就暂时中止了，原因在于缺乏飞机且大西洋急需使用设备。航线于 1941 年 11 月得以恢复，因此为通往澳大利亚提供了两条可能的航线。北路取道新加坡，南路取道新西兰。南路启程离开火奴鲁鲁后先后抵达坎顿岛、斐济群岛、法属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12 月爆发了敌对冲突，这导致北路上的行动被暂时搁置。

西半球的包围圈

沿着这些海路和航线、跨越分隔新旧世界的大洋，战争补给品定会流向美国盟友，也正是沿着这些运输线才使美国的力量在冲突中凸显出来。只要斯大林的军队仍在苏联作战、蒋介石的武装仍在中国抵抗、英国海军仍旧统治印度洋，那么欧亚大陆就将继续维持均势，而美国就将在旧世界的权力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倘若苏联和中国的抵抗在轴心国力量消耗殆尽之前戛然而止，那么后者可能成功掌握欧洲和亚洲地中海的控制权并控制西方和东

方世界通往印度洋的大门。这意味着德日同盟将控制除北海对岸的英国岛屿之外的整个旧世界，而英国迟早会选择投降。所以，美国敌人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破坏美国支援盟友的补给线并切断美国的跨洋路线。

对德国而言，在旧世界获胜意味着实现以柏林为中心、控制大欧非范围的梦想。该范围会从北角延伸至开普敦并囊括远至乌拉尔山的欧洲、地中海和近东；它会包括 5.5 亿人口在内并形成庞大的权力集合体。对日本而言，在旧世界获胜意味着将其岛屿帝国转变为大陆性质的联合体。日本的势力范围将从白令海峡延伸至塔斯马尼亚并囊括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随后，新世界将被两个庞大的、拥有巨大战争潜力的帝国所包围。现有的力量流动将发生逆转，大洋对岸的权力平衡会被打破，而两个大陆块的相对潜在实力会把旧世界对西半球的地理包围转变成政治钳制。

欧亚联合包围美国产生的威胁最早出现于门罗总统执政时期，一战期间再次出现。这股威胁潜藏在英日同盟之下。如今威胁再次出现，但其规模却超出以往。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一直依赖于欧亚均势，如今该地位却受到来自大洋彼岸两个统一半球组合的威胁，二战的结果将决定美国是否继续作为一个大国在旧世界的诸项事务中发声；抑或沦为夹在德日两大强国之间的缓冲国。

日本人攻击美国岛屿领地之前，德日在旧世界获得胜利的想法不会对美国这位孤立主义者造成不利。它接受了法西斯的主张，认为这个世界应当被组织成少数几个大规模的霸权体系，这样一来便可使区域经济的运转更具计划性和整合性。在这样的“新秩序”中，作为孤立主义者的美国盼望着自己成为西半球的领导者。在其看来，新世界是个合乎逻辑的地理统一体，其领土为经

济、政治一体化打下了良好基础。新大陆四面环海,似乎依靠半球孤立为半球防御提供了机会。周围大洋极为宽广,因此经过整合的各国似乎能通过简单的防御政策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

受本土孤立主义者论点的启发,德国在美国进行宣传时已提及互不干涉政策的好处。它建议,如果世界秩序能够建立在区域孤立的基础上,那么权力斗争将会停止。如果美国不去干涉欧洲和亚洲,那么德国和日本也愿意不去染指西半球。达成这样的协议后,三个大国在其各自区域均享有充分均等的机会;在区域资源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国可在其势力范围内构建权力结构。

假如柏林和东京的实际政策没有和宣传者极力鼓吹的全盘计划产生激烈冲突,那么这个论点原本更具说服力。无论是轴心国首都反复出现的新世界秩序蓝图,还是德国外交官在拉美共和国开展的活动,两者都未暗示美国将不受干涉地尝试整合新世界中的各个国家。相反,德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其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美国创造半球团结的行动。

正如德日政府实际酝酿的那样,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柏林返回国内后不久,1941 年 5 月美国在新世界的地位就公之于众了。当时,《时代和广告商报》是日本外交部的喉舌,其刊发了几项将融入和平架构以使柏林—东京同盟接受的原则概要。这些条款勾勒出如下世界:美国不仅会从亚洲全数撤军,还会接受其在西半球倍受约束的地位。它会被要求交出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接受夏威夷群岛上伟大海军基地的局部裁军并同意将其太平洋舰队转移至大陆水域。美国在新世界的势力范围将局限于北美大陆一隅,其实力也不能用于在南美洲施展霸权。为自己考虑,美国将接受

在北美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但将许诺德国和其盟友“充分的机会均等”和“行动自由”以保护其利益。

鉴于德国的一贯做法以及它对多瑙河流域诸国提出的“机会均等”“行动自由”主张，这些条款并未留下多少怀疑空间。德国要求的自由指的是通过革命推翻任何已建立政府并以亲柏林政权取而代之的自由。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将不得不放弃“门罗主义”中所阐明的保护政策，并被迫接受美洲地中海以南的姊妹共和国建立由柏林操纵的法西斯政权的事实。结果是美国将被完全包围。困住美国的包围圈将包括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的各大跨洋帝国、由苏联征服的极地前线上的重要区域以及南美大陆。柏林、东京统治者派给美国的真正角色并非统一西半球的领导者，而是一个遭遇孤立、包围、被封锁在北美大陆的国家。

因此，非干预主义者力主的通过半球孤立进行半球防御政策的合理性不仅取决于美国认为新世界将强大到足以抵御旧世界的设想，而且取决于面对德日施加阻碍的决心，新世界实际上能够实现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统一的假设。许多非干预主义者之所以接受半球防御政策，是因为该政策似乎能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即使该政策能避免与统治欧洲的德国发生战争，也仍不能防止与意欲称霸南美的德国进行斗争。推行半球防御意味着实现半球一体化。德国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半球一体化进程并确保南美大陆的独立性以对抗北美大陆。

德日同盟已把美国拖入全面交战的境地。因此，争取南美效忠的斗争变得更为重要。这将不可避免地涵盖现代战争，即全面战争的所有特点。现代冲突采用多种攻击方式。它们首先利用舆论攻击对手的意识形态，试图瓦解对手的社会结构，然后费尽心力

地摧毁对手的信念以及抵抗力量。当今的国际战争始于内战。交战国采用利用内奸、扶持傀儡政权上台等手段试图从内部征服敌国。早在爆发军事敌意之前，国家会先使用经济武器。它不仅是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谈判的手段，还是进行政治渗透、操控的工具。它充分利用一个国家对进出口的依赖；前者利用禁运令和出口禁令截留关键性的、建设军力必要的战略原料；后者拒绝对方进入己方管制市场，除非获得政治优惠。心理上、经济上的这两种压力被用作政治路径工具，其目标在于孤立对手、破坏其可能从中汲取力量的同盟和联盟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对手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系统。军事打击是权力斗争的最终兵器，只用于其他形式的高压手段没能使对手屈服的情况。

在美德为谋求南美霸权而产生的冲突中，并不是所有全面战争的步骤都会被完全采纳。心理战是当今的主要战术。1933—1939 年间，人们对经济战乐此不疲。但是，随着 1939 年 9 月战争的爆发以及英国封锁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德国暂时失去了经济武器。然而德国已改善了自己在未来经济斗争中的处境，因为它那时已经征服了作为南美出口产品天然市场的欧洲大陆。政治斗争继续推进的形式包括宣传德国将面临经济惩罚的威胁，也包括宣传给美国提供当下的经济好处。军事阶段斗争的紧张程度将取决于德日同盟能够得到的、海外行动的自由程度，但其高潮必将推迟至美国的旧世界盟友败北之时。

孤立政策让美国失去了众多支持者。这在公众舆论回应日本袭击的首次情绪爆发中就已体现。除非该主义在西半球站得住脚的假设可以证伪，否则无法保证这些假设不会继续影响公众对战争策略的认知。当赴欧亚作战的代价显而易见时，出于美国能将

新世界转变为足以抵抗旧世界权力架构的幻想，人们将会要求于大洋一侧实施防御政策。现实中打造美洲国家共同阵线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倘若此联合体能够形成，其能量有多大？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安全对欧亚权力平衡的依赖程度。

第二部分

为南美而斗争

第七章
两个美洲

但是，两个美洲的相似之处就到此为止，因为历史将他们引向不同的前途。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与南方拉丁派的天主教徒沿着截然不同的文明进程发展。他们各自都被打上了其溯及本源的烙印。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①]

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军事斗争的一种辅助手段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今日尤其如此。不仅公共教育和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影响公众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当今世界的矛盾既是一场革命性战争，一场权力斗争，更是一场反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德日同盟之一的德国，其扩张战争不仅为土地、矿产和权力，还为推行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它不仅想要征服人的肉体，还要征服人的灵魂，也因此这场战争兼具了某些特征，如早期的伊斯兰教征服，17 世纪的宗教斗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战争。

人类会有一系列基本的需要、欲望和动机。一种社会制度能

①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1875—1959 年)：法国地缘政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够给民众提供足够满意的生活、允许社会充分表达这些诉求，并仅仅通过现存的制度和习俗进行维持，那么社会就会稳定。当人们与生俱来的需求和欲望被打压、被抑制时，社会就会失去稳定，催生革命。这种剧变包括一个统治集团利用法律之外的方式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这种社会革命与宫廷政变有着显著不同，它有人民的参与，它所改变的不仅是个人还有社会体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新的统治者上台，他们是多数党的领袖并有着新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结果不仅会改变法官的人选，还会改变社会的整个司法基础。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样革命性的剧变必然会导向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并能进一步制约政府权力。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世界上既有革命行为也有反革命行为，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论名称如何，都建立了政府，并比它们打击的前任政府更有力地控制着社会。革命不会因为政府动用过多的权力而产生，它会因为政府糟糕的作为或是不作为而爆发。

革命是否会发生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中取决于诸多因素。革命来自政府未能有效利用权力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但只要充当共同智识纽带、团结民族群体的社会思想继续发挥其凝聚作用；只要民众的爱国之心还强于社会阶级差异的意识，革命就不会发生。如果统治阶级还没有丧失其权力的公信力，没有放弃其统治的义务，仍然乐于使用自己手中强制和宣传的工具，那么革命也难以成功。但如果统治者变得效率低下、无力制止暴乱或是镇压内乱失败，他们将失去一大部分人的支持。一些人将转变效忠对象，不再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些人会继续拥护原本的意识形态，但对政府执政和维持秩序的能力失去信心。当转变效忠对象的人包括了警察和军队时，统治者将失去认同感和力量。这两个要素对

政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此时的环境将有利于一场成功的革命发生。

革命最显著的先决条件是有个渴望权力和支配的党派，它能够替代现存的执政政党团体。新的领袖接受了旧的效忠，革命政党的首要任务是打造自身的武力、强制工具，重建前任政府未能维系的秩序。一场成功的革命始于社会的瓦解，终于不同的部门在新意识形态之下的再整合。

社会维持其团结与结构，部分通过强制手段，部分通过个人对领袖的效忠，部分通过习惯，部分是认同其共同的社会哲学。这一社会哲学或“社会神话”，包含了对现行社会秩序的解释，对共同价值中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社会未来的描述。这一“神话”尽管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无关历史与科学的准确性，但是如果集合了过多的矛盾，或是存在违背人的天性和社会现实的因素，它仍将失去人们的拥护。除非不断重新诠释这一“神话”，这也是必须的，否则当生活模式发生变化时，它将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充当社会纽带的力量。

当“神话”失去生命力，统治阶级将不再被视为是履行重要社会职能的角色，不再被视为是实现民众理想生活状态的必要工具。统治者此时会成为一部分人眼中的压迫者、阶级利益的仆人。在这种环境下，整个社会在面对革命性的宣传时变得极为脆弱。它会指出，旧的神话已经不再与新环境密切相关，人们的需求已经无法在现行的社会框架内获得满足，因此需要新的秩序与意识形态。革命性宣传因此部分是试图为他人找到新的理念，部分是抨击走向衰落但仍然占据主流的旧神话。新的神话不会简单地叠加在旧神话之上，它必须为自身创造空间。所有革命最初都是破坏性的，它们必定先摧毁、后兴建；先抨击旧神话、后宣扬新神话；先打破旧

社会模式、后重整建立新的社会模式。

第三帝国由革命造就，它脱胎于前德意志共和国。如今第三帝国参与到与美国争夺南美霸权的斗争之中，而它正将意识形态作为其争霸的武器。这种攻击形式混合了直接的心理战和革命性宣传。它同时使用智力手段和情感手段，用各式各样的策略引发争端，目的之一是摧毁对手的精神抵抗力量，征服其作战意志，瓦解社会凝聚力。社会涣散，国家将无力展开行动，没有能力实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无法抵御外部侵略。这一方法力图摧毁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激发其国内现实的和潜在的矛盾争端，目的是要把融合的国家社会变成矛盾不断、斗争不止、争执不休的社会。舆论开始混淆不清，公众受谣言，妄想性、煽动性的言论，谎言，焦虑情绪刺激转而反对政府。社会瓦解的趋势加快了，这源于所有潜在矛盾的激化，无论是思想层面的还是物质利益层面的。在欧洲，德国人利用种族对立情绪谋利，他们纠合反犹主义者，鼓动少数族裔间的猜忌和仇恨，激起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情绪，煽动宗教对立。

另一种方法是推动积极的革命，目的是在每个国家内部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分支，其任务是培养宣传和鼓动的先锋，敦促所在国政府奉行友好的政策并最终夺取该国家政权。这样做首先要赢得盟友，对民众产生影响力。在国外的宣传上，德国难以运用其所有革命意识形态，其中一部分显然只适用于德国人。而另一部分一旦宣之海外，只会让德国树敌而非结友。无论新信仰卫道者的革命狂热如何，无论他们有多么坚定不移、深信其教义拥有绝对且永恒的效用，且可以绵延世代遍布四方，他们都不能直接宣扬其观点而不加删改。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服务于德国国家利益，并

从属于权力政治的要求。因此经过大量删节的纳粹意识形态内容传播至海外，通常它们都以不同的“包装”出现在每一个独立国家。

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这一教条在非雅利安人群居住的国家几乎无用武之地。但是，在生物禀赋上种族是不平等且存在差异的观念却被到处宣扬。特定的种族注定要统治其他族群，这种支配是自然规律的反映。这一理论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受到鼓吹。只有个别国家会乐于接受这种全新的异教道德准则，同时伴随着从理智到本能、从被动到主动、从精神到肉体、从道德约束到生命活力、从妥协到斗争的价值观的转变。更加包容是新信仰的魅力所在，乐观主义哲学重新肯定通过集体努力塑造人类命运的可能性，尝试消除由狂热主观意愿引发的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精神颓废。

然而，种族教条和个体道德准则都不是最为长久的、可向海外宣扬的东西。真正要对外输出的是新信仰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信条。其他国家受到鼓动也效仿德国，采纳德国做法以期消除和弥补自由民主政权的弊端和不足，并受德国保护以抵御共产主义和犹太人国际金融业的威胁。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但它也暗示政府要完全掌握经济生活，并且以国家计划体制取代自由市场和企业家个人决策，这一点只在国外一些特定的圈子加以强调。国家社会主义提出了新重商主义的概念，重申至高无上的政治生活要凌驾于经济生活之上，并强调需要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以便足够强大的政治机构可以左右大量聚集的私权力，这样做的理由是工业体系准许发展大规模垄断模式的企业并建立庞大的工会组织。这一陈述能够打动所有阶级，它带给劳动者的好处是国家将管控行业垄断；带给资本的帮助是政治机构会把劳动者约束在岗位上；至于中产阶级，它则给他们提供了一条保障之路，

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家计划进行的。

宣传中所强调的社会理论是一种有机的理论。它否认社会契约说的有效性，反对把社会看作一个联合体，一种由自由个体行为造成的机械结果。它主张社会是一个社群，一个鲜活而充满生机的有机体。这意味着系统组件之间并非平等，而是不平等，社会等级制强调每个人都应当安守被分配的位置，个人工作不应当只为自我满足，而是要服务于整个集体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被精英阶层把持，这不是从世袭阶级而是从统治者的意义上来说的，尤其是拥有先天优势、从小就接受训练、锻炼其领袖能力的统治者。政府管理不是几个由愚昧无知的群众选举出来的人所能胜任的，必须托付给统治阶级中有能力的人。

就这一社会属性而言，个人离开国家将难有生存的空间，也因此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即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政府无权干涉。个人自由的概念因英、美、法革命留存在现代民主体制之中，它也暗示着在极权主义国家，对最高权力的限制是没有保证的。另外，在极权主义国家监督制衡机制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一党制国家能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这比在一个走向衰落的自由民主体制中主张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概念要好得多。元首作为国家的个体领袖，可以提供公民需要的保护。而美国总统必须通过解读选举结果的意义来行事。一个“真正”的元首不需要携带纸质用具，可凭直觉了解人民需要，而非依靠选票。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尤其对那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而言；这也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意识形态，对所有迫切地想通过个人领导为自己国人服务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当在一个国家的宣传取得成功，并达到建立国家社会党的程

度，它的任务开始转向推动该国与德国合作。从消极方面看，这意味着会传达出这样的讯息——第三帝国对所谈论的国家没有侵略企图，这些国家没有必要害怕与担忧德国当前的占领行动。国家社会党还要释放一种观念：德国的胜利是必然会发生的，德国在顺应时代潮流，抵抗德国是无用的。德国承诺会回报那些及时加入其阵营的国家，预言将把可怕的后果带给那些顽抗的国家。以上都属于劝诱的办法，但宣传中最为奏效的手段则是用实际行动展现出胜利的姿态。每一场胜利都会带来新的追随者，每一次征服都会带来新的皈依者。而那些描绘打了胜仗的影片，在精心地剪辑后给人一种不可抗拒力量的印象，这仅仅增强了影响力而已。

国家社会党人在西半球宣传的总体目标如他们在欧洲所做的一样，鼓励孤立主义，高唱民族主义，挑起国家间的战争，极力阻止泛美团结与协调。德国人的宣传试图让人相信，德国没有任何形式的企图，不管是经济上的、领土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它还试图摧毁每个抵抗国家的力量和意志。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德国人不仅利用了远在柏林的宣传声势，还利用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组织。这些组织不论叫什么，都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德国外交部的代理者。作为两个大陆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在这个半球的每个国家都发起了这样的战争；倘若后者胜利，军事行动就没有必要了。新大陆将会从内部被征服。

盎格鲁—撒克逊美洲

宣传机器要设法在欧洲的每个国家制造社会分歧，但前提是这些国家存在少数族裔。令人质疑的种族差异让犹太人无法求得

理想土地供他们施展天赋，而西半球最为合适。新大陆民族的构成要归功于外来移民，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然而三百年的时间尚不足以让近似的习惯趋同，印度人种、高加索人种、尼格罗人种以及东方蒙古人种虽与不同族群通婚，但在其他方面仍保持了相对纯洁。不同的欧洲民族来到这个新世界后，已经顺应了既有自然的、又有人为的同化进程，但那些一直都各自独立的族群也表明，这一进程并没有完全吸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迁居至新大陆的大批移民。

种族与民族构成

美国也许和西半球的任何国家一样，种族混杂、民族众多。193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美国总人口为 1.22 亿，其中 1.08 亿属于高加索人种，约 1 200 万属于尼格罗人种，略多于 200 万属于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少数族裔几乎全由美裔黑人组成。蒙古人种少数族裔中具有代表性的不仅包括美国印第安人和一些墨西哥人(其中多数为印第安人)，还包括 2 万东方人。

白种人与东方人的种族冲突曾经出现于美国太平洋沿岸。在美国西南部，小规模摩擦也曾发生，这是由白种人和墨西哥人之间的社会隔离和经济竞争引起的。但最要紧的、也是潜在最危险的种族问题当属南方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虽然在棉作物带上，黑人的待遇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德国犹太人的境遇，但美国对待种族问题的意识形态导向与国家社会主义没什么不同。人们对雅利安人种优势论深信不疑。黑人在现代社会中背负着历史的烙印，即他

---

* 直至 1941 年的秋天，194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无法获得。——此类注释为原注，后同，不另标出。

们的奴隶出身。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极大地伸张了人权，但却未能消除社会对黑人的不公正，也未能保障黑人拥有真正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他们无法应聘技术工人岗位。在社会结构中，黑人仍然是低人一等、受人奴役的种族。种族摩擦必然导致社会紧张与心理仇视，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已从中发现"沃壤"，继而引发骚动。

高加索人的多数族裔在种族和文化上也并非同质。这个群体囊括了所有来自欧洲的亚民族、欧洲大陆与近东的其他民族。1930 年，全美国有 1 300 万人是在外国出生的，有 2 500 万人拥有异国血统或混合血统，这两个群体分别占到人口总数的 11%和 21%。从文化取向的观点看，可以被称为最正统美国人的当属土生土长、拥有当地血统的白人，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半数多一点而已，具体数值为 57%。其中，最重要的外来民族并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代，而是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以及俄国人的后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美国忠心耿耿，但是，他们也代表了很多未完成同化的、境外宣传势力可能在此找到滋生沃壤的群体。

1930 年，德国人族群共计近 700 万人，其中 150 万人出生于海外，剩下的出生于德国本土或是拥有混合血统。其中超过 50 万拥有德国血统的人居住在纽约，其余密集居住于芝加哥、费城、圣路易斯、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密尔沃基。实际上，几乎每座人口规模不少于 10 万的城市都有一块较大的"德国殖民地"。450 万人拥有意大利血统，其中 200 万人出生于海外。波兰裔外国人超过 300 万，其中 100 多万出生于海外。从数值来看，次重要的民族要属爱尔兰人和俄国人。当然，美国也有犹太人，人口数量估计为 450

万。虽然犹太人既非种族群体，也非特定国籍团体，但在某些方面却发挥着少数族裔的作用。许多犹太人都保持着完整的传统文化形式和宗教习俗，他们本来就与众不同，这些也把他们与多数族裔区别开来。

美国人口构成拥有丰富且各异的“肌理”。纵使美国仍被唤作盎格鲁—撒克逊之国，随着近五十年来中欧和东欧移民大量涌入并占据主导，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在美国的相对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同化程度一直以来都不完全，各种族裔的美国人就是例证，这导致国家出现了许多民族断层线，在压力和应变的作用下随时都会扩大成缝隙，产生数条裂痕。老一辈们通常都对新移民心怀憎恶，横渡大西洋的举动也无法永远消除由历史造成的新旧大陆的对立情绪。

同化不完全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情感上和政治上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方式生活，而是继续按照故土的习惯生活。这部分人趁机利用政治体制提供的机会，尝试影响华盛顿高层的政策导向以援助其在欧洲的同胞。结果是，所有欧洲的争端都将导致大洋彼岸的民族摩擦，每场欧洲战争都有可能转化为美国国内的冲突，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为其强硬的、对旧大陆的外交政策赢得广泛支持。

加拿大的种族及民族构成虽不及美国多元，但在近几年却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由于加拿大的气候不利于种植园作物生长，它没有必要引进黑人奴隶，所以实际情况使得自治领能够摆脱严重的种族问题，而这却对美国造成困扰。曾有种族冲突见诸太平洋海岸，起因只是一次东方人小规模的移民活动，但这场冲突相对来说性质较轻、规模较小。

1931 年的报告显示，加拿大人口的种族分布如下：英国人占 52%，法国人占 28%，日耳曼人占 6%，斯拉夫人占 6%，斯堪的纳维亚人占 3%。这些群体之一的法裔加拿大人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实际上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同化。北部的自治领不像美国那样实行民族聚居，从而使同化程度多少较为超前，它同比利时或瑞士一样拥有多个民族。法裔加拿大人的先辈曾是较早的定居者，比英国人都早，他们世世代代坚守着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在天主教会的鼓励下，他们一直作为独立的社群生活着，使用法语，遵守法国法律。他们历经艰难困苦，赋予了加拿大另一重国家身份。

经济与社会结构

加拿大与美国各自在其广袤的领土上建立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信用经济，拥有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这补充了致力发展农业和采矿业的资源攫取型经济。攫取型经济的特点是大量运用机械动力。由于所有工人产出较高，所以保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制造业为社会结构催生了新的经济阶级，他们有着明确的利益，这有别于农民。制造业也引发了一场工业与农业围绕国民收入分配的斗争。由于国家的规模以及特定地理区域专业化的影响，这样的对立开始呈现出地域冲突的形势。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最初限于美国，现在却蔓延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东方与西方之间。

在自由放任的体制之下，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结合了近乎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助长了垄断和经济权力集中的趋势。特大型企业的财团如今正匹配相应的、拥有庞大工会的劳工组织，两者为争夺利润和收入的相对份额而斗争，情况愈演愈烈。按照惯例，劳资纠纷往往伴随暴力事件，当局倾向组织中产阶级来破坏

罢工，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为纳粹意识形态创造了空间。

有迹象表明，在经济萧条的几年中，人们的现实失意和中产阶级的强烈心声形成了纳粹主义在这个国家滋生的肥沃土壤，这与欧洲如出一辙。与马克思的期望相背，发达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削弱中产阶级的规模，即使它的确有意让其置身资本与劳工之间，承受双方的压迫而逐渐减少。北美有着大量的中产阶级。农民不是佃农，而是独立的小商人；大部分技术工人并非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而是秉承中产阶级的理念。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可与欧洲中产阶级媲美。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上高于那些粗使工人，这些粗使工人往往是来自“旧世界”的新移民。

当今，美国的社会结构流动性很强，几乎感受不到固定社会等级制度的存在。当然，社会分层依然存在。但是，除了种族差异，这种分层并不构成阶级壁垒或种姓障碍。过去，南方存在着建立在奴隶制和土地世袭制基础上的贵族社会；北方的新英格兰有着建立在工业、航运和外贸基础上的商业寡头。如今，这两种模式尚存，依稀透露着这两个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过往。但是整个国家，特别是阿列根尼山（Alleghenies）以西地区，社会结构的运作几乎都是基于中产阶级民主观念。许多美国人远离故土，跳出父辈所在的职业阶层，并希望下一代也能像自己一样超越父辈。

在这种地理迁徙和社会流动的背景之下，很难形成欧洲概念上的阶级意识，即认为阶级差异不可改变，阶级冲突在所难免。尽管拓荒时代早已过去，但仍有很多打工者梦想独立创业。这些人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着眼于未来的中产阶级地位。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工人运动较少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并不能保证有着广泛中产阶级倾向的美国在面对纳粹的

革命意识形态时能完全无动于衷。某些南方州的州长竟能轻易接受独裁。鉴于此，认为美国有长期的民主传统，即使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美国人依然不会改变政府形式，是不明智的。

政府与政治

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体系来源于早期英国的实践，法律体系源于英国普通法，并各自在《权利法案》中规定了个人自由的原则。国家以联邦形式存在，是一种代议民主，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自由选举。

在美国，中产阶级倾向强大，阶级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此，政治生活和党派组织并不以阶级为纲。诚然，民主党包括一大部分城市无产阶级，共和党内有很多银行家和商人，但是民主党也代表南方的保守派，共和党也包括西部的进步农场主。在两党中，中产阶级都是中坚力量，这有效地保证了自由政府，防止政治极端主义。

文化和社会信念

北美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中产阶级商业意识形态。尽管最初的移民已经与欧洲大陆各民族移民混杂，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依然盛行。其根源可追溯到清教主义和英国宗教改革，以及法国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清教主义催生了有力的民主诉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教士精神以及改变社会和消除人类苦难的愿望。清教徒推崇自我控制、道德自律，相信善良和勤劳致富。拓荒生活印证并加强了这些信念，将清教徒道德根植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勤劳、坚毅、真诚的价值在现实中得以验证。然

而，美国资源如此丰富易得，俭省节约难有一席之地。

17世纪的清教主义影响了我们的外交。清教主义注重道德价值，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明显受到道德影响。人们认为有必要对他国外交发表道德判断，要求总统把白宫建成一座国际圣坛，谴责人类的邪恶。18世纪的理性主义使我们对法律理性的强大力量坚信不疑。这种几乎是本能的道德和法律眼光使得美国人民看不到权力政治的基本事实。

根植于社会信念的政治理论体现在《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政治信条表达了人类神圣的宗教信念，它要求人的尊严得到尊重。这一信条认为政府本身并非目的，个人也不是国家的工具；政府和国家应为个人服务，以使个人的天赋得到全面实现。

在经济领域，我们信奉契约自由原则、个人能动性和“自由主义”。我们的经济信条保留了很多亚当·斯密的观点。我们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经济运行，“有智慧的自私”和价格体系的自由、不受阻碍的运转会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但是，经济领域的现实却并不符合信条。我们对“自由主义”只是嘴上说说，现实中还是不断增加政府干预；我们鼓吹自由贸易原则，却设置壁垒、补贴和垄断；我们相信产业独立，但国家还是给工业、农业和工人发放补贴。经济体系管理逐渐成为政府职能，而非企业家职能。

将我们的文明凝聚在一起的信念如今已经失去了效力。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它已然与社会经验相左，与实际做法相抵。以自由

主义起家的社会体系没能带来承诺的利益，经济的发展似乎总以技术性失业为结局。这两种趋势极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对人们的号召力。大部分人变得冷漠，失去信仰，还有小部分人转而相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社会信条急需重释和重建。

失业率居高不下，机遇自由形同一纸空文；国家补贴泛滥，自由贸易更是如同虚设；政府管控有力，自由主义恍若梦呓；国家社会主义盛行，个人主义无从谈起；全民呼唤英明伟大的领袖，民主的魅力遥不可及。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理念，能够调和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全，既能尊重人类精神和个人尊严、满足个人自由的需求，又能保证社会纪律和社会经济规划的中央调控。直到20世纪中叶，自由民主制一直充满战斗力，将旗帜插满了战斗堡垒，鼓舞了革命。如今的自由民主制只是微弱地回响着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它已然丢失了斗争性，面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力量，似乎无力在这场造势较量中进行有力反击。

拉丁美洲

美洲地中海沿岸和大陆南部是拉丁美洲的世界。“美洲”意味着相似，而“拉丁”则意味着差异。同属一个半球，拉丁美洲本应与我们相似，但“新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两者之间的相似。

位于我们南部的拉丁美洲包括20个独立的国家，国土大小和形状各异，经济发展各不相同，人口构成复杂多样。介绍西半球地理的章节已经描述了这一广大地区的主要特征，多样的气候和环境哺育了我们的南部邻邦。如同亚洲，拉丁美洲充满了反差，从加

勒比海海滨炎热的热带沼泽岛屿一直延伸到刮着凛冽寒风的火地岛。既有遍布亚马逊河上游沿岸的茅草屋，又有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大都市，消耗着来自芝加哥的能源，竭力模仿巴黎。安第斯山谷中蜷缩着样貌过时的城市，在白顶火山的背景衬托下，就像古老的西班牙城镇模型。

拉丁美洲国家众多。大部分国家讲西班牙语，只是口音有所不同。但各种变形的卡斯蒂利亚语并非拉美的唯一语言。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讲葡萄牙语。袖珍的海地共和国讲法语。在印第安人中，不仅有多种方言，还有多个语言群落。格兰德河①以南的国家风采各异，每个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独特为荣，民族主义强烈。但这些国家都源于同一个文化世界和传统，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因此有必要专门命名为拉丁美洲。

种族和民族构成

在墨西哥湾南部沿海地区，大陆上主要是印第安人，岛屿上则主要是黑人。岛屿上的印第安原住民不适合种植园劳作，已经消失。今天，岛屿上的居民主要是白人和被贩卖至此的黑人奴隶的后裔。古巴、圣地亚哥和波多黎各有相当多的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但欧洲列强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则几乎都是黑人。

从墨西哥到委内瑞拉的大陆海滨地区的人口主要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后代。他们自恃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一直保持血脉的纯正。印第安原住民没有像在北美洲那样被赶尽杀绝，而是作为劳动力，

---

①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一条河流。

因此该地区现在也有很多印第安人口。纯正的印第安人部落今天已经生活在遥远的山区，而大部分印第安人已经是混血——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此外，还有安居在炎热海滨的西印度群岛黑人，他们与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儿继续通婚。

总体来讲，美洲地中海并非欧洲移民的心仪之地，但高地地区还是吸引了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意大利在委内瑞拉有一块很大的殖民地，德国在委内瑞拉和四个中美洲共和国的殖民地虽然狭小，但却至关重要。在墨西哥，英国和美国超越了意大利和德国，占据了该国大部分殖民地。

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的人口构成与墨西哥和中美洲非常相似。由于距离、气候、地形等因素，拉丁美洲西海岸的这一部分对欧洲移民没有吸引力，相比西半球的其他地区，该地的人口构成较少受到影响，保存了殖民初期的样貌。玻利维亚 50%的人口是纯正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白人混血儿占这几个国家人口约 90%，白人只有 10%，甚至更少。位于拉普拉塔河灌溉盆地上游炎热地区的巴拉圭有着相似的种族构成。巴拉圭的人口几乎都是印第安人，主要语言不是西班牙语，而是瓜拉尼语①。

南美洲东海岸的种族和民族构成与北美洲东海岸相同，但排列顺序截然相反。圭亚那和巴西北部的人口主要是被贩卖到甘蔗种植园劳作的黑人后裔。越往南白人越多。巴西的经济中心地区有大量的新近移民。巴西北部的葡萄牙人不像高地上的西班牙人那样坚持血统纯正，因此北部沿海州逐渐有了葡萄牙人和黑人混血人种。北部与南部州截然不同，南部州白人居多，在政治上统治

① 一种印第安语言。

着巴西。

南美洲的温带地区——包括巴西南部、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的人口构成和美国类似，但有两点不同：这一地区几乎没有黑人，白人则主要来自环绕地中海沿岸的拉丁民族。阿根廷和智利原本都有少量的印第安人口，但当地的印第安部落不适合奴隶劳作，并不适应古老印加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农奴制度。尽管如今他们并未灭绝，但也只是生活在保留地或是融入了其他种族，只占总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19 世纪的移民极大地改变了殖民时代的格局，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也有少量来自英国和中欧。智利的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省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地区，相比钟情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安达卢西亚①人，这些移民更加硬朗和雄健。这也部分解释了精力充沛的智利人和西海岸其他居民之间的差异。

近来，意大利移民几乎匹敌西班牙移民。过去五十年，超过 200 万意大利人移民阿根廷。在涌入巴西的欧洲移民中，意大利人占了很大比重。在圣保罗，意大利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里约热内卢，意大利人达到总人口的一半。前往智利的移民也很多，在秘鲁甚至发展出了意大利人的聚居地。

自 19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南美洲也成为德国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巴西的德国移民约为 100 万人，其中 5 万人为出生在德国的第一代移民。德国移民对于咖啡产业发达的州来说至关重要，但大部分德国移民聚居在南部的圣卡塔林娜州和南格兰德州。阿根廷的德国移民约为 25 万，其中 5 万人为第一代移民。相比巴

① 即西班牙南部地区。

西，阿根廷的德国移民较稀疏，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与巴西的德国移民聚居区接壤的米西奥内斯省，有数量可观的德国移民。专家们对智利的德国移民数量莫衷一是，从 6 万到 20 万不等。由于从未进行国籍人口普查，这些数字都只不过是猜测。德国移民主要生活在中央山谷的南部地区，但在城市中心也有聚居。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原本都有狭小的德国殖民地，但这些殖民地对德国移民的吸引力远比不上南部国家。

拉丁美洲并没有像美国和南非那样严重的种族问题，但是种族和肤色确实影响了社会结构的互动和分层，也是导致社会分裂的潜在原因。社会隔离并不像在美国那般明显，相比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拉丁民族的种族意识并不强烈。但是，作为白人的社会价值依然强大，社会阶层也大致按照肤色由浅到深划分，不管是黑皮肤还是红皮肤，都是深色人种。种族划分与经济阶层由于地理格局而重合。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只有黑人能够长时间劳作；在安第斯山的高原，只有原住民印第安人可以进行体力劳动，他们的胸膛呈桶状，肺活量巨大，适应了高纬度的环境；最南端则聚集着新近的白人移民，他们努力工作以提升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巴西的肤色隔离并不明显，但南美大陆的其他地区则保留了一直以来的人口构成特点。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的白人后代构成了少量的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低层中产阶级则为黑白混血儿和印第安人—白人混血儿，印第安人和黑人构成了劳动阶级。拉丁美洲社会的普遍模式是种族精英统治国家。

经济和社会结构

拉丁美洲正从殖民地时代的农业封建社会向现代的个人主

义、商业和工业社会转变。欧洲移民和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不断涌入，在原始简单的攫取型经济之上建构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网络。这一过程打破了既有的传统，创造了新的阶级，打乱了原有阶级的力量平衡，引发了社会结构中的紧张和摩擦。这一转变在温带地区最为明显和彻底，但整个美洲地中海和南部大陆也处于转变进程之中。

在殖民时代的社会结构中，上层阶级是少量的地主，他们生活在广阔的农场，或者居住在首都精致的寓所。他们极为富有，行为文明，拥有国际性的文化眼界，大部分时间在欧洲，特别是巴黎和里维埃拉地区①。然后是上层中产阶级。这一阶层最初主要是知识分子，后来也包括专业人员，军界、学界人员，政府高官和政客。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不多，主要是工匠、店主、职员。其余大部分人都是劳动阶层。上层阶级的生活舒适而奢华，劳动阶层的人民则忍受着痛苦与贫穷，无地农民生活工作条件艰苦，与农奴无异，尽管奴隶制早就废除了。

在基于土地所有权的封建贵族制度下，普通人无法积累财富进而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由于教育也仅限于上层阶级，普通人也无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社会结构非常僵硬，人们认为等级是自然而然的，提倡虔诚、顺从和尊重权威的天主教会以宗教的名义肯定了这一社会结构。如果不是频繁的政治革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壁垒森严的闭合体系。军队和政治是杰出人才改变社会阶层的唯一可能，革命是阶层上升的唯一跳板。但革命毕竟只是暂时的中断。整个拉美社会信奉贵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信奉阶层井

---

① 该地为地中海沿岸的度假胜地。

井有序，平等主义会导致混乱。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极大地改变了地主掌握大量财富的封建社会。首先是出口欧洲的食品和原材料生产规模大幅扩大，矿产开采蓬勃发展，最初的西班牙殖民者只是开采了金银矿。此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化开始加速，特别是在温带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发展迅速。这一转变导致上层中产阶级兴起，中产阶级扩大，城市无产阶级由此产生。商人、实业家和银行家开始挑战地主的地位。新兴的经理、工程师、技工加入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行列；城市化不断发展，零售商增加；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职员和体力劳动者的需求。

经济转型导致了阶级摩擦和争权夺利的阶级变动。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与新兴商业和工业企业家之间的矛盾。他们利益相左，政治对立，但争论的焦点并非民主，双方对民主都无信仰，他们关注的是社会经济规划的方向以及双方应当承担的成本。新兴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民主，但新兴中产阶级要求机遇平等，政治生活民主化，从人治走向法治。这种由新兴中产阶级领导的自由政府只获得了有限的支持。在大多数国家，保守力量依然强大，很难撼动其稳固的社会经济地位。

工业和城市化产生了城市无产阶级，也导致了劳动力的迁徙。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并不多，而且工会追随欧洲而非北美的模式。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不仅使得阶级意识增强，而且带来了激进的信条，对待劳工问题的革命性方式，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宗派斗争。工业和矿产企业大多是外资企业，因此劳工矛盾又因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激化。由于大型制造企业有外资参与，即使在工业非常落后的国家，至少纸面上也

实现了先进的社会立法。基于本地农业经济的立法机构并不关心外资企业的劳工成本，针对农业劳动者福祉的社会立法非常滞后，有地阶层也没有这方面的动力。

相比正在兴起的劳工斗争，大量无地农民所引发的冲突更加威胁社会的凝聚。农业革命的幽灵还在拉美大地徘徊，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人们热切讨论着将大块土地或出售或国有化分割成小块。墨西哥首先付诸行动，这种革命性的做法让拥有土地的贵族惶惶不安。但是，分割土地能否有效解决拉丁美洲的土地问题，答案并不确切。自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就认为富有且独立的农民有助于维持国家的社会稳定。在美国，人们曾一度认为这是民主成功的先决条件。没人能够在不使用奴隶的情况下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其他热带作物，并实现成本控制和效益的双丰收。处于从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拉美社会充满了压力、张力和摩擦，酝酿着潜在的冲突，这些很容易成为宣传和心理战的攻击点，从而挑战社会结构的完整和国家的凝聚力。

政府和政治

拉丁美洲社会绝少有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基因，因此，社会中的对立和阶级冲突很难由民主政府的有序进程来解决。不仅社会结构不利于民主发展，政治惯习与之抵触，而且民主也不能体现大部分人群的既有价值观。纸上的裁决绝不是典型的南美人风格，他们信奉的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拉丁美洲的政治传统不是选举箱，而是带有革命性质的独裁。

当然，北美殖民地也反抗过英王乔治三世未经许可便干涉殖

民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但相比拉美殖民政府，北美明显拥有更多的自治。西班牙人来到美洲并不是要寻找政治和宗教自由。西班牙一直不给殖民地自治的机会，只允许市级政府通过参加城镇议会享有有限的自治，重要事宜均由宗主国的绝对王权来裁决。政府官员都是从欧洲指派的，出生在美洲、即使再有管理天赋的人，也只能怀才不遇。西班牙的统治让殖民地没有机会学习自治的复杂艺术。

摆脱西班牙，获得独立，但这并没有结束独裁和绝对主义。在获得自由的最初阶段，新成立的共和国沉浸在理想主义中，采取了类似美国的宪法，但政府形式根本无法适应后殖民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存在难以想象的大量文盲人口。很快，宪法就被地理格局和社会现实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极具拉美特色的政治模式：元首政治，即军事独裁。拉美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无法建立针对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党，识字率也太低，自由选举无从谈起。国家这一概念过于抽象，无法激发政治行动；对于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国家事务离现实生活太过遥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对原则的信仰，只能去信仰人，因此，个人领导也就成为最重要的政府形式。

独裁者并不摧毁民主，而是去利用和阐释民主。他们大权在握，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给国家带来持续的福祉。只要自己人能控制选票箱，他们也并不反对选举。虽然比不上希特勒执政早期全民选举的光辉业绩，但他们通常能得到大多数人的选票，安全当选。只有这种大多数让人生疑时，他们才会把宪法放在一边，以国家紧急情况和国际利益为由推迟选举。这种无限期在职的趋势导致革命不可避免，因为革命是政权变化的唯一途径。许多反

对者以社会变革为幌子，但实际上只是宫廷政变，变革的只是统治者。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发生，所谓的革命计划也在政权到手之后被忘到了九霄云外。

到19世纪下半叶，革命的政治传统似乎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日渐式微，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形式日趋民主，行政权力通过自由选举进行更迭。但独裁统治根深蒂固，一有危机便伺机而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又出现了军队元首领导的革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拉丁美洲信奉的都是“领袖原则”，传统的政府形式是个人独裁。

文化和社会信条

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截然不同。它的缔造者是贵族社会，而非民主社会；其发展依靠有土地的乡绅，而非商业中产阶级；宗教主旋律是天主教，而不是清教。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并没有改变拉美的社会理念。这里的作家和诗人也歌颂“人的权利”，但却一直没有像欧洲和北美的商业中产阶级那样为自由政体推波助澜。

19世纪统治拉美的西班牙封建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截然不同。创造财富并不可贵，拥有财富和闲情逸致才被社会认可。绅士所奉行的不是节俭，而是消费；不是劳作，而是享受；不是商业诚信，而是阶级荣耀。西班牙社会是一个礼仪社会，强调仪态、仪式、优雅和富足的交际。像所有的贵族社会一样，它鄙视劳作和商业。男孩应当入伍，担任政府公职或成为专业人员，最好是学习法律。19世纪的经济发展在很多国家创造了新兴的商业阶层，但这一阶层在社会地位上依然低于大土地所有者，

其商业价值观也没有在国民文化中产生深刻影响。

相比商业，教堂和军队在塑造拉美文化的过程中更为重要，它们代表了西班牙人极为珍重的价值观——宗教、荣誉和勇气。拉丁美洲的贵族阶层崇尚纯精神追求，重视文学和艺术，而轻视科技。人们普遍热爱诗歌、音乐和文学。西班牙绅士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这种贵族性质的个人主义依然影响着拉丁美洲。但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个人主义，它并非源于“人人享有个人权利”这一概念，也没有个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清教徒论调。西班牙式的个人主义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个人独一无二，应当随心所欲，不必向社会妥协。这些品质诚然可贵，但拉美人却将这些品质夸大，于是个人主义变成了自私，闲情逸致变成了懒惰，文学素养变成了夸夸其谈。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拉美文化不易被人理解。由于这些夸大，朴实实际的北美人对自己格兰德河南岸的邻居百思不得其解。

拉美独立之后，其文化滋养的源泉更多来自法国，而非西班牙。上层阶级去法国完成学业，在法国大学拿到学位，去巴黎过冬。法式建筑为拉美建筑和城镇规划带来灵感；还有法国浪漫主义、法国文学、法国后印象主义、法国绘画等。但这些欧洲元素只存在于上层阶级的生活中，下层的人们依然保留着印第安和西班牙的宗教与生活方式。

这种两极分化在印第安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尤为突出。从种族上说，这是印第安—白人混血儿与白人之间的冲突；从文化上说，这关乎国家未来的生活方式，是传承欧洲因素，还是更多融入本地印第安文化。这一问题在墨西哥革命和秘鲁运动中都是争论焦点，也是从格兰德河到智利边界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潜在

冲突。

西班牙殖民的美洲国家之间有着重要的文化差异。说葡萄牙语的巴西、说法语的海地和拉美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也有显著不同。但相比北美，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更多。在拉美，生活的本能从来不是商业利益和道德判断，而是荣耀和威望。

我们已经大致描述了两个美洲——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它们同在一个半球，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种族和民族构成、经济和社会结构、政治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倾向方面差异显著。面对德国的心理战和革命宣传，有多大胜算赢取拉丁美洲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合作？面对新世界内部的紧张和对立，有多大把握构筑坚强的防御，抵制针对社会分裂的进攻？新世界是更倾向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还是极权独裁？有多大可能性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战线？

第八章

宣传与反宣传

用于步兵进攻的枪炮未来会被革命宣传所取代。宣传的作用是让敌人在我们出兵之前就在心理上溃败。

——阿道夫·希特勒

拉丁美洲在世界冲突的时代成为大国追逐的对象，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也不是新鲜产物。这种追逐源于经济动机，而非政治动机，主要目的是赢得拉丁美洲的市场，而不是成为其同盟。要在欧洲或亚洲争霸，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难助一臂之力，因此，少有国家去寻求拉丁美洲的军事援助。相反，对市场的追求激发了19世纪下半叶的新帝国主义，引发了一些国家对拉丁美洲经济可能性的兴趣。

早期的拉丁美洲追逐者

在争夺中美和南美的贸易竞争中，欧洲的拉丁国家试图利用彼此的文化认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相似被用来赢取好感与合作。意大利人虽然是拉丁美洲的新近移民，但这些移民到巴西

和阿根廷的意大利人很快就丢失了原来的民族身份。因此，相比西班牙，意大利在这场宣传中非常不利，西班牙不仅享有拉美的历史文化认同，又有前往拉美的新近移民。法国也比意大利略胜一筹，法国一直是拉美知识分子的文化和精神家园。

西班牙

西班牙—美洲运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但只在美西战争之后才变得重要起来。西班牙与新世界的最后一丝政治纽带被切断，紧接着就是精神复兴，这便滋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当初为基督教和圣母教堂而征服美洲。这种新型帝国主义受大学鼓励，带有文化性质，而非受教堂鼓励带有宗教色彩。领导者不仅希望保留西班牙与新世界的文化认同，而且希望这种认同能帮助西班牙在争夺拉美市场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某些领域，流传着仿照美国国务卿J.G.布莱恩设计的泛美主义成立关税同盟的说法，有些人甚至认为“关税同盟”有助于实现政治霸权，宗主国可以借助这种新型的领导方式重新获得它昔日世界大国的地位。

西班牙—美洲运动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三十年来，西班牙一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追逐着其失去的女儿。大学和学术圈成立了“美洲研究中心”“美洲历史研究所”，开设了美洲法律和经济课程。当然，这里的“美洲”并不是指美国，而是指格兰德河以南的美洲。拉美学生向往就读西班牙大学，西班牙教授巡回做报告，政府官员、银行家、商人和艺术家频繁进行友好访问。双方各自举办宴席接待贵宾，演讲不绝于耳，长篇决议悉数通过，整齐有力的语言讲述着团结、互相欣赏和友好。

但是,这种对家长式慈爱的大肆宣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经济和政治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原因不难想象。这种宣传对巴西人毫无作用,巴西人认为自己是葡萄牙人。南部一些国家在精神和感情上更偏向法国,而不是西班牙,因此这种宣传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作用。西班牙所畅想的贸易并没有经济基础,政治互助也没有任何可能性。西班牙和新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是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西班牙无法消化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大宗出口,伊比利亚半岛工业并不发达,也无法为新世界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商品和信贷。西班牙只是个二等国家,明显无法帮助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即找到"靠山"以对抗美国。西班牙—美洲运动注定只是说说而已,也许表达的感情很崇高,但却没有经济和政治影响。

法国

第二个在文化上追逐拉丁美洲的国家是法国,但法国实际上并不算追逐者,而是被追逐。法国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裔美洲人提供了文化和艺术灵感,法国不需费力便能保持这种地位。法国的时尚和奢侈品非常吸引拉美消费者。"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遍布拉美各国首都,访问学者为拉美听众开课演讲,这些都使法国能紧紧把握在文化领域的地位。但是,除奢侈品以外,法国在拉美的其他贸易少之又少,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微不足道。

英国

非拉丁国家无法通过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相似来赢取商业利益,因此,它们不得不另辟蹊径。诚然,在某种意义上,英国

一直是文化上的帝国主义者，在全球推广自己的经济、金融经验和社会、政治架构，但它却没有认真推广自己的艺术创作。这可能是由于拉美人并不会对英国建筑、绘画、雕塑和音乐抱有热情，对英国文学的兴趣也是不温不火。但是，英国通过优异的产品质量、大规模投资、移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获得了重要地位。英国在智利和巴西都非常有影响力，在阿根廷则构成了最重要的外国势力。

希特勒之前的德国

不管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德国对拉美都没有文化上的亲缘。在国家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宣传增加政治与社会信念之前，德国并没有采取文化上的渗透。德国的影响和英国一样，来自其优质的出口产品、长期信贷以及消费者就是上帝的心态。德国以在很多国家都保留了民族身份的德国移民为跳板，加强经济影响；虽然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但德国很明智地将其局限在能够有所贡献的科技领域。

美国

19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最早追逐拉丁美洲的既不是西班牙，也不是法国，而是美国。美国内战后工业发展迅猛，制成品出口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合乎情理的选择便是将产品直接出口到格兰德河以南的邻国，而这些国家迄今为止的制成品进口主要来自欧洲。获得拉美市场，取得优势地位和优惠待遇，这是美国缔造和领导的新泛美主义的主要动机。新泛美主义逐渐发展成美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但这原本只是包装体面的超大型贸易促进计划。在精神与目的方面，这与 19 世纪早期激励了北美与南美领袖

的那场泛美运动截然不同。之前运动的动力是理想主义，而不是商业雄心，人们关注的是政治而非经济目的。远见卓识之士梦想建立政治同盟，筑起统一的西半球防御体系，以抵抗刚刚摆脱的旧世界。

但是，美国借鉴了传统泛美主义中的某一观点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主题：新世界与旧世界截然不同，大西洋西岸的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相比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更为相似。但是，鉴于我们之前对两种文化的分析，这种泛美洲身份、文化亲缘和政治理念相似的论调也只能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泛西班牙主义是文化现实，却没有经济基础；泛美主义有经济基础，却没有文化现实，而且从一开始就由于坚固的政治现实而难以成功。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拉美人民对美国的恐惧和怀疑也在增加。与西班牙的战争、对美洲地中海地区的干预、美元外交、罗斯福总统对“门罗主义”的阐释，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起来是敌人，而非朋友。怀疑并非来自误解；我们的邻居对我们非常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强制学生学习爱默生、朗费罗①、马克·吐温并不能让拉美原谅和忘记“北美的帝国主义”。

现代人对文化的治愈功能深信不疑。因此，泛美主义热衷交流双方的艺术和精神产品，甚至通过决议，规定泛美联盟应当实现的互相理解既是必要的，又是崇高的。这种文化途径在一战之后日益重要，甚至模仿国际联盟成立了专门的文化合作委员会促进双方文化艺术机构的交流，鼓励开办艺术展览，翻译著名的文学作

---

① 朗费罗（1807—1882年）：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

品。著名记者、教育工作者和其他能够影响大众舆论的人士聚集一堂。但是,文化宣传的政治结果微乎其微;在经济上,甚至也没能卖掉一辆摩托车和一台电冰箱。拉美对美国的恐惧和怀疑近年来有所缓解,但原因绝不是文化理解,而是我们"睦邻友好政策"传达的对拉丁美洲的态度转变。

法西斯的反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大国既热衷于拉丁美洲的经济市场,也开始进行政治考量。英国的封锁政策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拉丁美洲对待英国经济战争的态度,是默许,还是反对。德国和协约国都在努力寻求与西半球进行合作。在战争初期,美国在参战之前并不寻求与拉美国家建立一致的中立政策,但在参战之后,美国竭力寻求与这些邻国友邦在经济战争中的密切合作。

新的宣传战无孔不入,与始于老毛奇①时代的德国军事行动异曲同工。这场宣传战一方面借助了心理学最新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也对文化道德这一争夺焦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战争策略因国而异。组织全面覆盖,从柏林一直延伸到德国咖啡商的故乡圣保罗或是生产羊毛的南部智利。

来自德国的广播和新闻报道源源不断,但真正重要的宣传工具是当地组织。外交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既要承担这些组织的领导工作,又要诸事亲力亲为。要建立起两个独立的组织,一个是当地的德国人组织,一个是由原住居民构成的组织。第三帝国要把柯

① 老毛奇(1800—1891 年):普鲁士和德意志名将,普鲁士和德意志总参谋长。

立芝总统曾经的信条付诸实践，那就是公民及其财产无论身在何方，国家主权都无处不在。德国不仅在本土推行这一概念，而且将这一概念延伸到生活在海外的德国后裔。海外的条顿民族要为第三帝国服务，顺从而自律地辅助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因此，很多拥有众多德国移民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它们害怕某天突然发现在自己的边境之内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小型的德国，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

德国移民要发挥这种作用，必须保持独立，保留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点。因此，这场宣传大战鼓励所有德国移民抵制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化政策。即使在国家社会主义之前，德国也一直热衷保护德语，鼓励独立学校和教会推行德国式的社会生活。自第三帝国建立之后，这一目标逐步演化为要把海外的德国移民聚居区建成纳粹德国的翻版。在德国移民数量很多、可以形成聚集区的国家，甚至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有地方长官、闪电部队、希特勒青年团和盖世太保。每个德国人都应当在接触原住民的过程中树立优秀的纳粹分子和宣传者形象，整个聚集区应该成为半军事组织，而这种组织在德国征服欧洲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旧世界，德国人扮演了间谍和破坏者的角色，他们穿着当地国家的制服，混淆视听，和大批所谓的“观光客”在德国军队到来之前就占领了桥梁、战略公路中心和机场。在新世界，他们毫无疑问会在德国军队进攻之前扮演同样的角色，同时也会成立秘密武装力量，以助本土法西斯发动政变。

德国移民聚集区可以发挥以上作用，原因在于大部分德国移民都认可德国的新政权，认同这一政权的目标和野心。他们以德国的军事力量为荣，坚信最终会取得胜利，满怀信心地期待德国移

民将会在拉丁美洲获得重要而权威的地位。并非全民一致支持新的政权,对待那些不能被宣传洗脑的人,只能用武力来强迫。德国政权有各种各样的高压工具,而且效果不错。当地的盖世太保实施人身强迫和恐吓,德国政权还会通过控制就业或设置贸易壁垒进行经济制裁,或绑架移民远在德国的亲戚进行胁迫。

拉丁美洲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被号召加入德国的运动。德国在寻求两个盟友的支持。意大利人参加了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宣传战,但其作用远比不上西班牙人。意大利移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融入当地的原住民。新近移民又各行其是,不听召唤,很难有力地执行意大利的政策。相比之下,西班牙殖民地和佛朗哥支持的长枪党在渗透法西斯思想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正是这些组织在推行传统上泛西班牙宣传的极权主义版本,营造对北美帝国主义的恐惧。但是,这一宣传路径也存在内在的困难。在文化上最亲近西班牙的那部分人都是新近移民,这些人反而都反感佛朗哥。若小心应对,长枪党虽然规模不大,但也能在意识形态主战场的侧翼战中发挥作用。

轴心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因此,还要在当地建立国家法西斯政党。德国移民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诚然,德国移民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身份,但德国移民的后裔也熟悉当地的语言,接受了当地的风俗,与拉美人通婚,与当地有影响力的团体来往密切。这些人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是传播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桥头堡。

按照法西斯原则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这一宣传在拉丁美洲很多阶层激发了共鸣,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在格兰德河以南的这些国家,很多人会借助这一“新秩序”获利,社会结构的内在属性也

让这些国家对法西斯意识形态没有招架之力。很多人都认同德国在拉丁美洲宣传的“删减版”纳粹理念。

在一些拉美国家，政变使一些独裁者跌下权力宝座，这些独裁者是反对党的中坚力量，愿意得到国外援助以再次夺回政权。大地主阶层深信民主非常危险，只有强有力的国家能在过渡时期维护国家秩序。与其他国家一样，保守的工商业者由于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惴惴不安，尤其担心工会运动的激进倾向会导致可能的社会变革。当地的天主教会虽然憎恶德国教会的行为，但也倾向法西斯主义。他们认同奥地利的陶尔斐斯①、葡萄牙的萨拉查②和西班牙的佛朗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也厌倦了民主政府的拖沓程序，他们阅读索雷尔③和帕累托④的著作，决心成为“新秩序”理论上的捍卫者。

但是，比起以上阶层，最为重要的还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无法取得政变的成功；没有军队的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无法维持政权。如果有一天德国需要在拉美开展军事行动，若是港口和战略空军基地掌握在对德友好的军事力量手中，这将是极大的帮助。因此，德国积极争取有影响的军中力量，而士兵中正有一部分对法西斯政权有着天然的偏好。

在纳粹德国，公民社会成了普鲁士军队。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国家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发号施令，由专家来从事专业性质的工

① 陶尔斐斯（1892—1934年）：奥地利第14任内阁总理。后因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被奥地利纳粹党徒刺死。

② 萨拉查（1889—1970年）：葡萄牙总理。作为独裁领导者，他统治葡萄牙达三十六年之久。

③ 索雷尔（1842—1906年）：法国历史学家。

④ 帕累托（1848—1923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洛桑学派主要代表之一。

作。纳粹的领袖认为选举和公民自由讨论毫无道理，就像试图通过选举和自由讨论计划和实施军事行动，简直是天方夜谭。德国人处于无所不在的军事等级制度之中，从自律和自身所在阶层的同志友谊中寻求心理安慰。使公民社会带有军事组织的色彩，这一想法对很多拉美国家的军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要赢得拉丁美洲军中力量的支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拉美军官以学习的名义到德国免费旅行，同时给他们颁发大量的荣誉。但是，如果没有德国军事行动的成功和德国战略、战术的优越，这些方法都无法真正奏效。士兵看重的是技术和实用，注定会被实际的成就所吸引。自1870年德国战胜法国以来，德国官员一直在拉丁美洲扮演指导者的角色。他们帮助智利训练了新式军队，从而使智利在19世纪80年代赢得了南美太平洋战争①，占据了一席之地。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德国训练的玻利维亚军队在查科战争②(Chaco campaign)中失利，这些只是暂时掩盖了德国的军事荣耀，德国现在重新武装起来，又成为耀眼的典范。成功的机械战和空战使德国征服了欧洲大陆，成为现代军事科技不可置疑的领军者。德国军队的胜利被归结为法西斯政权的优越，阿根廷、智利、巴西的军队不仅在精神上倾向法西斯和德国，并且对德国的最终胜利深信不疑。

在意识形态战争以及在法西斯宣传的战场，德国虽然在所有国家都找到了盟友，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希特勒倾注最多

---

① 南美太平洋战争：又称硝石战争、鸟粪战争，是1879—1883年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争夺南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马沙漠硝石以及鸟粪产地的战争。

② 查科战争：1932—1935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为争夺格兰查科北部而进行的战争。

心血的国家包括墨西哥共和国、巴拿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这些国家也是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国家。墨西哥曾在一战期间成为德国宣传战的主要目标，目前来看，墨西哥似乎对第三帝国同样有兴趣。相比上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本次的宣传更加精妙，但收效尚不显著。

在厄瓜多尔和秘鲁，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一起推行法西斯宣传。在南美其他国家，则主要是德国在发挥主导作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曾建立过典型的拉丁美洲革命独裁政府，但后来都染上了德国法西斯政权的特征。玻利维亚上校赫耳曼·布施（German Busch）在 1938 年 5 月夺取政权以后，不仅撕毁了宪法，解散了国会，建立起媒体审查制度，而且强制男女青年为国家服役，通过了反犹立法，尝试实行新型的国家计划经济。各方进行谈判，商讨与德国开展紧密合作，布施政府没收美孚石油公司的锡矿和石油资源，交由德国人开发。欧洲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计划落空。布施上校紧接着被倾向自由的新政府赶下台。1941 年 7 月，新政府宣布消除了一起政变，政变领导人是玻利维亚驻柏林武官和前财政部部长。若真有此事，则说明追随法西斯的力量绝不会停止政治活动。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没有广大的商业中产阶级，法西斯政党也就难以获得大众的支持。主要由印第安人构成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非常木讷，所以这种大众支持也并非必需。少量的极权主义中产阶级可以施加远远超越自身人数规模的政治影响。但是，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南部，白人占多数，经济结构更加先进，无产阶级也具有阶级意识和政治敏感。因此，要实现政治控制，必须赢得大部分人口的支持。这三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

产阶级并非全心全意支持极权主义。相反，他们代表了南美大陆最倾向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人群，也是华盛顿和柏林竞相争取的人群。

在阿根廷，极权主义哲学理念在陆军、海军，尤其是在空军中有很多追随者，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不乏极权主义的代言人。本土法西斯群体积极寻求政治权力，向大地主和工商业者争取财政援助。他们在地方政治中获得了重要地位。拥有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在几年之中一直奉行法西斯原则。

在智利，虽然"人民阵线"政府最近几年一直控制着国家政权，但是政治局势已非常紧张。法西斯政党在道义上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在经济上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它在1938年9月的政变中失败，"人民阵线"赢得了选举。但是，如果认为智利能长久稳定地保持民主，就过于乐观了。

在巴西，德国的影响力一直显著，这不仅是由于巴西有大量的德国移民，也因为巴西与德国的贸易往来。巴西最大的法西斯政党——统合党(Integralista)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于1937年酝酿发动政变，试图推翻瓦加斯(Vargas)总统。瓦加斯将统合党吸收到自己的追随者中，自己成为独裁者，从而瓦解了统合党，阻止了政变。政党中的一部分极端主义分子试图在1938年5月暗杀瓦加斯，但以失败告终，瓦加斯的地位此后更加稳固。新的宪法以"统合国家"为蓝本，国会被解散，立法被行政法令取代，媒体受到审查，言论自由被限制。

追随者们认为瓦加斯的"新国家"(Novo Estado)代表一种新型民主，但在实际做法上，这种民主却显示出与法西斯的极大相似性。在瓦加斯的政府中，一部分人倾向美国和民主，一部分人倾向

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瓦加斯一直在这两派之间维持平衡，直到1941年，他开始与美国密切合作。

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德国移民人数众多，足以按照德国冲锋队的模式建立半军事组织。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地的法西斯运动提供军事援助，助推革命性政变，占据战略要点，为德国有朝一日在南美开展军事行动做好准备。根据提前披露的内容，这些任务对于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来说实在过于温和，他们希望在巴塔哥尼亚、智利南部，以及在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三国之间的地带建立真正的德国政权，这才更符合他们革命的有活力的特性。但是，除非德国真正准备好由此谋利，否则这些尝试难以被允许实施。

民主的防卫反击

德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并不仅仅局限在拉丁美洲。很明显，只有美国的外交政策，而非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才能决定新世界对欧洲和亚洲战场的影响力。因此，德国在西半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我们的全面参与。

攻击国家统一，挑起内部矛盾和宗派冲突，希特勒对美国的政策沿袭了他对其他地区的一贯做法。美国的欧洲移民众多，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除了德国人之外，其他民族大多在欧洲受到了德国人的奴役，憎恶德国，不愿为德国人效力，不会逼迫美国政府采取不干预政策。因此，在美国，德国只能寻求德国移民的支持。唯一的例外是爱尔兰移民中的极端分子，他们因为仇恨英国而愿意为德国效力。

德国的宣传组织与当地的法西斯组织联系密切，为他们提供各种孤立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文献。但是这些组织的从众甚少，几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在德国看来，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爱国组织，这些组织认为德国和日本的胜利并不会威胁美国，美国最好远离战争，不要给英国及其盟国提供援助。

德国在美国宣传的是：德国终将赢得战争，美国也束手无策。在美国参战和提供援助能产生实际效果之前，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德国的胜利并不可怕，因为第三帝国对西半球并无野心。德国人以不干预新世界为交换条件，希望我们也要承诺不去干预欧洲和亚洲。如果真是这样，德国的胜利并不是威胁，而是美国的福祉。欧洲从此统一有序，一千年内没有战争，为美国的商人提供无限的商业机遇。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坚持援助英国及其盟国，那只能再多出一个是非之地，卷入跨越两大洋的战争，获胜几率渺茫。

然而，德国在美国的宣传基本以失败告终。大众依然支持罗斯福总统对英国及其盟国提供援助，尽管少数人强烈反对。华盛顿没有被德国对拉美没有野心的说辞蒙蔽，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不轻信承诺。美国承认要赢得拉美的支持并不容易，也决心在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进行防卫反击。这就需要一种新型的外交，在以往的普通照会和备忘录基础上，增加更具活力的内容，简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方法。美国政府寻求一个全新的泛美主义，促进相互理解，为民主价值赢得支持。

文化前线

虽然泛美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取得的成绩有限，但我们还是

坚持这条途径。我们坚信文化和睦的价值，相信相互理解才能互相欣赏，继而开展有效合作。为推进这一进程，美国于 1938 年 7 月成立了文化关系部，属国务院管辖。这一命名似乎意味着要推动与所有国家的文化关系，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拉美国家。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进 1936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泛美大会上签署的《促进美洲间文化关系公约》。这一公约详细规定了新世界的大学之间定期开展学生和教授交流活动。该部门也推动开办艺术展览，鼓励双方翻译著名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文化合作的活动。

这一新的政府部门鼓励私人机构开展拉丁美洲研究，在华盛顿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所有可能的合作，在力所能及和外交规范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开展工作。但是，工作的成效有限。高层认为，意识形态宣传不一定只有文化路径这一条路可以走，文化宣传和经济合作结合起来也许更有效果。因此，罗斯福总统下令成立了“美洲共和国商业与文化关系合作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召集了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企业经理和公共关系专家，开始研究新的宣传形式，他们希望这种新的形式既有广告一样的召唤力，又有经济吸引力。重点关注促进交通和通信，发展旅游和商业情报服务。

政府和私人企业带着宗教运动似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拉丁美洲是时代的召唤，但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广播公司也看到了德国的挑战，开始向南部的共和国源源不断地输入娱乐和新闻节目。大的新闻通讯社也努力为拉丁美洲提供有关北美的信息。《时代》杂志通过空邮在南美发行，《读者》杂志也有了西班牙语版。电影里的拉美恶棍得到了善待，负面人物只能来自卢西塔尼亚和鲁里塔尼亚（Ruritania），因为这两个国家至今未对好莱坞侮辱国

家性格的做法进行外交抗议。

文化友好蓬勃发展，至少在北美看来是如此。这一首先由泛西班牙运动创立的形式被我们发扬光大，渐渐变得势不可挡。扶轮社①、同济会②和狮子会③的成员边听着有关巴西的经济演讲边吃早午餐。乡村的妇女俱乐部里，女人们一边为英国士兵缝制衣物，一边听着讲述秘鲁印第安人文化的演讲，感慨他们在文化上的贫乏。全国的夜校挤满了想学西班牙语的人群。每一所大学都在增加有关拉美的课程，至少每年都成立一个有关南美问题的学会。如果双方的合作真的取决于伦巴舞在全美的风行，那前景确实无比光明。

决议的反击

新的宣传运动简单直接，但美国也没有放弃传统的泛美主义路径。相反，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利用最近每一次会议，号召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国务卿赫尔不止一次告诫新世界警惕外国的宣传。他号召同事们一起抵制假借言论自由的无耻宣传，这种宣传实际要抹杀自由机构，酝酿冲突、偏见、仇恨和恐惧。

美国政策突然转向，放弃干涉，这让拉美国家既欣慰又惶恐，但整体上拉美国家欣然接受这一转变，对美国过去的政策并不深究。但是，很多人也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之

① 扶轮社在 1905 年创立于美国，从事慈善事业。最初此组织的定期聚会是每周轮流在各社员工作场所举办，因此便以"轮流"作为社名。

② 同济会在 1917 年创立于美国，最初为北美工商业人士及专业人员维护商业道德的社团，现发展为一个国际性慈善组织。

③ 狮子会在 1917 年成立，是世界最大的服务组织，总部设于美国。英文名称是"LIONS"，代表 Liberty(自由)、Intelligently(智慧)、Our(我们的)、Nation's(民族的)、Safety(安全)。

前的状况记忆犹新，在当时的泛美会议上，美国代表竭力抵制在决议中加入不干涉新世界公共法律的条款。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也是渐渐才意识到有必要转变政策。

我们在中美洲的经济利益不断扩大，投资增多，但我们的邻国热衷革命，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朝不保夕，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的利益与拉美国家的内部政治息息相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门罗主义”要求我们对南美国家针对欧洲的行动负责，因此我们有权干涉，使南美国家保持有序。威尔逊总统认为拉美应该学习更高级的民主选举，拒绝承认通过武力夺权的政府。不论是否有效，我们通过军事占领、经济制裁、不予承认等方式进行干预，保住我们所认同的政府，推翻不符合我们利益的政府。

在1928年于哈瓦那召开的泛美会议上，拉美国家对我们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希望我们恪守不干预的政策。国务卿休斯愿意就武力干涉做出承诺，但拒绝完全放弃干预。拉美国家也不让步。双方经过漫长激烈的谈判，决定搁置此事。但搁置决不是忘记。在1933年的蒙得维的亚会议上，拉美国家决心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罗斯福总统之前已有表示要转变政策，这次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但是，美国刚刚拒绝承认古巴拉蒙·格劳·圣马丁①政府，并在古巴水域派驻战舰。当然，美国此举意在警告和保护美国人民及财产，但拉美国家认为美国在耀武扬威，试图插手古巴内政。

在蒙得维的亚会议之前，干涉问题就已被提上日程。《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第八条规定：“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他国的内政和外

① 拉蒙·格劳·圣马丁(1887—1969年)：古巴医生，曾两度出任古巴总统(1933—1934年、1944—1948年)。

交。”美国代表建议指派法官委员会，确定该条约中的各项条款的含义，区分违反国际法律时的外交保护和应该被谴责的干涉。然而这一建议受到了强烈反对。甚至一直被我们关照内政的弱小国家也开始谴责干涉，而且得到了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支持。阿根廷外交部部长重申了其一贯立场，反对各种形式的干涉，有关干涉的条约和公约应该被取消。面对一致的反对意见，美国妥协了。

国务卿赫尔在回答拉美批评人士关于美国政策的提问时，接受了不干涉的总原则，并提醒听众注意罗斯福总统已经宣布修改《普拉特修正案》，各国不必惧怕在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会进行干涉。赫尔在几个重要的术语概念上含混不清，因此这次演讲并不意味着全面放弃干涉。但是，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远超拉美各国的期待，也是美国代表始料不及的。

1933 年 12 月 28 日，会议休会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在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讲话时宣布放弃武力干涉，但暗示在必要时采取多边干涉，以取代单边干涉。美国明确放弃的只是武力干涉，而拉美各国意在更多，它们希望确立国际法律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干涉。然而，若该原则得以确立，那么各种制裁应被取消，也就无从保证各国按照国际法律和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即使强制接受仲裁，也很难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原则一旦确立，原本由于各大国各行其是而混乱的国际形势会更加杂乱无章，因为弱小国家也开始享有更多自由。

在蒙得维的亚会议之后，“睦邻友好政策”的实施表明美国在弥补过去干涉政策的罪恶。美国于 1934 年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从海地撤回海军，并于 1936 年就一项新的条约与巴拿马展开谈判。结果就是，拉美国家在 1936 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泛

美会议上对美国态度明显好转。罗斯福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友好访问，美国代表团也签署了限制美国行动的《不干涉政策附加条款》。该条款规定：不管处于何种原因，都不得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干涉他国内政和外交。若违反这一原则，双方应进行协商。有关该条款的解释应送交仲裁、调解和法律裁决。在两年之后的利马会议上，与会各方通过了《美洲原则宣言》，再次重申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和外交”。在西半球，不干涉原则频频得以强调，就像在欧洲不断强调的安全原则。

现在要向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的人宣传美国向不干涉政策的转变，国务卿赫尔于 1937 年 2 月 25 日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出色地阐释了美国的这一转变。赫尔谈到拉美国家多次重申不干涉原则，并要求这一原则得到遵循，以此寻求全面平等和内政完全自由。赫尔说：

> 在此国际形势危急之际，若他国能做出相似的承诺，本着和平、团结和道德的精神，重申国家法律、国际道德、条约义务，并宣誓恪守平等、主权、领土完整和自由的信条，这对人类将是莫大的福祉。

到 1938 年利马会议召开的时候，美国已经不是唯一一个对西半球政治独立产生威胁的国家，也不再是主要的干预威胁。在大洋彼岸，新的威胁正伺机以动。充满革命热情的第三帝国妄图成为世界领袖，也开始对拉美展开心理战。在拉美的德国移民成为德国干涉拉美的工具，法西斯宣传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欣然承认自己过去政策的失误，试图在团结一致对抗欧洲威胁的

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西半球的一些国家担心自决原则和少数族裔权利被赋予新的解读，而这一解读成为德国在欧洲侵占其他国家的借口。利马会议收到了有关该问题的几项建议，纷纷谴责德国领事和外交人员肆意组织居住在本国的德国移民。然而，利马会议最终只通过了最为温和的一项建议，该建议由巴西提出，规定“根据本国法律被认定为外国人的居民不得鼓动组织少数族裔”。

1939 年在巴拿马和 1940 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美洲外交部部长会议再次谴责了德国的宣传。巴拿马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各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铲除威胁美洲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宣传。哈瓦那会议以更为具体的语言重申了这一建议，督促美洲各国政府“在各自领土内，根据国际法律，防止外国外交和领事人员的活动威胁和平以及民主传统”。

会议还通过了另外两项决议，显示了美洲对德国干预的担忧。这两项决议建议美洲政府有效防止外国人的政治活动，加强移民准入核查，密切对外国群体的监管，建立紧急惩罚体系。第二项决议另外规定，一旦外国人的活动威胁到本国安全，美洲各国应立即共同协商。在纸面上，我们建立了坚定的阵线，抵抗外国干预，表达了团结的精神和对新世界内部安全的共同关注。

建立共同意识形态阵线的可能性

泛美会议的决议通常言辞优美，文笔流畅。拥有法律和诗意的头脑的一群人凑在一起会产生如此优美的艺术作品。读一下近年通过的不干预决议，你会认为西半球从哈德逊湾到麦哲伦海峡

的所有国家都有效地阻止了德国外交和领事人员的活动，瓦解了德国移民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压制了本国法西斯政党，建立了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政权。但这种印象与事实相去甚远。

一再重申的团结只是空谈，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对民主的兴趣有限，共同的意识形态阵线远未实现。我们的伟大反击与预想相去甚远。到 1941 年秋天，我们已经开始共同抵抗德国的意识形态战争，但这种共同行动零零散散，时断时续。原因之一是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在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原因之二是运动在最初阶段搞错了重点；原因之三是美国自身对德国威胁的政策犹豫不决。

西半球的两个大陆对独裁政府和极权哲学有着不同的偏好和接受程度。在北美，一方面自由民主的神话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团结的能力，因此，人们很容易收到革命性的宣传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国民生产力提高，失业减少。一旦失业再现，人们的批评也并不是针对社会体系，而是针对政府政策，这种批评无疑不那么具有革命性。因此，在战争背景下，德国的革命性宣传大多被消解。

我们南部的邻国，如前所述，习惯接受马背上得来的天下和精英掌管政府，熟悉个人崇拜和领袖原则。从这一方面来看，相比民主，德国的法西斯宣传，尤其是为拉美量身定做的“删减版”纳粹主义，更容易被拉美人所接受。这让北美的反击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我们的宣传最初主要针对拉美的知识分子阶层，方式很值得商榷。尽管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方法和德国的宣传战术如出一辙，但实际上两者截然不同，我们更倾向传统的文化友好。我们的关

注焦点不是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为其定制北美的政治理念，而是关注教育交流，增进在文化层面上的互相理解。这种关注重点其实是错误的，给纽约的孩子朗读巴拿马诗人的诗歌并不能让阿根廷对我们产生好感。在拉美公立学校开课讲授沃尔特·惠特曼也许会更有效，但产生的政治效果依然有限。问题存在于更深的层面。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化友好是意识形态战争中最无用的方式，尽管文化友好作为成人教育可以带来很大价值。

这种通过文化友好建立政治合作的理念建立在两个谬论之上，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认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了解而喜欢对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一再被现实生活所否定。然而，这一想法受到和平主义者的拥护，影响了我们对拉美的政策。这种谬论来源于宗教信仰，即使现实生活与此相左，也很难改变人们的这种信仰。一方面，根据宗教信仰，所有人都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中，人们注意到的并不是这一相同的形象，而是皮肤的颜色，眼球的光泽，说话的口音，谈吐举止以及如何对待孩子和狗。

看一下过去二十几年我们和欧洲的关系，即使是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也会产生怀疑，但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信仰。大批美国人前往欧洲旅行；学生和退休的工人试图了解从挪威北角到达达尼尔海峡的风俗。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发现欧洲的咖啡难以下咽，欧洲的风俗匪夷所思，欧洲人不值得信任。虽然 20 世纪 20 年代旅游业蓬勃发展，但大多数人依然怀着孤立主义者的情怀。虽然欧洲与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渊源，但整个欧洲大陆反而更青睐中国文化，虽然几乎没有人去过中国，也没有几个人了解中国文化。

文化友好政策的第二个谬论在于一种天真的幻想，认为在国

际权力政治中，国家合作源于人民的相互好感。但回顾人类五千多年的外交历史，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幻想。国家联盟的建立源于地理和力量平衡，而不是感情。即使真的存在友情，也是政治合作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自19世纪初期，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受到民众好恶的影响。但相比极权体制，这种民众影响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自我保护的需求导致了国家的合作，友情由此产生。在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署两国协定之前，它们彼此仇恨，认为自己的立场光荣正确，两国报纸杂志也彼此唇枪舌剑，尖酸刻薄。但是当协定签署之后，双方发现对方并非如此不堪。其实并非人们改变了，不是英国人变得不再那么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法国人抛弃了拉丁民族的性格，更不是两者突然开始相互理解。这一切只是源于双方要对抗共同的敌人。不是相互理解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相互理解。

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从历史中寻找事例来反驳“相互欣赏是政治合作的前提”这一论断。看一下1939年8月—1941年8月间，英国、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实了正确的历史顺序是从政治决策到文化友好，而不是相反。美国决定要和南美合作，于是开始学习对方的文化和风俗。阿根廷不想和美国合作，于是对美国的绘画、音乐和诗歌的美妙视而不见。训练有素的共产主义团体可以迅速接受政党路线的改变，但国家不会如此迅速地改变意识形态上的偏好，而是随着国际形式的变化而改变。即使心存反感，也不能影响国家同盟。相比其他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确实更难更改其好恶，但大英帝国最终也与穆罕默德的土耳其人、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天照大神的子民日本人

和斯大林的信徒实现了合作。

心理与政治上的谬论催生了学习拉美文化的动力。但结果只能是通过学习南美的艺术，我们充实了自己的文化。对于如何回馈，意见不一。拉美当今的上流社会更关注文学而不是现实生活，更喜欢人文而不是科学。如果我们要打动这个群体，毫无疑问要强调我们对博学的追求，展示艺术作品，将我们在人文方面的成就翻译成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是，拉美正在发生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增加了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科技工作者越来越重要。对于这部分人，我们应该为其提供自然科学成果和管理经验，而这些正是我们取得显著成就的领域。

这种方式还有一个优势，科技不仅是某国的语言，而且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相比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它能为合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为政治合作推动意识形态宣传，倡导文化理解不过是一枚废棋。文化合作本身有其价值，但作为政治合作的工具，其价值微乎其微。

认识到文化途径效果有限，有人建议我们模仿德国的做法。但是，这也会遇到几个障碍。在现代社会，自由民主这一意识形态要推动革命变革，会面临几个明显的难题。自由民主推崇的个人责任与人性中的某些特点正相反。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复杂难解的问题，普通人感到无望。要求普通人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实在徒劳无功。因此，蒙昧的大众寻求领袖和独裁，也就不足为奇。这种政治愿望的源泉是无意识，即希望回归童年，回到没有忧虑的自由年代，慈祥的父亲承担了一切决策的责任，孩子只需遵守即可。寻求安全感的冲动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后者强调个人主义，坚信个人责任。

自19世纪中叶，自由民主的社会信念已经失去了革命的力量。如今的自由民主在其发源地都已无以为继，更不要说能得到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拥戴。自由民主需要改进，以适应当今的社会现实。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高呼个人自由的诸多价值，在一个只有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才能免除饥荒的社会倡导自由主义的诸多好处，这并不足以建立起坚固的斗争信念。

即使民主在本质上更具活力，但我们在拉美的宣传也困难重重。革命宣传的方法技巧最初来自共产主义者，被法西斯主义和德国人改良。我们的传统中找不到这些方法，我们也没有工具在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实施这些方法。拉丁美洲的美国人无法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确实，这些美国移民远离原住民群体，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拒绝让自己的商业追求为美国的政治目的服务。说服失败了，强迫也不可能。基于人道主义理念运行的民主国家缺少很多第三帝国可以利用的武器。

在拉美国家成立民主政党要比成立法西斯政党困难得多。诚然，在温带地区的拉美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在产生新的阶级，这些阶级一度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这些阶级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成长沃土。自由民主的信念已远不如从前有说服力，在拉美当今的社会结构中，民主政党也不太可能守住政权。基于以上分析，种族、气候、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偏好和历史传统都使得拉丁美洲无法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洲。但这并不意味着拉美会成为德国新秩序或意大利“公司国家”的翻版，但拉美也绝不会成为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或杰斐逊式民主的摹本。

拉美的社会状况排除了通过革命运动建立民主政府的可能，而民主的建立本来也不能依靠外力强制。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用亲美国的独裁者替代反对美国的独裁者，而且这一方法也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拉美各国认为这种由美国鼓励并资助的革命运动和第三帝国试图建立法西斯政权一样，是一种干涉，并对此非常厌恶。美国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之后，拉美开始转变态度。美国宣布放弃最遭唾弃的干涉形式，这使得美国在反对德国渗透的共同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美国采用极权主义国家的方式，那这些进展都会消失。但是，可以预见，美国在战时会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把不干涉政策退回到特定的战略区域。但是，只要其盟友没有战败，美国就能够也会继续克制使用军事压力。

在许多拉美国家，人们对德国领事和外交人员的活动以及外国政府的无理干涉深表不满。即使强烈支持本国纳粹运动的人也憎恶德国大使目空一切、对主权国家指手画脚的态度。但是，反对德国的行动却极为小心。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宣传的信条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害怕德国的报复。大多数拉美国家军事力量弱小，经济上很依赖和欧洲的贸易。和许多旧世界的弱小国家一样，它们默许德国进行心理宣传，摧毁自己的社会凝聚力，只因为它们惧怕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报复。

直到战争爆发之时，德国一直是拉美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德国政府掌控国家贸易，因此拉美不愿忤逆这么重要的客户。阿根廷政府在同德国谈判以小麦交换德国铁路设备时，清楚地知道德国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阴谋。智利政府一边讨论清算协定，一边抱怨德国领事在智利的活动。巴西政府一直惧怕压制德国移民的活动会导致柏林的报复。因此，直到1941年夏天苏联军队成功抵

抗住德国的进攻，德国胜利的可能性下降，拉美各国才采取有效措施防御德国的宣传。

因此，只有与整个战争的其他阶段结合起来，才能够理解宣传战是否成功。经济和军事压力有助于为意识形态宣传争取自由空间。这既适用于我们对拉美的政策，也适用于德国对拉美的政策。美国人意识到当自己既有经济武器，又有强制工具，而且可以把意识形态宣传和经济、政治及军事政策结合起来之时，他们的行动才能更成功。当美国人把自己只局限在文化途径时，他们在抗击中败给了德国。但当美国摧毁了德国宣传的经济基础时，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次反击由商业和文化关系协调办公室策划，关键性行动发生在 1941 年 6 月，美国开始禁止向拉美公司出口美国产品，连锁效应影响了德国和意大利。1 800 家公司上榜这份禁止出口名单，这份所谓的黑名单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反击武器。英国的封锁使德国出口货物无法抵达拉美各国，亲德的拉美进口商为了生存，转而向美国购买货物。美国的出口使这些公司可以继续为当地纳粹组织提供援助，从而帮助德国继续开展对抗美国的宣传活动。美国一旦禁止出口，以上情形便不可能维持。

美国也意识到军方在拉美国家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德国惧怕拉美和美国达成合作。美国不仅增加了格兰德河以南的海军和军事部署，而且设法让拉美了解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状况。在重整军备、成立机械分队和新的空军部队之后，美国邀请不同拉美国家的高级军官参观自己的战争准备情况。这为拉美军官提供了一次机会，以检验德国关于美国军队不足、战术落后的传言。此外，美国还提供了军事奖学金，吸引拉美的年轻军官到美国军校深造。但是，直到 1941 年秋天，如果说我们的努力已经让拉美军事

领袖相信我们有能力捍卫西半球,确实也为时过早。

美国政府首先在拉美各国反击德国的宣传,很久之后才开始维护自己的国土。1941 年春天,在忍受了数年之后,美国终于驱逐了德国和意大利的领事官员以及驻美文化和媒体官员,正是这些人一直在进行心理战。但是,这些措施并不预示开战宣言。西半球只有加拿大一直生性好斗。即使到了 1941 年秋天,美国的政策依然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美国既不好斗,也不是完全中立,尽管总统宣布摧毁希特勒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但又宣称希望不通过战争就达成这一目标。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并不精明明智,但也绝不提倡美国轻易接受反击德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北美巨人都对自己的政策犹豫不决,那弱小的南美国家又如何反抗希特勒?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驱逐轴心国宣传人员之后的几个月,很多国家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反击德国宣传,这确实非常引人注目。在美洲地中海,古巴、洪都拉斯和墨西哥都下令关闭德国领馆。巴西也早就开始管理德国学校和外语媒体。智利和阿根廷也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条例。美国于 1941 年 12 月宣战,更加致力于建立共同阵线,对抗德国意识形态战争和摧毁其执行工具,包括外交和领事官员。在 1942 年 1 月于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外交部部长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建议所有美洲国家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驱逐轴心国官员。这一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有例外,因此不足以建立共同阵线。阿根廷和智利觉得轴心国不一定会战败,坚持保留自己单独行动的自由。

当与德日同盟的斗争升级到军事行动之时,美国还是没有赢得拉美的完全拥护。已经达成的合作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展望和

美德力量的对比，其根基也并不稳固。西半球共同的意识形态如同梦幻。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是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世界。华盛顿的文化合作机构要在新世界实现团结和合作，其可能的结果远不能与日内瓦机构在旧世界的成绩相提并论。因此，要成功赢得拉美支持，与拉美建立共同阵线，抵抗轴心国的围攻，最终只能取决于我们说服拉美国家相信这样的合作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而且让它们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1941 年 12 月 7 日，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依然坚固。我们大洋彼岸的盟友还在战斗；苏联军队身处险境，顽强抵抗；中国军队拖住了日本；英国海军参战。德日联盟依然被控制在旧世界。但一旦法西斯国家战胜，德国将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拉美产品最重要的市场。除非确信得到防护，能够免受德国的经济和军事进攻，否则我们的南部邻居绝不敢忤逆这个超级大国。我们重申“门罗主义”，多次阐明捍卫西半球的决心，才终于得到拉美国家的支持。最近一次表明决心是在美国参战之后，但战争跨越两大洋，我们的海军力量有限，空战战备也不充分。另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也曾信誓旦旦要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对这些都记忆犹新。军方人士认为同英国的保证比起来，美国的保证同样不值得信任。除非德国战败的证据非常明显或者美国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否则这些人建议采取绥靖而非抵抗政策，敦促在管控德国活动时小心谨慎，与美国展开最小程度的合作。得罪人道主义的民主国家所得到的惩罚远小于得罪法西斯独裁国家所受到的报复。

第九章

新世界的经济格局

我们越快地认识到贸易就是物物交换、就是以物换物，就越能捍卫美国的国际商业，保护农业和工业，因为工农业的繁荣取决于世界市场和如何获取国际原材料。

——亨利·F.格雷迪①

前章论述了西半球社会和意识形态构成的长处和弱点，试图估计不同的民族建立共同阵线的可能性。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权力争夺中，意识形态战争只是其中一种形式。与挑唆社会瓦解的宣传战争相比，经济战争同等重要。经济战争旨在断绝一国的进口，通常与军事行动，特别是海军行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西半球看到轴心国胜利在望，即使没有军事行动，经济战争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经济战争通过断绝一国的进口，剥夺粮食和军事工业必需的原材料，迫使一国投降。经济战争是一种经济制裁，其手段包括贸易禁运、封锁和威胁中立国家停止向敌国出口。抵抗这种经济压

---

① 亨利·F.格雷迪（1882—1957 年）：美国著名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希腊、伊朗大使。

力的能力取决于一国经济的自足状况、控制关键交通命脉和影响中立国家的能力。如果执行贸易禁运的国家控制着所有战略物资的生产中心，中立国无法成为敌国的替换选择，那就无需进行封锁和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只需进行贸易禁运即可。

不仅断绝一个国家的进口能摧毁其国家意志，堵上其出口途径也同样能迫使一个国家投降。封锁出口会引起失业和社会动荡，政府资金错置，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和经济生活的深层次紊乱。当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断绝进口和封锁出口一样有效。因此，要施加经济压力，实施经济战争，不仅可以中断进口，也可以堵上出口。

战前的纳粹德国就利用新的商业政策和国际贸易工具向世界展示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利用这些新工具和对欧洲大陆一部分地区经济的绝对控制，德国锻造了经济控制和剥削的武器，这也使之成为影响南美的重要因素，并主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经济生活。这一新型武器实际上是清算协议(clearing agreement)的改良版。在大萧条初期，很多国家利用这一国际贸易工具来维护黄金储备和稳定货币汇率。

两国间的清算协议要求在两国建立簿记账户，账户上的出口账目可被进口账目抵消。清算协议通常和进口许可配套。进口商向清算机构支付进口货物费用，出口商从清算机构获取国内货币的货款。两国间的账目平衡，如有失衡，进口许可则会被限制在能实现信贷平衡的数额上。

这种新型工具被用于与西半球的贸易，其始作俑者并不是希特勒，而是我们的“自由贸易伙伴”英国。1932 年，英国在渥太华协议中确定了帝国特惠制。此后不久，英国与阿根廷签署了所谓

的《洛卡公约》(*Roca Convention*)。在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中,阿根廷几乎等同于英国的领土。英国同意继续进口阿根廷的牛肉,每年的进口数量不能比前一年减少10%以上。作为交换,阿根廷承诺,除了交付英国贷款的利息,其余英镑收入用于购买英国产品。这就是国际经济关系新秩序的所有原则:国际贸易由政府协议、强制的双边主义、配额和冻结的货币来决定。

若得以妥善执行,这一国际贸易的新方式会在大萧条和外汇短缺时期带来显著优势。如果所有国家都能执行,这一方式将摧毁三角贸易,控制国家管制和官僚干预的货物流动。但这一方式不一定对参与者有害或变成剥削的工具。然而,清算协议在德国政府手中已经变成经济剥削和政治压力的经济武器。

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下,国际贸易处在国家的全面和绝对管控之下。不是贸易从事者的利益,而是国家集团的利益和国家的需要决定个人的交易行为。这样,控制着整个德国经济购买力的德国政府成为巨大的垄断买家,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的个人贸易从业者打交道。这就导致其他国家逐渐对外贸施加政府管控。国际经济交换不再是相互竞争的卖家和买家之间的交易,而成为政府直接交易。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并不在意国家间协议的平等,双边协议经常明显偏袒一方,其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一样显而易见。

清算协议固定了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规定实现账目上的平衡。这意味着如果一国和德国的贸易是出口大于进口,德国会通过"aski"* 体系实现账目平衡。若协议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部分结

* 20世纪30年代,德国国内经济在大萧条影响下迅速下滑,物资供应匮乏,1934年德国国家银行设立特别马克账户(Aski)。

余可兑换为自由货币，则汇率通常由人为设定，并且极具摧毁力。实际上，贸易结余不能兑换黄金或自由货币，只能以物换物，因此也只能用于购买德国的商品。德国通过控制出口和增加进口，强迫原材料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结余。各国抱怨收不到从德国订购的货物，依然无济于事。如果军备需要，这些货物就会被留在德国国内，纳粹用其他货物搪塞那些拥有冻结结余的国家，或者干脆什么都不给。结果就是，不仅口琴和照相机这样的小物件会被送到本期望获得机车和挖掘机的国家，而且东欧的原材料生产国还在某种程度上被迫资助德国的军事机器，而德国利用这些军事机器反过来摧毁了这些国家。

若一国与德国签订双边清算协议，则不可避免被置于德国的影响之下。如果该国经济单一，只依赖一两种出口作物，情况更是如此。第三帝国会不断进行所谓"购买"这些原材料或作物的活动，这些商品对德国的出口份额越来越大，甚至超过德国自己所需。多余的货物被德国以低价出口到其他市场，换取自由外汇。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中，个人销售没有利益可言，况且商品销售都是以信贷而不是现金进行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与原产国竞争，进行低价抛售，对商品价格产生恶劣影响。

德国在进口巴西咖啡、南非羊毛、保加利亚烟草和希腊醋栗时一直采取此做法。这些国家渐渐意识到，按照德国的要求与之进行贸易，最终的结果就是外国对国家经济的剥削。但出口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压，即使大家都认清了危害，贸易协议还在生效。这些国家无法进入除德国之外的其他市场，因此在这个挥着垄断皮鞭的大客户面前不得不唯唯诺诺。

在这样的贸易体系下，原材料出口国面对的是一个危险的买家以及制成品出口销量无敌的卖家。和德国生产同样产品的生产商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享有其国家高达50%的补贴。说是竞争，但其实用词不当。不管是物物交换还是清算协定，竞争二字都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德国的商品根本不在价格和质量上和美国竞争，其销售完全是由于原材料出口国的被迫选择。

德国能够强迫别国购买其产品，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依赖德国的市场。按以往的经验，德国借此获得的优势地位不仅服务于经济，也用于实现政治目标。极权主义国家绝不会只关注经济利益。每一笔生意都应该成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成为通向权力顶峰的台阶。德国一旦成为某国大宗产品的主要或唯一购买国，就会威胁停止进口，除非该国答应某项条件，而这种条件通常是民族或政治性的。外国企业不但被迫遵从德国政府设置的条件，比如只能在被许可的出版物上发布广告，甚至还要主动献身，成为柏林国家政策的代表。

在这种极权主义的贸易体系下，要实施干预，最好的办法不再是将战舰开进海港或把空军派到临近的机场。现在有了更好的工具，那就是控制出口市场，甚至都不用耀武扬威。相比诉诸武力，有权决定是否购买小麦、咖啡或甘蔗，这意味着拥有更加全面和有力的影响。

西半球能否抵抗大洋彼岸施加的经济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是否可以建立起包括22个独立国家的经济体系，不依赖大洋彼岸的战略原材料物资就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同时不依赖出口，能够在一个充满经济战争的世界抵御巨大的商业垄断？如果新世界不依赖出口，是否可以建立集中的国际贸易

体系，从而抵消大洋彼岸的议价权力及其毁灭性的权力？除非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否则新世界无法在围困中实现独立。

在与极权主义国家的斗争中，西半球国家不仅要抵抗封锁和禁运，也要抵御限制出口所带来的灾难。万一轴心国在欧洲获胜，在这场运用新式武器的经济战争中美洲会有怎样的战略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分析战前新世界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美　国

本书第二章已经对西半球的地理状况进行了描述，勾勒了美洲的地理位置、人口构成、气候、土壤和自然资源，这一切都是西半球经济的地理基础，也确定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第二章不仅就西半球整体进行了描述，也突出了地区差异导致的各国不同的经济类型。西半球最初是西欧的经济殖民地，长久以来这里的居民从土地和矿山中开采资源供旧世界使用。整个 19 世纪，美洲一直在国际贸易中向人口密集的西欧出口食物和原材料。直到 19 世纪末，新世界中只有北美开始改变一直以来的攫取性经济模式。

西半球的工业中心在北美。因此，美国要承担起军事保护的重任，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拥有建立军事工业的战略原材料。美国国富力强，我们也就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带领西半球共同抵抗现代经济战争，与大洋彼岸的国家对抗。因此，要评估美洲经济阵线的潜力，必须首先分析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在 30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欧洲移民及其后代创造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这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矿产资源密集，能源丰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美国在大规模生

产技术发展方面一直领先世界，工业生产能力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1940年，美国人口达1.32亿。此后出生率在下降，预计到1950年左右人口增长至1.5亿，达到稳定状态。就现有资源和生产技术来看，美国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美国无力解决周期性的衰退和技术性失业问题。1939年的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1929年，但当年失业人口却高达1 000万。

但是，相比其他国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收入依然很高。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0%，国土面积也只有地球的10%，但却生产出世界50%的玉米、50%的柑橘类水果，40%的棉花和15%的小麦。美国是最大的矿产生产国，铁矿石产量占全世界的40%，铜和锌各占30%，铅占25%。美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产量最高时期占全世界60%，火力发电量和水力发电量各占35%。美国消耗了世界上一半的能源产出，平均每个工人的机器投资是英国的两倍。

相比总生产和总消费，美国的进出口份额很小，只有不到10%，而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用于出口。美国进口大量的特产食品以维持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引进原材料用于工业生产，美国也必须出口大量农产品，以防农业发展不均衡。但是，除了原材料进口，美国的对外贸易整体上是为了生活的舒适，而不像人口稠密的西欧和东亚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或像拉丁美洲那样，外贸完全取决于其攫取性经济。

美国经济总量巨大，即使外贸只占生产总值的10%，其绝对数额也相当可观。因此，在德国扩张之前，美国毫无疑问是国际贸易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一战以后，美国平均每年的出口达40亿美元，进口达30亿美元。具体数字随经济周期波动。1929年的

外贸总额(出口和进口)为100亿美元,1932年下降至30亿美元,降幅达70%。1932年之后,外贸开始重新攀升,1937年回升至65亿美元。

从经济角度来看,对于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是欧洲。殖民地时期是如此,独立之后也是如此。虽然相比其他地区,欧洲的相对地位在下降,但依然是美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一战之前,美欧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的60%。二战之前,这一比例下降至40%,与太平洋地区和西半球的贸易额分别上升至40%和25%。美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大于进口,对其他地区则是进口大于出口,但由于美欧贸易额较大,美国的国际贸易一直保持入超,较为平衡。美国从亚洲和西半球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向欧洲出口食物和原材料,并向所有国家出口制成品。美国的经济非常依赖这种三角贸易。

随着国内经济由农业转向工业,进出口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早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制成品无足轻重,现在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进口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早期的进口主要是工业制成品,食品进口很少。现在,由于工业化的提高,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食物、原材料和半制成品。进口的食品主要是特产,如咖啡、可可、茶、香蕉和蔗糖。原材料主要是矿产、木材和木制品、植物油、纤维和橡胶。这些产品占进口的绝大部分。除此之外,美国还进口所谓的战略物资,虽然数额较小,但却至关重要,是制造业的关键产品,也是建设战争工业的必需品。

国民经济中的工业生产深刻影响了进口产品。但在某种程度上,食品和原材料依然是出口产品,反映了攫取性经济的特征。工业产品并没有取代农产品,只是在农产品之上又加上了工业产品。

不管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还是大批移民的到来，都无法完全消化由于农业技术提高而收获的大量农产品。美国农民不断要求政府寻找出口市场。贸易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一数字无法反映国外市场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重要性。例如，棉花产量的一半用于出口、小麦产量的五分之一要销售到海外，烟草、猪油、水稻和干果的出口量也分别占到产量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尽管农产品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依然是工业制成品。一战以后，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50%，半制成品占20%，原材料占20%，加工食品和生食只占5%。出口货船上不仅有棉花和小麦，更多的是钢铁制品、汽车和机械。

农业和工业生产过剩，这使得美国在制定经济对外政策时面临一系列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特殊问题。在国际市场上，美国既需要同农业国竞争，又要和工业国竞争。美国同英国和德国竞争南美市场，同时和南美以及英属殖民国家争夺欧洲市场。美国同英国竞争阿根廷，同德国竞争巴西，同巴西竞争欧洲大陆的棉花市场，和阿根廷竞争欧洲大陆的小麦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成为西半球经济区的领袖。但是这一领袖地位又非美国莫属，因为美国最有能力抵御柏林或其他国家通过控制欧洲市场施加的经济压力。同其他美洲国家相比，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的份额要小得多。此外，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供需平衡较容易调节。

内战后，美国工业蓬勃发展，它在国际经济中逐渐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这一趋势在一战后更为明显。美国在一战中给予盟友大量经济支援，战争结束后，美国成了这些国家的债权人，债权高达100亿美元。但如很多人所希望的，时间也证明了这确实是援

助，而不是贷款。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所有的利息偿付和分期付款均停止，到 1937 年，未支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达到 125 亿美元。二战的爆发更抹消了未来重新支付的任何可能。

一战之后，美国的国民生产依然超过国民消费，海外私人投资就成了国民储蓄的重要分水池。美国人不仅在海外宣传自己的产品，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也出资帮助欧洲和拉美政府重振经济。到 1929 年，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已经达到约 170 亿美元。大萧条之后，虽然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输出有所回升，但外国贷款已经基本停止。相反，近年来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人们感到政治不确定，害怕欧洲可能发生战争，为安全起见，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我们的债权地位也因此而下降。

1937 年，美国的海外投资为 130 亿美元，国内外资为 80 亿美元。海外投资的分布情况如下：

表 9-1　美国海外投资分布(1937 年)

(单位:百万美元)

西半球	8 500
加拿大和纽芬兰	4 000
美洲地中海地区	2 500
南美其他国家	2 000
泛大西洋地区	3 500
欧洲	3 350
非洲	150
泛太平洋地区	1 200
亚洲	800
大洋洲	400
总计	13 200

上述130亿总额中，70亿是直接投资，约60亿为间接投资，间接投资中约一半为未偿付证券。根据外国证券持有者保护委员会1939年的年度报告，其百分比如下：

表9-2 外国证券持有者分布(1939年) (单位:%)

远　东	1.8	欧　洲	58.2
加拿大	4.9	拉丁美洲	77.2

但是，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再次利用金融实力推动政治和军事战争。国会也认同权力政治需要花钱，并投票通过了租借法案，向英国及其盟友提供150亿美元的援助。稳定基金、复兴金融公司、进出口银行都参与到金融援助拉美国家的项目。

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是西半球最重要的经济单位。美国外贸的绝对值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小于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新世界中自给自足的能力最强，经济也最为均衡。这一事实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经济实力雄厚。但实际上，如果和欧洲的贸易被封锁，我们的经济将会非常依赖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进口的战略原材料。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如果我们的盟友战败，德日同盟会强迫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不再向我们出口，断绝我们的原材料来源。这就意味着如果德日同盟控制了旧世界，美国要维持生存，必须能够掌控西半球的经济，使西半球经济独立于欧洲。要判断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除了以上的分析，还需要研究欧洲和美国对于新世界其他政治单位的相对势力。

本书第二章已经介绍了美洲大陆的地理状况以及影响其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因素。根据这些因素的不同作用，新世界可

以明显分为几个地区：加拿大、美洲地中海、南美西海岸的两个地区、东海岸的两个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

加拿大是我们的北部邻邦，是除我们之外西半球唯一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同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加拿大地处缓冲地带，控制着从欧洲和亚洲到北美大陆的环形战略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相对实力，加拿大很容易受到美国的控制。位于我们南部的美洲地中海地区遍布着各个小国。由于地理位置，这些国家非常依赖海洋交通线，但这些线路又很容易被别国控制，因此这些国家极易受到封锁的影响。美国控制着战略海军基地，因此这一地区的经济完全受控于“北部的巨人”。

南部大陆的温带地区不太容易受到管控。但是，东海岸的圭亚那与西海岸的厄瓜多尔和秘鲁，这几个国家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可通过控制美洲地中海地区进而控制这一地区。确实，我们的海军可以很轻松抵达巴西的北部海岸，封锁亚马逊盆地的出口，但是巴西真正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不在东北部的凸出地带，而远在军事行动的辐射范围之外。因此，中间地带的东海岸地区实际上就成为法属圭亚那和巴西之间的边境。再往南，就是南美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围绕着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这些缓冲国家。

加　拿　大

北美大陆另一个在攫取性经济上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国家是加拿大。受地理环境影响，加拿大西部是农业地区，东部为工业地

区。此外，加拿大的经济与美国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矿产资源丰富，生活水平较高。但是，加拿大的工业水平并不高，也更加依赖出口，在国际收支上依然是负债国。

大草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农业财富，特别是小麦，但国民收入更多的是来自矿产开采。1937 年，加拿大在三种矿产产量上居世界首位：镍产量占全球 89%，石棉占 58%，铂占 50%。锌和银的产量居世界第三，金的产量居第四位。大熊湖地区镭资源开采业迅速发展，加拿大成为这一宝贵矿产资源的主要来源地。加拿大地盾和西部山区还蕴藏着更多的资源，加拿大的锰、钼、钨等其他金属的产量也很丰富。

加拿大的工业主要是食品和原材料加工，特别是小麦、木质纸浆、木材和矿产资源的加工。除此之外，加拿大利用进口的纺织品和橡胶等原材料生产消费产品，并且在本国钢铁生产和进口的基础上发展了重工业。加拿大工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公司下属的分公司和工厂。由于位于加拿大国境内，这些公司得以避免加拿大的关税，同时享受帝国贸易协议规定的优惠待遇。

由于和美国的经济结构极为相似，加拿大的国际贸易发展和美国几乎如出一辙。19 世纪下半叶，进口产品由原材料变为半制成品。进口产品主要来自美国，包括石油、煤炭、轧钢产品、机械、汽车部件。出口中 30%是食品和原材料，30%是半制成品，40%为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小麦、新闻用纸、木质纸浆、木材、镍和铜。小麦、面粉和木材主要出口到英国，新闻用纸和木质纸浆出口到美国。除镍以外的大部分矿产资源出口到英国。

工业化迅猛发展，使得加拿大的国民生产超过了国民消费。1937 年之前，就有迹象表明经济达到了资本出口的阶段。净负债

虽然不低，但在逐步减少。根据 1935 年的数据，别国在加拿大的外国投资达到 70 亿美元，加拿大自身的海外投资约为 20 亿美元，加拿大净负债 50 亿美元，人均负债 500 美元，几乎是世界最高。外国投资中，英国资本占 30 亿，美国资本占 40 亿。因此，加拿大同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最为密切。贸易还有发展空间，关税修订无疑将刺激贸易发展，但是无论如何修改商业政策，美国也不会成为加拿大农产品出口的替代市场。

美洲地中海地区

格兰德河以南是拉丁美洲，这一西半球最不发达的地区从北至南呈现出农业攫取性经济向高度工业化经济的过渡。离美国最近的是美洲地中海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加勒比海东部边缘的岛屿。这一地区地处热带，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消费产品和工业原材料。高温高湿的海岸地区遍布着长满硬木、胶类和脂类树木、药用植物的热带森林。一旦得以开垦，此地也可以种植剑麻、香蕉、甘蔗、水稻、椰子和橡胶。山坡地带可种植烟草、咖啡、可可。高原地区气候温和，可饲养牲畜，种植温带地区的农业作物。

除了出口热带产品，这一地区也富含矿产资源。过去，金银一直是这一地区出口西班牙母国的主要产品。如今，哥伦比亚是重要的铂出口国。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都有少量的黄金产量。墨西哥境内还富有银、铅、锡、锑、石墨和铜等矿产资源。人们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发现了铁，在古巴、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发现了锰。该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多数大陆国家拥有水力发电资源，墨

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拥有煤矿，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拥有石油资源。委内瑞拉如今的石油产量高于整个亚洲，哥伦比亚的产量也在增长。整个美洲地中海地区是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区。

美国以外的美洲地中海区域拥有 5 000 万人口，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极低，人均年收入不超过 100 美元。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地区并非特别重要。虽然这一地区的贸易数字较高，但这是由于国民生产的大部分都用于出口。1937 年，该地区的总进口为 6 亿美元，其中 3.5 亿美元来自美国；总出口约 9 亿美元，其中 4.25 亿美元出口至美国。

这一地区距离美国较近，货运成本较低，因此，美国成为美洲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国。1937 年，美国为古巴、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和海地这些国家提供了一半的进口来源，为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提供了 40%—50%的进口来源。该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为蔗糖、香蕉、咖啡、可可等农产品，出口资源类产品包括石油和铜。除了美国也生产的蔗糖和石油，这一热带、半热带地区的大多数产品对于美国来说是种补充，不存在和本土产品的竞争。因此，美国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除了海地(28%)和多米尼加共和国(35%)向欧洲大量出口蔗糖，委内瑞拉(14%)向大西洋彼岸出口数额可观的石油制品，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的 50%—90%。

美洲地中海国家比加拿大更依赖外国投资。很多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墨西哥与哥伦比亚以及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都有美国资金参与。这一地区的矿产开采、航运和其他

交通设施、公共设施和政府贷款为美国多余的资金找到了出口，导致该地区的经济被置于美国的掌控之中。加勒比海滨是美洲热带地区最为富饶之地，依赖美国的市场和资金，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掌控。

中间地带

在美洲地中海和巴西、智利之间是所谓的中间地带（the Intermediate Zone），包括大西洋沿岸的圭亚那与太平洋沿岸的厄瓜多尔和秘鲁。圭亚那是南美仅存的欧洲殖民地，主要出口产品是蔗糖、可可和咖啡。在法国被征服之前，法属圭亚那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其母国。英属和荷属圭亚那盛产铝土，其主要贸易出口面向美国和加拿大。整个地区面向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18%，面向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

中间地带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是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两个多山国家。除了盛产奎宁的原材料，厄瓜多尔无足轻重。相比之下，秘鲁大量出口蔗糖、棉花、石油，是世界上重要的矿产国之一。秘鲁的铜产量居世界第五，仅次于美国、智利、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国家都位于西半球。秘鲁生产了全世界30%的钒、钨、铋和硼砂。厄瓜多尔40%的进口来自美国，出口的三分之一面向美国，而秘鲁的这一数字分别是35%和四分之一。

温带南美

南美广大的温带地区位于巴西东部凸出地区和西部秘鲁的南

部边境以外。玻利维亚和智利山区的生命之河在这里流向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则是巴西南部和拉普拉塔流域盆地。太平洋一侧是重要的矿产产地，大西洋一侧则是农产品产地。两个地区都努力在攫取性经济之外发展制造业，但由于缺少能源，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限。

缺少煤炭是西部矿产丰富的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玻利维亚高地地区完全没有能源，唯一的能源来源就是东部斜坡的水能。智利拥有煤矿，但是达不到燃煤质量，智利的水能也位于南部，不在北方的矿产区。随着电解法的发展，铜的生产不再受限于能源，但对于其他矿石的冶炼，能源缺乏依然是严重障碍。智利正在考虑通过电炉发展小型的钢铁工业，年产量将达到 15 万吨。这有助于减少对钢铁进口的依赖，但依然无助于解决其他工业的能源缺乏问题。因此，智利的铁矿石只能出口到美国，玻利维亚的锡只能以精矿的形式被运到英国和美国再进行冶炼。由于能源缺乏，从攫取性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受到阻碍，重工业的发展也严重受限。

东部国家情况稍好，但巴西和阿根廷也缺乏必要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能源资源发展工业经济。阿根廷西部的安第斯山脉附近水能丰富，但劳动力聚集地和工业产品市场却位于大西洋沿岸。从巴拉圭边境油田进口的石油可以提供能源，但阿根廷的主要进口产品还是煤矿。巴西水能资源丰富，估计可达 4 000 万马力，水能资源超过美国。但是，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样远离人口聚集地，无法成为工业化发展的动力。煤炭资源也是如此，必须从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运到北方。目前这一地区没有发现重要的石油储藏，大规模的页岩石油开发也必须等待发明出成

本更低的生产技术。

阿根廷和巴西近年来都开始发展消费产品的制造业，两国包括智利都设置关税保护本国初创的工业。阿根廷几乎实现了加工食品、肥皂、鞋、玻璃制品和家具等产品的自给自足，纺织品生产也能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巴西新近的钢铁产业会满足一部分本地需求，但大部分工业发展依然局限在消费品领域。

同19世纪的美国一样，南美温带国家也渴望获得外国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在西部地区，美国是主要的债权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业。东部则主要是欧洲资本。英国投资在铁路、航运和商业公司等领域所占份额最大。虽然总负债超过10亿美元，但智利和阿根廷近年来也开始向临近的北部国家输出资本。智利公司正准备进入秘鲁和玻利维亚。阿根廷开始投资乌拉圭的肉类包装业、巴拉圭的白坚木业，参与南部玻利维亚和南部巴西的建设。除了工业化水平较低，最南部的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似乎已经达到了美国一战前的水平。这两个国家既是债务国，也是债权国。它们认为自己借款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剥削，而贷款则是在帮助别国提高生产力和文明水平。

尽管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温带南美地区的国民经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和攫取性经济，多余的矿产和石油必须找到出口市场才能维持国民收入的稳定。西海岸的矿产和东海岸的农产品都必须找到海外出口市场。

玻利维亚出口的90%都是矿产，产量几乎都用于出口。最重要的产品为锡，主要出口到英国和美国。其他出口矿产包括银、铅、钨、锌、锑和铜。和玻利维亚一样，智利也很依赖矿产出口。智利出口的五分之四是矿产，其中硝酸盐(25%)和铜(55%)是最重

要的两种产品。其他矿产产品包括金、铅、银、锰、锌和主要出口美国的铁矿石。玻利维亚和智利进口产品的30%来自美国,而美国的进口占据了玻利维亚7%的出口和智利32%的出口。

大西洋沿岸的南美温带地区拥有里约热内卢和桑托斯港,它们是巴西最重要经济区域的向外出口地。这一地区还包括巴西的南部各州、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该地区拥有南美最肥沃的土地,四分之三的人口,最有活力的经济和最高的生活水平。除了靠近热带的地区,整个南美温带的经济在很多方面和美国的农业经济很相似。因此,这一地区的产品无法在北部国家找到市场,只能和我们的农产品共同竞争欧洲市场。

巴西出口锰和石英水晶等重要矿产品,但其主要出口产品还是农林产品。主要的产品按重要顺序排列,依次为:咖啡、棉花、可可、肉类、柑橘、棕榈蜡、烟草、蓖麻子、木材和植物油。阿根廷的经济也以农业为主,也反映在其出口结构中。四分之三的牲畜和三分之二的粮食必须寻找出口运到海外。主要出口产品包括:肉类、小麦、亚麻籽、玉米、羊毛、兽皮和白坚木提取物。因此,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和美国的贸易相对较小。巴西进口商品中只有23%来自美国,美国占据其出口份额为36%。这两个数字在阿根廷均为16%。

美国和拉普拉塔地区的贸易额较小,不仅由于巴西、阿根廷与其生产同样的农产品,也由于北美的工业同欧洲竞争者相比并没有货运优势。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距离美国和欧洲的距离相近,而从旧世界出发的交通服务也优于从纽约出发。

对于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是欧洲,而不是美国。从易北河到比利牛斯山的工业区是这三国重要的进口

来源地，而这三国的出口则主要面向西欧人口稠密的地区。来自伦敦和巴黎的资本助推了这三国早期的发展，此后欧洲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因此，南美温带地区的经济命脉与旧世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西　半　球

以上各国共同构成了西半球，总面积达 1 400 万平方英里，总人口 2.75 亿。尽管有大片地区从经济角度看不适宜人口密集居住，但 15 人/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同欧洲（135 人/平方英里）和亚洲（65 人/平方英里）相比，依然显示出该地区还有大片区域亟待开发。移民减少主要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而不是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无法养育庞大的人口。

从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美洲存在几个经济区，每个经济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全球经济中。太平洋沿岸的山区和大西洋沿岸的加拿大、巴西发展了攫取性的矿产经济。北美温带地区的西部和南部、南美温带地区的东部主要是农业，出口谷物、纤维和肉类制品。在两个出口产品类似的温带地区中间是热带地区，跨越美洲地中海和亚马逊盆地，为北部和南部提供了补充性的经济产品。虽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也开始进行工业化，制造消费产品，但西半球最重要的工业区和重工业产品出口区依然在北美东部，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格兰德河以北的北美与西半球其他地区的差异不仅在于工业化的程度，也在于农业的多样化程度。拉丁美洲的国家几乎都依赖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国家收入中有一大部分来自一种作物或几

种作物。甚至几个重要的矿产国也仅仅依赖一两种矿产。古巴依赖蔗糖,中美洲依赖香蕉,巴西依赖咖啡,乌拉圭依赖牲畜,阿根廷依赖小麦和牛肉,委内瑞拉依赖石油,智利依赖铜和硝酸盐,玻利维亚依赖锡和锌。只有一种出口产品意味着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大,只能和海外市场同呼吸共命运,受限于垄断买家。在阻断出口成为重要手段的经济战争中,这种经济的抵抗力最为薄弱。拉丁美洲不仅需要工业化,也需要农业多样化。

整个西半球可以实现主要食品和饲料作物的自给自足,但需要从远东进口茶叶和植物油。新世界的棉花产量丰裕,但除羊毛之外,需要跨越太平洋从其他地区进口黄麻纤维、马尼拉麻和橡胶。除锡以外,美洲的主要有色金属可以自给自足,但需要进口合金用于生产钢铁。跨太平洋地区主要是原材料来源地。跨大西洋地区既是原材料来源地(非洲),又是制成品来源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半球从大洋彼岸的进口达 30 亿美元,出口达 40 亿美元。其中 5 亿美元的出口是农产品,小麦、玉米、牛肉、棉花和烟草这五种主要产品占了四分之三,这些产品主要产自南美、北美的温带地区。

这些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半球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但是,如果要正确评估这一位置,还应该认识到大洋彼岸地区的国际地位,因为一旦德日同盟在旧世界获胜,我们就处于这一地区的包围之中。德国希望控制整个欧洲、近东和非洲。在 1937 年,这些地区的水能和煤炭资源充足,但石油不足,大部分要依赖从美洲地中海进口。日本则希望控制远东、亚洲地中海、澳大利亚和印度洋东部,这些地区是锡、茶叶、橡胶、纤维麻、黄麻纤维、丝绸和羊毛的主要来源地。西半球则主要出口铜、铅、锌和合金镍、钼

和化肥磷酸盐，还为欧洲提供食物和棉花，向欧洲大量出口粮食谷物、饲料作物、动物制品、咖啡、烟草和蔗糖。

从日常饮食结构和工业化程度来看，相比德国潜在的势力范围，日本想要占领的地区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更低。这些地区的谷物食物、饲料作物、植物油、肉类制品、除棉花以外的纤维制品、橡胶和其他热带产品都实现了自给自足。水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资源丰富，拥有发展钢铁工业的良好基础。铅、锡和锌的需求可在地区内得到满足，除钒和钼需要从西半球进口，生产钢铁所需要的其他合金都很充足。

虽然德日的潜在势力范围在食品和原材料方面的洲际贸易数额可观，但这两个地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自足的。如果德日在我们的盟国失败之后继续推行经济规划合作，它们最终会使旧世界独立于新世界，但也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要找到美洲热带产品的替代品相对容易，只需在亚洲热带地区密集种植并全面开拓非洲。但提高欧洲温带地区的粮食产量就比较困难了。最难的则是如何找到西半球矿产资源的替代品。

半球围困

前文简述了1937年之前，即在经济动员和战争利器摧毁国际贸易之前，西半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美洲大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与一战不同，二战引起了国际贸易的巨大紊乱和深刻的国内动荡，对南美国家的危害远大于北美。整个国际经济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德国征服了欧洲大陆，英国的封锁逐步扩大，各国工业生产力提高，特别是军事工业。西半球由于英国的封锁失去了欧洲大陆

市场，由于日本的封锁失去了中国市场，这些损失仅靠美国军事工业的增长也只能得到部分弥补。

北美最大的增长源于美国的重整军备，加拿大也略有贡献。虽然起步较慢，但到 1941 年夏天，美国的军备开支已经达到每月 10 亿美元，预计 1942 年每月的开支会超过 20 亿美元。工业生产力随之大幅提高，原来的工人过剩、工厂闲置在短时期内变为材料和技术工人的供不应求。国内矿业产量也随之提高，从南美进口的原材料大幅增长。

欧洲的战争和英国的封锁对南美的农业经济产生了严峻影响，也影响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拉丁美洲国家失去了每年 5 亿美元的食品出口市场，这占其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这对南美温带地区的影响极为严重。智利失去了二分之一的农业出口，巴西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咖啡和棉花出口，阿根廷失去了一半的肉类出口。航运短缺也开始影响与英国这一欧洲仅存的市场之间的贸易。结果就是大范围的混乱。货物堆积在仓库或码头，购买力明显下降，货币稳定受到威胁。由于不能再从欧洲大陆进口商品，拉美国家转而求助美国，所以我们对格兰德河以南国家的出口有所增加。

美国全面参战给西半球的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波动，也增加了南美各国面临的困难。只要欧洲和亚洲的战争还在继续，德日同盟就无法对新世界施加经济影响。但是，如果德日征服了整个旧世界，就能够控制对于美国的军事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垄断西半球的出口市场。

我们已经简述了西半球，尤其是美国这一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认识到北美有可能面临的战争，必须建立

起防御体系，保护西半球免受侵略。美国经济实力雄厚，要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抵抗封锁和经济扼杀，反对通过阻碍出口进行经济压榨和政治干扰。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新世界是否有能力进行抵御，建立区域一体化经济，在旧世界的围困中得以生存。

第十章

自然资源的调度

我们在确保重要进口产品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无可辩驳地反击了某些人异想天开的想法，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而走向繁荣。

——科德尔·赫尔

美国自然资源丰富，几乎是世界上自给自足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要发展先进的工业文明，需要各种复杂的材料，即使是富裕的北美大陆也无法提供所需的全部资源。世界各地的货船运来满舱货物，和平时期的生产才能顺利进行。现代战争需要更大的产能，特别是所谓的军事工业。生产步枪、手枪、弹药、装甲板和坦克的原材料需求旺盛，运动战也需要更多的能源和动力，空战则需要能够在空中作战的飞机。因此，做好战备一方面是提高工业生产，一方面是获取原材料。这里我们暂时不讨论第一个方面，只关注美国如何获取现代战争所需要的原材料。

原　材　料

由于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在政治形势中的新位置，多数早期研

究资源获取的文献都已经过时。由于立论的前提都已不再适用，这些文献的价值相当有限。这些作者认为美国只需抵抗一个国家，而不是控制大陆资源的多个国家。他们认为战争只局限在一个大洋，没有想到美国有可能受到另一个半球的整体围攻。他们认为战争只是暂时的，世界马上就会恢复和平，国际贸易会恢复秩序，原材料的获取也就不成问题。没有人料想到和平时期和战时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会消失，在诉诸军事行动之前会有长时期的经济战争。我们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要相当小心谨慎。

在 1939 年 1 月 7 日发布的一份备忘录里，陆海军军需委员会报告了美国获取战略材料、关键材料和重要材料的情况：

战略材料：对国防至关重要，战时的来源完全或部分依赖国外市场，必须控制储备和分配。

关键材料：对国防至关重要，但由于可以在国内生产，或大量获取，或战略作用不明显，其获取难度小于战略物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储备和分配控制。

重要材料：对国防至关重要，但战时获取没有困难，需要持续密切观察，当情况变化时有可能成为战略或关键物资。

最后一段话不仅体现了谨慎的态度，而且体现了官方全面认识到物资获取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物资的获取会随以下因素发生变化：外交政策、战争手段、对军事战略的不同理解和对需求的预期。重视海军就意味着钢铁需求增加，关注空军就要获取更多的铝，要发展机动部队就需要更多的橡胶。美国的军事装备不断

发生变化,每新增一组轰炸机中队、一支机动部队或一艘战舰都需要新增物资,包括钢铁、铜、铝、铅、钒和其他大量材料。重新进行预估就会发现短缺,而几个月前人们可能还会认为存有大量结余。

委员会商品办公室根据 1939 年备忘录中列举的类别列出了以下材料:

表 10-1　材料类别目录 *

战略材料(17 种)		
铝	云母	橡胶
锑	镍	丝绸
铬	**光学玻璃**	锡
椰壳炭	石英水晶	钨
锰,铁品味	汞	羊毛
马尼拉纤维	奎宁	
关键材料(20 种)		
石棉	石墨	铂
镉	兽皮	**科学玻璃**
咖啡	碘	锡罐材料
软木	木棉	钛
冰晶石	马钱子	**甲苯**
亚麻籽	鸦片	钒
萤石	苯酚和苦味酸	

* 1940 年 3 月本表曾有修订,但修订之处多出于过于乐观的估计。因此,此处依然使用初版表格。

续　表

非战略、非关键的重要材料(35种)		
砷	**乙酸**	**酒精(乙醇)**
腐蚀剂	**丙酮**	樟脑
蓖麻油	**甲醇**	虫漆
氯	**钼**	剑麻
铜	**氮化合物(氨和硝酸)**	蔗糖
椰干	棕榈油	**硫酸(包括硫和黄铁矿)**
棉绒	纸和纸浆	铀
氦	石油	**布带和帆布**
大麻	硝酸盐	小麦
黄麻纤维	碳酸钾	锌
铁和钢	耐火材料	锆
铅	镁	

注:表中加粗表示的材料不是原材料,而是制成品。

由于情况不断变化,该资料清单不断被修订。美国重整军备的规模越来越大,开始规划大型空军队部、大批机动部队和两洋战舰,因此获取材料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到1941年夏天,铝和镁的产量远低于需求,铜、锌和其他金属短缺,威胁到1942年的飞机制造。铝的短缺并不是由于原材料缺乏,而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和电力短缺。镁的情况也是如此。镁在官方的清单中既不是战略材料,也不是关键材料,但镁比铝还要轻便,镁和铝的合金是制造飞机的重要材料。

政府试图通过提高产量、引进优先级系统和积累储备来满足对原材料的需求。受高价格的吸引,很多原本处于破产边缘的生

产商又重新回到市场，产量不断提高。尽管国内产量和国外进口量同步提高，但依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定量配额和优先级的范围越来越大，到最后战略原材料只能留作战备工业之用。

从 1939 年开始，财政部开始购买原材料储备以备急需。1940 年 6 月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得到融资授权，可进行大规模储备。自此，政府通过不同的机构预定并购买了大量的锑、铬、铜、石墨、铅、锰、硝酸盐、钨、锌、羊毛和橡胶。但是储备依然增长缓慢。航运短缺也使得进口雪上加霜，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储备根本来不及得到补充。

大洋彼岸的资源

对于短期战争，储备确实有效，可以为工厂提供喘息和转型的时间，生产出替代品。但是，如果全球的权力争夺看不到尽头，经济战争无休无止，储备就不足以解决问题了。此外，储备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英国能够保持独立，同时海岸线在我们盟友的控制之下。到 1941 年秋天，美国已经无法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接触，但依然可以从太平洋彼岸的国家获得供给。商品从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甚至沿着缅甸公路从中国跨越太平洋流入美国。非洲、英国、近东和英属印度的货物则需要横跨大西洋，近东和英属印度的货物还需要绕道开普敦。但是，如果德日同盟赢得海上的胜利，这些来源都会被切断。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如果美国受到另一个半球的整体围困，原材料供给情况会如何。

以下两张表格列出了 1937 年美国战略原材料和关键原材料的来源地。

表 10-2　战略原材料来源地(美国 1937 年消费数据)

原材料种类	美国产量	跨洋进口					
		跨大西洋		跨太平洋		总　计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矿产品							
铝(铝土)	47.0	27.0	51.0	0.0	0.0	27.0	51.0
锑	7.0	2.5	2.5	9.5	9.5	12.0	12.0
铬	0.5	65.0	66.0	17.0	17.0	82.0	83.0
锰	4.0	74.0	77.0	0.5	0.5	75.0	78.0
云母	70.0	14.0	45.0	0.0	0.0	14.0	45.0
镍	0.5	2.0	2.0	0.0	0.0	2.0	2.0
石英水晶	0.0	0.0	0.0	0.0	0.0	0.0	0.0
汞	47.0	49.0	92.0	0.0	0.0	49.0	92.0
锡	0.0	11.0	11.0	88.0	88.0	99.0	99.0
钨	56.0	1.0	2.0	41.0	92.0	42.0	94.0
农产品							
椰壳炭	0.0	0.0	0.0	0.0	0.0	0.0	0.0
马尼拉纤维	0.0	0.0	0.0	100.0	100.0	100.0	100.0
奎宁	0.0	0.0	0.0	100.0	100.0	100.0	100.0
橡胶	0.0	4.0	4.0	95.0	95.0	99.0	99.0
丝绸	0.0	2.0	2.0	98.0	98.0	100.0	100.0
羊毛	57.0	12.0	29.0	19.0	44.0	31.0	73.0

注:该表不包括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1937 年美国外贸与航海》,美国矿产局《1939 年矿产年鉴》,国际联盟《1939 年原材料与食品》、《1938—1939 年统计年鉴》。

表 10-3　关键原材料来源地(美国 1937 年消费数据[①])

原材料种类	美国产量	跨洋进口					
		跨大西洋		跨太平洋		总　计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矿产品							
石棉	4.0	10.0	10.0	0.0	0.0	10.0	10.0
镉	85.0	9.0	65.0	0.5	3.0	10.0	68.0
冰晶石	0.0	0.0	0.0	0.0	0.0	0.0	0.0
萤石	83.0	7.0	44.0	0.0	0.0	7.0	44.0
石墨	…[②]	…	9.0	…	36.0	0.0	45.0
碘	0.1	0.0	0.0	0.0	0.0	0.0	0.0
铂	11.0[③]	73.0	82.0	0.1	0.3	73.0	82.0
钛	…[②]	…	99.0	…	0.0	0.0	99.0
钒	47.0	0.0	0.0	0.0	0.0	0.0	0.0
农产品							
咖啡	0.0	2.0	2.0	2.0	2.0	4.0	4.0
软木	0.0	100.0	100.0	0.0	0.0	100.0	100.0
亚麻籽	21.0	2.0	2.0	0.5	0.5	3.0	3.0
兽皮	64.0	13.0	35.0	9.0	23.0	22.0	58.0
木棉	0.0	0.0	0.0	97.0	97.0	97.0	97.0
马钱子	0.0	27.0	27.0	73.0	73.0	100.0	100.0
鸦片	0.0	100.0	100.0	0.0	0.0	100.0	100.0
鞣料	61.0	8.0	22.0	5.0	12.0	13.0	34.0

注:①该表不包括加拿大和拉丁美洲;②石墨和钛的产量未公布;③1938 年增长至 32%。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1937 年美国外贸与航海》、《1938 年外贸年鉴》、《美国 1939 年统计数据》、美国矿产局《1939 年矿产年鉴》、国际联盟《1939 年原材料与食品》、《1938—1939 年统计年鉴》。

以上表格显示了如果德日获胜，美国获取原材料将会受到的影响。我们旧世界的盟友如果战败了，我们就会受到围困，断绝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美国的海军力量也只能后退到西半球大陆的沿海地区，新世界成为被封锁的孤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岸的港口实行禁运，我们就无法获取跨洋货物。如果两侧对岸都被敌人控制，禁运就已经足够，甚至连封锁都无需实行。苏联的出口货物往西会受到德国的监控，往东受到日本的监控。但是在完全战胜和将势力范围融合之前，德国和日本要想切断美国的战略原材料来源，还需要进行长距离的封锁。大西洋的封锁有可能以达喀尔为据点，太平洋封锁有可能延伸至新加坡。虽然某些船只依然可以从西部穿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从东部绕道南非，但这些货物数量有限，难以弥补由于无法获取欧洲和亚洲货物所造成的原材料短缺。

德国通过控制欧洲扣留铝、锰、汞和锡，通过控制非洲扣留铬和锰，通过控制印度洋的西出口扣留铬、锰、云母和钨。至于关键原材料，德国会通过控制欧洲扣留软木、萤石、鸦片和铂，通过控制非洲扣留石棉和萤石，通过控制印度洋扣留石墨、马钱子和鸦片。日本会扣留以下原材料：通过控制远东扣留战略原材料，如铬、马尼拉纤维、奎宁、橡胶、丝、锡和钨；通过控制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扣留镍和羊毛。至于关键原材料，日本会通过控制远东扣留石墨、木棉、马钱子和鸦片。这充分表明，西半球的围困和封锁会让美国举步维艰，无法发展充足的军事工业以保卫国家。

新世界通过反禁运以争夺对岸出口货物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日本和德国在我们的盟国战败后继续合作，它们将会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整个旧世界的资源都归它们安排调遣。尽管在民族

国家中美国的力量首屈一指，但面对这种超国家的围困，美国仅靠一己之力无法进行有效反击。只有美洲各国成为统一的经济体，建立统一的阵线，统一支配进出口，才能进行有效反击。要达到这一目标，矿产品禁运比食品禁运更为有效。虽然西半球向欧洲大量出口小麦、玉米、其他粮食作物和牛肉，但如果实行食品禁运，旧世界的人们也不会饿死。而如果西半球禁运石油、铜、硝酸盐、镍、磷酸盐和锌，则会给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带来严重困难，但德日不会轻易让西半球拥有摧毁欧亚大陆军事力量的能力。

西半球的资源

北美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即依靠新世界自己的资源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要估算美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表 10-4 与表 10-5 列出了 1937 年美洲原材料产量占美国消费总量的百分比。当然，这只是分析美国处境的第一步。此外，还需要计算新世界的生产潜力和美国未来的需求。需求在不断变化，生产潜力也取决于新增投资、南美洲的劳动力资源、连接原材料产地的铁路和公路等其他各种因素。但是，计算的第一步应当是某一年的实际产量。

1937 年，美国国民总收入为 710 亿美元，制造业占 160 亿美元，工业产量超过 1929 年之后的所有年份，但军事工业比重很小。人们对欧洲的未来忧心忡忡，但美国还没有形成重整军备的政策，直到 1939 年以后，整个国家才认识到做好军事准备的必要性，国会才开始同意大量拨款制造军舰和武器。1941 年，工业产量的 15%用于军备，而德国和英国的军备几乎占据了整个工业。当美国真正开始重整军备后，军工吸收了重工业的大量产能。

表 10-4　美洲战略原材料资源(1937 年)

原材料种类	美国产量	拉美国家产量		美国与拉美国家产量总计	加拿大产量		西半球产量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矿产品							
铝(铝土)	47.0	74.0	138.0	121.0	0.0	0.0	121.0
锑	7.0	119.0	129.0	126.0	0.0	0.0	126.0
铬	0.5	17.0	17.0	18.0	0.5	0.5	19.0
锰	4.0	42.0	44.0	46.0	0.0	0.0	46.0
云母	70.0	2.0	5.0	72.0	3.0	8.0	75.0
镍	0.5	0.5	0.5	1.0	208.0	208.0	209.0
石英水晶	0.0	100.0	100.0	100.0	0.0	0.0	100.0
汞	47.0	14.0	26.0	61.0	0.0	0.0	61.0
锡	0.0	31.0	31.0	31.0	0.0	0.0	31.0
钨	56.0	52.0	117.0	108.0	0.0	0.0	108.0
农产品							
椰壳炭	0.0	100.0	100.0	100.0	0.0	0.0	100.0
马尼拉纤维	0.0	0.0	0.0	0.0	0.0	0.0	0.0
奎宁	0.0	0.0	0.0	0.0	0.0	0.0	0.0
橡胶	0.0	4.0	4.0	4.0	0.0	0.0	4.0
丝绸	0.0	0.0	0.0	0.0	0.0	0.0	0.0
羊毛	57.0	88.0	194.0	145.0	3.0	6.0	148.0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1937 年美国外贸与航海》、《1938 年外贸年鉴》、《美国 1939 年统计数据》,美国矿产局《1939 年矿产年鉴》,国际联盟《1939 年原材料与食品》、《1938—1939 年统计年鉴》。

表 10-5　美洲关键原材料资源(1937 年)

原材料种类	美国产量	拉美国家产量		美国与拉美国家产量总计	加拿大产量		西半球产量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占美国进口百分比(%)	占美国消费百分比(%)
矿产品							
石棉	4.0	0.1	0.1	4.0	129.0	135.0	133.0
镉	85.0	0.0	0.0	85.0	13.0	90.0	98.0
冰晶石	0.0	0.0	0.0	0.0	0.0	0.0	100.0①
萤石	83.0	0.5	4.0	84.0	4.0	26.0	88.0
石墨	…②	…	42.0	…	…	6.0	…
碘	0.1	100.0+	100.0	100.0	0.0	0.0	100.0
铂	11.0③	21.0	23.0	32.0	97.0	109.0	129.0
钛	…②	…	0.3	…	…	2.0	…
钒	47.0	60.0	112.0	107.0	0.0	0.0	107.0
农产品							
咖啡	0.0	176.0④	176.0	176.0	0.0	0.0	176.0
软木	0.0	0.0	0.0	0.0	0.0	0.0	0.0
亚麻籽	21.0	194.0	247.0	215.0	2.0	3.0	217.0
兽皮	64.0	48.0④	130.0	112.0	5.0	14.0	117.0
木棉	0.0	3.0	3.0	3.0	0.0	0.0	3.0
马钱子	0.0	0.0	0.0	0.0	0.0	0.0	0.0
鸦片	0.0	0.0	0.0	0.0	0.0	0.0	0.0
鞣料	61.0	433.0	433.0	494.0	0.0	0.0	494.0

注:①全世界冰晶石都产自格陵兰岛;②美国产量数据此时没有公布;③这一数据在 1938 年上涨到 32%;④基于拉丁美洲出口数据。

对比一下1942年的军备开支和1937年的制造业产值，就可以看出原材料的需求量。用于重整军备的开支每月将会超过25亿美元，全年达到300亿美元。这其中包括支付给陆军和海军的工资费用。虽然这一项支出并不体现在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中，但军备开支整体上会大幅超过1937年制造业总产值的160亿美元。由于强制减少民用消费，工业产值实际上无法增长至两倍，但是原材料需求会达到和平时期1937年的两倍。

如果美国能够说服南美洲将原来运往欧洲和亚洲的产品销往美国，我们就会大大减少对跨洋贸易的依赖。拉丁美洲的原材料几乎都用于出口，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本土工业生产。到1941年夏天，很多拉美国家实行了或松或紧的出口管制政策。大多数国家看起来愿意彼此协作，保卫西半球，防止战略原材料落入轴心国手中。美国购买了拉美国家的几乎全部产出，英国舰队可以截获运往欧洲大陆的货物，这些都助推了拉美国家的协作。否则，旧世界被德日控制，拉美就会受到法西斯国家施加的经济压力。即使美国能够购买拉美的全部产出，但还是面临严峻的采购困难。

如果拉美的全部产出都销往美国，美国的处境将大大改善，但是数据也显示，美国依然面临几个严峻的采购难题。对于一些矿产品，即使美国和拉美的产量加起来也难以满足美国的需求。就1937年的数据来看，各种原材料短缺占消费的百分比如下：在战略原材料中，铬82%、锰54%、云母28%、镍99%、汞39%、锡68%①；关键原材料中，石棉96%、镉15%、冰晶石100%、萤石16%、铂68%、石墨和钛的短缺也很大。

① 原文为68%，但对比表10-4，可知是69%。

如果整个西半球被包围，美国最紧密的伙伴无疑会是加拿大，而不是南美，有些南美国家甚至会和美国渐行渐远。加拿大工业发达，也在重整军备，发展军事工业。加拿大的矿产品不可能全部销往美国，但某些矿产品自给后还有盈余出口。这些矿产品包括：铝、石棉、镉、铜、铅、镍、铂和锌。格陵兰岛是冰晶石的唯一产地，因此冰晶石也可以较容易地获得。因此，美国实际上只要解决10[①]种矿产资源的短缺问题。根据1937年和平时期的需求，短缺的矿产资源为战略矿产资源中的铬(81%)、锰(54%)、云母(25%)、汞(39%)、锡(69%)；关键矿产资源中的镉(2%)、萤石(12%)、石墨和钛。1942年的短缺会达到何种程度，现在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产量无法跟上需求的增长，短缺量会远超1937年。

矿产资源

短缺最严重的资源是铬。1942年的需求预计达到近100万吨，但1937年的进口只有55万吨。铬是某些合金的关键元素，而合金可用于制造炮弹、步枪、坦克装甲和高速切割工具。正常情况下，这一资源主要来源于跨大西洋的土耳其和非洲以及跨太平洋的菲律宾和新喀里多尼亚。正常情况下，美国的国内产量只有几千吨，但如果在战时不计成本因素，国内产量有可能满足20%的需求。古巴是西半球的重要铬产地，巴西和加拿大的铬产量也在攀升。由于无法找到其他元素替代铬，所以要储备所有产量以应战时之需。然而，即使所有产量都用于备战，依然难以满足需求。

---

① 原文为10种，但作者实际上只列出9种。

另一个重要资源是锰。锰也是锻造合金的重要元素，用于纯化钢铁，增加其硬度。相比铬，锰资源的情况要稍乐观。美国本身就是锰产地，拉丁美洲的锰资源也很丰富。预计1942年的锰需求将达到150万吨，是1937年进口量的三倍，当年的锰进口量是45万公吨。在150万吨的总需求中，60万吨将用于军需。锰资源的来源地主要是黄金海岸、苏联、古巴、英国、印度和巴西。战争爆发后，苏联不再向美国出口锰，黄金海岸的锰资源也被英国独占。但英国、荷属印度、菲律宾和巴西的出口量有所增加。相比铬，西半球的锰资源要丰富得多。巴西和古巴有大量未开采的矿藏，一旦通向这些矿藏的铁路修建成功，这些锰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锰矿也有潜力增加产量。借助新型的电解浮选和还原技术，美国大量的低等级铁矿也可得以开发。加拿大、北美洲的开采力度，再加上军事工业优先使用，锰元素的军需应该可以得到满足。

云母主要用于电气装置、汽车和无线电工业。云母阻热、透明，有广泛的工业和商业用途。1937年的美国国内产量能满足50%的国内需求，这一产量还会继续增加。西半球的云母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巴西和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也发现了云母矿藏。然而，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有能力开采出云母矿藏，以替代从英国和马达加斯加进口的板状云母和云母剥片。幸运的是，相比铬和锰，云母可以找到替代资源。玻璃和合成塑料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替代云母，用膨润土制成的铝硅片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汞资源的获取问题较容易解决。40%的汞用于药物和化学工业。汞也有重要的军事用途，特别是用于制造器械装置、导火索、雷管和引信。近年汞的年均消费量在3.5万试剂瓶左右，50%产

自美国国内。战时的年需求预计达到5万试剂瓶。国内产量依然有潜力大幅提高。虽然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再向美国出口，但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大幅提升了出口美国的汞。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是潜在的汞产地。地质学家新近在委内瑞拉发现了有可能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丰富的汞矿藏。汞也有几种替代资源，因此，西半球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资源的自给自足。

西半球一旦被围困，锡资源的获取就困难得多。美国是最大的锡消费国。正常情况下，美国的消费量占世界锡产量的一半，约7.5万—8.5万吨。此外，美国还会消耗2万—3万吨的回收锡。锡用于制造容器、汽车部件、屋顶、家具，也是焊接材料，有着广泛的军事用途。美国消耗的锡资源大部分来自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地区，在远东或欧洲冶炼。一战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玻利维亚的锡被运到美国冶炼，但英属马来亚的差别出口关税和国际锡联盟的政策妨碍了美国国内锡产业的发展。

美国政府又一次踏上了相似的征程。政府出资在得克萨斯州的得克萨斯城建造了冶炼厂。得克萨斯城有着便利的港口交通和丰富的天然气。冶炼厂由荷兰必和必拓公司（Dutch Biliton Company）的一家子公司运营，计划冶炼能力达1.8万吨，是正常年份消耗量的20%。美国已同玻利维亚签订协议，在未来五年中每年从玻利维亚进口1.8万吨锡。玻利维亚剩余的锡产量继续出口到英国，但如果轴心国在欧洲取得胜利，这一部分锡就可出口美国。玻利维亚近年来的锡产量达每年2.5万吨，如果全部出口美国，再加上从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进口，那么可以大致满足军事工业对锡的需求。

大部分锡用于制造锡皮，生产食品包装。改进锡皮制造，寻找其他替代材料，可以减少食品工业对锡的需求。锡皮可以单面喷

涂，而不再采用双面浸渍。可以使用塑料和其他材料作为食品内包装，银、镉和铅也可用于包装。由于政府采购了大量银，也可以使用以前囤积的银。再加上美国制定了严格的优先使用和储备体系，西半球的锡资源基本可以满足战备需求。

萤石、石墨和钛的获取也没有太大的困难。萤石主要用于冶金助焊剂，国内产量再加上从墨西哥和纽芬兰的进口可以满足萤石需求。石墨用于生产电极，是电气炉不可或缺的材料。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可以满足需求。钛是制造钢铁的重要合金，可增加钢铁的硬度和拉伸强度。钛主要从英属印度进口，但美国国内产量有望提高，加拿大和巴西也有可能提供替代资源。

农产品

新世界矿产资源丰富。如果新世界愿意做出牺牲，美国将会极大地减少对旧世界的依赖。但是对大洋彼岸农产品的依赖问题则很难轻易解决。战略资源清单中，只有羊毛这一种资源，西半球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南美出口的羊毛可以满足北美的需求，但美洲缺乏某些特定品质的羊毛，因此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在关键资源清单中，西半球可以实现四种资源的自给自足，拉丁美洲的出口可以满足北美的进口需求。这四种资源为咖啡、亚麻籽、兽皮和鞣料。战略资源中的马尼拉纤维、奎宁、橡胶和丝绸，关键资源中的软木、木棉、马钱子和鸦片依然亟待解决。

这些资源主要源于亚洲地中海地区，因此在西半球的热带地区也许可以种植这些作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东南亚种植园的生产并不是仅仅要求气候条件相似，还要考虑劳动力、交通，寻找在新世界抗病的品种和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

马尼拉纤维是生产海军绳索的战略性材料。没有任何一种纤维可以像马尼拉纤维一样抗海水，并适应冷热交替的环境。马尼拉纤维全部进口自菲律宾，如果不能继续从菲律宾进口，可以在巴拿马和美洲其他的热带地区种植马尼拉蕉麻。废弃的香蕉园非常适合种植这种作物，10 万亩的年均产量应该可以满足美国的需求。除了海军绳索，马尼拉纤维可以被很多其他材料替代，如纸张、棉花、亚麻、龙舌兰纤维和合成纤维。

奎宁对大众健康至关重要，特别是治疗疟疾和热带疾病。奎宁是从生长在亚洲热带地区的金鸡纳树皮中提取的，尤其是爪哇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95%。美国几乎所有的奎宁都进口自爪哇。奎宁的销售由统一的销售组织控制，价格远高于成本。奎宁最初产自安第斯山区的野生丛林中，厄瓜多尔、秘鲁和哥伦比亚如果能有足够的劳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没有理由不引进亚洲的种植园体系。但是，如果希望以这种方式解决西半球的奎宁需求问题，依然任重道远。美国农业部在波多黎各的实验基地对奎宁种植进行了研究，开发了新的品种，研发了多产途径，不仅可以用于提取奎宁，也适用于提取其他生物碱。但是，七年之后才可以通过新途径从树皮中提取奎宁，十年后才能实现西半球的自给自足。因此，更有效的方法是开发奎宁的替代物，如疟涤平(atabrin)、扑虐喹啉(plasmochin)和奎纳克林(chinacrine)。

如果橡胶短缺，美国人的生活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橡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如汽车轮胎、硬橡胶物品、电线绝缘层和药物。橡胶也用于军工，如飞机、热气球和防毒面具，陆战交通工具更是离不开橡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胶消费国，年均消费量达 70 万吨。其中 97%进口自亚洲地中海，主要是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

度地区。橡胶的战时需求会增加到150万吨，其中至少100万吨用于军工。美国政府正密切调研是否可在拉丁美洲种植橡胶，已经派遣农业专家前往多个南美洲地区，这些地区的亚马逊丛林是橡胶的最初产地。调查发现，亚马逊盆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中美等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种植橡胶。但是不能只考虑气候和农业条件，要在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植园作业，社会和经济条件也要考虑在内。有些地区缺乏充足的劳动力，而种植园体系不仅需要大量劳动力，还需要劳动力的成本低廉。在格兰德河以南的地区进行类似苦力的种植园经济，也不利于睦邻友好政策的实施。美洲橡胶也许可以和亚洲橡胶竞争，但亚洲橡胶园的劳动力主要是荷属东印度的土著，因此美洲橡胶没有价格优势。虽然在西半球被封锁的情况下这一因素可以忽略，但依然会影响美洲资本是否愿意投资亚马逊盆地的橡胶种植园。更重要的是，最高产的巴西橡胶树需要生长七年才能产出橡胶，因此不能指望在近期解决问题。

但是橡胶有几个替代资源，包括人造橡胶、丁纳橡胶、氯丁橡胶、聚硫橡胶和丁基合成橡胶。1941年人工橡胶的产量预计达到3 000吨，不足正常时期消费量的5%。但杜邦、固特异、古德里奇和凡士通等公司有望通过合成橡胶满足大部分的军需。同时，美国政府储备了大量物资，以建造工厂，生产合成橡胶，替代亚洲天然橡胶。

丝绸也有重要的工业和军事用途，可用于制造电线光缆绝缘、火炮弹药袋子和降落伞。正常时期的丝绸消耗量为5 000万磅，战时需求将达到6 000万磅。虽然所有的丝绸都进口自日本和日本控制区，但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储备。西太平洋战事紧张，日本占

领了法属印度支那，迫使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8月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金融资产。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日本停止向美国出口丝绸，因此我们储备了大量丝绸以备军需。民用需求可以使用替代品。化工业在合成纤维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工制品有望满足所有军需。人造丝和尼龙已经用于降落伞生产，大型火炮的弹药袋的替代材料也呼之欲出。

关键资源清单中的软木(cork)、木棉、马钱子和鸦片的获取则困难得多。软木主要源于生长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一种橡树树皮，在西半球没有替代植物。塑料可以制作瓶盖，但软木有时必不可少，不能用其他材料替代。木棉用于生产安全带，主要产自荷属东印度。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也生长木棉，但产量有待提高，而且在收获之前也必须找到替代品。美国的马钱子碱全部进口自英属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生长的马钱子。鸦片全部从巴尔干、近东和远东进口。联邦麻醉品管理局通过没收毒品，积累了足够三年使用的吗啡。我们只能期待毒品贩子在战时会像在和平时期一样生意兴隆。

西半球自给自足

西半球受到围困，新世界的原材料问题就尤为严重。美国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支撑军事工业，这似乎难以实现。美国有大量的温带农作物。拉丁美洲的拉普拉塔地区有亚麻籽、兽皮、鞣料和羊毛。如果拉丁美洲愿意向美国出口，而且双方交流畅通，那美国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热带作物就不一样了。在现在的条件下，美洲热带地区完全不能为整个美洲提供足够的热带原材料。我们很难找到替代品，从而代替从非洲赤道地区和亚洲地中海地区进口

的热带原材料。橡胶、金鸡纳和木棉都需要生长七年才能有收获，而且美洲最适宜种植这些作物的地区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矿产资源的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因为新世界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如果旧世界实行贸易禁运，西半球的处境将会非常艰难，只有做出重大牺牲才有可能缓解。但是，如果能继续控制美洲海岸的海军交流，鼓足勇气抵抗经济困难，愿意进行大规模投资，获得拉丁美洲的公路建筑权，我们最终有可能实现西半球的自给自足。

但是，这种自给自足的潜力只是考虑到了地理优势，并没有考虑到经济和政治因素。智利的铜和阿根廷的钨要真正用于建设跨越两大洋的海军和新型空军，以保卫美洲海域，还要实现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条件。我们无法在军事上控制整个西半球，因此需要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愿意把它们的产品卖给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德国将会竭尽全力阻止拉美国家向我们出口重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地缘无法发挥作用，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才能够决定格兰德河以南国家的资源是否可以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我们只有让拉美各国看到美国能够抑制德国，才能保证拉美国家向美国出口重要资源。德日控制了旧世界，如果不能获取南美大陆的矿产和农产品，北美无法发展军事工业，因此争取拉丁美洲的合作将会是二战中的重要一环。

禁运和贸易封锁会使西半球的处境非常艰难，如果再加上其他经济武器，情形就更加严峻。如果我们的盟国失利，我们就将面对以下情况：一边是巨大的经济垄断，一边是我们的西半球 22 个主权国家在经济上各自为政。

国家社会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必须在其政治范围之内实现经济自足。因此，最大程度的自足是

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实现战略材料和关键食品的自足。从长远看，洲际贸易的发展要有限度，不能对德国控制区形成依赖。所需产品或者产于国内，或者产于处于政治范围之内的国家。鉴于日本也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的贸易理念，因此日本也会采取类似政策。这就意味着，美国原材料对大洋彼岸越重要，德国和日本就会越努力地寻找替代资源或其他供应商。只有在必要或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旧世界才会和西半球进行贸易。

根据德国新政令的安排，东欧和乌克兰将被建为农业区，生产来自温带南美和北美的农产品，非洲的产品则要取代来自美洲的热带产品。德国在一定时期内会接受美洲进口，但它会讨价还价，美洲要面临欧洲其他市场的衰弱。除非西半球找到其他替代市场，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否则将会受到经济压榨。如果德国控制了跨大西洋的贸易，就控制了整个欧洲、被控制的非洲地区和近东的购买力。西半球的对外贸易完全是买方市场，产品销售价格被压得很低，生产商甚至要接受政府补贴。如果能有来自旧世界的进口，那也价格极高。对外贸易成为德国经济压榨的工具，控制了那些依赖出口的国家，成为其干预这些国家的武器。

依赖德国的国家将不得不疏远美国，拒绝向美国出口战略原材料。政治上，这些国家会遵循“雅利安规则”，许可纳粹党在其国内自由行动，向德国报纸、广播、航空和航运公司让步。虽然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使国家分裂，具有毁灭性力量，但只有许可这种宣传，这些国家才被允许向欧洲出口产品。军队也必须按德国方式进行训练，必须使用德国装备。当地纳粹党的领袖甚至会要求成为政府官员。因此，要有力反击德国的经济压榨，西半球必须实现经济一体化。

第十一章
经济一体化

> 欧洲还是美国？这是拉丁美洲面临的重要选择。拉丁美洲不得不与欧洲进行贸易，而后者将会成为轴心国控制下的极权政权。因此，及时与欧洲合作是拉丁美洲势在必行的选择。
>
> ——1942 年 10 月 12 日《人民观察家报》

新世界的过剩产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和加拿大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另一方面是整个西半球生产的矿产品、农业原材料和食品。美洲主要的工业国就是美国。前文已经提及，美国近一半的出口是工业制成品。根据"新世界秩序"的规划，日本和中国北方是跨太平洋地区的制造业基地，欧洲是跨大西洋地区的制造业基地。在自足政策的影响下，只要日本和德国能在其控制范围内实现自足，美国的产品没有机会出口到旧世界。

曾几何时，这意味着美国失去了最重要的市场。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的跨洋出口产品逐渐变成了军火和战备品。在西半球受围困的情况下，失去这个市场并不会导致严重困难。1941年，重整军备还处于初期，但某些出口产品的短缺已经初见端倪。

钢铁产量跟不上国内军事工业的发展;汽车产量被削减,远低于美国国内的消费量;机械生产也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就算德国战胜我们的盟国,也不会对美国军事工业造成障碍。本就过剩的工业制成品在国内就可以被消耗。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可以吸收整个工业的产能。但是,加拿大生产的半制成品就不一样了。失去海外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会使加拿大产生严重困难。因此,它要进行调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德日胜利对我们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如果新世界依然是各自为政的22个独立经济体,那么拉丁美洲会成为德国、日本和美国产品的竞争之地。要建立关税同盟或者双边优惠待遇,而且必须把接受政府补贴的产品挡在美洲之外,这样美国才能稳固其在西半球的地位。否则,轴心国以低于美国产品成本价格的低价向拉丁美洲出口产品,最终将打破关税同盟和优惠体系。

北美的矿产品出口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美国主要的出口矿产品是石油和煤炭,两者都是能源产品。现在军事工业需求上升,很容易就能消耗掉原来的出口量。加拿大的矿产出口也是如此。加拿大的这类矿产品包括:石棉、铝、铜、铅、镍、铂、锌。这些矿产品都是军事工业的关键原材料,也都是美国面临短缺的原材料。

北美农产品的出口情况就不一样了。前文已经指出,虽然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但大量农产品也亟待出口到海外,尤其是欧洲。80%的烟草、约70%的小麦、棉花和猪肉销往欧洲,大部分水果也是出口到欧洲。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出口的小麦、大麦和肉制品大部分都是销往欧洲。

失去整个欧洲市场,会给北美的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我们已

经分析了当前战事和欧洲大陆封锁所导致的后果，但目前英国依然是北美农产品的重要购买者。如果英国倒下，跨大西洋的贸易将完全终止，这会给美洲带来灾难性后果。扩大并深化正在实行的作物种植限制项目，对整个美洲都是势在必行的。限制牛肉和猪肉生产会影响美洲中部地区。减少棉花和烟草出口会影响南部。限制小麦种植会干扰西部。尤其是小麦种植限制会导致比较严重的问题，调整难度也很大。美国西北部、西半部以及加拿大的大草原地区是小麦的主要种植地，这些地区很难找到替代作物。

格兰德河以南国家的经济非常不平衡。虽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三国已经开始工业化，但大部分国家都依赖攫取性经济，产品主要是矿产品、农产品和原材料。这些产品只能出口，否则国家无法生存。美洲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北美。南部的出口市场则是欧洲。失去欧洲大陆市场，已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英国如果最终也被德国控制，那我们南部邻邦的经济命脉将由伦敦易手柏林。轴心国胜利会对美洲地中海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对北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对南美温带地区造成致命的影响。

泛美经济合作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尤其是法国战败后，泛美会议上始终萦绕着对德国可能控制西半球经济命脉的忧虑。因此，经济自卫成为泛美会议的重要议题。最近关于经济合作、金融协作和政策协调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美洲大陆团结一致的观点也被不断提及。希特勒让北美和南美靠近，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经济合作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是泛美会议一贯的重要议题。哈里森①(Harrison)政府正是基于贸易问题于1889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泛美会议。当时讨论的议题甚至在最近也不断被提及——“关税同盟”。时任国务卿布莱恩当时建议西半球建立统一的关税体系，但拉美各国的代表并不认同。普鲁士王国正是通过关税同盟建立了在德意志的霸权，拉美各国担心美国也会步其后尘。与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建立关税同盟，最终只能导致拉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因此，拉美代表婉言拒绝了布莱恩的建议。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促进北美和南美经济合作的计划。如货币同盟、泛美银行、泛美铁路和泛美航线，这些都得以讨论并通过。这些决议言辞坚决，获得了当时各方的支持，但却从未付诸实践。泛美会议在初期有着宏伟的理想，但之后却显得平淡无奇。代表们不再讨论那些宏伟的项目，转而致力于关税命名、防疫制度和商标注册。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目前的战争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导致西半球经济紊乱。欧洲大部分地区被封锁，航运短缺、贸易线路被切断、汇率大幅波动，货币面临危险。战争对南北美洲的直接影响就是经济萧条。1914年，美洲的攫取性经济依赖旧世界的市场，欧洲战争必然会导致美洲经济受损。南美将原来出口到欧洲的产品销往北美，北美也开始在南美寻找替代市场。经济合作、美洲团结和共同命运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口中。

① 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年)：美国第23任总统。在任期内，哈里森积极扩大美国影响，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泛美会议。

为了解决欧洲战争给新世界带来的经济困难，应美国邀请，拉美各国代表于1915年齐聚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泛美金融会议。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南美部长和北美银行家、商界人士共同商议经济议题。会议签署了一系列报告，各方认同对问题的分析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拉美的外贸几乎完全面向欧洲，依赖欧洲船只运输货物，金融需求包括商业信贷和长期贷款，也几乎完全仰仗欧洲。要缓解拉美国家面临的困境，要美国成功取代欧洲市场，就必须建设航运设施，成立组织机构，促进北美信贷流向南美。

为促进立法同步和商业法律一致，各方同意常设"国际法律一致高级委员会"，各国下设分委员会。在1916年4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超越了关税的技术层面问题，认为下一届泛美金融会议应该关注整个美洲的关税协定。关税同盟再一次被提及。1920年于华盛顿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并没有关注关税协定，但希望美国能够为美洲国家的长期安全扩大市场开放。这一建议受到广泛支持。美国全身心投入国际银行家的新角色中，为美国证券商人和格兰德河以南国家的国库带来了一段黄金时期。

第一次华盛顿会议旨在为美国寻找增加出口贸易的机会，应对欧洲战争带来的问题。因此，其主要议题是经济和金融。但之所以是泛美会议，还在于此次会议讨论了运费率和贷款问题，并且言辞宏伟。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麦卡杜(McAdoo)深知此类场合的言辞，在会议的开幕仪式上表达了以下美好愿望：

> 此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源于自私自利，而是有着更为深厚和高尚的原因。西半球的各个国家代表了自由、正义和自

> 治的共同理想，致力于人类最高尚的事业。我们在这里相聚，就是为了讨论西半球的各个国家如何通过共同行动和利益，不仅实现物质财富，而且形成统一的、有力的道德力量，保卫人类与美德。

麦卡杜认为，欧洲战争为美洲各国带来了困难，但这正为“美洲大陆团结一致”提供了机遇。麦卡杜清醒地认识到战争和西半球合作的关系。他的话成为了预言。团结一致在和平时期并不可行。

第一次嫌隙出现在战争期间。美洲的“道德力量”并没有帮助欧洲重建和平。会议之后的两年，美国开始觉得有必要参战。一旦做出参战的决定，美国就开始说服拉美国家放弃中立，但这一努力只是取得了部分成效。美洲经济阵线的真正瓦解发生在战后。经济地缘再次发挥作用，互补的经济体又开始进行贸易。国内市场开始扩大，美国的制造商不再对南美市场感兴趣。南美进口商不再依赖美国获取所需品。美国货物需要现金支付，而且交付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南美各国也乐于不再从美国进口。欧洲重新开始出口，美国失去了垄断地位。我们的南部邻邦再次欢天喜地地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因为双方语言和风俗相似，而且欧洲提供长期信贷。经济领域的泛美合作几乎变成了支付和接受贷款。但这些贷款并没有像泛美会议所畅想的那样，为团结和理解打下基础，而是导致了违约、没收和干预，从而损坏了北美和南美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

直到二战开始，美洲的政治家才开始再次倡导经济合作和美

洲团结。欧洲的战争阴云让我们开始担忧西半球的经济发展。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就开始因为德国和拉丁美洲的贸易以及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贸易理念而担忧。美国试图第三次建立共同的经济阵线。

在美国人的建议下，泛美会议1938年在利马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一致决议，表达了与会代表们对自由、无阻碍的国际贸易体系的热爱和向往。美国提出这样的建议，拉美会接受这样的建议，确实是匪夷所思。当时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盛行产品补贴、易货体系和清算协定。几乎没有会议代表对此提出异议。各方过于讲究礼节，不仅忽略了分歧，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政府内部对国务卿赫尔所倡导的政策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农业部倡导的商业政策与国务院的商业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1939年，欧洲陷入战火。美洲国家认为有必要再次商议大洋彼岸的战争所导致的经济问题。根据利马会议通过的协商决议，美国负责召开了两次美洲国家外交部部长会议，一次是1939年于巴拿马，一次是1940年于哈瓦那。两次会议的目标是为了制定合作计划，以应对当前面临的威胁，各方对这一威胁的性质也取得了一致意见。赫尔在哈瓦那会议的发言中用审慎的语言论述了当前困难的性质，解释了共同行动的必要性。

> 解决产品过剩问题对美洲国家的经济命脉至关重要。由于战争，欧洲进口减少，我们的过剩产品在积压。这是整个美洲大陆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敌对状态结束后，欧洲市场的主导力量会落入某些政权手中，而这些政权把国际贸易作为控制其他国家的工具，而不

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交易产品，实现共同繁荣。*

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第一次外交部部长会议依然以高昂的论调表达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永恒原则和对自由贸易天堂的向往。在一份倡导经济合作的决议中，22个美洲国家再次重申了对国际贸易自由原则的坚定态度，这些原则包括平等待遇、公平竞争和和平动机。这些国家决心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将这些原则应用到彼此的关系之中，愿意根据这些原则，与那些接受这些原则的非美洲国家开展贸易。

对于赫尔提出的问题，会议决议要么只是毫不相关地回忆往昔岁月，要么就是制定"自杀式"的协定。但问题是，轴心国如果取得胜利，要在这样一个世界实现经济自卫决不能实行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和做法。面对大洋彼岸的两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国家之内牺牲个人自由，在国家之间牺牲国家自由，西半球的经济才有一线生机。

本着美洲团结的精神，巴拿马会议还通过了另外几项决议，建立了"美洲间金融和经济咨询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委员会旨在为战争导致的经济问题出言献策，尤其是探讨实现关税协定和建立西半球国际银行。1940年召开的哈瓦那会议进一步执行了这些决议。咨询委员会被要求提供解决过剩产品的方法，或通过赈济，或通过其他方式；它还被要求针对过剩的农作物生产和营销协定进行研究，并制定详细的计划。会议还建议咨询委员会考虑建立涉及贸易、信贷、货币和外汇的更加广泛的美洲间合作

* 1940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演讲内容。引自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362, September, 1940, p.316。

体系。

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是“美洲间发展委员会”和美洲银行的重要任务。1940 年 5 月签署了成立美洲银行的决议，签署国共有 9 个美洲国家，后期还需进行一系列修订和组织工作。一旦投入运营，美洲银行势必会着手解决国际外汇问题，依靠我们取之不尽的肯塔基山脉的金矿，有可能建立泛美货币。

巴拿马和哈瓦那的外交部部长会议和 1915 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泛美金融会议非常相似。面临的困难和原来一样，解决方式也没有大的变化。甚至 1889 年会议的议题依然出现在未竟事业清单上。泛美铁路变成了泛美高速公路，交通建设增加了飞机和轮船，通信建设既要有广播，又要有电缆。但关税同盟、货币同盟和美洲银行依然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决断和提出建议。

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意见分歧

两次外交部部长会议表达的愿望都非常宏伟，但实际成果却乏善可陈。美洲大陆团结一致说起来好听，但旧的困难依旧存在：西半球的经济地缘，与大洋彼岸在和平时期的关系惯性，美国和阿根廷的互相不信任、竞争和意见分歧。过去几年以来，赫尔国务卿一直希望阿根廷认可建立西半球统一阵线，共同抵抗欧洲。但阿根廷一贯坚决，拒绝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阵线上进行合作。德国有可能获胜，从而控制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因此阿根廷不想忤逆德国。

美国和阿根廷对未来有不同展望，因此所有包含抗击德国的共同阵线的决议都变得语气缓和，政策制定也不得不妥协、实行权

宜之计。阿根廷的这一态度并不仅仅是因为要摆脱“北方超级大国”，实现自由和独立，其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经济原因。美国能够消费阿根廷的过剩产品吗？赫尔国务卿真的想购买过剩的小麦、玉米和亚麻籽吗？如果不出口这些产品，阿根廷就无法生存。除非美国能够取代欧洲，成为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否则阿根廷就不会触犯旧大陆的统治者。如果这是绥靖政治，就让北美去承担后果吧。

美国和阿根廷的意见分歧导致两次会议无法形成全面的合作计划，但这并不阻碍双方在具体的问题上相互采纳建议。从整体来看，这些建议涉及两个方面：刺激美洲间贸易、在面对大洋彼岸时行动一致。第一个方面的建议包括美国更多地购买拉美国家的产品，发展旅游贸易和促进信贷、贷款。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包括建立过剩产品的营销协定。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付诸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和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要增加美洲内部的贸易，特别是美国和南美大西洋温带地区之间的贸易，其中一个重要的困难就是美国的关税壁垒。美国的商业政策一直倾向保护主义。正是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美国的工业避免了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成熟的工业进行竞争，逐渐由稚嫩发展壮大。南部农业区和西部农业区开始先后反对这种保护工业的商业政策，但并没有成功。工业团体的影响力非常强大，而且整个国家都是坚定的新重商主义者，坚信出口有益，进口有害。最终，农场主也学会了行业组织游说的技能，农业利益团体也开始向国会施加压力。国会无法对农场主消费的产品取消关税壁垒，只得退而求其次，对农场主生产的产品提供补贴，并设置关税壁垒。

工业和农业都要求保护，1930 年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

法案》,关税率达到了峰值。该法案对工业和农业进行保护,启动了一系列通过经济孤立解决国际贸易不景气的尝试。新的关税率非常高,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对,特别是阿根廷。阿根廷是农业大国,美国对小麦、玉米、兽皮、羊毛、动物油脂和酪蛋白征收高额关税,极大损害了阿根廷的贸易。法案附文禁止进口来自受口蹄疫影响国家的新鲜肉类,这引起了阿根廷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诈行为,让阿根廷肉类工业失去了北方市场。

"赫尔贸易协定项目"(The Hull Trade Agreement Program)启动于罗斯福总统任职期间,试图通过互惠关税减让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该项目坦诚贸易是一种交换过程,没有进口就没有出口。在该项目的鼓励下,美国与拉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可以预见,与阿根廷的谈判最为困难。双方对待贸易的方式截然不同。阿根廷奉行双边主义并参与清算协定,而美国坚持互惠关税减让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直到1941年秋天,美阿双方才签订了一项协议。通过互惠减让很多商品的关税,贸易获得了解放。美国降低了自《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签订以来提高的某些商品的关税,阿根廷也对水果和机械进行了关税减让。但这一协议并没有包括最惠国待遇条款。相反,美国不得不接受阿根廷向其邻国,甚至向英国提供优惠待遇。这一协议完全是战时特殊时期的产物,只是双方姿态的展示,而不意味着两国的商业政策在未来发生根本转变。

美国和阿根廷谈判伊始,关于美国政府考虑减让阿根廷农产品关税的传言就让中西部的农业州和落基山地区的牲畜饲养州大为愤怒。国会中甚至有人威胁说,如果农场主被迫和南美竞争,整

个贸易协定项目就必须叫停。这意味着，虽然对阿根廷商品的关税有所减让，美国政府并不会改变保护主义政策，从而真正促进美洲间贸易，为西半球共同的经济阵线做出牺牲。

增长的泛美贸易

战争使得美国可以增加进口，同时不损害美国农场主的利益。战备导致对拉美产品的需求大增，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战期间出现的情况——来自南部国家的进口在1914—1918年增长了150%。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军备导致需求大增。首先获益的是美洲地中海地区的矿产地和南美的西海岸地区。美国已经同意从智利购买25万吨的铜和30万吨的硝酸盐，从玻利维亚购买9万吨锡精矿，以及从玻利维亚和阿根廷购买所有的钨产量。锑、铬、铅、锰、铂、汞和锌的购买量也有所增长。农产品中，羊毛和兽皮的进口量大幅增加。

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1941年第一季度，美国从拉丁美洲购买了3.5亿美元的货物，比1940年同时期增长50%，比1939年增长100%。这使得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走向平衡，在四年中拉丁美洲第一次实现了贸易顺差。如果美国能继续购买，拉美国家有望弥补欧洲大陆禁运所导致的损失(以美元价值计算)。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美国依然可以从旧世界进口商品的情况下。如果西半球受到围困，与大洋彼岸的联系被切断，那么拉丁美洲的产品作为原材料替代品，美国对其的需求会更大。在西半球被围困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获取目前可以得到的来自远东的锡，因此只能向玻利维亚购买其全部锡产量并向其他一些国家购买战略

原材料。我们必须从拉美进口大量可可，以弥补原来来自非洲的进口，还必须进口大量的羊毛和兽皮。西半球受到围困，拉美就会开始生产椰子壳、黄麻、马尼拉麻和棕榈油等原来从亚洲和非洲热带地区进口的产品。因此，从拉美国家的进口增长不仅源于拉美的传统出口，更多是因为拉美成为新的原材料来源地，而这些原材料过去都是来自大洋彼岸地区。

贷款与赊购

自第一次泛美会议以来，关于贷款和赊购能够促进建立西半球经济一体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19 世纪的流行观点放在 20 世纪已经不适用了。贷款既不会使借款国感恩，也不会使其对债权国产生依赖，而且拒绝偿付贷款也很轻松。相比已经施与的恩惠，未来潜在的恩惠才能使施主处于支配地位。能够提供或封锁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否决其他国家的矿产品和农作物出口，这会使一国对他国的控制力远远超过提供贷款。在争夺多瑙河区域的政治斗争中，多金的法国提供贷款，而贫穷的德国提供市场。正是多瑙河农业区和德国工业区的自然贸易使得德国获得了法国无法企及的控制力。

美国向拉美的资本输出并不是最近才有的。1915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泛美金融会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了我们今天借款国的地位。前文已经提及，美国作为国际银行家的角色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没能为泛美友好注入力量。到 1940 年 8 月 1 日，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共从美国借款 16 亿美元，还不包括直接投资。其中，全部或部分拖欠违约的借款达 75％。美国贷款的失败原因有

很多。一些情况下,贷款的目的并不是促进借款国的生产力发展。即使真的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也很少能促进美国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这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理解转移问题的本质。增加的生产力一部分流向了欧洲,最终本可以三角贸易的形式流回美国,但是我们的商业政策通过保持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阻止了这种回流。

因此,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政策并不成功。以贷款为主的间接投资虽然受到了欢迎,但大多遭拖欠违约。直接投资从经济角度来看回报可观,从转移角度来看也很明智,但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剥削,点燃了拉美民众的仇恨。这类直接投资包括:在美洲地中海国家、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石油生产,智利和秘鲁的铜矿开发,智利和古巴的铁矿石开发以及中美洲和古巴的香蕉、甘蔗种植园开发等等。

自 1939 年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通过进出口银行和稳定基金向南美国家提供了一系列贷款,以帮助它们应对失去欧洲大陆市场的燃眉之急。这些贷款在贸易平衡剧烈波动的时期支撑了货币,作为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但无益于从长远解决问题。美国提供这些贷款的目的是帮助拉美国家筹资从美国进口货物,尤其是机械、交通和建设设备;清算已经积累的美元汇票;进行国内建设和稳定当地货币。这些贷款导致的主要结果是稳定和扩大了美国向南美的出口,而不是南美向美国的出口。

这些投资确实促进了我们南部邻邦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无法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产品。从转移的角度来看,贷款落实也不尽如人意。南美利用贷款可以实施优良投资,例如提高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而我们在西半球孤立的情况下必须从南美获得这些产品。但是要实现资本的大规模输出,必须在两派观点之间取得妥

协:经济国家主义要求投资的新增财富必须大部分留在债权国,而资本主义的贷款人注重投资回报。美国也可进行政府融资,在私营经济中注入不计较收益和损失的大量投资。我们应该实施此类补贴,这已经不是为了投资,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为了捍卫经济,国家必须愿意像捍卫安全一样去花费纳税人的钱。

卡　特　尔

美国由于战争大量购买拉美国家的产品,极大促进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这并不能解决西半球经济的基本问题,即美国无法吸收过剩的农产品。新世界盛产小麦、玉米、牛肉和肉制品、棉花、咖啡、羊毛和蔗糖,这些都离不开欧洲市场。经济战争使得贸易成为权力政治的工具,这些过剩的产品成为西半球经济易受攻击的环节。如果德国控制的欧洲拒绝进口这些产品,国外市场就会完全消失,这对西半球的经济影响是不可修复的。如果德国控制的欧洲愿意购买这些产品,但必须基于竞价和清算协定,那美洲国家将不得不接受低于成本的价格,从而补贴德国的重建。德国因此可以利用贸易工具对西半球进行干预。

只有建立买卖双方一对一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公平贸易。只有在西半球建立泛美同盟(包括加拿大),与欧洲相抗衡,同时建立销售垄断对抗德国的购买垄断,才能避免西半球的农业经济被摧毁,阻止德国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美洲国家间的卡特尔[①]可以采取两种形式:或者签订共同产品协定,或者成立单一的主要

① 卡特尔:由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

出口产品卡特尔。但是,通过卡特尔解决美洲问题的热情已经减弱,这一设想甚至被抛弃。美国国内对卡特尔是否可行充满怀疑,可能从卡特尔获益的拉美国家也不愿意参与。

对于美国来说,卡特尔项目会使美国支出巨额费用,同时面临风险。作为参与的筹码,其他国家定会要求美国以农作物贷款或仓单质押贷款的形式出钱资助农作物的种植和存储。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提高农作物的国际销售价格,以抵消投资。此种安排对其他农业国很有利,但却让美国背负了所有负担,因而不能称为合作。从国内外过去的经验看,要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必须控制产量。因此,美洲间协定不仅要成立一个统一的销售组织,还要负责分配生产配额。这会使美国必须监视拉美国家的农作物产量,而这项工作并不讨好。

对拉美国家来说,它们之所以对卡特尔缺乏热情,主要是因为卡特尔会赋予美国过多的权力。美国要起到领导作用,承担金融责任,因此也会对拉美国家施加控制。如果要成立卡特尔,那么所有参与国家都必须同意只向该卡特尔提供产品。这就意味着卡特尔成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唯一购买者。为了避免德国导致的同样危险,拉美国家不得不同意美国的控制。我们的南部邻邦当然同意我们出钱资助其农作物生产,但绝不会将国家的经济命脉交到我们手里。只有双方协定能保证卡特尔参与国的权力,才能期待拉美国家与我们全心合作。这样的协定是否可行,依然有待商讨。

美国已经和拉美国家签订协定,从每个拉美国家购买咖啡份额。加拿大和美国也开始进行谈判,商讨制定小麦销售协定,但是涵盖所有主要过剩产品的卡特尔组织不可能迅速成立。无法实现共同防御阵线上的这重要一环,确实令人难过,但我们也应该认真

考虑卡特尔是否足够有效，能在轴心国获胜的情况下解决西半球面临的问题。

在历史上，国际农产品卡特尔的效果有限，而且其效果主要是在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农业卡特尔是否能抵抗住垄断买方的致命对抗，答案无从知晓。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双边主义。德国或威逼或引诱，使独立国家与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和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德国，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德国都坚决反击。因此，除非我们的卡特尔能控制绝对不可或缺的战略原材料，否则德国会迫使参与国要么直接卖给德国，要么就别想卖。

需要卡特尔保护的农产品并不属于对于欧洲不可或缺的战略原材料。如果德日同盟继续在经济领域合作，西半球卡特尔不可能遏制旧世界。根据现在的农业技术，东欧和乌克兰有能力增加小麦产量，满足西欧的进口需求，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西欧的肉类和奶制品产量就算不会增加，也会保持稳定，补充从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进口量。这些地区的羊毛产量也会增加，以取代从南美的进口。棉花无法被人工纤维取代，但可以增加中国、英属印度和非洲的产量。咖啡从爪哇进口，浆果制品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塞俄比亚与东非的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高原。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能够增加甜菜糖的产量。旧世界在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着大量的温带地区，在非洲和亚洲有热带区。没有西半球的产品确实不太方便，但在大规模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欧洲和亚洲的极权政权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要它们想，就可以完全不需要新世界的农产品。

因此，卡特尔的遏制力量非常有限，而且在德国的打击下，卡

特尔是否能生存也未可知。即使卡特尔最终得以建成并存在一段时期直到旧大陆实现自足，在其他经济武器的进攻下，卡特尔也难以实现对美洲国家经济的有效保护。如果美洲国家的独立货币体系得以保留，将不可避免会出现单独清算协定，带来卡特尔无法应对的经济压力。同时，无法阻止德国通过封锁市场和拒绝支付订购货款对美洲国家进行剥削。面对欧洲统一市场的经济挑战，只建立几个松散的卡特尔根本无力应对。只有建立包括整个西半球的统一经济体（Grossraumwirtschaft），实行计划经济，对生产和国际贸易进行集中管理，才能对抗集中的权力。

建立经济阵线的可能性

仅靠美洲国家自发合作，实现这种转变的几率有多大？从如今的种种迹象来看，几率微乎其微。自 1889 年以来，关税同盟就成了泛美会议的热点讨论话题，但相比当年布莱恩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并没有太大实际进展。西半球在贸易相对自由的时期实现了经济发展，借助地理因素和自然资源为欧洲提供产品。美国虽已实现工业化，却仍然无法吸收自身的农业生产力，更不必说再进口邻国的农产品了。确实，按照现代营养标准来看，西半球有一半人口都可能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但就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也不能够立刻吸收欧洲的进口量。

西半球在温带区域有两个高产的农业区，但只在美国大西洋沿岸有一个工业区，因此，除非西半球各地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否则不可能实现自足的封闭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实施一项计划，改变其农业体系结构，减产小麦、棉花和烟草，提高肉类、乳产品、水

果和蔬菜产量。但是西半球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实现这样的转变。要调整经济结构，要做出最大牺牲的将是加拿大以放牧为主的省份与地产富饶的拉普拉塔地区。加拿大要降低小麦产量，阿根廷则需降低小麦、玉米、亚麻籽以及肉类产量。

没人愿意为建立封闭经济而做出牺牲。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现在盛行的经济意识形态。欧洲经济确实正在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是由征服者强加的，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愿。数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灌输使得人们普遍认同个人应该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牺牲，但在经济事务中则不尽然。恰恰相反，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共同作用，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给予特殊利益团体在国内市场的既得优势地位。个体的战斗牺牲是可以接受的，城市遭到轰炸毁灭也理所当然，但是改革重组国内经济却成了荒唐事。

若德国取得胜利，要想能够抵御欧洲的对抗，仅靠美洲国家之间自发合作是不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考虑使用强迫手段建立共同的经济阵线。至于能施加多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在不同地区的能力有所不同。我们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市场，因此在加拿大并不需要实施强迫手段，施加必要的压力即可。美洲地中海与中间地带也是如此。美国增加从南美西海岸国家的矿物进口，这会改变我们在该地区的地位。如果玻利维亚的全部锡产量、秘鲁和智利的大部分铜以及其他战略原材料全部出口到美国，那么美国市场会占据这些地区一半以上的出口市场。这就将拉美山区国家的经济完全置于北美的势力范围之内，我们在其政治生活和商业政策方面将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然在，我们在南美东海岸的温带地区的影响力则稍逊一筹。美国的重整军备导致需求大增，这可以提升我们在巴西的影响力。

但是，我们无法成为巴西的主要出口市场，除非我们能挖掘出咖啡豆还能有什么其他用途。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成为拉普拉塔流域盆地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使用强迫手段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美国至今尚未采取措施，而在类似的情况下，德国就不会这样保持沉默。通过将双边主义发挥到极致，我们可以强迫其他拉美国家进口美国小麦，放弃进口阿根廷小麦，从而切断阿根廷在西半球上的重要出口市场。

然而，我们无法保证这种强迫政策一定会成功，其成果也不一定能弥补付出的代价。在西半球被封锁的情况下，阿根廷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非常重要。由于欧洲与亚洲对我们封闭，阿根廷将会成为我们获取锑、萤石、锰、云母、锡和钨的第二选择，而且阿根廷也是羊毛、兽皮、亚麻籽以及漆料白坚木的唯一来源地。我们无法吸收拉普拉塔地区的大部分出口农作物，而且我们的需求和欧洲类似。因此，拒绝购买并不是强迫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很可能深受其害。若阿根廷只对欧洲出口，拒绝向我们提供所有的战略原材料，那么希特勒很可能会同阿根廷进行贸易往来。因此，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可能性：在西半球防御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的经济体系将不得不把阿根廷排除在外。没有阿根廷的出口问题，事情将会简单得多。但若是没有阿根廷的出口，美国为战争工业获取战略原材料的困难也会加剧。

通过对西半球经济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果是缺陷多于优势。就算该地区实现一体化，也只能是部分对抗，不足以完全抗衡旧世界。不幸的是，地理因素与经济历史共同交织，使得美洲并不适合发展一体化组织。美洲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经济体，实现关键原材料的自给自足，独立于海外市场。在极权主义的战争时

期，经济依赖就意味着政治依赖，因此西半球将不可避免受制于外部地区的控制。除非进行整合，否则经济一体化绝无可能，新大陆将继续由 22 个独立主权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追求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一旦极权帝国取得了海外胜利并建立起商业垄断，就能够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将南美与美国分离，打破两者本来就有限的合作。

在争取对南美的霸权控制的斗争中，美国手中的经济强迫力量有限，无法抵消德国控制的跨大西洋地区的优势。一旦德日联盟控制了大洋彼岸，我们就等于失去了南美。到那时，我们无法从西半球获得战争需要的原材料。我们可以继续控制美洲地中海地区，也许可以通过进口我们无力消费的商品来换得其他一些国家的合作，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只有阻止德日联盟取得海外胜利，各方势力保持均衡，防止成立超大型的垄断组织，才能保证亚马逊流域以南的国家保持独立，美国也才有可能获胜。

第十二章
新世界的政治格局

鉴于：

美洲人民拥有相似的共和体制，共同怀着对和平不可撼动的期盼，关怀人性，心存包容，坚守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平等，拒绝宗教、种族歧视，倡导个人自由，美洲人民达成了精神上的统一……

美洲国家政府宣布：

第一，美洲各国政府重申对大陆团结的承诺，开展合作，共同维护美洲团结赖以生存的基础原则。

——《利马宣言》

前文章节列举了西半球的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资源，并说明了这些资源在政治一体化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本章将分析新世界的具体政治构成以及几个大国与跨洋地区的关系，以预估一体化策略会遇到的政治抵制。尽管南北美洲的政治家们相处时彬彬有礼且相互爱戴，但是西半球毕竟是由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外交政策。那么，有多大可能使这些各行其是的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德日联盟的侵略？

德意志第三帝国成功实现扩张并征服旧世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人对权力政治本质的透彻理解和炉火纯青的外交手段，他们成功防止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德国。1936 年，欧洲各国在军力和经济资源远胜于德国的情况下，不仅未能阻挡德国重整军备，甚至没有形成统一战线来抵抗德国第一波公然侵略。利用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敌对心态以及历史造成的不信任，德国成功防止了欧洲各国结成联盟和形成日内瓦集体安全体系。欧洲统一战线形成时已为时太晚。德国的敌人们彼此分裂又相互猜忌，被第三帝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征服，每一场战役的结束地就是下一场包围战的开始点，德国人征服一国便如瓮中捉鳖般容易。未能结盟统一作战的欧洲各国只能各自死撑下去。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美洲世界会吸取旧世界的经验，团结起来实现自卫。同样，西半球也有对彼此的不信任，也有对立，也有欧洲国家的雄心，因此也有发展“分而治之”政策的可能性。在独立战争和摆脱旧世界统治之后，有识之士希望美洲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阵营以对抗欧洲国家，然而西班牙殖民地四分五裂，玻利瓦尔的联邦之梦难以实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伴随政治发展的是统一和扩张，而在拉丁美洲，伴随政治发展的却是分裂和差异化。一些地区分裂成几个不同国家是因为它们在过去就属于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的不同行政区；一些地区的分裂是由于地区独立主义、交流困难和缺少强大的中央政府。最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上分裂出了 20 个独立国家。

西班牙国王在庞大的殖民地按照地理位置先后设立 4 个总督辖区。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后来分裂成墨西哥和其他 5 个中美共和国。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分裂为 4 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委内瑞拉

在1830年退出，剩下的土地就归哥伦比亚共和国。秘鲁总督辖区包括后来的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则分裂为4个独立国家，包括安第斯山脉和巴西以及安第斯山脉和南大西洋之间的全部地区。更大的一块领土成为了阿根廷共和国，剩余的土地组成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缓冲三国：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

百年独立斗争加大了国家间的差异。过去的矛盾仍历历在目，新的极端爱国主义、对国家独特性的骄傲和对当前敌对状态的认识渐渐产生，阿根廷和智利彼此互不认同。北美国家也是如此。加拿大和美国更多意识到的是两国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殖民地的相似之处。

冲突区域

西半球的基本政治格局与欧洲相似，造成国家间矛盾的因素也相同：边界冲突、经济竞争和权力的角力。新世界在过去战争频发，没有理由相信未来不会发生任何流血冲突。19世纪30年代，玻利维亚独裁者安德烈斯·圣克鲁斯(Andres Santa Cruz)促成玻利维亚与秘鲁结成联盟，阿根廷和智利就曾卷入一场与两者联盟的权力斗争中。智利在1879年再次与北方邻国们交战，并占领了秘鲁硝石产地塔拉帕卡和玻利维亚的沿海地区阿塔卡马，从而切断玻利维亚的唯一出海口。阿根廷为了乌拉圭曾三度与巴西开战，而且这三个国家都参与了一场与巴拉圭的激烈苦战。从1865—1870年五年时间里，巴拉圭这个内陆小国超过一半男性在战争中死亡。六十年后，一场更惨烈的战斗在此爆发。从1865—1870年，为了争夺格兰查科的所有权，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交战。

除了这些大型战争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小规模边界冲突。

相比之下，我们在北方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根本算不上战争，对印第安人领土的占领也不能被称为征服。但是，1812 年在加拿大，1848 年在墨西哥，还有 1898 年在巴西，我们发起了三场战争，还有在美洲地中海地区数不清的登陆作战，其中大部分因为双方实力悬殊而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尽管 19 世纪西半球发生的武装冲突没有欧洲多，尽管通过第三方斡旋我们达成了不少停战协议，但新世界的历史绝非像我们愿意相信的那样和平。

历史和地理因素造成了现在的冲突和联盟，塑造了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南美洲西海岸，智利和秘鲁一贯敌对，玻利维亚的出海口问题还未解决，厄瓜多尔和秘鲁有着持续一百年之久的冲突。智利和秘鲁的敌对不仅仅包含邻国常见的摩擦，也有美洲太平洋战争遗留下的历史难题。根据 1883 年双方签署的《安孔条约》(*Treaty of Ancón*)，秘鲁不仅失去了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还被迫将塔克纳和阿里卡地区十年的管辖权割让给智利。十年后，两地区的去留将交由公民投票决定，但是至今这场全民公投也未举行，两国间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1925 年，美国曾试图从中调解两国矛盾，但以失败告终。

除了丰富的硝石储藏(在过去硝石可以带来大笔财富，但是自人工制硝技术成熟之后，硝石价值迅速下降)，该纠纷地区只剩下一片沙漠，毫无利用价值。如今，通过政府间直接谈判，该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谈判结果是双方在 1929 年达成协议，秘鲁收复塔克纳省，阿里卡则割让给智利，智利付给秘鲁 600 万美元作为补偿。问题解决了，过去的矛盾、冲突虽有记忆，但两国人民的关系逐渐缓和。直到现在，智利依旧是比较强大的一方，如果愿意的话完全

有实力吞并秘鲁的任何一块领土。不过幸运的是，秘鲁南部不值得智利冒着破坏南美西海岸和平局面的风险发起军事占领。

至今为止，玻利维亚都没能因为被迫卷入美洲太平洋战争而获得任何补偿。因为国力弱小，它不敢公然挑战智利，先后求助于美国、阿根廷和国际联盟，但都一无所获。虽然有权使用从阿里卡到拉巴斯的铁路，但是玻利维亚依然只是一个内陆国家。在查科战争中，这条铁路线之于玻利维亚就如同现在滇缅公路之于中国，它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但玻利维亚是否能够使用这段铁路，还要看智利是否友好。连接该国和海洋的其他路线是否通畅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国意愿。秘鲁掌握着玻利维亚与太平洋的通道，而要到达大西洋必须通过阿根廷或巴西。

西海岸另一个尚未解决的矛盾在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亚马逊流域上游正是南美洲两大冲突区域之一。这一片广袤的人口稀少的热带雨林上分布着很多向西流的亚马逊河支流，巴西在此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以及玻利维亚接壤。这几个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国家没有一个使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分水岭作为自己国家的东边国界，它们都声称拥有亚马逊上游源头的安第斯山脉东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热带地区的主要产品是橡胶。由于亚马逊河的便利，橡胶可以直接出口到北大西洋周边的工业基地。因此，我们就不必惊讶西边国家为何会沿着大河支流将东边国界向亚马逊河下游推进。蒸汽轮船通航从东边打开了广阔的亚马逊流域的大门，巴西自上往下扩张领土与从下游逆流而上的西岸国家相遇。

由于领土扩张导致的巴西和邻国的边界纠纷现已解决，但是

隔阂犹在。最近几年，向东扩张最多的就是秘鲁，这得益于秘鲁可以直接穿过安第斯山脉到达热带低地地区。位于亚马逊河沿岸的伊基托斯是秘鲁城市，也是秘鲁的商业中心，有助于分散秘鲁亚马逊上游平原所承担的压力。秘鲁领土扩张在几年前引发了与哥伦比亚的边境紧张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莱蒂西亚矛盾”（Leticia dispute），最后由国际联盟调解解决。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的纠纷更为严重，而且尚未解决。两国的争抢之地是厄瓜多尔在安第斯山脉东部地区的领土。厄瓜多尔声称该地区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一直是由基多直接管理，所以厄瓜多尔享有拥有权。而秘鲁的证据则是：秘鲁实际上对该地区有渗透统治；而且，从自然地理来看，该地区属于以伊基托斯为中心的支流流域的一部分。

秘鲁和厄瓜多尔之间的权力角力一直是前者占上风，如果不是第三方干涉，最后厄瓜多尔不仅收不回在亚马逊平原的安第斯东部山脉，还有可能被秘鲁夺走在太平洋沿岸的高地。在所有的安第斯高地地区，厄瓜多尔是秘鲁和哥伦比亚之间的缓冲区，但是在东边，普图马约河一直是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共有国界。而“莱蒂西亚矛盾”则意味着普图马约河这条边界并没有定论。对于哥伦比亚来说，支持现有的厄瓜多尔版图当然有利，但是考虑到地貌、相对实力和倾向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倾向，哥伦比亚并不太可能为了维护这一利益而向秘鲁开战。该地区的权力平衡并不益于维护和平。如果保存厄瓜多尔更有价值，秘鲁就要受制于远方其他国家或国际行动。最近两国敌意升级，多方表示愿意帮助调解。最终，两国（秘鲁并不情愿）接受了阿根廷、巴西以及美国的调解。

对南美未来更重要的力量对抗发生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南

部大陆的主要冲突区域。对阵双方是拉丁美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胜者将获得整个南美大陆的领导和统治权。其中一方是处于温带的阿根廷,掌握着南美最富饶的可耕土地,主要以白色人种为主,这里的人们活力四射,梦想着建立阿根廷帝国。另一方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其人口是阿根廷的三倍多,矿产资源丰富。这对冤家对南美大陆政治格局的影响力不亚于德法对西欧的影响力,以及过去奥俄对东欧政局的影响力。

过去,拉布拉塔总督辖区除了阿根廷外,还包括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国主义者一直幻想着这里重新成为拉布拉塔辖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如此扩张下去将会消灭3个缓冲国最终与巴西直接接壤,增强国家实力。迄今为止,阿根廷的扩张基本上是以经济渗透的形式进行的,其资本源源不断流入乌拉圭和巴拉圭,总部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司对玻利维亚也越来越重要。拉布拉塔辖区的这个大国对玻利维亚境内格兰查科平原丰富的石油资源很感兴趣,这里的石油要经过管道、陆路和水路运输之后才能到达市场,而此三者全部掌握在阿根廷人手里。

如果阿根廷的扩张如愿以偿,巴西试图通过从科龙巴到圣保罗的铁路开发玻利维亚东部地区的愿望就会落空,整个权力格局将不利于巴西。因此,巴西坚决阻止这个南部邻国的扩张野心。双方的对抗与权力的考量影响到方方面面,甚至涉及那些看起来和冲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1937年准备将老式驱逐舰提供给巴西时,阿根廷会明确表示强烈反对。当美国为其中一方提供更多贷款、交付更多有益的军事任务或者授予更多荣誉学位时,另一方定会表示嫉妒和愤怒。要

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拉美人的性格，理解他们对荣誉和威望的重视。

对手与盟友

过去的恩怨加上现在的地理因素共同塑造了当今南美国家的政治格局。虽尚未形成明确稳定的盟友关系，但是国家间的相互吸引或排斥这一点，倒是与欧洲的状况非常相似。围绕着阿根廷和巴西这对中心矛盾，各国抱团结盟。智利和秘鲁的矛盾处于次要地位，因此这两个国家要基于中心矛盾各自站队。秘鲁对抗智利，支持阿根廷，而智利则对抗秘鲁，支持巴西。它们之间的盟友关系虽然没有写进任何正式协定中，但有可能发展为 1914 年欧洲德奥—法俄的“四权鼎立”局面。

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南美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斗争还未达到欧洲的激烈程度。这并不是因为南美人比欧洲人更加爱好和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反对暴力的明确立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没有一个南美国家充分开发了国内的经济资源。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需要另外生存空间的程度，因为人口密度和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迫使一个国家向外扩张。然而，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人口增长和资源的密集开发利用，南美大陆的整体格局会越来越像欧洲，最终不可避免会激化政治问题，加剧权力斗争。

西半球的政治格局除了与南美“四大国”的关系紧密相连，也与四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与美洲地中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息息相关。这几组国家关系中，对抗至少和合作同等明显，而且包括了此

书经常提到的两个要素: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债权国和前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债务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政治方面——美国和西半球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平等。

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摩擦和怨愤,阻碍了南北美洲友好关系的发展。美国为了保护投资,再加上该地区战略意义重大,一直在干涉美洲地中海地区国家的内政,这一情况直到"睦邻友好政策"出台后才停止。

除了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固有的问题,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对美国这个"北方大国"心怀恐惧和怀疑,这也影响了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大部分时候,美国的强大只会引起南方国家的不安和担忧,但是有一段时间,拉美国家也曾埋怨过美国不够强大。美国内战时期,欧洲列强乘虚而入,违反"门罗主义"并将势力扩张到美洲地中海地区,甚至威胁了南美国家的安全。法国人打到了墨西哥,西班牙人进入了圣多明各境内,他们与智利人和秘鲁人的对战让人怀疑两国第二次来到南美进行征服。

从那时起,美国国家实力迅速发展,成为拉美国家最恐惧的威胁。在中美展开的非授权军事远征、对战西班牙、总统威廉·塔夫脱和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的美元外交政策、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诠释,这些都使得拉美国家的恐惧有理有据。美洲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别无他法,只能一边接受我们的统治,一边祈祷美国能够比过去更约束自己在该地区的行动。理论上,南美四大国可以有其他两个选择,但是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拉美国家没能建立联盟与我们抗衡,因此希望利用欧洲来平衡这个"北方大国"在美洲的力量,但是这样美好的愿望至今也未实现。

地区外政治倾向

矛盾、对立、边境争端、经济竞争以及权力和荣誉争夺都是西半球政治生活的常态，和其他地区并无二致。这也解释了新世界为何与欧洲国家一样，没能维持地区和平。但这些冲突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建立国际组织的必要，而不应该成为没能建立国际组织的借口。西半球的政治问题背后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除非面临大洋彼岸随时可能发起的攻击，美洲国家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和亚洲，却忽略了同一大陆的邻居。比起山那边邻国的动向，它们对大洋彼岸的事件更为关心。和平时期，不论加拿大、美国，还是阿根廷都对泛美统一没什么兴趣。这些都让人们对西半球成为政治统一体的地缘可行性产生怀疑。

加拿大从未出席任何一场泛美会议。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加拿大自 1931 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条例》之后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原因，加拿大与英帝国的亲密程度远超和其他政治单位的关系。虽然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得加拿大与美国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但是加拿大与美洲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加拿大缺席泛美会议，并不是因为泛美联盟章程只对共和国开放申请，而是由于加拿大明显的亲英态度。

西半球最南端的共和国也不愿意参与这种政治一体化的进程。阿根廷从根本上反对西半球政治一体化的想法。文学界倒是乐见其成，然而纵观历史，这个拉普拉塔的大共和国一直都反对联盟的提议。伟大的解放者玻利瓦尔为新世界畅想的美洲国际联盟完全提不起阿根廷的热情，最后无疾而终。阿根廷阻挠美国复兴

泛美主义的行动，在布莱恩于1898年召集的一次大会上，它强烈反对美国的提议并从那时开始采取拒不合作的态度。其后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阿根廷的立场可以理解。阿根廷将与欧洲的亲密关系列为重中之重，远在与美洲其他共和国的关系之上。它反对包括美洲南北两部分国家的泛美集会，一部分是因为这与它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系和倾向背道而驰，更因为这样的集会长此以往会加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地位。除此之外，因为与欧洲建立起的紧密的经济联系以及对周边国家的种族优越性（阿根廷白人比例更高），阿根廷拒绝和其他国家一起在政治统一体中平起平坐。在它自己的设想中，南美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组织是基于阿根廷统领的霸权结构，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民主思想。

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表现出了相似的跨大洋政治倾向。纵然“门罗主义”表面上保护的是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但事实上其重心依旧放在欧洲。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是与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的旧大陆建立起来的。这些地区的发展影响了世界政治的走向，也决定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拉美国家相对弱小，它们不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正是基于这个事实，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不如与欧洲和亚洲关系重要。

对美国来说，拉丁美洲是确保本国安全所需的缓冲区，是市场，也是原材料产地。美国的确是当代泛美运动的提出者和领导者，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美国开始这一运动的初衷不是政治安全，而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希望获得在南美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如果美国想实现政治一体化，那么它建立的应该是一个覆盖北美大陆和美洲地中海地区的霸权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基于强大国力和“门罗主义”保护地区安全的承诺，它作为地区领导将享有干

涉他国的权力。美国只是最近才从经济考虑转向政治考虑，它倡导在保证各国法定权力平等的情况下，而不是基于各国不平等的实力，建立一个横跨美洲大陆的政治体系。这一转变从胡佛政府执政后期开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睦邻政策”时达到顶峰。那时，新世界的最新威胁还未出现，但是德日在亚欧战场上的胜利的确让其产生了危机感。

美洲共和国联盟

虽然恐惧犹在，信任不足；虽然摩擦未除，对立尚存；虽然大国还是秉承跨大洋的政治倾向，但是新世界的国家还是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合作。1890 年 4 月 14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泛美会议上，新世界的部分国家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了美洲共和国联盟。这个联盟结构松散，按期组织会议，在华盛顿常设秘书处——泛美联盟，该秘书处由各国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

国际管理

自 1890 年起，美洲共和国联盟举行了多次会议，解决西半球国际交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除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议题外，经济合作、交通和通信、优生优育、卫生、教育、新闻还有国家间文化交流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部分会议成立了专门办事处或委员会，这些新生的国际管理机构有的隶属于泛美联盟秘书处，其他的则是完全自治、独立的部门。

和平解决争端

如果通过表达良好意愿、签订自我牺牲的条款就可避免战争，

那么西半球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在很多次会议中,美洲国家都表示要投身和平事业、秉承和平愿望,并在已有条款之上增加和解与仲裁条款。虽然签字和正式生效之间时有功亏一篑的情况,但是新世界达成的书面和平框架依旧振奋人心。1920 年,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加入了联盟,这意味着它们接受了盟约中规定的成员国义务,即除在盟约中列出的特定条件下,不能发起武装冲突。1928 年,大部分成员国遵守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放弃将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并只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争端或冲突。1933 年,它们签署了《阿根廷反战协议》,谴责将战争作为攻击手段,并承诺不承认任何以非和平手段达成的领土安排。

美洲国家一直以来特别关注和平解决争端的进程。它们为此签订了数不清的双边协议,最近几年还在双边和平框架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系列多边协定。如果我们的南边邻邦在执行调停仲裁上有一点点迟疑,大概是因为它们陷入了"选择困难",因为可供选择的条约实在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多边协定是于 1923 年签署的《贡德拉公约》(*Gondra Convention*),其中规定:无法用外交手段解决的纠纷将通过和解解决。华盛顿和蒙得维的亚两个常设委员会将协助成立临时特别委员会,负责解决具体的争端。1929 年通过的《泛美调解公约》对《贡德拉公约》进行补充:减少《贡德拉公约》允许的特殊情况数量,并加强两个常设委员会的重要作用。

1933 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七次泛美大会上,美洲国家在《国家权力和义务公约》第十条中重申了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为了加强和平机制,各成员国还通过了《1929 泛美和解协定》的附加协议,同意将临时调查调解委员会提升为常设部门。事实上,该附加协议并未奏效,因为在 193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特别大

会上，各方在《防止争端》协定中仍在反复重申建立常设双边委员会。与会代表们似乎觉得新世界国家表达对和解的殷切向往还是不够，为了补充这一不足，他们又签署了另一份美洲调停调解公约。在所有和平手段失败的情况下，签约国可以诉诸“显赫公民”①参与争端调停。

比起调解，美洲国家对仲裁的热情更大。以法律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建立国际法律体系，这是新世界国家的重要特征。因此，庞大的双边仲裁协定体系应运而生，另有几个多边仲裁公约作为补充。1902 年墨西哥举行的第二次美洲共和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强制仲裁的多边协议，该协议在墨西哥和几个美洲地中海国家被批准执行。早在 1907 年，中美地区国家就成立了中美法庭。该法庭的存在期限为十年，在到期之后未再继续。该法庭运用国际法对抗强权国家政治，最终结果是法庭败下阵来。

在 1914 年签署的《布莱恩—查莫罗条约》(*Bryan-Chamorra Treaty*)中，尼加拉瓜准许美国在其境内建造跨地峡运河，并将其在丰塞卡湾的海军基地和在大小玉米岛上的装煤港租赁给美国，这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不承认尼加拉瓜有权擅自决定丰塞卡湾的使用，因为作为“旧中美国家联邦”成员，它们声称对丰塞卡湾享有共有权。哥斯达黎加也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根据 1858 年与尼加拉瓜达成的意向协议，尼加拉瓜在允许其他国家建造跨海洋运河之前必须先与哥斯达黎加进行商议。尼加拉瓜国家议会还是通过了与美国的条约，其保留意见是该协议不会损害以上三国权益。然而，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并不满意此说法，

① 意指地区大国。

它们到中美法庭起诉尼加拉瓜，要求尼加拉瓜遵守1858年协议。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尼加拉瓜的确侵害了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的国家权益，但是尼加拉瓜和美国毫不重视判决结果。美国战略需求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一战之后，新世界重燃对国际仲裁的热情。1929年各国代表在华盛顿讨论《美洲间调解公约》，该公约规定成立临时特别法庭以处理国家间争端。这项公约最终得以通过，但大多数国家持有保留意见。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拉美国家都承认海牙国际常设法庭，但是西半球还是反复要求成立专属于自己的法庭。然而，大部分国家认为一个国际法庭已经足够，再成立一个西半球特别法庭，只不过是发展美洲大陆内的国际法体系。因此，成立泛美法庭的提议变成了成立泛美联盟，而泛美联盟必须要经过反复研究和考虑，而且是非常谨慎、冗长的研究和考虑。

与国际联盟契约的简洁相比，西半球和平体制中的条约体系就是一座令人迷惑的迷宫。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真正签署了所有条约。要了解在某一时间节点上美洲各国在和平问题上所担负的法律责任，这就变得极为困难。因此，必须进行协调和简化。1933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泛美大会上，墨西哥为此提交新提案，美国代表团也在利马会议上提出重整美洲和平条约的草案。这次会议虽未采取行动，但有希望于1943年在波哥大会议进行再次讨论。墨西哥和美国的提案，再加上其他几个相关项目，这些建议的通过必须经过一系列程序。提案被交由泛美联盟进行分类，再由泛美联盟转交给各国政府。这些提案会在各国外交部停留几天，最后连同各国意见和观察返回联盟的华盛顿总部。在这之后，美洲法官国际会议有望起草“美洲和平法规”，并将法规交由波哥

大会议讨论。在那之前，在现行的由各种公约组成的混乱和平体制下，美洲各国必须尽其所能避免战争发生。

削减军备

决议的紧箍咒、对和平的庄严承诺以及详细的和平解决争端条款，这些都展现了美洲国家的良好意愿。然而，国际组织的真正考验不在于良好意愿的表达，而是其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除非各国削减军备，建立国际共同执行条款，共同施加制裁，否则便无法实现从个体到集体安全的提升。在这方面，西半球并无建树；在法律义务方面，美洲共和国联盟的政治一体化程度远不如国际联盟。

实际上，美洲大陆有两个限制军备的成功案例，但这也反映出这个问题几乎无法解决的本质。第一次海牙会议之后，智利和阿根廷深受启发，达成了五年限制海军军备的协议，但是协议过期后两国并未续约。一战之后，两国试图达成相似协议，但以失败告终。1923 年，智利因为硝石出口骤降陷入经济困境，迫切需要降低军备开支，于是在同年于圣地亚哥召开的第五次美洲共和国会议上提出限制海军军备的议案。阿根廷政府表示愿意考虑，但是巴西否定该议案。由此，智利、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展开了一场海军竞赛。

美洲在限制海军军备方面成绩平平，削减陆军军备方面也乏善可陈。的确，美洲国家达成了一项比欧洲更出色的削减军队的多边协定，但是也仅限于中美洲五个国家。它们在 1929 年签订了一项公约，同意在五年内削减各自的陆军军备，但是这项公约也未续期。

除此之外，这些协定和公约只能用于某时某地，根本没有尝试削减边境之外其他地区军备的意图。阿根廷和巴西的权力对抗阻碍了整个南美大陆的军备削减；南北美权力关系、新世界与其他大洲的关系，这些都给整个西半球解除武装设下重重障碍。正如本书第六章中所述，召开军备削减会议的目的是保卫参与国的国家安全。倘若不能享有理想中的相对霸权，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军备平等条款。美国和南美国家实力差距之大，两者几乎无法实现平等的国家安全地位，因此也就无法在当前的权力关系基础上达成削减军备的协议。即使拉美国家团结一致也无法与美国抗衡，因为它们缺少发展军事力量的条件和潜力。理论上确实可以将美军力量削减至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水平，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双方在发展军事力量条件上的不平等。虽然这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提升南美国家的地位，但却会削弱西半球作为一个整体对抗欧洲和亚洲的实力。

美国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对抗跨大洋的地区，而不是在西半球内部称霸。正如 1921 年华盛顿会议所显示的，美国如果要限制武装力量，其根据是英日海军力量的变化。如今，英国的威胁已经被德国所取代，日本也有可能被中国取代。但是，美国海军军力如何发展，依然要看大洋彼岸的潜在威胁；美国武装的基本格局还是以跨大洋关系为主的。

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失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美国军力的迅速增强。美国和南美洲国家权力关系深刻影响南美国家的安全感，因此美国军力增强势必会引起南美国家的恐慌。在军力远弱于北美的情况下，南美国家只能利用美国在大洋对岸的敌人来进行制衡和寻求保护。尽管危险重重，南美国家也不得不这样做。摆脱旧

世界，西半球政治一体化必然导致美国霸权统治和南美国家丧失安全。只有防止一体化，并维持与北美、跨洋地区的政治三角格局，南美国家才能够实现力量平衡，与美国达成安全地位上的平等。

集体行动

迄今为止，新世界还没有形成共同行动的法律框架，以防某个国家忘记了曾经庄严的承诺继而向其他国家开战。泛美体制中没有对领土安全和政治独立的保障，也没有泛美共同体组织强制力量的规定。与国际联盟相比，我们也许有理由庆祝。但是，尽管我们不断重申统一和团结，新世界国家间的混乱状态与政治一体化进展比饱受诟病的欧洲强不了多少。

独立国家出让主权给国际组织，除了这期间的常见问题，西半球还面临着其他挑战，即上文提到的西半球缺乏权力平衡以及对美国的恐惧和不信任。授权共同行动，不论是以什么名义，采取什么形式，都会导致给予美国行动自由。正如前一章所述，我们的拉美邻邦一直坚持不干涉原则，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点。泛美公约中很多不同寻常的措辞和拐弯抹角的逻辑也都是源于这一点；西半球和平进程从此陷入无法自救的僵局。根据《1933 年阿根廷反战协议》，各方承诺“运用国际法批准的政治、司法或经济手段”来维护和平，但是绝不诉诸外交和武力干涉。国际政府无法干预独立的个体国家，这个难题简直会难倒新世界最杰出的法学家。

某些西半球国家愿意接受国际强制体系，也建议成立类似国际联盟的组织。乌拉圭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提出倡议。在 193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会议上，哥伦比亚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

的草案，获得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支持。蒙得维的亚大会上提出的《墨西哥和平法规》(*Mexican Peace Code*)包含了对入侵者的定义和申请制裁的程序，这显示了泛美和平体系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美国和阿根廷极力反对，此类提案从未在泛美大会上进行讨论，它们被永远地埋没在泛美联盟部门的各种文件里。

美国和阿根廷决不允许西半球国际联盟的产生。然而，对于新世界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政治结构，两国意见不一。美国一直厌恶制裁和领土保障，但是最近几年，美国对协商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美国希望成立常设协商委员会，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迅速召集会议。阿根廷反对任何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因此，自1936年起，美阿两国就西半球是否需要常设协商委员会这一问题不停争论。两国争论不休，最终美国胜利，这当然不是闪电战，而是消耗战。

根据1938年签订的《利马宣言》，所有签署国都可以召集外交部部长会议，作为协商机制。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过两次部长会议：一次是1939年的巴拿马会议；另一次是1940年的哈瓦那会议，这次会议对现有的协商机制进行了补充。第三次会议将于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哈瓦那会议规定，协商会议的发起国应向泛美联盟理事会报告、申请。该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推荐理事会成立一个由五国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负责观察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国家纠纷，并有权为和平解决矛盾采取行动。常设委员会应向外交部部长会议和美洲共和国国际会议提交报告，叙述当前矛盾的发展以及为解决矛盾可能采取的行动。

到1940年为止，西半球的政治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至少各国同意成立相当于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常设咨询委员会。但是这两

个国际组织机构并不完全相同。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职权直接来自《国际联盟盟约》。外交部部长大会和常设边境委员会的权力仅限于美洲和平体系中一系列公约所指定的范围。美洲和平体系不包含领土安全和独立保障，也不允许实施任何国际制裁。西半球国家愿意继续深化合作，但是坚决抵抗任何形式的政治一体化，它们担心国家独立会因此受到损害。新世界的政治格局依旧处于关系混乱状态，未来也仍旧充满对立和矛盾，这为德国在美洲实行挑拨离间和煽动国家间矛盾创造了机会。泛美运动改善了西半球的国际危机管理，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加快了国家间纠纷的调解和仲裁，然而它却没能彻底解决战争问题。美洲人民试图在22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间建立有效的共同安全体系的努力也与欧洲人一样失败了。

第十三章

新世界与旧世界

……在这种情形下可以断言，任何获得并保持自由独立的美洲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任何欧洲国家未来的殖民地，这也是美国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

——《门罗宣言》

美国和阿根廷对于咨询委员会的合理性持不同意见，这只是西半球内部关于理想组织争论的冰山一角。争论更多关注的是新旧世界之间政治关系的性质。美国希望形成统一战线对抗欧洲，而阿根廷则要捍卫国家独立和完全的行动自由。因此，美国推动的政治一体化运动的目的自然是希望获取南美国家的忠心和帮助，共同对抗欧洲国家的包围。

1936 年召开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各方矛盾初现端倪。这次会议原本是要讨论面对欧洲的威胁，是否可能采取共同政策。此类目的的会议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开了。新世界各国自独立之时就向往彼此合作。当大西洋对面的世界对新世界造成安全威胁时，国家间出于自我防卫的合作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国家合作不再仅仅是诗人和作家的畅想，也开始成为军人和政治家的追求。

法国与神圣同盟

对于美洲安全和独立的第一波严重威胁发生于 1822 年，那时法国求助神圣同盟协助重新占领前西班牙殖民地。西半球应对法国人进攻的方式与后来应对各种危险的方式相同——团结和共同行动。

在危机之下，美洲各国讨论并希望团结统一也在情理之中。殖民时期形成的地区差异后来发展为西班牙殖民美洲各国的国家特色，但纵然如此，各地区所怀的愿望还是相同的。美国原始 13 个殖民地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的独立之战以及为了海域自由与英国的鏖战。当时它们坚信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摆脱旧世界暴政的新世界，在这里不存在政治压迫，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潜能。美国人支持南美国家的独立战争，他们也乐见南美新国家效仿自己的共和制组建自己的政府。因此，美洲大陆各国享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再平常不过了。

南北大陆都曾是欧洲殖民地，经历过独立自由之战，肯定人权并建立共和制政府。在立国之初，领导人都曾公开承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非王室的尊荣。杰斐逊在 1823 年 10 月 24 日写给总统门罗的信中，将西半球视作一整片大陆，“南北美洲的利益是我们自己独有的，与欧洲的利益大相径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希望推行一个能团结西半球各国人民的美洲政策，并建议结成一个严密而牢不可破的联盟。

尽管这些想法广为认可，但实际政治合作中统一的精神表现得并不突出。面对大洋彼岸的威胁，美国提出单边宣言——“门罗

主义”，而南美国家则召开了1826年巴拿马会议，讨论结盟的可能性。可惜最终南北美洲并没有达成一致，也没有展开共同行动。

巴拿马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检验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梦想是否可能实现。如今有人对此存在着一些反面的误解。这个梦想并不是西半球国家的政治一体化，而是由之前的西班牙殖民者建立起来的美洲国家的结盟。这个结盟并未受到那些通过宣告“门罗主义”来慷慨相助的国家的保护，而是在大英帝国的羽翼保护之下。很显然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比起北美大西洋海岸那个年轻国家的军事力量，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更能抵御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

尽管受到北美洲其他西班牙语国家的强烈反对，墨西哥仍邀请美国参与巴拿马会议。约翰·昆西·亚当斯欣然接受了邀请，但随后他就陷入了与国会的矛盾之中。美国若要参与此次会议，参议院必须要确定美国的委派代表，众议院则负责提供资金，然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都对参与此次会议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参议院议员看来，巴拿马会议在给美国带来盟友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带来仇敌。况且，他们对于提议会议一向谨慎，因为他们不愿将仅仅是一纸宣告的“门罗主义”变成约束美国行动的一份协议。亚当斯坚持不懈地与国会作斗争，最终他获得了两院的同意。不过虽然美国派出了与会代表前往巴拿马，但只是在会议做出详细分工后不久才到达，而此时其他各国代表已经动身返回各自的国家。

亚当斯带领他的团队制定出一份协议，协议规定签约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来抵抗日后境内任何欧洲殖民地的建立。在这位国务卿看来，这份协定的好处在于每个签约国都能只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

行动。这将衍生出一份多边协议，它既不会成为一份保证也不会成为一种联盟，但会使“门罗主义”得到普及，并且在美国无需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提升美国的国际声誉。亚当斯认为这样一份协议将会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并且这份联合声明的道德力量将会阻止欧洲在北美洲采取任何动作。对于日后企图通过全美洲联合声明的道德力量来威慑欧洲势力的人们而言，这是一个杰出的先例。

欧洲势力对于西半球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首次威胁并未使新世界采取共同行动。当威胁消失，对于西半球国家的团结的关注也随之而去。美国又开始了其西部扩张，并且在这次扩张过程中，它开始占领大范围的西班牙语国家的领地。美国扩张带来的危险激起了拉丁美洲国家对于联合行动的再次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它们在防御美国这个北美巨头的必要性上的激烈讨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国召开了众多会议，然而却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外交事务的办公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有关联盟、联邦、联合和外部和平的文件，但没有一份协议被起草出来。美洲仍然在各国分裂和敌对的关系中继续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半球国家第二次做出尝试建立统一战线以抵御来自旧世界的威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1914 年，美国白宫对于在欧洲的战争带来的后果深感忧虑。德国军队已经横扫比利时和法国，尽管马恩河战役①保住了巴黎，在那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① 马恩河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领导的联军在马恩河附近战胜德国军队，改变战争走势的一场重要会战。

协约国能赢得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贪婪之心一直是其心头大患。委内瑞拉事件已经给美国留下了阴影。德国海军部对于美洲地中海地区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德国在南美的大量殖民地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干预借口，这也使得人们可以想象德国胜利的可能性。

政客们开始考虑各国共同防御和合作的可能性。早在1914年12月，豪斯上校就向总统威尔逊暗示可以从“门罗主义”普遍化中获得利益。总统任命豪斯上校着手与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国家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试图制定出一份协议保证领土完整、共和政体以及对欧洲可能发动的攻击采取集体防御。首先美国收到了来自阿根廷和巴西的令人满意的回复，但是智利的回答却模糊不清。塔克纳与阿里卡之间的争端仍使智利与其北方邻国的关系饱受挫折，并且智利并无意愿保证秘鲁的领土完整。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智利是否会加入统一战线或我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使其加入，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争的情况下，整个计划已经终止了。

在协商进行不久之后，一系列不幸事件导致美国对美洲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国家采取干预措施：海地、圣多明各、尼加拉瓜、墨西哥、古巴以及巴拿马都接受了美方军队的来访。我们年轻的士兵们的确得到了环望世界的机会，但却没能达成有利于全美洲团结合作的结果。然而，西半球国家之间的摩擦并不是造成此项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美国对自身在海洋彼岸的发展的担忧才是导致计划中止的主要原因。日本利用欧洲势力的撤退作为其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的机会，一旦中国签署该条约，那么亚洲所剩的权力平衡将会全部被摧毁，而欧洲地区的战争进程不可避免地使其

注意力集中在本地区问题上。因此，公众意见从一开始的孤立主义越来越转向干涉主义。美国政府开始采取平行战略，从中立政策到明确倾向协约国，最后到倾向参与交战。此时，通过统一战线来实行半球保护的政策已经被拒绝，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维持欧洲及亚洲权力平衡来维护新世界的政策。

在美国成为彻底的交战国之后，美国再次试图通过要求其他南美国家向德国宣战来实现美洲联合政策。鉴于美国和其南方邻国的现存矛盾，美国能得到来自对方的回应是十分难得的，但是人们依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西半球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美国和地球南端的大国之间明显的分裂。在被美国完全控制的美洲地中海区域，小国几乎全部选择宣战。古巴、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以及巴拿马都选择对德国宣战，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萨尔瓦多和其他较大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都保持中立。在西海岸的过渡地带，虽然厄瓜多尔和秘鲁与德国终止外交关系但并未对其宣战。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而巴拉圭保持其中立态度。在“A.B.C”国家①中，巴西成为参战国，阿根廷和智利选择保持中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胜利带来了维持欧洲与亚洲权力平衡的和平协约，清除了之后二十年内大洋彼岸国家对于新世界国家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的威胁。然而，历史重现，在第二次威胁消失之后，人们对于团结西半球国家的关注再次烟消云散。位于北美的国家再次被视作对于南美国家的威胁者而非保护者，与

---

① 即南美洲三大国：阿根廷、巴西、智利。这三个国家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为A、B、C，因而得名。

此同时各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开始占据上风。然而,这次的情形有所不同。西半球国家之间的融合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被世界组织的形式所替代。

威尔逊总统的注意力在比此次战争更为重要的事情上,他放弃了之前通过统一地区行动来保护领土安全的想法。1914 年,威尔逊总统扩充了“门罗主义”并将其普及为新世界国家的国际公法;1917 年,威尔逊总统将其设想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执政准则。集体安全并不只是涉及美洲国家,同样也涉及其他大洲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和平会议中的绝对地位和影响力,威尔逊的想法被付诸实践,同时国际联盟的契约也成为了和平建设的一部分。

这一次拉丁美洲国家欣喜地接受了这个新的提议,多数国家都成为了成员国。在一段短时间内,各国和睦相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北美洲国家对此达成一致的前提在于它们认为正确的维护和平和集体安全的方法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团结一致而非各个半球国家间的合作。这个和睦的组织最终未能延续。美国参议院并未批准和平协议,并且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南北方再一次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行动方针。

实际上,拉丁美洲国家加入国际联盟的决定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驱使。某些国家的加入有着特殊的目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将它们与南方邻国的塔克纳—阿里卡争端带到日内瓦,而智利的加入只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宽泛的因素。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迎合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理念,它们长久以来热衷于制定国际法律,进行国际调解和仲裁。然而最吸引它们的是国际联盟似乎提供了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机会。联盟协议中包含对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保证条约,听起来是对美国这

个“北美巨人”的干涉倾向的有力防御。

从国家荣耀和声誉方面而言，加入国际联盟对于拉丁美洲国家而言是极大的成功。一些欧洲国家想方设法赢得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通过集体行动和互帮互助的方式极好地利用了它们拥有的机会。在日内瓦的会议厅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发现了真正的平等关系，他们也占据了联盟委员会中的众多重要的职位。来自拉丁美洲各国的政客们，像是在自己国家中一样自如，他们在这个操法语的组织中找到了发挥自己外交和国际法方面才能的一席之地以及能表达自己希望与不满的世界性论坛。

然而从实际角度而言，加入国际联盟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成果。联盟既未达成其中一些成员国所期望的具体成果，也没有为它们提供所寻求的保护。当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与他国进行商议时，他得知除非国际联盟协约包含对“门罗主义”的具体性的保留，否则美国参议院绝不会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在巴黎，许多国家都对此表示反对，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但最终美国获得了胜利。然而对于“门罗主义”的保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实际上“门罗主义”从未被确切定义过。各国企图达成一个与会各方均可接受的定义，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放弃了对此的尝试。因此，在没有确切定义的情况下，“门罗主义”成为了联盟协议的一部分。例如，协议的第二十一条陈述道：“为维持各国间和平关系，该协定中的任何部分均不可影响到国际事务的有效性，例如类似于门罗协议的仲裁条款和区域共识。”

但是在联盟协议接受了“门罗主义”的内容之后，美国却拒绝加入联盟，更讽刺的是，美国保留了根据自己对“门罗主义”的定义来制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的自由，而国际联盟却受到法律约

束无法干涉美国的这种政策。这个被我们的南方邻国视为可以抵御美国的保护机构最终成为了一个支持美国人干涉行径的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美洲国家第三次面临欧洲对于新世界国家的威胁时，各国再次开始了对于统一政策的寻求。西半球的团结一致再次得到关注，一大批文献在美国涌现出来以证实美洲国家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态度。正如在一战中那样，美国再次掌握了领导权，试图建立统一行动的尝试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引诱拉丁美洲国家调整外交政策以迎合美国的行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而另一些却急切地渴望听从美国的领导，最终发现自己很难跟上美国转变的步伐。

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又呈现出和一战时相同的循环：从最初冷漠的中立态度和声称对战争矛盾的毫不关心到对防御的后果和前期准备的逐渐担忧，再到最终的实际参战。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没能跟得上美国的脚步，它们常常处于在美国采取行动的六个月前才被告知的境地。然而，如果它们在早期使用和美国同样的说辞来捍卫自己的立场，它们又会被看成没有能力理解战争的意义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1935 年，当美国第一次开始担忧欧洲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威胁时，公众的眼光仍停留在美国参与一战为我们带来的大量战争器械的贸易以及我们在一战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之上。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重申在国际法中的权利，将战争所用的原材料运往参战国并且禁止向他国进行经济援助。那些集体安全的支持者们试

图通过立法来使美国有机会区别侵略国和防御国并且与国际联盟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失败了。1935 年 8 月 31 日颁布的《中立决议》强制禁止美国为任何参战国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同时禁止美国船只将此类物品运往参战国港口。1936 年 2 月 29 日，此项决议有效期延至 1937 年 5 月，同时还增订了其他条款。该条款禁止美国向任何参战国政府发放贷款。此外，关于美国总统应在禁止原材料出口上享有决定权的提议也未被接受。

美洲中立联盟

1936 年是乌云密布的一年。德国占领了莱茵兰，意大利占领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有可能将整个国家拖入民主制与极权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在罗斯福总统的号召之下，美国于 12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在美洲国家面临旧世界的混乱环境和来自新世界矛盾冲突的威胁之际，这次会议似乎是一个达成美洲国家统一中立立场的极佳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拒绝了南美洲国家为保护中立权利提出的采取统一行动的建议，并且断然拒绝了委内瑞拉关于美洲中立联盟的提议。而这一次，美国却是首先采取行动的国家。

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把于 1933 年在蒙得维的亚签订的《阿根廷反战协议》作为出发点。协议中指明，一旦战争发生，签约国将采取中立立场，维持各国间的团结一致。美国建议美洲国家应当通过签订中立协约来执行反战协定。协约中表明了平等适用于各个参战国的统一政策，并且组建了永久咨询委员会，其目的是定期会面交换信息，促进在遵守中立条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之间的相互联系。

美国的提议一部分是受到了此后在国内实施的中立法规的启发,尤其是这些法规提供了对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禁运令。然而,南美各国却深知,相较于美国国会有意颁布的中立法案,白宫更倾向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中立法律,即美国总统在对原材料的禁运令上拥有决定权。由于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在中立政策一事上的分歧,我们的邻居对于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的提议有些困惑。美国作为一个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大战争物资生产国的国家,竟然和其他 20 多个美洲国家达成禁止出口战争物资的协定,而这 20 多个国家里甚至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为本国军队生产武器,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份协议是否在暗示美国最终希望达成一个多边协议来禁止食品和原材料的贸易?美国政府中的某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是否企图创造出一个不仅控制北美的工业产量甚至控制整个美洲的工业产量的美洲中立联盟,并因此能够在欧洲的任何行动上施加压力?

假设这真的是最终目标的话,那么我们的邻居将请求我们的宽恕。南美洲的各国经济依赖于出口原材料和食品,并且它们和美国西部参议员一样坚持取消对它们赖以生存的出口产品的禁运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封锁和潜艇已经对它们的经济造成了足够大的伤害,它们不会再束手束脚地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们无需迟疑。因此,它们不仅仅在协定中掺水,同时阿根廷和巴拉圭还在协定中加入了一条永久条款,清楚地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供给平民百姓的食品和原材料都不能被视为战争物品。

初步拟定的协约也遇到了其他的困难。阿根廷的反对导致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条约无法拟定,同时协约中针对各参战国的平等

准则也遭到了大范围的反对。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中仍然有几个北美洲的国家，它们仍然有义务区别对待侵略国和受害国。少数国家反对对旧世界国家的冲突和西半球国家的冲突进行区别对待且提供不同的协约规定。

此次会议最终真正达成的结果是要求美洲国家共同协作，保证及扩展对现有协约的实施。协议中第六条，签约国承诺一旦敌对状态出现，它们将进行咨询协商确保各国采取统一团结的中立立场。该条款同时也指出，“考虑到情况和环境的复杂多样，签约国在不违背本国在其他条约中的责任及义务的同时，可考虑强制禁止或限制对交战国进行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贷款以及其他的经济援助”。

很显然，美洲各国担心第六条条款仍然没有为自由行动提供足够的空间，因此，它们在第七条中规定，协定中包含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影响到同为国际联盟成员的签约国履行其权利和义务。1936 年，20 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 18 个都适用于该条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各国关于共同团结的讨论并不少，然而在中立政策中这一点并没有表现出来。

美洲国家的第二次会议于 1928 年 12 月在利马举行。与会各国并未在中立问题上倾注过多时间。直到 1939 年 9 月，各国外交部部长在巴拿马的会晤才重新使各国代表们注意到中立问题。欧洲战争已经爆发，美洲国家已声明它们的中立立场。此次会议制定了几份声明，各国代表仍然坚信言语的魅力，坚信可以通过如诗歌般委婉的声明向参战国展示自己保持中立的权利。他们采用了美洲共和国的通用声明来重申对于国际法的忠诚，并任命了七位专家组成美洲中立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制定出其他有关此问题

的决议。

在全美洲统一联合的问题上仍然有不少的虚假和吹擂，但实际上各国已经放弃了对达成统一政策的尝试。巴拿马会议达成的协定是以承认共同标准的存在为出发点，但协议的第一条就声明"各签约国有权根据各自的主权来制定政策以保证共同标准得到完全的应用"。

事实证明，美国建立美洲中立国家联盟的尝试以失败告终。鉴于仅仅四年内美洲国家对于世界冲突的态度的转变，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好邻居阿根廷阻止我们把1936年的临时的观点写入西半球国家的国际法中，否则，在我们施行租借援助政策时就不得不否认自己身上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美洲国家的中立区

在1939年巴拿马会议举行期间，美洲各国对欧亚两洲交战国并未达成统一立场，但美洲国家发现，在制定让交战国遵循的西半球的共同政策上，美洲各国十分容易达成共识。美洲各国均认为美洲国家应当远离战火，战争应当只在大洋彼岸进行，它们希望通过神奇的宣告将美洲国家隔离在中立区来达成此目的。各国外交部部长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一致决议，建立除邻近加拿大地区以外的长达300英里、在西半球领海之外的中立区。会议指出"美洲各国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利以使这些海域免受任何非美洲国家进行的敌对行动"。但是这一声明实际上在国际法中并无基础。

欧洲的交战国家对此并不认同。英德两国均认为限制本国的海事力量注定会损害本国利益而非对手的利益，因此它们拒绝自愿接受该提议。然而，西半球的国家并没有灰心丧气。1940年，

西半球各国聚集在哈瓦那，它们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各国严正声明，任何在安全区的敌对行动都不利于美洲各国为维持美洲和平而进行的表决和联合决议。然而，这第二份协议也未能阻挡德国的进攻和英国的巡洋舰。由于封锁政策已经断绝了拉丁美洲国家和德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而拉丁美洲国家又急切地渴望继续和英国进行海上贸易，毫无疑问，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着德国与英国这两个交战国的经济压力。没有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拥有足够强的力量来实施这一政策，其他形式的强制行为也无法实施。新世界国家中，只有美国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军队在其邻近海域巡航，但即使是美国也无法在整个西半球范围内实施统一政策。巴拿马声明仅仅以文字形式传达了全美洲的团结一致，却没有以行动来展现。

共同防御

1939 年 9 月，预料已久的欧洲战争终于爆发，人们迅速发现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在一场它可以袖手旁观的战争中如何与其他美洲国家共同遵循中立政策，而是如何创造出一个西半球的防御机制。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并非波兰地带或是中国铁路的小规模冲突，而是为争取对欧亚大陆控制权的世界冲突。在这场世界冲突中，一旦极权主义胜利，那就不仅仅意味着西半球国家被包围，更意味着南美洲将被征服，美国将被囚禁在北美大陆。意识到这一点后，美国的政策从中立主义转为对跨洋地区的干涉主义，从寻求共同中立转为寻求共同防御。

之前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看出美国有意建立起统一战线抵御来自极权战争中的各种攻击。美国已经设立起文化障碍来抵御德国

的宣传攻击以及心理攻击。同时美国已列出发展自给经济及政治一体化的阻碍。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旧世界国家——德国和日本的胜利将增强其合作伙伴抵抗新世界国家宣传进攻的能力，它们不仅拥有充足的战争经济储备，更拥有整体军事实力的压迫。因此，美国试图通过推广"门罗主义"，说服美洲国家为保护各国安全而承担起共同责任，为抵御紧急状况的发生而采取的共同防御机制做好政治准备。

泛"门罗主义"

作为一份单边协议，"门罗主义"展现了美国捍卫新世界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意愿。然而，想要将这份承诺嵌入共同防御的协议以及一个可行的集体安全的机制是十分困难的。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就曾被此问题困扰。1826 年，巴拿马会议上，各国代表的迟到导致约翰·昆西·亚当斯无法呈递他的提议，亚当斯在向他们书写说明的过程中受到该问题的困扰；1915 年，当豪斯上校试图与其他大国商议保卫领土的多边协议时也受到该问题的阻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前任总统失败之后，做出了勇敢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但他很快就发现西半球的团结只是一个表面说法，而非一个政治事实。

我们不能怪罪美国政府迟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早在欧洲战争真正爆发之前，在 1936 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我们促成统一中立政策的成果甚微，但却为维持西半球团结和共同防御打下了基础。在会议举行之前，相关问题以巴西政府支持发起的提议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该提议采用了门罗总统的最初措辞，是一份将西半球防御视为新世界国家共同关注焦点的草拟文件。该

文件指出非美洲国家的干涉将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美洲签约国间将立刻进行相应磋商。

这份相对温和的提议再一次遭到了我们的好邻居阿根廷的反对，正如阿根廷强力反对任何试图建立抵抗旧世界国家威胁的泛美组织及任何威胁欧洲国家的言辞。阿根廷最终占据了上风，此次协商只达成了一份完全没有约束力的文件。在抵御来自其他大洲威胁的方面，这份文件中有关维持和重建和平的部分包含以下毫无意义的规定："一旦在美洲地区之外爆发的战争威胁到美洲各国的国家稳定和安全，在各签约国有意愿互相合作来维护美洲和平的情况下，各签约国应进行协商决定适宜的时间和方式。"

然而美国并没有放弃尝试。两年后，在1938年于利马举行的第八次美洲国家会议上，美国继续努力尝试。美国代表乘船到达秘鲁宜人的首都，决心在西海岸达成其在东海岸未能达成的目标：一份能够抵御逐渐扩大的法西斯主义危险、维持西半球团结一致以及唤起新世界国家坚决抵御任何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渗透的协定。美国同时也意图建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上未能建立起的常设咨询委员会。这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拒绝和欧亚大国协商如何维持世界和平的北美国家，突然带着不可抵御的热情开始和南美的小国们协商，然而这些小国即使努力尝试也无法在世界事务上施加任何的影响力。

无论是在东海岸还是西海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在利马，我们来自潘帕斯草原的朋友一直坚决地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任何计划和提议。阿根廷固然是反对派的领头人，然而它绝对不是唯一一个在接受美国要求对欧洲国家公开斥责方面犹豫不决的国家，毕竟欧洲是南美重要的产品市场。南美各国对欧洲市场而非

北美市场的极度依赖始终是西半球团结一致的阻碍，同时也是西半球建立意识形态、经济或者政治共同战线的障碍。

然而在秘鲁首都举行的会议之外，利马协议却得到了大肆宣扬和广泛称赞，成为向全世界宣告全美洲团结一致的象征品。协议的序言不外乎是有关精神统一，对法律、和平、宽容的忠诚以及种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自我称赞。这些一直被视为是美洲各国的特点。在序言的介绍下，美洲各国政府再次重申了美洲各国的团结一致，并且声称在保证国家绝对主权的前提下，美洲各国将共同关注各国情况，以防国家稳定、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同时也声称各国作为主权国家享有平等的司法权，一旦威胁产生，各国将根据各自不同的能力进行协商、采取行动。

《利马宣言》以简洁的语言宣告美洲各国对于西半球的安全稳定十分关切，为进行共同防御，各国将保护自己的领土。亚当斯在1826年巴拿马会议上所希望达成的结果由赫尔在1938年的利马会议上达成。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坚持不懈的回报，但这并没有为20世纪新世界国家的共同防御做足充分的政治准备。共同的关切和集体安全的实现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尽管会议参与国为利马会议作了很多宣传，但利马会议的结果糊弄不了任何人，尤其是德国人。《利马宣言》清楚地暗示西半球各国间的关系并非是团结一致，而是相互敌对；它们对于未来的展望并不一致，在日后的方向上有着深刻的分歧。利马会议再一次体现出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矛盾以及西半球国家远远未达到政治联合的失败之举。

曾几何时，美国国内对于阿根廷的强烈反对表示出极度的不

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阿根廷的态度比美国的更现实。美国政府仍然抱有一种错觉，认为那些力量强大的国家会在意泛美会议的公开指责。正如亚当斯在早前相信的那样，美国政府也认为欧洲国家会被多边宣言的道德力量所束缚，即使宣言并未包含任何盟约政策和保证。人们在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上也抱有奇怪的错觉。尽管人们制定了《国际联盟盟约》、《洛迦诺公约》和法国联盟体系，希特勒仍然侵占了莱茵兰、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阿根廷人了解仅仅靠宣言来进行共同防御是毫无意义的，德国人也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泛美团结一致下空洞的内涵，同时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们不相信一旦战争爆发，美国会保护拉普拉塔港口。

然而，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坚持不懈的确也创造出了一个重要的成果。在利马的外长会晤中，美国的协商程序得到了各国支持，这促成了三周后欧洲战争爆发时巴拿马会议和一年后哈瓦那会议的召开。巴拿马会议形成了《美洲团结联合声明》，它只是《利马宣言》的重申，但在哈瓦那会议上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果。

双边协定

当美洲各国外交部部长于 1940 年 7 月在古巴岛会晤时，欧洲冲突就已经定局了。敌对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德国也几近完成了对欧洲大陆的占领。旧世界的发展又一次对西半球国家的自由独立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两年前相比更愿意进一步推进“门罗主义”的广泛化。但就算这样也绝不可能克服该问题中的所有内在矛盾。

正如对待政治融合的其他方面一样，新世界对旧世界的共同防御力量模式凸显了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西半球内的一个强大

国家周围都是无力自御的弱势国家，它们自身尚且难保，又何来捍卫他人一说？因此真正互惠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并且任何涉及互惠保证的多边条约都将与力量事实相悖。因此，美洲地区必须在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协议基础之上行事。由于双方力量差异悬殊，协议将不可避免向一边倾倒。这不是平等国家间的协议，而是保护国与缓冲区之间的协议。相比包含互惠条款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协议，“门罗主义”事实上更是一种西半球力量事实的体现，但作为一个半球防御系统，其效力却打了折扣，因为它确实伤害了我们南部邻国的感情。

因此，身在哈瓦那的代表就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必须考虑到拉美国家的荣誉声望，并且还要在实现这些国家的法律平等问题以及力量不均问题中找到调和点。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将一般公约中规定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原则与互助双边协议相挂钩，也只有通过这一种方式，该原则才能被转化为可行的军事合作。相较于欧洲所经历的困难，即试图将《国际联盟盟约》与互助双边协议相挂钩，以上谈到的后一问题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只有在外部力量发动进攻时美国才会提供军事支援，因此双边协议大概并不会对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产生影响。

哈瓦那会议成功解决了大部分困难。会议协商后签订了《互助宣言》以及《美洲国家防御合作协定》，这将会在各国陷入危险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参阅，其中规定：“任何非美洲国家做出的任何试图危害美洲国家统一、国土不可侵犯权利、国家主权或政治独立性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宣言签署国的敌对行为。”相比《利马宣言》中对共同关注事项的泛泛陈述，这份宣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虽然这份宣言并没有承认一般或共同防御义务，且从这点看来该宣言在创立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制度上仍然有所欠缺，但宣言也确实为有效合作建立起了一个法律框架。

《利马宣言》最后一段是有关双边协议的条款。这一段中所包含的条款如下："根据现实情况，所有签约国，包括两方或更多签约国都应继续对补充协定进行商议，从而组织防御合作并在侵略发生时按宣言规定为对方提供援助。"正是由于这份文件，美国才得到了对必要军事协定的泛太平洋授权，从而确保了自己在西半球防御中的有效优势。

除《互助宣言》以外，哈瓦那会议还促成了另一项伟大文件的诞生，它实现了"门罗主义"的"非让渡条款"。战胜的德日联盟对西半球欧洲殖民地的占领暗藏危险，且早已凸显。1939 年的巴拿马外交部部长会议就已表明了这样的担忧，并宣称若这样的主权让渡有可能发生，那么将牵涉所有美洲国家的利益。会议通过了一项方案，即当主权变更对美洲安全产生威胁时，必须进行磋商。

当各外交部部长一年后在巴拿马再次会晤时，一年前会议上所讨论的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已经成为了事实。荷兰与法国已经被打败且被征服，海牙政府与维希政府也已完全落入德国的权力掌控。若这些殖民地经由自己国家不成熟的政府掌控，那么它们很可能沦为政治鼓吹的中心以及对抗西半球的理想战场。在极权主义胜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也会成为军事作战的起点。

为应对这样的威胁，哈瓦那会议通过签署《欧洲殖民地与侵占地临时政府公约》采取共同行动，该公约包括国际联盟委托制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会议称美洲共和国不会承认任何主权让渡或控制权的移交，且如果美洲共和国认为殖民地的任何发展有可能威

胁到新世界的安全的话，就将对其提供临时政府管控。该政府管控将由一个或多个美洲国家在集体托管的原则之上实施，且管理者将向美洲国家间领土政务委员会进行汇报。该委员会由认可公约生效的国家代表组成。

共同关注问题的原则已经得到承认，下一个问题的浮现将催生一个实际的法律程序。众所周知，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一般都很漫长，若是采取共同行动之前还需对其进行正当审议，那过程将更为漫长。因此，在延误即意味失败的战争中，采取这样的共同行动并不是很合适。很明显，西半球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实施“临时政府管控”以对抗殖民地政府军事反抗的国家也就只有美国。若到时真的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那延后采取行动直到召开国际会议对其进行审议将会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因此，设法让美国先于国际会议采取行动是非常必要的。这一计划的实现是通过承认公约中“突发事件”的可能性而达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若事件最后呈交给美洲国家间委员会审批，那么“任何一个美洲共和国，无论单独行动或是合作行动，都有权采取自己的或者美洲所要求的防御措施”。或许正是在该公约的条款下，罗斯福总统才在与荷兰流亡政府磋商后于 1941 年 11 月向荷属圭亚那派遣了美国军队。

对比其他一些泛太平洋协议，《殖民地临时政府公约》与《互助宣言》就是现实主义与常识典范。两者阐述了集体责任，但也保留了美国——新世界中唯一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的国家——实施快速单边行动的可能性。但我们最好记住，这些协议的价值在于对一个事实的接纳，那就是西半球在防御以及其他方面缺乏政治团结的基础。那些规模更大的位于较南地区且有战争可能性的国家

大多不情愿参与这样的集体安全制度，而那些心甘情愿的国家却又毫无贡献价值。哈瓦那会议成功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时做到了不干预基于权利关系之上的双边协议。

尽管一届泛太平洋会议成功找到了将双边军事援助协议与一般性公约挂钩的方法，但这并不代表成功磋商道路上存在的所有困难都已得到解决。我们与南边的邻国加拿大存在着极大的战争可能性，与其达成协议仍存在一些困难，而我们与拉美国家间军事力量的巨大悬殊也是一块绊脚石。过去的疑虑以及对双边协议的担忧——如此协议有可能利用其弱点使其成为永久的受保护国——让它们变得犹豫不决。旧世界针对新世界的军事行动大概会按照非洲的方式进行，因此南美的很大一部分都将成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缓冲区。规模较小的国家在军事力量方面并没有什么贡献价值，因此它们的主要贡献就仅仅局限于为其北部邻国的军事力量提供军事基地。

拉美没有一个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建立这样的军事基地，因此只有美国对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军事基地才能被建立起来。鉴于南美某些保守派圈子广为人知的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癖好，以及某些军政集团强烈的亲德态度，因此若发生了紧急情况，这些基地自然将由美国而非欧洲力量处置。而唯一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真正占领这些基地。因此很明显，一开始对占领的准许应当被作为保证提供军事援助的先决条件。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大多数拉美政府接受这样的条件也是极为困难的。理所当然的，对于拥有强大空军实力且控制着别国一到两个位于战略性地点的机场的外国政府来说，它们拥有规定国家政策的力量，能够使得合法独立性只存在于美好的设想中。

将某处战略地段的临时占领转变为永久占领的做法已经声名狼藉，埃及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拉美国家不愿意签署基于这样条件基础上的协议了。它们非常乐意接受经济与技术援助，用以扩张军事机构和增强海军空军基地建设，但至今为止，拉美国家仍然拒绝成为占领军的基地国家。1941年秋季，我们的南部邻国深感自己陷入了波兰在1939年的境地。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永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更惧怕莫斯科还是柏林。波兰害怕自己的守护者苏联在发挥了其对德国的保护作用之后仍然想留在波兰的领土上，因此当苏联提供援助时，波兰拒绝了。相比德国战争机器带来的威胁，我们的邻国看起来更惧怕美国提供的保护援助。双边共同防御协定毫无疑问比泛太平洋公约更有价值，但在美国力量关系的奇怪条件下，就算是这些协定也不能保证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取得全面合作。格兰德河流域以南地区对于德日对美战争宣言的回应与我们参与一战后在1917年采取的措施十分相似。到1941年底，美洲地中海地区例如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以及萨尔瓦多这些小国都进行了宣战，而像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大国则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我们的南美模范邻居都对它们心中的团结做出了回应，但却仍然保持中立。不过它们确实表示自己对中立态度的演绎并不会妨碍我们享受特权，使用设施。新世界的共和国家保留了自己观点的不同与分歧，就算是对美国的抵抗也没能促使共同行动的发生。在1942年1月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外交部部长会议上也未能达成一致。尽管阿根廷与智利在实施其中立政策的同时愿意倾向美国，但它们同时也拒绝与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

团结神话

面对来自旧世界的威胁，西半球国家至今未能打造出一个共同的政治阵线。早在19世纪，当法国主导的欧洲包围圈，俄国主导的亚洲包围圈隐约显现时，美洲就有了对团结的讨论，但最终也未能取得什么成果。一个世纪后的一战时期，德国的胜利似乎将永久摧毁欧洲的权力平衡，但美国也未能成功建立起一个集体安全制度。当美国成为参战国时，南美温带地区的国家保留了自己的中立状态。战后时期，南北美间的政治分歧仍然胜过共同利益。在二战德日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围剿西半球行动迄今为止已经促成美国与美洲地中海一些沿岸小国签订双边协议，但是覆盖整个新世界的基本合作体系仍然杳无音信。

这证明了达成美洲一体化进行共同防御应对外部侵略，与在西半球内为保和平而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制度是一样艰难的。文化、经济、政治导向的差异使得合作变得异常困难，并且在许多方面，对地区敌对的意识远胜对共同危险的意识。

尽管掺杂着错误与失败，但德国的政治鼓吹仍然巧妙利用了能够抵消这些尝试的各种元素，从而创建了一个共同阵线，并且不断地对阿根廷、巴西、智利这三个国家发出警告：其经济繁荣将不可避免地依赖欧洲的控制力量，而非依附美国政府。华盛顿与柏林之间的南美效忠争夺战仍然悬而未决。西半球团结仍然只是个美好的梦想，旧世界中的德日胜利会使我们与欧洲一样分裂，也会使我们与其他大陆的国家一样被各个击破。如同过去一样，西半球防御不会依赖美洲共和国的联合力量，而要依赖美国的武装力量。

第十四章

军事阵线

如果一个自由政府无力组织维持作战能力和作战意愿，无法与独裁专制政府拥有一样强大的海陆军力量，那么这个自由政府终将灭亡。

——西奥多·罗斯福

即使在1941年秋季我们尚未完全成为参战国，德日联盟在欧洲与亚洲的胜利也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若真是如此，那么这将意味着新世界被旧世界包围。日本将得到太平洋对岸从白令海峡到塔斯马尼亚岛的控制权，而德国将得到大西洋对岸从北角到好望角的控制权。若欧亚联盟力量成功进攻旧世界，那么不论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还是在强权政治的本质中都没有任何事实能够允许我们做出这一假设，即认为德日对力量的追求会自动停止。相反的，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力量追求会继续，且德国在拉美的政策也已经清楚表明，在纳粹对新世界的秩序构想中，独立的地区组织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样的组织将会被分裂为受柏林控制的南方大陆，以及完全孤立美国的北方大陆。我们在战争中的参与并没有改变这一方面的世界政治，而是仅仅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在旧世界被主导之前自御的机会。尽管我们也参与其中，但如果我们的同盟在境外被击溃，完全包围仍会变为现实。

第三帝国在过去使用的政治鼓吹、物质福利以及经济压力手段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它们会动摇新世界对德国统治的反抗，摧毁一切已经实现的实际团结成果，阻碍旨在进行共同防御的相互合作。随着新世界被包围，美方的海上力量将被限制在西半球海岸的近海，并且港务管理当局也会通过实施简单的禁运令阻碍跨洋产品进入我们的领土。若这支胜利联盟继续存在，其合作伙伴会派遣其军事力量中的一大部分对抗西半球，因为它们没有义务在自己的半球影响范围内平衡敌对力量。新世界将变成一个被封锁包围的地区，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美洲国家与美国站在统一战线的几率微乎其微。阿根廷、巴西与智利怀疑美国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地区独立发展下去，并认为南美的主要部分自然是属于欧洲势力范围而不是美国。这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另一种质疑的影响，即在包围新世界的情况下，西半球是否真的能够得到防御保护，而这一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美国军力的肩上。

整个新世界是一片被太平洋、大西洋与北冰洋环绕的岛屿。对于一个岛屿国家，敌国能够用三种不同方式施以军事压力——实施封锁、沿海轰炸以及进行侵略。对封锁与禁运的设想已经在西半球自然资源一章进行了阐述。而对于能否仅通过沿海轰炸就使一个国家屈服的问题一直以来仍然存在争议，但这一问题在进行空战的情况下也呈现出了新的含义。历史中充斥着大量案例，在这些例子中，小国弱国被迫向更小的海军力量屈服，只因它们无力保护其沿海城镇，而这些城镇又恰恰对本国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那些无力对自己重要港口进行海岸防御的国家

却很少仅仅因为海岸受到袭击而被征服，并且在大多数战争中，仅仅在海上行动中实施海岸袭击还不够，采取封锁与进攻也是十分必要的补充行动。

空军的发展落实了这样的计划。如今在行动范围内空军不仅能够对沿海城镇进行轰炸，同时也可以对内陆大范围地区发动轰炸。而作为船只障碍物的港口对飞机来说也不再是阻碍。相比舰队，飞机能够摧毁的地区范围要广得多。这就表明在某些区域内，仅仅运用空军的摧毁力量就能使一个国家投降。但是英国的二战历史至今也没能证明这一观点，甚至第一眼看上去极具说服力的克里特岛进攻也不能证明这一点。克里特岛确实被迫投降了，但成功不能只归功于空军轰炸，空运部队有一半的功劳。尽管军队力量并非由传统的船只输送，而是以伞兵的形式和通过空运及滑翔机输送，但是武装入侵仍然是有必要的。

侵略问题

克里特岛的历史证明，如果侵略者的基地与侵略目标距离足够近，可以在其飞行区域内获得制空权且下放第一支陆地军队，那么就可以通过空袭的方式占领一座小岛。西半球防御的重要性在于西半球很大一部分区域仍然远远超出了欧亚陆基飞机的有效飞行范围。除在极北地区以外，所有飞往西半球的航线都涉及一条至少长达 1 800 英里的水上航程。通过冰岛和纽芬兰的北跨大西洋航线以及通过亚洲和巴西的南部航线一般都由民用飞机以及长距离轰炸机进行，泛美航空的飞机则通过设立中转站的方式遍布中太平洋。但至今尚未有一架飞机能够在装载炸弹的情况下飞跃

一个大洋的距离且顺利返程，也没有一架战斗机能够飞越这样远的距离。鉴于现今的科技水平，跨洋空军力量还不能构成什么大的威胁，除非水域那边的友好空军基地能够随时做好迎接侵略者的准备。携弹方的炸弹袭击大概尚不能被完全阻止，但是由于携弹方能力有限，这样的突袭所造成的伤害相比大型陆基轰炸机群造成的伤害小一些。

未来的发展毫无疑问能够改变这样的局面，且降低远距离保护的价值。新款波音飞机在净荷载的状态下可以一站飞到里斯本，新款“空中堡垒”在负载炸弹的情况下能够飞行 3 500 英里且返航，联合巡逻轰炸机的航距也超过了 5 000 英里。这些事实都表明欧洲很可能仅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一支空军“舰队”，不仅能够在西半球的陆地上投放炸弹，还能负载足量的往返燃料。但是就算欧洲到时真的实现这一目标，轰炸机仍然要克服没有同行战斗机保护的困难。只有战略区域具备防御能力良好的空军基地，且集中拥有众多驱逐机，西半球的空军防御才能达到相当安全的境界。对美洲内陆发动空袭以及通过陆基飞机发起进攻要到未来才能实现，并且直到那时候，海外远征力量的进攻也还是只能通过传统的船运方式得以实现。

然而水上进攻已然不同于过去那样简单。目前的战争又一次说明即使是在小区域水域上进行的进攻行动也对防守坚固的海岸拥有骇人的破坏力。英吉利海峡在空战中已经起不到什么屏障作用了，但是敌我双方发现这里对军队行进还是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德国的机械化军队成功从比利牛斯山进军莫斯科，但是加莱和多佛之间的狭长战壕却阻碍了德军的胜利进程，并给希特勒的战争机器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军事问题。尽管苏联阵营强迫德国

将其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东部，但英国方面似乎并不愿意对欧洲大陆发起进攻。在现代条件下的进攻要求大型商船队运载大量的现代武器装备，如果不使用特殊港口设施卸载重型装备的话，整个过程将受到影响。同样，海空两军也必须提供足够强大的保护力量，从而抵御一切可能的反抗力量或者因对方海空军防御带来的一次次破坏。

在过去相对有益的时期里，军队力量只需携带少量的装备，并且能够离岸生存。这就意味着军队能够乘坐小船登陆海滩，停泊在开阔海岸；并且一旦上岸就能搭建桥头堡向内陆移动。如今这一切都不尽如从前了。现今一支现代军队需要负载大量的重型武器，这将占据很大的货舱空间，并且只能登陆拥有足够停泊设备的港口，同时由于不能离岸，军队就必须保证和大本营保持不间断的海上通讯。不断增强的动力化和机械化导致现代远征军对货运量也有着严格要求，每人的数额要求最高接近 10 吨位。这就意味着一支 5 万人的军队至少需要 50 万吨的运载量。等到军队安全登陆之后，还要确保能够为其不断提供补给，而在此情况下对每个人的吨位要求有可能会上涨至每位士兵每月 10 吨位。而保证这样一支远征军不断得到补给的舰队规模将取决于作战区与大本营的距离、舰队的行进速度，以及现有的港口设施。而对于带有平均速度水平货船、每两月完成一次完全返航的跨大西洋军队来说，吨位要求将达百万，这都足够支撑两个基本规模大小的远征军完成航程了。而跨太平洋远征军的吨位要求更高。

海军保护

除非能够确保海洋航道的安全，否则进行这样的远征无异于

自杀。在进行这样的远征之前，必须确保海军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在海洋通道占据决定性地位。因此，跨洋远征取决于海军力量，取决于交通。在帆船时代，由于动力是风能，可以进行远距离操作。自蒸汽机发明以来，不管是燃煤还是燃油，海军都必须携带充足的燃料，因此必须依赖基地取得燃料供给。这就意味着作战舰队的有效战斗半径会受到限制。作战半径与较大设备单位的续航力无关，而是由最小单位，即驱逐舰决定。不同舰队的作战半径各不相同，美国海军舰队的作战半径约为 2 500 英里，英国稍次，而日本则为 1 500 英里。

但这一半径仅适用于作战舰队。巡洋舰与潜艇部队的操作距离则非常远。但这也不代表作战舰队在大本营进行远距离行动的可能性就为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舰队的运作必须得到火车的协助，用以运送供给船只和油船。有了火车的协助，其作战半径能够再增 2 000 英里，但由于火车对此需要保护措施，且行进速度较慢，因此将会影响作战舰队的移动性和高效性。舰队一般应在最有优势的环境中进行作战，这就要求在没有火车协助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并且其陆上基地应包含船坞、武器库，以及立刻可以投入使用的仓库。对此将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舰队指挥官将通过最短的途径安全抵达目的地，并更倾向于在基地服务范围内进行作战。

正是由于对海岸根据地的这种依赖性，舰队的战术优势与距基地远近密切相关。因此被海上距离所分离的各国舰队都会在各自海岸附近拥有一片海军作战区，它们在这片区域中尽享优势。通过拥有一片如上所述的区域，力量较弱的海军也可以与远距离作战的舰队相抗衡，并且在这样的条件下，实施战略防御就相当于

节约兵力资源。然而此种方法在国家紧密相邻的欧洲水域收效甚微。所有的潜在敌人都位于对方的有效作战区域内，且在距大本营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就能够实现明显胜利。然而海上距离却将美国与潜在敌人相隔，使其至少在理论上能够为自己选择一片最具优势的作战区域。

但是我们仍需牢记，与陆地作战不同，使用防御战术无法节约水上作战军力。陆上防守相较侵略会更为容易一些，但是相比陆上军力因地制宜所获取的保护，水上军力能利用的海岸水域或边缘地区的保护少之又少。开阔海域中并没有能为其所用的地点。能力稍弱的海军无法在实施防御的同时又取得作战胜利。对海军而言，选择只有两个：撤退或者进攻。海军力量只有两种保护策略可选择，一是进入由陆基战机防御的领海区域，二是进入海军基地设防背后的锚地。通过保持停港不动，避免作战，力量较弱的舰队也可能抵御强大对手的攻击，如今位于地中海的意大利舰队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战术方法。但是这样的撤军也就意味着战术上的投降，将海上区域拱手让给敌军，且丢掉了经由该地的交通路线。

“舰队存在主义”理论认为，只要在作战区域存在舰队，甚至是力量较弱的舰队，就可阻挡远征军，这或许是一个明智的建议，但鉴于过去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该方案并不可靠。日军在中日战争中登陆辽东半岛时，也并未受该主义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国舰队的攻击下，英国军舰跨越海峡输送远征军，而眼下的战争中，英国舰队同样当着意大利军舰的面跨越地中海输送军队。德国人派遣挪威远征军通过了卡特加特海峡，并且几次将军队从西西里岛输送至的黎波里，尽管英国舰队设有部署。确实，

在现代空军侦查保护的条件下，进行这样的远征军派遣要容易得多，但是有勇有谋的指挥官早在飞机诞生前就已经无惧“舰队存在主义”的威慑了。

舰队的作用除了“存在”，还应该能够作战，且取得胜利，因为只有更强的军力才能赢得海上战争，相比陆地作战，集中原则在海战中显得更为重要。集中原则并不要求整个舰队都要集中于一个港口，而是对舰队分布有要求，即一个分队能够持续为其他分队提供支持，并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组合。分队作战的舰队很可能被总体力量较弱，但是却能保持持续军力集中的舰队接连击败。分布在不同作战区的舰队分支必须足够强大，从而抵挡住敌方的整体军力。只有在一个作战区内实现了这一要求，补充的军力才能用以组建第二支舰队在其他战场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军战争引发了对相关理论的一些质疑，即不同海上力量之间爆发的矛盾是否真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敌对舰队的重大决战。随着空军的发展，这一事实催生了海军战略的新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就和集中原则相悖。英国舰队在一次特殊突袭中派遣了主力舰去执行特殊任务。此次突袭力量包括一至两艘由战斗舰、巡航舰和驱逐舰掩护的航空母舰。现在空军侦查能力使得军队能够早在敌方力量强大的军舰靠近并造成危险前就发现其存在，因此舰队分离相比以前可以得到更为自由灵活的使用。但是我们最好记住，这并不真的意味着集中原则从此就该走下历史舞台了。新方法至少部分受到了一个事实的影响，那就是希特勒的海军舰队并没有计划好作战队形。当双方舰队的主力舰不相上下时，从主力舰队中派遣分支力量就要格外小心了。

海岸防御

遇到侵略时，首要的防御力量将会是远海的海军力量。如果这支军舰由于身处异处，或是由于被敌方击败而无法前来防御，那么抵抗侵略的力量就会进入海岸防御模式。得益于旧武器的改良以及新武器的研发，现代科技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就使得海岸防御的区域得到了极大扩张。原先依赖海岸火炮的防御范围如今由于潜艇、鱼雷快艇、水雷以及陆基飞机的使用而得到扩张。尤其是后者的使用为以入侵当地国家为目标的远征力量创造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除非取得制空权，否则没有一支舰队能够带着护卫力量进入敌对海岸。

战斗舰依赖航母为其投出战机，最大的航母最多也只能运送70—100架战机。为抵御这一空军力量，防御国家可以派出自己的全部陆基战机进行抵抗。当接近的攻击方军舰距离海岸还有一定距离时，防御方海军的远距离巡逻轰炸机或是空军最优秀的四引擎轰炸机就有可能侦察到它；若是侦查成功，那就有很大可能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陆基空军力量进行集中，防御空军中队不必在其海岸附近区域驻扎。得益于船只与飞机的不同航行时间，空军可以在时间充足的条件下从远距离地点进行投送。而此时进攻方的舰载机无法与防御方的陆基力量相抗衡，因此海上舰队越接近对方海岸，对它们来说情况就越危险。轰炸机的有效攻击半径正在不断增加，并且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到在海岸防空区中，陆基空军可以在距岸数千英里的地方执行任务。

对敌军舰队来说空军力量使得近岸水域变得极为危险，因此每支海军力量都会尽可能小心选择，避免对方有岸基战机协助的作战区域。这就意味着当舰队试图与对方进行陆上作战时，当务

之急是在本国与陆地作战区之间建立一个前进基地。建立这样一个基地能带来多重优势,但是为了让这一基地真正发挥效力,它必须在提供庇护和防御港的功能之外还具有空军基地的功能,以防舰队受到空袭。日本在俄日战争中将艾略特群岛作为侵略满洲的一个前进基地,英国则在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中将利姆诺斯岛作为前进基地,因此所有想对西半球进行侵略的国家也无疑需要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找到这样一个相似的前进基地。但是位于防御方岸基空军有效半径之内的地方无法作为跨海飞行的前进基地。随着轰炸行动有效半径不断扩大,找到一个达成这一目的的位置变得愈发困难。

防御方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要阻止敌方建立这样的前进基地,或者在敌方已获得立足点的情况下进行驱逐。但是相比驱逐敌军,更为明智的做法其实是先于敌军占领这一据点。这使得本地防御行动成为可能。战略位置的选址、占领以及前期准备工作都是在和平时期进行战争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出资以及修建必要设施,国有领地区域可以轻易被转化建造成军事基地。但是如果这样的区域处于别国领土之中,就必须通过特殊的政治协定才能将其转为防御所用。

若敌方成功建立前进基地,且避开陆基空军的袭击,那么敌方就有可能不顾海岸防御力量进行登陆。但是敌方成功实现这一登陆的机会仍然十分有限。大规模现代军队使用的重炮和野外装备等设施在没有足够的停泊空间以及卸货设备的情况下无法登陆。同时,大批人员需要舰队输送,要在转移过程中快速实现作战能力,能进行这一操作的港口数量也极为有限。因此,需要重型海岸防御设施的地区就主要在一级港、海湾和峡湾入口处。一旦防御

失败，未能阻止敌军登陆，那么防御军队的任务将转为：在敌军进行部署和占领关键区域之前，对其进行包围和歼灭。在这一阶段，防御问题也就变成了与海岸城市进行充分联系，以及现代化军队的高速移动问题。

如果距离较短，侵略将会通过海战或空战完成，但是军队追求的最终结果是对敌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发动陆上袭击。因此，抵抗侵略的防御，也即狭义上的领地防御，其顺序应该首先是进行海上防御，然后是空中防御和海岸防御，最后才是陆地作战。一个国家对于侵略的承受力取决于其所处战略位置、海岸的天然特性、重要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其海陆空军事实力。

新世界的武装力量

从军事力量分布以及战略重要性的角度来看，西半球可以被划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北美缓冲区、北美大陆区、美洲地中海、南美西部海岸区、南美缓冲区以及南美等距区。这些区域在受海外袭击的可能性、离美国距离、地区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军事规模等方面各不相同。

北美缓冲区

这一半球最北部的战略地带就是从白令海峡延伸至格陵兰岛东部，以及从阿留申群岛的太平洋前哨延伸至冰岛前哨的宽阔带状地区。这里不仅包含狭长的北极区，而且还有太平洋以及大西洋的北部地区。从亚洲及欧洲出发的路线来说，该区域相当于北极与穿过英属哥伦比亚省西部以及纽芬兰东部的北纬 50 度线之

间的缓冲区域。

这一缓冲区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而且没有潜在战争以及内部力量抗衡。在军事用语中，这里就相当于南部人口稠密大陆地区的前哨。北加拿大主要是一片苔原地区以及松柏森林带，从阿拉斯加一路穿过加拿大延伸至拉布拉多。由于气候和其他的限制因素，该区域人口尤为稀少，且经济活动也仅仅局限于渔猎、伐木与采矿。但该区域东西部的前哨地区则因暖流的影响受益良多：位于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以及阿拉斯加半岛受日本暖流影响，格陵兰岛东南部和冰岛则受到墨西哥湾暖流的部分影响。因此与北极荒芜地区盛行的内陆气候相比，这样的暖流使这些岛屿上的气候变得温和。正如前文所述，北极地区本身不具有任何海上威胁，其带来的空军威胁也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缓冲区域主要沿北太平洋以及北大西洋的路线展开，且缓冲区内最重要的地区是阿拉斯加半岛和鲁伯特王子岛，以及冰岛与纽芬兰之间的海岸地带。

北美大陆区

北部缓冲区以南是真正的大陆区域，从北纬 50 度一路延伸至约南纬 20 度，包括加拿大南部以及美国大部分区域。这一区域有着美国和加拿大两大发达经济体。这里有美国大平原这片富饶辽阔的土地以及大量剩余农产品，东部还具有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区。这也是西半球内唯一能够生产钢铁和战争工业的核心内容——重型机械的地区。北美大陆区是唯一能够为半球防御建造武器的地区。

该区域还是新世界唯一能够进行海岸间跨陆交通的区域。密集的铁路公路网和内陆水道相通，不同地区的经济有效融合，形成

整体的大陆经济体。海陆运输的成本差异，导致海运大量存在。大陆的宽度、跨越落基山脉和锯齿山脉的成本以及起连接作用的巴拿马运河与大陆区域的距离，这些都使得海运交通尤为重要。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陆上铁路也可以满足经巴拿马运河从大西洋至太平洋的海岸运输要求。

在大陆区域北部，战争工业正开足马力建造武器装备。起初旨在满足最低级别海岸防御的加拿大自治领如今也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军事领地。由 13 艘驱逐舰、数艘小型护卫舰、9 艘扫雷舰以及其他船只组成的一支小型海军舰队参与了横跨北大西洋的巡航护卫工作。还有一支大约 22 万名志愿军接受了海外服务训练；同时另一支接受短期义务军事训练的军力也成功组建，执行国防任务。加拿大对共同战争努力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则得益于英联邦空军训练计划，该计划为加拿大自治领提供了近 90 所飞行员训练学校，并为有效空军力量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毫无疑问，西半球内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资源就是美国。自二战爆发以来，美国计划了一项大型的军备项目，意图建立一支两洋舰队，一支大型空军以及一支数百万规模的军队力量。最近出现了欧亚联盟的威胁包围，美国海军政策的建立仍然是基于一洋战争的假设。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确认英日联盟不会进行扩张，美国才同意了著名的 5∶5∶3 比率，以此作为海军力量相对优势的一种表达。在华盛顿会议上确立的政策以及日后在日内瓦与伦敦制定的对除战舰与航母外的军备类别进行限制的政策也都是基于一洋战争设想。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允许我们将海军军力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在两个大洋的任何一个，因此我们认为与最强海军的力量对等足以确保我们能够进行足够的防御。

直到1940年法国沦陷,美国在一洋舰队方面的海军需求依然有待进一步构想。1934年美国国会授权了一项建造计划,该计划为海军带来真正的条约优势,并对年久失修的船舰进行更换。1936年9月,《伦敦条约》与《华盛顿条约》到期废止,美国获得了行动的完全自由。美国对于中国战争的反应以及欧洲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成为1938年国会立法的推动力,这也最终带来了美国军力上20%的提升,但一洋战争的概念仍然存在。然而法国的沦陷,德国从北角到比利斯牛山对欧洲的内陆控制权,以及远东地区的发展都表明了二战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下一轮的扩张威胁。1940年7月,美国国会授权另一项目,舰队规模又在现有基础上扩张了70%。建立一支两洋海军已经成为美国海军政策的一个共同认知。与英国一样,我们应对敌方空军新一轮威胁的首要回应就是建造更多的战舰。

1941年秋,美国的海军已经拥有17艘战列舰、6艘航母、37艘巡洋舰、113艘潜水艇以及其他军备力量,如扫雷艇、小型护卫舰、飞机供应船及无数辅助船舶。在1940年这样伟大的建造计划完成之时,美国手中将会拥有32艘战列舰、18艘航母、91艘巡洋舰、364艘驱逐舰以及185艘潜艇。美国的私营、国营海军工厂以及与船舰建造相关的公司都在开足马力生产,以确保能在最初设定的1947年前实现两洋海军这一目标。海上航空也有望能与项目其他部分齐头并进,最终实现近1万架的战机规模。如果美国舰船的建造速度能够赶超敌军,那么最终美国有可能控制绝大多数的战斗军力从而占据一方江山。

当1941年9月敌对行动开始之时,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军力量仍然分散在亚洲与太平洋的舰队力量之中。前者驻扎于马尼拉,

代表了我们对亚洲地中海共同防御的直接贡献。这支舰队力量大约包括 2 艘巡洋舰、13 艘驱逐舰、18 艘潜艇、2 艘布雷舰、若干辅助船舶，以及用于中国水域内的炮艇。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位于珍珠港，该舰队代表了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且在此前，该舰队的组成力量就包括了以下单元：12 艘战列舰、4 艘航母、约 30 艘巡洋舰、100 艘驱逐舰、60 艘潜艇，以及用于输送远程巡逻轰炸机的交通船。当年夏天，有一部分小型船只已经被运送到了大西洋参加巡逻护送工作，但是主舰队仍留在夏威夷群岛。

因为主要力量都集中于太平洋，所以大西洋舰队在两洋建造计划完成之前都将处于弱势地位。到 1941 年夏末时，大西洋舰队的力量组成包括 3 艘战列舰、2 艘航母、大约 14 艘巡洋舰、60 艘驱逐舰、24 艘潜艇以及至少 10 支巡逻轰炸机空军中队。主力舰航行速度缓慢，且尚未进行现代化改装，火炮射角低、射程近，因此舰队缺乏相应的战斗实力。当年夏天，大西洋舰队新增两艘战舰，分别为“北卡罗来纳”号以及“华盛顿”号。若这两艘战舰和旧战舰一同作战，那么它们的价值就没法得到很好的体现。但它们和巡洋舰以及航母一同使用时，则能够成为特别打击力量的核心。只要英国舰队力量保持在西半球与欧洲大陆力量之间，那么美国位于大西洋的舰队弱点就不至于显得那么突出。但若是美国大西洋舰队要肩负起保卫重任，那么其军力仍有待大幅提升。集中原则要求我们继续加强太平洋的海军力量，直至其有能力弥补损失，并与日本舰队的新增力量进行抗衡。但如果大不列颠陷落，我们位于太平洋的海军力量以及新建造的船只力量都将被转移至大西洋。

1940 年不仅见证了海军政策的新方向，而且见证了一个全新

的军备观点。同年9月，华盛顿的人民代表在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和平时期义务军事服务投了赞成票。并且，另外一个项目也得到了采纳。该项目设想最终建立一支拥有45个分支的军队，其中10个分支为武装部队军队，其他则多数为机动化分支军队。到1941年10月为止，美国武装部队已达到了近125万人，如果这支军队能够得到充分武装与训练，那么将足以成为整个北部大陆以及美洲地中海的防御力量。整个西半球的防御力量则需要至少两倍这样规模的兵力，并且只有招募到足够训练有素的后备军才能成功运作。

美国并没有独立的空军力量，海军航空兵与陆军航空兵的作用分别相当于海军与陆军的一个分支。建立独立空军的呼声不断升高，于是1941年出台了一项折中方案。该方案给予了空军部队半独立地位，允许其拥有自己的总部及成员。二战证明，那些强调航空制造业在战争中将扮演愈发重要角色的人确实正确。二战也同样证明，在所有的材料领域中，飞机的升级换代速度最快。为空军部队设立的目标不断提高，远程轰炸机与远程战斗机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到1941年10月时，军备项目构想建立的空军力量组成已经变成了84支由5万架现役战机及后备飞机组成的战斗大队，拥有2.5万名飞行员以及近40万名空军人员。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且有希望将总产值提升至每年8万架飞机，其中1.2万架为四发动机重型轰炸机。

美洲地中海

美洲地中海战略区位于这片大陆区的南部。正如本书在不同章节所描述的一样，这片区域包括墨西哥湾的滨海地区以及加勒

比海，由墨西哥、中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从特立尼达岛一直延伸至佛罗里达顶部的群岛带组成。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南北美的划分依据并不是巴拿马运河，而是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南部边界。这两国的南部边界树林丛生、高山林立，与边界以南的其他拉美国家相比，这两国都与北部大陆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和在旧世界一样，中间海域并非分隔，而是连接。

美洲地中海区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低。这里没有重工业，因此现存的军事设施不是依靠欧洲就是美国，但其中不包括步枪和其他小型武器。这里分布着众多较小的社会单元，力量分散，因此在没有美国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无力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力量对抗半球外的进攻。1941 年最强的军力代表是墨西哥军队，该军队在和平时期拥有军力 5 万人，在战争时期有 15 万人，装备落后，且大部分都已过时。尽管当时现代化已经有所发展，但是机械化对其来说仍然还只是个美好的幻想。中美洲国家的武装军力实在是不足为道。哥伦比亚拥有一支由一些驱逐舰以及炮艇组成的海军舰队，和平时期军力达 1.6 万人，除此以外还有一支小型空军力量。其邻国委内瑞拉对自身还不到以上军力一半的规模就满足了，至于海军力量则为零。美洲地中海的东部滨海区域由荷属以及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力量控制，同时还有效忠于维希政府的驻扎在马提尼克岛的一小支法国军队。海地与圣多明各自只拥有几支规模为几千人的小型军队和一些海岸巡逻艇。相比而言，古巴实际拥有一支装备相当完善的约 1.5 万人的军队以及一小支由一艘巡洋舰、几艘炮艇、海岸护卫船只组成的小型海军力量。美洲地中海真实的军事力量就是美国在巴拿马部署的军力以及一系列分布在东部边缘的基地。

南美西海岸

南美的太平洋沿海地区由狭长的海岸峡谷、山脉以及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国家组成，包括厄瓜多尔共和国、秘鲁、智利以及玻利维亚西部。厄瓜多尔在太平洋海岸国家中规模最小，也是距离巴拿马运河最近的一个国家。厄瓜多尔的军队规模约为 7 500 人，战时军力可达 5 万人。而最终希望将其纳入自己国土的邻国秘鲁则拥有一支约 1.2 万人的武装力量，同时秘鲁的人口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军力资源库。秘鲁还有一支小型海军(包括 2 艘巡洋舰、3 艘驱逐舰、4 艘潜艇和海岸巡逻舰)以及一支小型空军。西海岸最大最强的国家是智利。智利在和平时期拥有一支规模约为 2 万人的军队，同时有近 20 万人的军力储备。秘鲁的空军力量包括 100 架飞机，并且由于秘鲁不断从美国购进轰炸机和驱逐机，这支空军力量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张。与其他西海岸国家的舰队力量相比，智利的舰队遥遥领先。其中包括自 1913 年起开始使用的 1 艘战列舰，3 艘自 1898 年起使用的废弃巡洋舰、一些年份更近的小型飞机、8 艘驱逐舰、9 艘潜艇以及 20 艘巡逻舰。虽然南部大陆的西海岸对于美国的战争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来源地，但是就像美洲地中海一样，这里发生战争的几率也非常之小。沿海国家过去主要依靠远距离和“门罗主义”防御自己免受海外侵略的威胁，时至今日，这两个因素仍然处于确保其国土安全的支柱地位。

南美缓冲区

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界以南，即美洲地中海广阔的森林区地带以南，是一片热带森林地区，包括亚马逊河流域以及巴西东北

部的海岸平原地区。亚马逊河与其支流使得这一地区的东西交流非常便利，但南北交通却有难以逾越的障碍。正缘于此，这里在美洲地中海以外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缓冲区，只有海岸地区较为脆弱，易受攻击。

同北美缓冲区一样，南美缓冲区发生战争的几率较小，内部也没有力量对抗。但与北美不同，这里的低生产率要归咎于酷热而非极寒。若从政治上划分，南美缓冲区属于巴西的一部分，但其虽然靠近里约热内卢，却没能与巴西的经济政治中心实现有效融合。巴西东南部的军事力量本就有限，加上缓冲区距巴西首都 2 000 英里，根本不能对缓冲区施加影响。

南美等距区

伯南布哥位于巴西东部的凸出位置，其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路程与到法国布列斯特的路程大约相同。从阿根廷布兰卡港口出发，通过太平洋与巴拿马运河直抵弗吉尼亚港口的距离，与通过大西洋直抵法国港口的距离是相同的。从海上航行角度来看，大西洋位于海角圣罗克与巴塔哥尼亚之间的南美流域，到北美军事力量中心与到欧洲军事力量中心的距离相等，因而这里是等距区。从空中航行角度来看，美国在该区域西南部拥有微弱优势，因为不同于海上航线，空中沿西海岸的航线不必再绕过好望角或者穿越麦哲伦海峡。

该等距区是整个南美最为重要的地区，其中包括最多产的农业地区，南美 70％的人口，两个至关重要的共和国首都，以及南美初生产业的中心区块。巴西东南部的矿产国家以及咖啡、棉花和畜牧生产国家都位于这一区域，同时包括拉普拉塔流域，阿根廷最

富饶的地区也自然位于该区域内。这里与欧洲的经济联系也最为紧密，因此半球团结也最受怀疑。

南部大陆的东南部是唯一具有战争潜在可能性的地区。巴西与阿根廷的经济中心都位于该区域内，除智利外，这两个国家是唯一拥有足够财力进行军事建设的国家。对比两国，巴西不论是在防御力量还是人口上都占优势，加上工业化程度更高，因此巴西具有更强的战争优势。然而，巴西于 1941 年建立的海军力量却并不优于阿根廷。那时巴西的海军只有 2 艘旧战列舰、2 艘巡洋舰、8 艘鱼雷艇、4 艘潜艇以及 26 艘其他类别的船只。当时美国正在巴西境内对一项海军扩张项目以及驱逐舰建造项目提供援助。巴西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军力可达 11.2 万人，并拥有 20 万人的储备力量，不过随后巴西海军力量得到了快速扩张，这与空军的情况一致。1941 年时巴西的空军力量由大约 300 架飞机组成。阿根廷是南部大陆上拥有最佳海军力量的国家，包括 2 艘旧战列舰、3 艘巡洋舰、16 艘驱逐舰、3 艘潜艇以及数艘扫雷艇与海岸防御舰。阿根廷海军在和平时期军力规模达 5 万人，并拥有可派遣军力储备 30 万人。1941 年秋季，阿根廷作战单元内拥有飞机 120 架，随后与其他军事武装一并得到扩张。尽管与欧亚的强大力量相比，这些军力或许会显得不足挂齿，但是它们仍旧清楚表明了自己在等距区内的实力，与美国以外新世界的其他任何地区相比，这里对半球外侵略的领土防御准备是最为充分的。

与北美相比，南美并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大陆区域。这些国家面朝大海，边境交通并不重要。亚马逊河流域与拉普拉塔流域内河的实用价值都有限，只在南部拥有一条跨大陆铁路，地形和气候也会对高速公路与铁路发展造成障碍。而大陆内交通方式除

了航空只有沿岸航行。因此，在共同防御体系下，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互助只能通过沿岸交通，军事援助也只能通过海军和空军，而这一地区在这两方面的力量却都非常薄弱。

“门罗主义”不断得到重申，半球防御政策也得到接受，因此北美生产的战争物资已经开始运往南美。美国政府也认为美国的南部邻邦有资格根据租借法案获得援助，但是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等同盟国的需求已经消耗了大多数新生产的飞机、大炮和其他装备。美国能为南部提供的援助极为有限，但是我们希望1942年军备生产开足马力时，美国能够在促进建立半球防御方面提供更为有效的援助。

战 略 格 局

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半球相对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海岸的战略位置会对半球防御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战略模式的核心由连接军事中心以及重要地区的线路塑造。对于海上力量来说，军事中心就是临近高工业生产率地区的海军基地。因此对新世界西部的威胁也就只能产生于小笠原群岛和北海道之间的地区，尤其来自日本的主要岛屿。而东部威胁的源头也只能来自西欧，即利物浦与马赛之间的地区。在北美的大陆地区内，太平洋的海军行动基线位于温哥华与圣地亚哥之间，大西洋的行动基线位于波士顿与查尔斯顿之间。

若用地图说明西半球的防御问题，最好使用以美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应该标明敌方海军力量在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军舰的有效作战区域，以及陆基战机覆盖

的海上行动区域。战舰的作战范围包括距主要海军基地 2 500 英里的区域,陆基飞机的作战范围则为距海岸 1 000 英里的范围。这些区域之内是防御方进行抵抗、拥有地理优势的地点。在这一区域的外围,海军行动不会影响防御舰队的战术。在区域内环,海军行动可以得到陆基战机的补给。敌方逼近,则会进入防御方的制空领域。在北太平洋,外部区域从夏威夷群岛向西推进,到达国际日界线,即 180 度日经线。在北大西洋,外部区域则跨过海洋中心到达欧洲爱尔兰附近。在南大西洋,外部地区的位置取决于美国在巴西凸出部分可以利用的海空基地。

南北美洲在大西洋与太平洋沿岸的联系,相对于亚洲区、欧洲区的位置,以及四方相对西半球其他战略区的距离,这些都对新世界的防御问题至关重要。若德日联盟在欧亚取得胜利,这将会分散西半球的大量行动力量。因此,美洲要实现防御,北美大陆区域的战争力量不仅要在本区域内有效,而且要能影响区域外,如北部无保护地区、美洲地中海的边缘地带以及南美海岸等地。从相对距离来看,我们是否能够在西半球的所有地区都为当地增添足够的军力,从而阻止敌军侵略呢?我们又是否能够在敌军蓄谋侵略之时,在我方军力集中的两处海岸地区行动,输送力量并使用前进基地击败尝试入侵的敌人呢?

第十五章

西半球的防御

> 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大海呈现出的最初的也是最耀眼的光芒源自它是一条伟大的通道；或许更好，是一条共同的，人人都可以踏足的通往四面八方的通道。
>
>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西半球地区是一片巨大的与外界隔绝的土地，面积约为 1 500 万平方英里。它正对着旧世界国家，三面分别环绕着北冰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然而，正如书中之前所提及的，美洲大陆并非是一片完整的大洲陆地，而是由至少三块地理上分离、政治上独立的地区——北美洲、南美洲和美洲地中海地区——组成。北美洲形似一个顶点在巴拿马的倒三角，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线分别向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伸展，将倒三角的另外两个顶点落在接近亚洲和欧洲的更北处。倒三角形的第三条边是北极锋，自西部的阿留申群岛的海岸边境延伸，穿过阿拉斯加、加拿大及格陵兰的荒地，一直到冰岛的东部海岸。南美洲同样形似一个倒三角，其顶点位于合恩角附近，其中一条边沿着从合恩角到巴拿马的太平洋海岸，另外两条边面向着大西洋：第一条向东南方向倾斜，从巴拿马延伸至

位于巴西凸出地区的圣罗克角;第二条向西南方向倾斜,从圣罗克角延伸至智利南部合恩角地区。南美洲这个倒三角的轴线比北美洲倒三角的轴线要更靠近东边,因此导致南美洲的倒三角更接近大西洋地区和非洲大陆的边境。位于南北美洲之间的大片土地即为美洲地中海地区,而各大洲将其划分为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提及的不同的战略地区。

我们注意到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果防御国是高度工业化国家,拥有可支配的攻击力强的现代化海军力量、空军力量以及陆军力量,并且拥有一套充分的海岸防御机制的话,他国想要对其进行侵占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战争装备下,他国的实际登陆根本无法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在运行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巡回的机械化军队会迅速地包围并且摧毁敌国建立的海边基地。然而在西半球国家,这种情况仅适用于北美洲地区,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南部地区。在北美缓冲区和美洲地中海地区及南美洲国家都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不具备舰队、现代空军、机动部队或铁路、公路网络。

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西北部边境以及格陵兰岛、冰岛的东北部边境并未由于跨境交通而与北美洲中心连接起来。近来,人们多次讨论过建造一条穿过英属哥伦比亚省,从西雅图到阿拉斯加的铁路。然而这样一条不能全面开放运行的铁路,即使是在不计算成本的情况下,带来的益处也远远不及其所需的费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条铁路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因此现阶段阿拉斯加必须继续作为海外边境。美洲地中海地区及南美战略地区的海岸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穿过美洲中央,也没有一条一流的铁路能从哥伦比亚到厄瓜多尔或是经过哥伦比

亚和委内瑞拉的边境到巴西境内。建造一条遍及全美洲的高速公路仍然只是一个并未实现的愿景，即使建成了遍及全美洲的高速公路，也不会对基本的战略布局造成多大改变。北美洲地区与其他西半球的战略地区之间的联系必须靠海上路线完成。

巴拿马运河为西半球国家间的沟通机制的中心点，大型的海岸路线以巴拿马运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这些海岸路线的长度也象征着西半球面积的大小以及防御问题的本质所在。经由西海岸路线，巴拿马运河和麦哲伦海峡间相距约 4 500 英里；以巴西的伯南布哥州作为中间点，距东海岸大约是 7 500 英里。以波士顿作为中间点从地峡到诺姆大约是 7 000 英里，到雷克雅未克大约是 5 000英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西半球防御机制是一项通过操控远离本国基地的海军及空军部队而形成的大型的海外领土防御机制。

太平洋彼岸的入侵

美洲防御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来自日本的侵略。对新世界国家发动武力侵犯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除非日本已经完全巩固了其在西太平洋的势力和地位。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在日本政府采取大规模的跨海岸进攻之前，它已经巩固了在亚洲地区的进攻形势。日本对西半球国家的重大进攻很有可能被推迟，直到西方势力已经被驱逐出亚洲地中海地区，苏联沿海各地已经被征服，美国已经被驱赶出西太平洋地区并被扔回夏威夷群岛。这时，日本才会成为位于阿拉斯加对面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掌权者，控制中国海峡和亚洲地中海地区以及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同时也

控制通往澳大利亚及印度洋的海上航线。

我们很难预测日本在对西半球的进攻中将采取怎样的军事力量。日本的统治区内拥有无穷无尽的人力，但其矿藏和重工业的发展潜能远在北美洲国家和欧洲国家水平之下。据说日本的飞机制造业产量远落后于美国的产量，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测日后这种比例会对日本有利。显而易见的是，日本在攻击中采用的主要武器将是舰队。1914 年秋，日本舰队由 10 艘战列舰、6 艘航空母舰、44 艘巡洋舰、125 艘驱逐舰及约 70 艘潜艇组成。然而自 1936 年日本对其建造计划采取保密工作以来，我们很难再验证以上估计数据的真实性。日本海军的行进速度要快于美国海军，但日本海军的作战半径较小，装甲装备较少，并且没有完全装备枪支。没有人知道在对亚洲地中海地区的征战中日本损失的军舰是否比它从敌国赢得的军舰要多。因此这场征战对日本海上地位的影响是无法预知的。

边境地区

太平洋海域最重要的战略地形就是其广阔的海域，这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提过几次。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上，美国掌控了两个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上前进基地。一个位于北方的乌纳拉斯卡岛，在靠近北极圈和北太平洋大陆交界地区延伸出的陆地边缘；另一个位于北回归线附近的海域中央的夏威夷群岛。以这两点作为基地进行监控，我们就有可能侦查任何从太平洋彼岸向西半球发动的威胁。

阿留申群岛

从横滨到旧金山的环形航线向北通往白令海峡，然后向东及

向南延伸至300英里内的阿留申群岛。通往更南方目的地的航线距离阿留申群岛更远，但沿着这条航线从横滨到巴拿马运河的船只仍然可以顺利到达夏威夷群岛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阿留申群岛拥有无数掩蔽的海湾和水湾，一旦被敌方掌控，就会成为其前进基地，用于对美洲大陆的攻击。日本暖流缓和了该海域的气候，提供了无冰的海湾，但在与来自阿拉斯加的冷空气融合之后，同样导致了狂风大浪和冰冷的大雾。这样的气候状况和纽芬兰的气候十分相似。这也就意味着北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很难进行航行。

阿图岛，美国最西部的领土，距离今天苏联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海空基地不到800英里，距离日本在千岛群岛的军港不到1 000英里。自1936年12月31日，《华盛顿条约》及其关于不设防区域的规定失效之后，没有什么条约可以阻挡美国对阿图岛在防御方面的可能性进行全力开发，因此美国政府也实施了海军及空军基地的建设项目。在阿留申群岛的其中一座岛屿——吉斯卡岛上，设有海军监听站。在乌纳拉斯卡岛上，美国政府将开放荷兰港作为小型舰艇和海空港的海军基地，从这个基地上可以监控任何接近西北陆地的行动。

夏威夷群岛

太平洋上另一个海上前进基地就是被建造成朝向亚洲地区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它是太平洋舰队的其中一个基地，也是两次旧型二维战争中的海上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珍珠港所在的欧湖岛直径约为25英里，是一个两头开放，可从中间通航的大型河谷。两岸的山峰把河谷与海域隔离开来，可以用极少的兵力成功抵御从河谷中央经过的任何船只。在河谷的另一边有一个小城镇和一些次级防御点。火奴鲁鲁军舰基地位于另一头，距此15英里

远处，是一个陆地环绕的海湾。珍珠港防御森严，海岸的军事设备包括大型干船坞、全套修理设备、燃料储备、军火供应站以及其他用于供应舰队和守卫队的物资设备。如今在夏威夷群岛上的其他岛屿正在建立供给基地。然而珍珠港在战略模式上的弱点是对空袭防备不足、依赖食品进口以及存在大量的日本居住人口。在夏威夷岛上的 15 万日本人口中，几乎有 7 万人都聚集在火奴鲁鲁。

这个位于海域中央群岛上的太平洋海军基地提供了比挤压大陆的阿留申群岛更为广阔的操作海域。珍珠港距荷兰港 2 400 英里，距巴拿马运河有 5 000 英里，距旧金山约 2 500 英里，距横滨仍有 4 000 英里。珍珠港在南面与从亚洲通往北美的环形航线相接，在北面与荷兰港相接，与此同时，珍珠港还连接着通往南美洲的所有航线。因此，只要在夏威夷岛上驻有强大的舰队，敌军只能冒险绕过夏威夷岛上的这个海军基地。

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在海上战争中造成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尤其是在侦查方面。因为相较其他海域，太平洋的海面更为宽广，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证明的，这就为敌军的突袭带来了机会。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对珍珠港的蓄意攻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美国拥有出色的侦察机制的情况下，珍珠港才能发挥其侧翼基地的作用。美国曾有机会利用在航空业上的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机会。远程巡航轰炸机是进行海域侦察的最佳武器，而美国对一链岛屿的占有权为从阿留申群岛到萨摩亚沿岸建立一系列侦察点提供了可能。通过在荷兰港、中途岛、约翰斯顿、巴尔米拉岛、坎顿及萨摩亚巡航的飞机，我们可以在国际日界线附近建立一个侦察屏，所有通向东太平洋的实际航线都必须经过这个侦察屏。然而，在战争爆发后，侦察屏未能发挥作用，而航线中最重要的中心

点——中途岛也因日本的某些行动失去了作用。从萨摩亚到巴拿马运河有大约 6 500 英里无人巡视，不过很少有远征军会选择这条 9 000 英里长的通向北美洲西海岸的迂回道路。马贵斯群岛距巴拿马运河约 1 000 英里，加拉巴格群岛距厄瓜多尔约 600 英里。如果美国可以控制从萨摩亚到巴拿马运河上的这两个群岛的话，美国的战略局势将会有所好转。

只要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驻扎，远离美洲大陆的沿岸海域很少会出现威胁行动。然而，如果英国舰队在美国完成两个海域的海军基地之前就被打败，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很有可能不得不全部或部分转移到其他海域，或是撤退到西海岸的基地。从珍珠港撤回到加利福尼亚基地或是运河区将会使海岸成为主要防御区。日本海军在穿越太平洋广阔的海域上仍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夏威夷群岛无舰队截断其后路的现实将导致日本海军铤而走险，沿着环形航线进攻北太平洋海域。到那时，负责进行防御的就是潜艇、小型舰队和机动鱼雷船，以及那些没有被转移到大西洋的舰队。

大陆

西半球太平洋海岸最明显的一个军事地理特点就是从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到合恩角有一条几乎垂直延伸的没有间断的海岸线。这就意味着，通过向南航行，人们可以越来越远离亚洲，同时也意味着从荷兰港起始，每个海军基地都能连接到下一个基地，因此海军也可保护更南方的区域。这一事实和海岸线独有的形状为不同区域的战略防御问题带来了某些相似之处，也使得人们有可能用相似的方式对南北美洲进行防御。

海岸防御

海岸防御必然在北方受到重视，因为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被视为越过大西洋的诱人的海上踏板。除了荷兰港之外。美国还在科迪亚克岛及位于阿拉斯加峡地的锡特卡岛建立了轻型舰艇和海空港军事基地。为了对加拿大西北部区域进行防御和保护，我们的舰队也将占领鲁伯特王子城。这片海域的南部地区也将被防护以免受到大洲北部界线外的进攻。对美洲缓冲区设置防御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敌军为南进建立前进基地。与东海岸迥然不同的是，西海岸一带本身的价值并不大，并且也未能为进入大洲中心提供便捷的路径。

从温哥华延伸至墨西哥边界的北美洲区域位于缓冲区的南部。该区域拥有长达 1 366 英里的海岸线，相较大西洋沿岸，该区域具备的适宜海军基地驻扎的深水海湾较少。这一区域划分为三大海军区，分别以圣地亚哥、旧金山和西雅图为总部。与拥有 7 个海军工厂的东海域不同的是，该区域在太平洋上只有两个海军工厂——分别是位于旧金山的马雷岛海军工厂和位于普及特海湾的布雷默顿海军工厂。温哥华港和位于埃斯奎莫尔特的加拿大军事基地也在运作，但由于距布雷默顿过近，海域范围并不大。马雷岛和布雷默顿从各方面而言都是很重要的海军工厂，具有对战舰和货轮进行检修的能力。除了海军工厂之外，该区域舰队还拥有两个基地——分别位于圣地亚哥和圣佩德罗——以及 7 个大型商业造船厂和修理厂。海岸大炮防御工事以及其他防御设施覆盖了 5 个主要的海军军区，其中包括众多的小型港口。

圣地亚哥军事基地代表了实际大洲区域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从墨西哥边界到位于南美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边界之间的

海岸线划分出了美洲地中海区域的太平洋一岸，其中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巴拿马及哥伦比亚。位于巴拿马运河通往大西洋入口的巴尔博亚港提供了强大的防御体系以及海空基地。因此，巴尔博亚港不仅为巴拿马运河提供了保护，同时也为海上防御提供了基地。在此的舰队可为该海岸的大部分地区提供保护，但圣地亚哥与巴拿马运河之间的距离超过 3 000 英里，过于遥远。因此，如果美国能与墨西哥达成协议，促使马格达莱纳湾、阿卡普尔科和其他港口投入使用的话，将会大有帮助。美国与尼加拉瓜在 1916 年签订协约，协约规定美国有权在触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边界的丰塞卡湾建立海军基地，但至今美国还没有行使这一权利。

只有巴拿马运河继续使用，美洲地中海地区才有可能发挥其在南北东西之间的过渡地带的重要作用。如果战争被拖延到 1947 年之后，即使巴拿马运河仍然具有经济效益，它也很有可能丧失其作为海军运输路线的重要作用。没有了巴拿马运河，从南美洲西海岸运往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必要的矿物运输将受到阻碍，且不得不从合恩角附近走更远的路线。然而，在新舰队建成并投入使用之前，西半球的防御任务都落在了单个大洋的海军肩上，而且海军必须有能力从巴拿马运河这条快捷路径行进，节省从合恩角附近行驶将会花费的五周时间。此后的五年时间，所有的战略计划都取决于巴拿马运河的可用性，这也是我们的防御中最为薄弱的地方。

怠工、舰队袭击、空中突袭以及附近空军基地的投弹，任何一种攻击都将使巴拿马运河失去它的效用。除了水闸发生意外损害之外，自然原因和敌意破坏造成的塌方都有可能发生，水坝和泄洪

道的损坏将使创造了将近 100 英尺海拔的人造水道的河流枯竭。由敌军舰队发起的直接袭击最难成功。海军基地不仅仅包括在巴尔博亚能够停放最大型战舰的大型码头，还包括停放潜艇、布雷舰防卫运河两端水域的港湾。远程重型火炮将在空军未能阻止敌军靠近的情况下，把敌军舰队控制在足够远的范围外。最为严重的威胁是空袭，由于空中炸弹的有效射程增加，抵御空袭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大西洋飞来的战机想要进行空袭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加勒比海的新建空军基地可以巡视到任何有效的进入口。然而，在太平洋上，这样的突袭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除非美国建立一个防御能力更好的屏障，否则这种威胁将一直存在。

由对军事基地的破坏带来的运河交通的阻碍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建立第二条能够提供经过尼加拉瓜的航线的运河。然而这个计划已经被放弃，一是因为成本高昂，二是因为建造时间过长。同时，政府已经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的第三套水闸，将其作为现有水闸的替代品，由相同原因造成的损害的可能性会降至最小。正如建造项目中所计划的，此套水闸将能容纳 5 艘 6.5 万吨的战舰，且在 1946 年之前建成。

自巴拿马运河建成以来，无论从空中还是海上，南美洲西海岸距离美国比距离其他权力中心都更近，从巴拿马运河发起的海军行动向南能扩展到南回归线，且其保护范围最远可达智利的边界，但由于再往南缺少适合建设海军基地的海湾，海军的保护范围很难延伸。智利的心脏和中心位于美国部署在巴拿马运河的舰队作战半径之外，因此智利只能依靠自己的防御兵力。之前，位于青岛的德国远东巡洋舰分队曾在 1914 年依靠南海群岛的运煤船加煤，

成功穿过了太平洋，并且对英国在克拉多克爵士[1]麾下位于瓦尔帕莱索南岸克罗内尔对岸的巡航舰队成功发动了攻击。因此，我们可以推定日本军队也会对智利海岸发动海上攻击，但靠巡航舰队穿越太平洋与为穿过 1 万英里海域的远征军维持供应线是有很大区别的。

智利位于南美洲顶点以及麦哲伦海峡沿岸，拥有战略地点的控制权。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这很有可能与美国的利益紧密相关。如果巴拿马运河停止运行，那么从麦哲伦海峡经过的航线或是从合恩角附近经过的航线将成为美国海军在诺福克与圣地亚哥之间往返的唯一途径。这将涉及智利的善意中立以及其港口的使用权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从巴拿马运河经过的西海岸航线也可能成为唯一一条能把供给物资运输到拉普拉塔的海上航线。一旦凯旋的德军控制了达喀尔，并控制了位于巴西延伸点的纳塔尔，那么东海岸的航线将不再可能畅通。

陆基飞机

海上军事防御力量必须由陆上飞机组成的空军力量补充。这不仅仅可以保证防御舰队在涉战海域拥有空战优势，更能使敌军远离因海军巡视另一海域或被转移到大西洋而没有驻防的海岸区域。为了使空军发挥这一作用，从阿拉斯加到智利的沿岸都应当建立一系列的海军基地。根据现阶段的情况，沿岸的大部分区域都已经拥有了军事防御设施，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防御漏洞，尤其是在圣地亚哥和巴拿马运河之间以及哥伦比亚与智利之间的区域。

美国政府正加速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和安克雷奇建设新

---

① 克里斯托弗·克拉多克（1862—1914 年）：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克罗内尔海战中，因被斯佩中将率领的德国海军击败而丧生。

的空军基地;在共同防御协约下,加拿大政府已保证英属哥伦比亚的现有基地及未来将建造的基地可用。美国拥有众多空军基地,其重要核心都位于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和洛杉矶附近。墨西哥与美国签订的互惠协议规定,假如美国可以在 24 小时内到达墨西哥领土,那么墨西哥允许美国使用现有的机场飞往巴拿马运河。这份协议向美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并且加强了巴拿马运河的防御,然而它并没有为墨西哥沿岸的 2 000 英里的海岸线提供基地。因此,墨西哥应当对其西海岸进行全副军事武装,并允许美国使用其武装设备,以防墨西哥需要美国这位北方邻居的空军相助。西海岸的中美洲地区可以由巴拿马运河进行防御,也可通过在丰塞卡湾建立巡航轰炸机分队来扩展防御范围。

在太平洋海岸建造巴拿马运河防御工事的地理条件并没有大西洋海岸的地理条件优越,但沿海水域建立大范围的空军巡逻机制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内部防线可以在巴拿马海湾建立,外部航线可以从丰塞卡海湾或是哥斯达黎加、科科岛、加拉帕戈斯群岛开始,而空军港可以建立在哥伦比亚或者厄瓜多尔海岸。巴拿马共和国已经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但美国尚未得到建立其他基地的准许。从巴拿马运河基地起始的巡航轰炸机的有效航程可覆盖哥伦比亚海岸的大部分区域,但厄瓜多尔和秘鲁却在巴拿马运河防御行动的覆盖范围之外。因此,如果美国可以获得位于哥伦比亚的布爱纳文图拉、靠近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以及靠近秘鲁的卡亚俄的空军基地的使用权的话,美国在南美洲西海岸的军事防御将大有改善,这会使陆上飞机的轰炸行动冲破海军作战的界线。

地区冲突导致美国为太平洋南部海域提供空军防御而建造军

事设施的问题复杂化。对于厄瓜多尔来说,日本的侵略问题比起已经侵略其领土的秘鲁军队,是一件有些遥远和不真实的事情。对于厄瓜多尔而言,来自亚洲的攻击威胁似乎是后辈子孙所要关注的事情,而当前的问题是应对来自南部邻国秘鲁的威胁。因此,即使有一定的风险,厄瓜多尔也非常愿意给予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和在内陆上所需的军事设施,只要美国承诺,一旦厄瓜多尔受到秘鲁威胁,美国会保护厄瓜多尔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保证不确定的边界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不作出承诺,必然会失去在秘鲁建立军事基地的机会。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不然哥伦比亚南部地区的防御只能依赖广阔的海域、薄弱的当地军力以及美国海军。

假若敌军在有海军和空军防御的情况下仍然成功登陆新世界国家的太平洋海岸,其带来的后果虽然严重,但并非致命。大部分的损害将体现在以石油和飞机生产为主的加利福尼亚地区。从西半球防御角度来看,西海岸的重要性最低,西海岸的地形特征使其不可能成为通往核心地区的出发点。加拿大的海岸山脉和落基山脉,美国的萨拉斯山脉和落基山脉,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马德累山脉以及南美洲的安德山脉,都阻碍了进入西半球核心地区的东向路径。高山屏障给向东飞行的空军造成了一些阻碍,但是仅凭借地形是不可能阻止这片着陆区成为空军行动的起始点的。不过,只有在敌军长期占领相当大的区域并且成功开辟一条跨洋线路为军队提供供给的情况下,才会存在压力,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北美洲大陆上,敌军很有可能会被从东岸靠近的大量空军袭击,或是被远远超过其能运输空军数量的军队包围。在南美洲大陆,由于缺少空军力量和中间基地,大西洋海域并不适合作为敌方跨过安第斯

山脉施加军事压力的据点。因此，抢占滩头阵地的行动只能从北方进行。

西半球世界对远东国家的防御阵地十分强大。其重要地区的位置远在陆上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同时也远在海军的有效作战范围之外，即使是从温哥华到横滨的最短路线也长达 5 000 英里。日本想在旧金山驻扎军队的行动就和美国想在横滨驻扎军队一样困难。只要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海军基地能够作为行动中心，并且有一支和日本舰队规模相当的舰队驻扎在珍珠岛港湾，除非有潜艇或海面袭击，或有鲜见的其他方式的轰炸袭击，否则东太平洋地区就是安全的海域。美洲海岸线的延伸方向使得每一个沿海基地都能和下一个基地侧连；一系列的空军基地也做好了陆上支持空军的准备。若只针对来自日本的袭击，我们可以对从阿拉斯加到秘鲁的区域进行防御。智利也可作为美洲大陆的剩余部分受到保护，但智利与日本之间的较近距离使得智利更容易受到攻击。距离、地形和夏威夷群岛的地理位置都促使太平洋海域在两大分隔新旧世界大陆的海域中成为更安全的地方。

大西洋彼岸的入侵

在太平洋，我们的舰队位于海岸和日本的威胁攻击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大西洋上，作为首要防护屏障的是英国海军。一旦英国海军被打败，整个大西洋海域将会面临比远东地区更为严重的侵略威胁；德国占领的范围将包括欧洲和非洲，因此也会包括挪威、冰岛以及达喀尔，这些地区的对面就是横跨大西洋的最短

交叉点。虽然德国的人口少于日本，但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工业产能，德国拥有更大的军事潜能。德国可以创造出比新世界国家期望规模更为强大的军队，并且军事设备的力量也可与新世界国家相媲美。我们很容易推测出获得战争胜利后的德国将拥有和美国同样规模的军队，即使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德国的飞机规模和产量也不会低于北美洲国家。

我们很难推测出来自大西洋极权主义国家联盟的海军力量，同样也无法预测日本海军未来的发展。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现有海军力量加上正在建设的舰船数量的话，就会得出我们来自大西洋的对手的联合军力：23 艘战列舰、5 艘航空母舰、64 艘巡洋舰、261 艘驱逐舰和 500 艘潜艇。但是没有人可以推测在预想的胜利取得之前，会损失多少舰艇，也不能预测在战争爆发之际，和美国舰队势均力敌的英国舰队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它会继续作战还是会投降匆匆逃走？它会被德国纳粹掌控吗，还是会逃脱德国的魔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无法知晓，因此，对欧亚联盟国家的海军军力的判断仅仅只是个推测。

边境地区

从美国的西半球防御角度来看，大西洋的战略布局和太平洋的迥然不同。大西洋的海域面积比太平洋小得多，这使得潜在的敌军舰队更接近美洲大陆的东海岸，新世界国家的所有核心地区都位于那里。从利物浦到马赛之间可供敌国海军行动的基地相较太平洋上的类似区域位置更北，并且西半球海岸的地形构造使得大西洋上有至少两大区域严重暴露，而不像西部海域只有一个暴露区域。

冰岛

占领冰岛使我们在北大西洋海域获得了可以和太平洋上的荷兰港相媲美的战略位置。冰岛位于北极圈和北大西洋边界的交界处，同时在位于从纽约到莫斯科的巨型环形航线上以及从波士顿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船运航线上。这条从英法港口到美国的大西洋海岸的巨型环形航线向北弯曲经格陵兰岛，然后再向西和向南转到达纽芬兰岛。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可与所有从北通向北美洲大陆的路径相连。雷克雅未克位于格陵兰岛和挪威之间最狭窄的通道上，距格陵兰有 500 英里，距挪威有 850 英里。从法罗群岛到冰岛只有 450 英里，因此对于空军而言，冰岛是极具吸引力的通往西半球的垫脚石。

想要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对穿越北大西洋的船只进行侦查和护卫是促使美国占领冰岛的主要原因。在德国已经于欧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对来往船只进行巡视和护卫是毫无疑问的事，并且冰岛的作用主要是为格陵兰岛提供保护，同时也为北美洲大陆提供防御。由于冰岛距挪威、法罗群岛和苏格兰的距离很近，同时离纽芬兰和波士顿也并不遥远，它极易受到攻击。冰岛通往波士顿和查尔斯顿之间的基地区域的交通线也被爱尔兰岛侧面包围。然而，尽管冰岛极易受到攻击，其作为前进基地的价值是不可泯灭的，因此值得我们付出一些努力去维护。

亚速尔群岛

冰岛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荷兰港的军事条件，但我们在大西洋中部海域却没有能与在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可比的军事基地。确实，在距离新世界海岸很远的地方有众多的岛屿，第一眼看上去，这些岛屿似乎拥有和其他海域岛屿同样的优势条件，但一旦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们的地理位置大不相同。佛得角岛屿距纽约约3 000英里,距北回归线也是相似距离,但它的位置过于靠北,很难控制北大西洋的航线,除此之外也不具有建设大型基地必需的自然资源。在这里并不存在港口设施,也很难建造出港口设施。这里的气候并不宜人,也没有足够的淡水来达到建设军港的要求。然而,即使佛得角岛屿满足了自然上的条件,也不适合作为基地。珍珠港具备强大的防御优势,部分原因是它和日本相距较远。另外,在大西洋上的其他群岛并没有足够深的港湾线。拿佛得角群岛来说,它距离旧世界大陆很近,只有不到500英里。如果德国顺利控制了北美大陆,那么美国的防御基地就会设在马尼拉,而不是夏威夷,我们就会暴露出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而非“力量之塔”(a tower of strength)①。

从与横跨大西洋的路线相对的地理位置来看,亚速尔群岛是更好的选择。亚速尔群岛正对着欧洲地中海的进口处,靠近北纬40度,距纽约大约有2 500英里,距百慕大约2 000英里。亚速尔群岛与南方通往北美洲的所有路径相连,正如冰岛与北方通往北美洲的所有路径相连一样。如果美国可以在这些群岛上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的话,朝向西半球进军的敌军舰队或许可以绕过这一基地,但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然而,尽管亚速尔群岛比佛得角群岛条件更好,但仍然缺少建造大型舰队基地的必要自然资源。从相对距离而言,亚速尔群岛比那些更南方的群岛更容易进行防御,但主要的优势还是在欧洲大陆一边。从亚速尔群岛到新世界国家的最近目的地是纽芬兰岛,距离大约为1 400英里,而亚速尔群岛

① “力量之塔”:出自莎士比亚之口,意为中流砥柱。

距北美洲大陆的中心区域有 2 500 英里。从亚速尔群岛到旧世界大陆的距离约为 1 200 英里，到里斯本—直布罗陀—卡萨布兰卡区域约为 1 000 英里。这也就意味着亚速尔群岛的基地将在这一同心区行动的陆基飞机的航程范围之内。想要从西半球保护这个军事基地不受到来自欧洲的袭击就如从埃及保护克里特岛不受到希腊的攻击一样困难。

罗斯福总统在 1941 年 5 月 27 日的演讲中强调了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作为西半球防御的战略前沿阵地的重要性。这一宣告引起了人们对于里斯本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当人们了解到另一个战略前沿阵地，也就是冰岛，已经被美军占领之后。葡萄牙政府特意在华盛顿询问美国是否在考虑对葡萄牙的领地采取相同的措施，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葡萄牙政府部长在 1941 年 7 月 14 日发表的声明中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向他表明，美国无意采取行动占领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

在大西洋的军事地形方面，人们常常把荷兰港—中途岛—珍珠港—萨摩亚一线与冰岛—纽芬兰—百慕大—波多黎各一线进行类比，而不是和冰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一线进行类比。前者形成了一个更狭窄的海上带形区。由于南美洲的东部地形，它只能保护大洲的北部区域。南美洲的南部区域海岸急转至非洲地区，并没有简单延长北美洲海岸线并使之更加远离欧洲。美洲只有一个完整的太平洋，却有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以及在东海域半球防御上的三个不同问题。第一个是从格陵兰岛到迈阿密沿岸地区——包括北美洲缓冲带和北美洲大陆区——的防御问题；第二个是从迈阿密到纳达尔的沿线防御问题，该海岸线以直角拐向迈阿密。这一沿线涉及美洲地中海地区的东部边界及南美洲缓冲

带;第三个问题是与北美洲海岸平行的从纳达尔到合恩角的线路,包括南美洲的等距区。

北美缓冲区

在北大西洋最为暴露的区域就是从格陵兰岛到拉布拉多顶端的北美缓冲区。这一区域最接近欧洲大陆,尽管其本身价值并不大,但由于其连接着巨型环线并且其南部边界极为靠近进入大洲中心——圣劳伦斯的最佳路线,因而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拉布拉多和格陵兰岛并不吸引游客的目光,也不具备作为军事基地的条件,因此,对这块地区的防御最好从两个极端的岛屿地区入手——北方的冰岛和南方的纽芬兰岛。靠近法韦尔角的尤利安娜霍布(Julianehaab)位于格陵兰岛的南部尖端,处于冰岛和纽芬兰岛之间,逻辑上而言这里是途经冰岛从欧洲而来的空中交通的停靠站。

在为对格陵兰岛进行临时保护而制定的协议中,美国拥有在格陵兰岛建造和维持降落场、水上飞机场、广播站和气象站的权利,最后建立气象站成了最有价值的特权。空军从北方靠近这片区域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却很难实现。北大西洋的气象条件导致了糟糕的飞行天气,而格陵兰岛的峡湾形海岸只能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提供有掩护的锚地。3—9月,大雾弥漫在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并且东海岸的港口在8月底之前都被冰雪覆盖。转向拉布拉多和休斯敦海湾的西海岸是最适宜居住的地区,但即使是在这里军事基地的设施也是极为有限的。

北美大陆带

由于东海岸的走向,北美大陆和西海岸一样,享受着优越的地

理位置。东海岸指向西南，这意味着所有远离纽芬兰的港口也都远离欧洲。这样一来，北美的海岸线实际上就相当于从爱尔兰过来的海路延伸，所有的海军基地以及未来的海军基地都在遥远的南方。敌人如果将攻击目标设置得离佛罗里达越近，联络线就越长也越显眼，那么必须攻下或者破坏的海军基地就越多。

这部分属于美国的海岸线大概有 2 000 英里长，分布着许多适合做海军基地的天然海港，海岸线全年不冻，而且在欧洲舰队的攻击范围之外。美国的经济中心和几个培育美国军事力量的重工业中心都分布在这条海岸线附近。海军方面将其分为五个海军区域，总部分别位于波士顿、纽约、费城、诺福克和查尔斯顿。最重要的诺福克港口与切萨皮克湾的大型作战基地相连，并且能够安全地与在华盛顿的海军枪械工厂和火药厂取得联系。在这些国有工厂之外，还有很多私有造船厂可以建造、修复大型战舰。这些造船厂加上一系列补给设施为舰队提供了从缅因州到基韦斯特岛的一连串基地。除了与舰队基地保持联系的海军航空基地，从美加边境到佛罗里达州沿岸分布着很多陆军航空基地，这确保了在整个海岸地区海军都有充足的飞机可供调用。

北美大陆带防御不仅仅依赖于陆地军事基地，除了美国管辖的海港之外，高超的外交手段还使其掌握了北美大陆海岸线外的几个重要位置，这样便形成了纽芬兰—百慕大—波多黎各军事防线。纽芬兰对于北美缓冲区的防御重要性前文已有阐述，而该地区对整个大陆带的防御更是至关重要。纽芬兰岛离爱尔兰只有 2 000 英里，因此它也在欧洲军舰的攻击范围边缘。在美国与英国的两次战役中，位于纽芬兰尖端的圣约翰斯作为美军的前沿基地抵抗了英军的入侵。纽芬兰离敌军最近，如果想从北部进攻北美

大陆必须先攻克该岛的军事防线。水域过浅和气候特点使得纽芬兰附近不宜军舰航行,这点在冬季尤其突出,但是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在和平时期,纽芬兰是泛美航空公司海外航线的出发地,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从纽芬兰飞往英国的不是客机而是一架架轰炸机。在控制纽芬兰地区的军事基地之后,美军海空攻击就不仅仅局限于海岸线附近,而是进入大洋深处,其防御区也大大扩张。纽芬兰岛离哈利法克斯、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都很近,驻扎在圣约翰斯的侦察队的工作范围远至拉布拉多和格陵兰岛南部,时刻观察着北部空中航线和环形至爱尔兰航线上的风吹草动。

纽芬兰岛毗邻拉布拉多和新不伦瑞克,在此与北美大陆接壤,它是整个西半球最易受到欧洲攻击的地区。如果英国战败,我们就不得不撤离冰岛,而这很有可能发生,这样一来,冰岛对我们已无用武之地,纽芬兰则成为防御大西洋对岸攻击的重要壁垒。那时,单单部署美国大西洋舰队远远不够,其他地区也需舰队守卫,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安排大量空军力量保卫纽芬兰,即使大部分时间这里都不适宜飞机飞行。只要我们在纽芬兰部署大量远程轰炸机攻击进攻的国外舰队以及安排远程战斗机对抗空袭,那么北美大陆北部的武装防御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

从纽约坐飞机只要五个小时就能到另一个海岛前哨——百慕大群岛。平时这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沙滩服,怀念过去骑着自行车的日子。然而,如果百慕大沦为敌军的空军基地,它就没那么吸引人了。1 000 英里的辐射半径使得敌军能够从哈利法克斯到维尔京群岛间几乎全部的港口登陆。庆幸的是,这么重要的战略作战地点在我们而不是敌人的掌控之中。

我们已经将港口设施升级以为巡洋舰和其他小型舰队提供后勤和保养服务，我们还为防空部队搭建驻扎营房，除此之外，巡逻西大西洋的飞机空军基地也正在建设中。

大陆带东南方的第一个海岛前哨位于古巴。在该岛东部，临近迎风海峡的地方，美国租赁了部分关塔那摩海湾港口，这里水深适合大船抛锚，为美国战舰提供了一个宽阔、隐蔽且易于防守的停泊处。军事供给也极为方便，这里的铁路支线与古巴铁路网相连，再通过从哈瓦那开往佛罗里达的车辆轮渡与美国内陆铁路连接。不过，当下关塔那摩既没有永久防御工事也没有船舶入港或修理设备，因此军舰必须前往诺福克进行检修，小型军舰则必须远航至圣胡安。但这里超大的飞机场可供海军和陆军飞机作战使用，也能作为前往下一个海岛前哨——波多黎各——的中转站。我们与英国的驱逐舰交易使其同意我们在巴哈马建立小型巡逻机基地，这大大降低了他国从这片岛群发起对佛罗里达通道、古巴基地和波多黎各线路突袭的威胁。

虽然波多黎各的辐射半径只有1 000英里而非2 000英里，但它对北美大陆东海岸的战略重要性不亚于夏威夷对西海岸的重要性，像纽芬兰从北部守卫大陆带一样，波多黎各从南方抵挡着各路攻击威胁。岛上的港口设施不如珍珠港完备，好在政府已经着手利用岛屿本身的地理特点以及附近的库莱布拉岛和维尔京群岛，力图建立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圣胡安将建有防御工事、码头和修理设施，在库莱布拉岛和别克斯海峡将建有船舶抛锚地，巡逻船和远程轰炸机可从这些地方的海空、陆空军事基地起飞去往佛得角群岛方向。

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群岛加上波多黎各形成了一道“防护

墙”,从四个方向守卫着前往北美大陆带的所有途径。它比西海岸的“防护墙”离大陆更近,这虽不利于军情侦探和预先警报,但为轰炸作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在纽芬兰、波多黎各和大陆海岸之间的西大西洋月形区域全面部署了陆上飞机。只要防护墙两端和中部安全地掌握在美军手里,敌军从西部进攻就相当于自找苦吃,除非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欧洲进攻给北美大陆带来的威胁比亚洲进攻更大,因为大西洋比太平洋海域窄很多,但是只要美国空军的远程飞机保持在良好状态,欧洲威胁就能被降到最低。

美洲地中海

西半球大西洋沿岸另一个重要战略作战地区是美洲地中海,由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沿岸大陆和东部岛群组成。即便在以驱逐舰换基地的协议达成之前,该地区在东北方向的威胁下也能相对安全,但是它暴露在东南方向的威胁之下。

当然,之前提到的在大安的列斯群岛站点,对于保卫北美海岸线的重要性与价值不亚于海岛前哨阻挡敌军渗透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由内陆、彭萨科拉和基韦斯特共同控制;迎风海峡由关塔那摩湾控制;莫纳海峡由库莱布拉和波多黎各控制;阿内加达海峡则由维尔京群岛的主岛圣托马斯岛控制。

从维尔京群岛向南美大陆方向望去,你能发现小安的列斯群岛,分属英国、法国和荷兰,这里是三国在西半球残余的殖民地。在这里,美国没有任何岛屿,也不易向东南方进入加勒比海。不过这个劣势已经通过租借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军事基地得到了很好的弥补,这样一来,美国也能在美洲地中海南入口的特立尼达岛上建

立行动基地，并通过圣卢西亚和安提瓜岛的中转站将其与波多黎各的作战基地连接起来。

帕里亚湾基地位于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岛之间，它把控着该岛与多巴哥岛之间重要的海上通道以及其他的东部入口。不仅如此，它还顺着南美海岸线延长了空中探测的距离，直到 1 000 英里外的另一片海域，远超巴拿马运河可及范围。帕里亚湾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拥有两个出口，特立尼达岛自然资源丰富，与委内瑞拉的产油区和荷属阿鲁巴岛、库拉索岛上炼油厂的距离也不远。这里的海军基地有陆军航空队基地补充，从此地发起的轰炸行动破坏力极大。在该基地和波多黎各间还有圣卢西亚和安提瓜中转站。

除了在美洲地中海外环的新基地，美国还获得了从牙买加行动的许可，此处相比位于欧洲地中海的马耳他，更具战略优势，它位于迎风海峡与巴拿马地峡之间。但与马耳他类似，周围新建的美国军事基地也使得牙买加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因此它的主要作用只剩下连接巴拿马运河区和美洲地中海外沿海岛了。

南美洲缓冲区

不管是在大西洋沿岸还是太平洋沿岸，北美大陆和美洲地中海都享有优越的战略位置，可是南美洲北部就没有这么优厚的条件了。南美缓冲区的沿岸地区从特立尼达岛一路向东南方向延伸至圣罗克角。再往东去，与欧洲的距离保持不变，但却与非洲越来越近，与诺福克和美国海军基地越来越远。这里最重要的地区南邻巴西陆地凸出部分，与西非的达喀尔相距 1 800 英里，相当于爱尔兰和纽芬兰之间的距离。伯南布哥在圣罗克角外，它是从欧洲

开往里约热内卢和拉普拉塔的轮船到达的第一个南美港口城市，而纳塔尔是经由达喀尔的商务航班的着陆场。它现在还成为了泛美航空公司横渡南大西洋飞往开普敦前往苏丹的始发地，巴西陆地凸出部分是从非洲进入北美大陆带的跳板，就像纽芬兰是从欧洲进入北美的入口一样。

巴西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守卫本国广袤的领土，而且其北边的防御力量最弱，因此美国不可避免地担负起防卫南美缓冲区的重任。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巴西陆地这块凸出部分对于美国和德国来说都是势在必得。双方都必须通过船只运送部队；我们也都苦恼于运输规模达不到现代器械要求的水平；港口的选择对于两国来说也都是有限的。因为巴西陆地凸出的部分对于美德来说都距离遥远，那么防守问题就转化成了一个相对距离和作战基地远近的问题。

就相对距离来说，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差不多。既然伯南布哥距美国查尔斯顿和波士顿间的基地与距利物浦和马赛的欧洲基地一样远，重要的战略问题就落在诺福克、布雷斯特和伯南布哥形成的边长为 4 000 英里的等边三角形区域内。从伯南布哥延伸向外的三角形两边上都部署着双方的推进基地。德国控制下的欧洲力量可先后经过直布罗陀、卡萨布兰卡，沿着非洲西海岸直至在达喀尔的前哨基地。如果在达喀尔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建立起战舰基地，欧洲海军行动的战斗范围将达 2 500 英里，可以直接越过巴西凸出部分向北直冲美洲地中海，向南攻击拉普拉塔。从欧洲到达喀尔的路线便能在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组成的空中观测网的保护下一路通航，而且可以通过欧洲大陆的陆基飞机进行巡航和防卫。

在达喀尔之处，除非德国能在巴西附近建起一座空军基地，否则陆上飞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护欧洲军舰。从达喀尔到纳塔尔的距离太长，超出了空军火力的有效范围，但是如果巴西的机场落入德国人手中，我们就无法阻止他们输送军队的飞机了。在两岸的飞机场尽被德国人控制之后，他们就能为跨越整个南大西洋提供空军军事支持。为了有效利用这片空域，德国人会对所有可行的方式进行选择，利用巡洋舰运送游客，由当地德国人社群组成"第五纵队"，通过当地政府和军事小组发动政变。

从诺福克出发，美国可以使用关塔那摩海湾、波多黎各和特立尼达岛。从特立尼达岛出发，作战半径可达圣罗克角，但不能覆盖南美跨洋区域。依照当前的情形，美国在特立尼达岛外没有作战基地，这一点使其在巴西陆地凸出部分战略区处于劣势。然而，事实是，整个巴西海岸没有一个港口能服务于装备现代武器的作战舰队。最近的条件适宜且改造成作战基地的港口在巴伊亚，距离陆地凸出部分 450 英里。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宽敞地容纳舰队抛锚的内陆海湾，因为空中作战需要充足空间。纳塔尔和伯南布哥的地理位置极佳，然而即使经过充分开发，它们也只是二级基地。虽然它们能完成的任务有限，但如果加上亚马逊河口的帕拉州，便可一同作为从特立尼达岛到巴伊亚的中转基地。

在不能保证美军占据战区空中主导权之前遣派美国海军在巴西沿岸作战显然是愚蠢的，这意味着军舰必须得到陆基飞机的支持。因此，在巴西沿岸的海军基地需要空军基地的支持，特别是在与非洲最近的纳塔尔附近建立空军基地是当务之急，除此之外，尽快将特立尼达岛和纳塔尔之间的中转地投入使用也是首要任务之一。

战争在 1941 年 12 月爆发，那时巴西虽然还未允许美国使用必要的空军基地以保证我们的轰炸机和远程作战中队能到达陆地凸出部分的暴露区，但是双方已经开始紧密合作。泛美航空公司得到授权可以自行改善巴西沿岸的机场设施，随后建设工作在阿马帕、帕拉(贝伦市)、圣路易斯、福塔雷萨(塞阿拉)、纳塔尔、伯南布哥(累西腓)、马塞约和巴伊亚(萨尔瓦多)如火如荼展开。美国政府出资补贴这些“商用机场”的改善升级工程。在紧急事态发生的情况下，泛美航空公司的机场可以投入使用，美国也有备用的飞机，我们便能开通一条去往南美的海路，虽然这赶不上从德国到挪威那样的规模，但也是一条由陆上飞机保护的、沿着相对安全的海岸线行进的通道。这样一来，美国就掌握了绝对优势，因为我们可以轻松地走陆路到达巴西陆地凸出部分，而德国人则不得不从达喀尔或塞拉利昂跋涉 1 800 英里水路才能到达。如果空军基地不可用，我们就必须安排舰载飞机来保护陆军，但风险极高。假如巴西沿岸的空军基地不小心落入敌军手里，从美国陆地输送军队就相当于自寻死路。

巴西东部凸出部分的防卫问题，必须被视为制空权的问题并得到解决，否则根本无从破解。战略地区的空中优势的争夺将会先从海军行动开始。如果欧洲人入侵此地，他们不会采取从布雷斯特开始的谨慎而缓慢的远征军方式，而是从达喀尔直接发起突袭。美国在先进机械化的海军突击部队中建立了一支特别作战力量，这支力量已经做好搭载超龄驱逐舰进行战斗的准备。如果目的地是周边的加勒比海岛，25 海里/小时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如果是未来的跨大陆远距离作战或者是躲避轰炸机高速攻击，这就显得不足了。只有投送特殊部队的能力获得长足发展，我们才能

够真正地解决西半球的战略作战问题。

南美洲等距区

西半球在南大西洋的防御问题在很多方面与在北大西洋相似，新世界的海岸线整体上向西南方向延伸，越靠南就离西非越远。从达喀尔到拉普拉塔的圆弧航路与西半球海岸线平行，因此，每个军事基地都是去往下一个更南港口的必经之地。非洲西部沿岸的位置与利物浦—马赛相似，巴西东部沿岸凸出地区在南美的位置相当于纽芬兰—新不伦瑞克在北美的位置。巴西东海岸凸出部分是整个南美洲最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因而是南美防御的关键所在。它不仅仅是北上美国的缓冲区，也是南下里约热内卢和拉普拉塔的踏板。

纵然南北美战略布局上有很多相似处，但它们的不同也一样不可忽视。西半球两部分的潜在力量和实际军事力量有天壤之别。等距区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大陆带，它其实存在于两国权力争夺中。巴西陆地凸出部分和非洲凸出地区的确分别远离北美和欧洲各国军事基地。虽然南美大陆的每一个基地都是去往下一个基地的必经之地，但是它们彼此间距较大且设施有限。港口与港口间缺少联系，这加大了我们包围敌人控制的滩头阵地的难度。

没人能预测在未来巴西和阿根廷到底是会一同形成共同防线，还是即使在危险来临之际依旧无法消弭隔阂、达成合作。美国和阿根廷间的历史问题导致两国到现在都无法形成全面国防合作。乌拉圭曾尝试在等距区构建政治泛美军事防御，但是直到1941年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不管采取多边还是双边措施，乌拉圭的行动都遭到了南方邻国的强力阻挠。1940年6月，

乌拉圭宣布同意将该国港口交由美洲任意一个与外来势力对抗的国家使用，希望其他美洲共和国能实施相同原则并达成相关公约。纵然其他国家对此作出积极响应，但是阿根廷拒绝该提议，这个计划也就此搁浅了。乌拉圭也曾与美国就是否有可能将部分基地设施交由美国使用展开非正式讨论。但是，一个临近蒙得维的亚的基地位于拉普拉塔河沿岸，其北部150英里就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它控制着阿根廷的海洋通道。单单是想到美国可能会借此抓住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就足够令人恶心的了，所以阿根廷坚称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防御问题始终是地区问题，应当由大河两岸国家共同解决，换句话说，应当由阿根廷自己解决。它的态度就和最初在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定居的居民认为不应将河口交由“外人”管理所表现的态度一样。因此，美国在南美等距区没有可控制的海军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美军完全退出这片土地。美洲、欧洲敌意升级后，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宣布给予美国海军在三国港口和领海的非交战特权。

前文提到过南美等距区是南美洲唯一一个可能会爆发战争的地区，而且巴西和阿根廷都在不断扩充本国海陆空三军军力。毫无疑问，与旧世界的力量发展潜力相比，南美的军事实力显得非常弱。巴西和阿根廷都缺乏必要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无力建设一支能够与大洋彼岸抗衡的军队，以应对德日联盟在欧亚大陆取得胜利后向南美进攻的威胁。虽然在南美洲它们相对强大，但仍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帮助。

因为相隔距离太远，在南大西洋通过海军行动来支持阿根廷和巴西的舰队非常困难。从拉普拉塔到美国的大西洋军事基地区有6 500英里，就算是离最南端的前哨特立尼达岛也有4 500英

里。直到在南方建立足够的海军基地之前，美国能提供的帮助仅限于协助两国扩张海军军力。南大西洋面对的海上防御问题与困扰菲律宾的防务问题相似：它们的位置不仅在军队基地的战斗范围外，还在前哨所及范围之外。以伯南布哥为基地在南大西洋部署舰队与以新加坡为基地在亚洲地中海安排海军部队没什么差别。从布雷斯特到纽芬兰大概有 2 000 英里，但从伯南布哥出发的距离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如果我们将军力集中于大西洋的东南部，那么西半球最重要的区域便没有海军防守，只剩下沿海部队和陆上飞机进行自我防御。

除非陆基战机能够明确抵抗外来入侵，否则大西洋舰队后勤基地最合理的位置还是在波多黎各附近，这里距离纽芬兰和距离巴西东部凸出部分大体相近。从这里发起的海军支援行动能够影响从哈利法克斯到纳塔尔的整个北大西洋沿海三角地区。但是这样一来，南美等距区的防御行动就只能依靠自身了，只有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接受美国的军舰部署并保持其从欧洲到拉普拉塔线路侧翼的军力，它们才能威慑欧洲国家，使其放弃攻击。

由于巴西东部沿岸凸出区域相对非洲和等距区的关系，在南美缓冲区南部集中大量美国空中力量，将会对等距地区空中防御产生极有价值的影响。这可以震慑敌人从达喀尔发起的针对这一区域北端的海上进攻，尽管这对南向线路很少或几乎没有影响，特别是对从开普敦发起的进攻。假设德国全面控制旧世界，从南非开始对南美的远征比从西非开始优势更大，即使从南非的跋涉距离更长且陆上飞机无法提供援助。南非的气候和自然资源更适合建立和维护大型军事基地，而且德国可以取道印度洋，从而安全地到达这一前线基地。

西半球防御的可能性

前文分析了西半球抵抗日本从亚洲或德国从欧洲、非洲攻击的情形。美洲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大洋对岸的军力和与美洲之间的距离。距离能抵挡一切形式的战争，包括现代战争，亚洲的力量中心比起欧洲而言距离美洲更远，所以远距离加上相对较弱的军事实力使亚洲的威胁远不如欧洲的大。新世界的致命一击只可能来自东边，而不是西边。大西洋可以持续地阻止从西岸入侵的敌人，但身居西岸的人们却难以一直与控制东岸的敌人抗争。

如果我们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国被打败，西半球将可能遭到三个方向的围攻。那时，我们将降低西半球的防御，减少对海上交流的沿海航线的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能保护多少美洲地区？答案取决于防御问题的本质——地缘军事和届时新旧世界的相对军事力量。就潜在力量而言，西半球绝对无法与旧世界相比，但美国能够利用距离优势和各种资源构建出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

如果英国舰队在保卫本土的战争中被摧毁，那么美洲人民就只能依靠美国海军在海上保护美洲了。虽然我们无从知晓最后撤回美洲港口时有多少美军舰队能存留，但是无论多与少，除了那些必须留在西海岸执行护送任务和海岸防御的船只，剩下的都应该派驻大西洋。这意味着太平洋沿岸的防御工作要全部依靠空军和陆军。大西洋前线的作战也严重依赖空军：一是因为海岸防御，二是因为军舰需要飞机支援作战。因此，美国能从多大程度上保护西半球，取决于它能多快意识到三维立体战争的意义，弥补之前一

直忽略的空军力量。

二战的发展似乎阐释了空中优势在成功登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英国于近海水域享有优势的情况下，德国成功占领挪威和克里特岛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英国在挪威港口反抗德国侵略的失败也证实了这一点。亚洲地中海战事发展也指出了同样的方向。在近海或狭窄水域，陆基战机针对军舰的几种可选战术说明，只有海军优势是远不能够保证航线通行和建立滩头阵地的，因此，我们可能设想西半球的防御主要由陆上力量辅助空军力量完成。

这种战略的重点在于远程轰炸机和远程战斗机等军事力量的生产和部署。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空军保护北美洲和美洲地中海这两个我们已经拥有合适军事基地的地区，还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队伍随时赶往南美的基地。然而，这样的航空队必须先做到完全独立自足，能够自己空运地面军队、防空部队还有燃料和仪器，然后才能脱离海军的补给，在执行护送行动时脱离海军的保护。目前陆上飞机完全不可能独立保护穿梭于南北美洲为美国军工厂提供战略原材料的商船。我们距离飞机取代其他所有战争武器的那一天还很远。未来西半球防御仍然取决于海陆空三种军事力量的和谐合作，规模、位置、海岸线的构成和潜在力量的分布将会决定着新世界重要战略区的防御水平。

如果遭到全面包围，美国就无法将其军事力量分散到整个西半球。相反，为了防止过度延伸，它要缩短北美大陆的供给线，将防御精力集中在本国基地附近的几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北美缓冲带的北部不可避免会沦陷。西北阿留申—阿拉斯加一线的海岛前哨，还有东北冰岛—格林兰岛一线也都不可避免

被牺牲。日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北部收入囊中，而西北部、东北部也会被德国轻松拿下。在征服苏联沿海诸地和东西伯利亚之后，日本人又将获得在北极与大西洋交接处作战的绝对优势。德国人也是一样，在攻下英国后，靠近苏格兰和挪威的冰岛地区将难以防守，北格陵兰岛也是如此。我们大洋彼岸盟国的接连失利会使我们的北部防守线不断向南移动至缓冲区内部，从鲁伯特王子岛移至纽芬兰。

北美大陆毫无疑问可抵抗入侵者，这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易于防守：紧邻军工厂、拥有装备良好的基地和方便迅速调动部队的一整套大陆通讯系统。南邻的美洲地中海地区也在防守上有很大优势。然而，这里不是大陆，只能通过水路进入，给这片作战区带来了很多内陆没有的劣势。但是，与敌人相比，美国在距离上占优势，地理构成易于防守控制，而且多数战略点已在美国海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新的基地能及时竣工，那么美洲地中海就可得到安全保障，确保货物北上运输。

在美洲地中海之外的南美，美军和敌军的作战优势开始发生变化。南美缓冲区的北端依旧离美军力量中心更近，鉴于秘鲁和巴西想得到美军保护而且给予我们必要的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我们有能力守卫住远至南回归线西部、巴西陆地凸出处东部的南美大陆的安全。但是，这之外的智利和南美等距区的情况又有不同。因为从诺福克和布雷斯特到纳塔尔外地区的距离大致相等，在这里决定胜负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对垒两军军力的相对强弱了。如果遭到包围且只有一支一洋海军，我们势必无法与敌人对抗。在攻击南美大陆时，德国人必然会在北美大陆缓冲区两头施加军事压力，逼迫我们将军力集中到北美作战。与其他方面的国家间

关系相似，南美南部国家间合作不如西半球其他地区国家紧密与和谐。如果敌人包围战顺利，欧洲在西半球全面展开钳形运动的话，我们便无力保护该地区而且将会损失掉这里重要的战略原材料。

在各国合作协助下，美国有能力保护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不是全部。西半球的海岛特征的确是重要的战略优势，但是，作为一个地理区，它不是单一的战略区也不是单一的文化区或者经济体。如果德日联盟在亚欧大获全胜并全力攻击新世界，美国恐难以保护西半球。包括智利和等距区在内的南美南部地区位于我们保护范围之外。旧世界盟友的失败不允许我们回撤至防守西半球的位置。或许，我们会被迫放弃南北美洲缓冲带的外沿地区，而在北美大陆区和美洲地中海地区为西半球北部的安全做最后一搏。

结　语

> 联盟……在上个时代经历了太多以至于不用再去考验它的力量;盟国协商并严格遵守联盟规定:帮助弱国抵抗强国,压制野心,限制权力,阻止帝国陷入曾将世界置于一片荒芜的战争。幸有联盟……力量得以平衡,帝国兴衰荣辱引起的担忧和惊恐终得以避免。
>
> ——罗伯特·沃波尔①

一国外交政策若要务实有效,绝不能建立在幻想世界的基础上,而要符合实际国际关系和权力政治形势。国际社会没有独立政府行政,没有中央集权制度维持法制和秩序,也无法保证成员国的国家领土主权、政治独立和所享有国际法的权利。因此,各国基本上只能依靠本国或者保护国的力量存活,如果想保持国家独立,它们就必须将维持或提升国际力量地位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些宣布退出力量斗争或者满足弱小状态的国家在未来不

① 罗伯特·沃伯尔(1676—1745年):英国政治家,英国首位首相。在执政期间,他确立了英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持英法合作,维护欧洲均势,用和平方式化解战争危机。

仅不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任何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还面临着最终被强大邻国兼并的风险。

高明的外交政策不仅必须要与现实权力政治形势相呼应,还必须调整以适应本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正是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它与军事中心的关系决定了该国安全问题和国防政策。在国际社会,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形式之一,一国国土便是各国在休战和平时期的备战、作战的军事基地。地理位置在战时决定了国家采用何种军事策略,而在和平时期则塑造了国家的政治政策。

美国的地理位置

美国位于西半球的北方大陆,北临加拿大,南与墨西哥接壤。我们国家地理位置独特,国土面积广大,横跨北美大陆,同时与大西洋和太平洋相接。美国大部分国土处于温带,有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壤,矿产资源丰富。美国经济结构是以高度发展的工业为主,以生产效率极高的粗放农业为辅。得益于发达的经济,1.35 亿美国人过上了高质量的生活。在西半球,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战争潜力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毫无疑问,美国对于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我们比周围国家强大得多,我们统治着整个美洲地中海,而且我们还能够对南美洲北部施加压力。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组成的“ABC 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离美国太远,因此它们享有较高程度的独立且形成了美国在西半球唯一一个不能轻易施压的地区。

旧世界隔着三大洋——太平洋、北冰洋和大西洋——包围了西半球,反过来因为地球是圆的,新世界也是如此包围旧世界。两

个世界的战争潜力和内部力量分布决定了这一地理事实的地缘政治意义。旧世界的面积是新世界的 2.5 倍,人口却是其 7 倍。虽然当下双方工业生产力相当,但是从自给自足的相对水平来看,欧亚大陆加上临近的非洲和澳洲大陆的实力更胜一筹。如果少数几个国家控制了旧世界的三块大陆并且将实力不均的武装力量有序组织起来,使其能随时跨越三个大洋向新世界施压,那么整个美洲就将遭到全面包围的威胁。南美没有一个像样的国家有战争潜力,因此如果美国丧失在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平衡,它在南美也得不到任何补偿。

的确,大片水域将新旧世界分隔,但是各大洋却是相互连通的。自从文艺复兴后现代航海开始发展,海洋不再是道道路障反而成了通向世界各地的高速通道。整个世界化作了一个战场。因为力量产生的影响大小与力量源头的远近成反比,所以远距离的地区可以作为独立程度相对较高的军事区域,但是没有哪个区域是独立存在的。只有特定区域内各种可用军队力量平衡,该地区才能获得和平,也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然而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实现权力平衡才能达到,靠地理距离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权力在不加约束、不平衡且分散的情况下,是可以作用于偏僻遥远地区的。

起初,当军事和政治力量中心都在欧洲时,这里的权力平衡影响着世界的其他地区。后来,在西半球和远东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力量区域,各地区之间继续相互影响。虽然新世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远离其他大陆,但它并不是孤立的,这里的政治力量平衡也会受到外界干涉。欧洲权力关系自始至终影响着西半球人民的政治生活。美国的扩张受到除意大利以外所有欧洲国家的阻挠,

我们能在美洲有今天的地位一是因为美洲大陆国家太弱小，无法与我们抗衡，二是因为各国力量和精力都放在平衡国内各势力上，无暇在大西洋部署军力、展开军事活动。

自从西半球国家独立就再也没出现过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控制整个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伴随着我们的崛起。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曾四次面临被其他大陆包围孤立、权力失衡的威胁。第一次发生在法国呼吁“神圣同盟”一同合作进攻西班牙殖民地时，我们推出“门罗主义”作为回击。第二次发生在1917年俄国战败、法军士气低落加之德国潜艇战大获全胜时，德国眼看就要赢得一战胜利，而此时日本也抓住欧洲退出亚洲战场的大好时机在远东地区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全身心投入一战以化解欧洲带来的威胁。而英日联盟因我们的最终胜利没有给美洲安全造成危险。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两国联盟的确意味着包围，而且双方在战争结束时海军力量得到了大幅度增强，在各自所在势力范围造成严重的力量不均。因此，在1921年，我们要求两国解除联盟，否则我们将不同意解除武装。

第四次威胁出现在1940年，其程度比前三次严重得多。同年，德日两国达成联盟一同进攻西半球。直至1941年秋，德国已拿下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日本也控制了远东沿海地区。只要再攻下欧洲的英国和苏联、亚洲的中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地区，德日联盟将完全征服、掌控旧世界。对于德国，战争胜利意味着实现多年以来控制欧非大陆的梦想；对于日本，胜利则意味着它将从岛国转变为一个横跨亚洲大陆的权力体。而对于新世界来说，此种局势必将导致两个掌握巨大战争资源的超级帝国对我们实施包围孤立战略。

西半球防御?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美国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才是最明智的?公众分为传统的两派,即干预派和孤立派,对该问题展开热议。干预主义者强调力量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坚称防御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欧亚大陆上的权力平衡。相比之下,孤立主义者则着眼于跨海洋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能够从其他大陆的力量斗争中脱身,而国家安全更多依赖于西半球的防御行动。

随着战争发展,干预派获得认可,人们接受了美国应该成为同盟国的强大后援的政策。美国人民认为现在有必要采取最后一步,即从通过《租借法案》向同盟国提供援助过渡到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联盟决定在我们从盟友处获得大量原材料以及军工厂全面生产之前向我们发起攻击。美国宣布全面参战后,德日在旧世界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已经对西半球的前哨阵地发起了攻击。

是孤立还是干预此时已不仅仅事关战争策略,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理论,此两者所表现出的态度在未来将会影响引导美国作战和促成和平局面的宏观政策。然而,危险仍在,孤立派所持关于西半球本身的错误看法可能诱导人们采取主防御的策略,因为他们相信德日联盟在旧世界的全面胜利将不会影响新世界的存亡。

我们应该铭记一点,德日联盟从一开始便竭尽所能地阻挠美国与格兰德河以南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南美国家的鏖战是二战的一部分,而且对德日在旧世界取得全面胜利越来越重要。法西斯

国家将动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心态、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切战争武器。它们的目的就是阻止新世界的政治一体化，从而摧毁西半球共同防御的基础并不惜代价阻挠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

新世界的政治一体化将遭遇道道难关，不仅因为敌人阻挠还有一体化本身的重重问题。新世界缺少达成有效一体化和成功防御的必需要素。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意识形态导向相差较大。它们在人口的种族、民族构成，经济社会体系，政治经历、价值标准以及文化导向上都大大不同；一半的拉美国家，从历史传统和现行制度上讲，都更倾向于专制独裁而非民主。

经济上，西半球依赖旧世界的产品为其军工业提供战略原材料，同时也需从旧世界大量进口各种商品以维持人民的现有生活水平。只依靠自身力量和资源，无论多久新世界都不可能发展出一个能够支持当地大量生产武器以与德日包围政策抗衡的原材料基地，除此之外，美洲国家大概要花十年时间并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基本武器自足，而那对现在的战事毫无帮助，为时过晚。

如果德日在旧世界胜利，比起对进口的依赖，新世界经济对出口的高度依赖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19 世纪自由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地域分工和专业化，殖民经济下的美洲作为食物和原材料生产国大量向旧世界出口产品。美国的政治独立和工业化并未改变这一状态。22 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经济体对欧洲市场在此形成的商业垄断束手无策。在西半球，只有一个完全掌握国际贸易的经济体才有可能与凯旋的德国的经济实力抗衡。然而，没有一个美洲国家愿意妥协做出必要的改变来创建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体。只有通过欧洲各国经济转型组成“大德国共荣圈”的方式我们才能做

到上述这点。只有当美国全面征服西半球国家，毫不留情地破坏当地经济后才能实现必要的一体化。

西半球和欧洲与亚洲相同，权力政治盛行，到处充满内生的对立与冲突，国家孜孜不倦追求的是国家利益而非超越国家界限的大陆共同利益。对利益的追随加上对权力平衡的渴求催生了新世界政治组成的特点，也即两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对是美国与南美的传统对立，后者希望能够平衡美国在新世界的力量。第二对是从巴西和阿根廷的力量斗争中衍生出来的矛盾，是南美大陆政治联盟的核心。这些对立和矛盾是德日联盟在美洲的政治阴谋生长的土壤，在它们的极力破坏下，西半球的团结合作是否能维持还未可知。

通过成立美洲共和国联盟，新世界总算犹犹豫豫地迈出了走向政治一体化的一步，然而这只不过是对团结合作的美好宣言而已。它没能建立起共同对抗大洋彼岸攻击以及共同防御所需的政治框架。关于美洲大陆采纳“门罗主义”的讨论、造势虽然不少，但是还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协议中提到的保护、防卫其他国家的责任。由于各国战争潜力差距悬殊，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几乎不可能建立起多边防御体制。最后，它们终于拿出一个能够保护各国法律平等地位的方案，但是西半球国家防御依旧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实力。

美国军方将会意识到守护 1 50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绝非易事，美洲有至少 6 个战略作战地区，其中只有北美大陆带的战争潜力还算可观。如果开战，南美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是美国的拖累，而不是助手。的确，为了美国本土安全，西半球的部分地区一定要防守住，然而这些地区的弱小国家弥补不了失去亚欧大陆上强大盟友的损失。

至于美国能防守住多少美洲领土，还要看大洋彼岸盟友失败后我们手中的相对海军和空军力量还有多少。我们无法预计到那时有多少美国舰队能够用于太平洋上的防守行动，有多少英国舰队留存在大西洋上作战。或许，美国有能力防守住除西边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以及东边格陵兰岛和冰岛的海岛前哨之外的北美大陆和北美缓冲区地带。如果巴西允许我们使用必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美国能够保护美洲地中海地区和南美缓冲带不受侵犯。然而，至于从巴塔哥尼亚到巴西陆地凸出部分的南美等距区，美国则无能为力，因为这里距离北美的力量中心和距离欧洲的力量中心都很远，但距离非洲非常近。

即使整个西半球都能免受入侵，但是一个胜利的德日联盟的包围孤立，也意味着美洲最终的失败。在极权主义战争时代，威胁不仅仅只有入侵攻击一种。那时，新世界将被敌军掌控的领土包围，敌人只需要下令禁止与我们进行贸易便能钳制住美洲的经济发展。因为旧世界对我们所提供的战略原材料没有依赖性，所以通过反贸易禁运是无法打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控制的。军事行动势在必行，但有效的作战几乎不可能。全面包围使得我们无法从大洋对岸发起反攻。西半球和旧世界的关系就如同俄国战败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或许能避免入侵，但除非建立大陆统一战线，否则没有一丝赢得战争的希望。我们需要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的盟友就如同英国需要英吉利海峡那头的盟友一样。

然而，很有可能新世界国家联盟撑不到实践共同防御的那一天。在遭受敌军的武力攻击前，西半球的团结统一就有可能被一系列其他“武器”击破。拉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美洲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充满对抗和仇恨的

地区，更不用说它在经济上对欧洲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基于以上事实，思想宣传、心理攻击或者经济战这些战略都能成功拿下美洲。德国甚至不用从旧世界调一兵一卒就能统领等距区南部，它只要动动嘴允许阿根廷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即可，而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则很有可能要求阿根廷建立亲德的法西斯政权并允许德国军队长官在必要的技术帮助下训练阿根廷部队。在此种情况下，军事占领就只是经济战胜利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实际军队作战的结果。在世界其他地区，军事占领只是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步。

德国干政后，阿根廷将建立起一个实际由柏林操纵的傀儡政府并积极投身国家扩张，历史悠久的拉布拉塔辖区的国家边界将就此改变。乌拉圭、巴西南部、巴拉圭、玻利维亚还有智利都有可能被德国控制的阿根廷兼并、形成“大南美共荣圈”。原本潜伏在和平表面下的权力争斗将浮出水面，矛盾逐渐激化，最后南美大陆将陷入一场持久的血腥战争。

四分之一球防御？

在德国主导下建立在拉普拉塔的法西斯政府将会打破西半球团结也使得半球共同防御的希望化为泡影。美国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将防御重点放在北美半球，并根据南美的权力政治调整政策。危机一旦出现，美国的第一反应就是与智利和巴西结成联盟。但如果智利，不论自愿还是出于压力，最后与阿根廷统一战线而我们又来不及阻止的话，巴西和秘鲁便自然成为我们最合适的盟友了。

要保证北美大陆的领土安全不要求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南美在

温带气候区的部分，但是我们必须守住的是南美缓冲区。事实上，从拉普拉塔发起的对北美的军事攻击没有从莱茵河或西非发起的攻击危险。德国在阿根廷的海军基地造成的威胁也不如在法国的基地造成的威胁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离诺福克有 6 500 英里，但是布雷斯特到诺福克的距离只有它的一半，约 3 800 英里。我们应该不用担心敌军从拉普拉塔发起的陆路进攻。蒙得维的亚和巴拿马运河之间的区域既比不上波兰和苏联的平原也比不上比利时和法国南部的平地。虽然德国新的机械化军队让世界艳羡，但尚无法承受住徒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拿马运河流域的艰巨任务。要求这支军队一路沿着乌拉圭河蜿蜒向北走，徒步穿越玛多克罗索的热带雨林，然后淌过亚马逊河地带的重重沼泽，又在安第斯山脉翻山越岭真是太困难了。南美洲内陆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形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缓冲区。从拉普拉塔到巴拿马运河的唯一可行路线是一条海路，它比从欧洲到非洲的海路还要长，而且必须绕过巴西陆地凸出部分。只要美国在这儿部署好空军，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会像达喀尔一样安全。

有人过分担心敌军会利用南美作为跳板，建立起一个离巴拿马运河越来越近的空军基地。要知道，搭建这些空军基地的原材料是来自欧洲而非阿根廷，这样一来敌军难免要走不少弯路。因为南美内陆没有交通工具可用，敌军只能借助得到飞机支持的海军力量向北方转移基地。巴西陆地凸出部分再一次成为敌军的必争之地。虽然，从政治角度讲，德国在阿根廷或者巴西南部落脚不利于我们，但是就军事方面来说，这并不会带来什么灾难性后果。从整体战略看，出于对美国领土安全的考虑，我们一定要守住的是巴西陆地凸出部分而不是更南方的国家。

如果单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四分之一球防御是个可行之道，但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还不如半球防御措施更加实际。经济一体化将比政治一体化更简单，因为不必担心拉普拉塔的农产品找不到市场，但北美农产品过剩依旧是个问题。然而，进口的问题更加严重。前面提到，在整个西半球的基础上，在获得新世界所有的可用资源后，通过数年的劳动和牺牲最终我们或许能够达到战略原材料的自给自足，但是如果没有温带的南美国家参与其中，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如果没有玻利维亚的锡和钨，没有智利的铜，没有阿根廷的钨、羊毛和鞣制材料，就算我们能在巴西北部生产出亚洲和非洲热带地区原产的材料，我们的军工业也将严重受挫。如果未来旧世界对美洲实行完全包围孤立政策，四分之一球的北美的经济战争潜力远不足以支撑抵抗行动。

面临德国的对抗和攻击，新世界国家不可能实现充分的一体化，而且就算做到了，美洲的战争潜力也不足以与旧世界抗衡。因为陆地和战争资源分布不均，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就成为新世界独立以及美国维持其力量地位的必要前提。美洲没有什么安全防御地位可言，半球防御也是无稽之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与否还是取决于亚洲和欧洲战场。宏观的战略蓝图要求我们到大洋彼岸作战。假如我们在旧世界的盟友被打败了，我们也保不住南美；但如果它们在世界另一头战胜了德日联盟，我们的邻国就算没有保护也能安居乐业。

战后世界

20 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却

输了和平。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一直谨记，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权力斗争的结束，相反，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失败者也会继续挑战胜利者。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不仅要获得战争的胜利，也必须在战后参与到和平进程中。

美国在和平协议中的话语权大小是由美国对战争胜利的贡献大小以及休战时美国的权力地位决定的。关于战后建立怎样的国际社会的讨论早已开始。随着我们对战争的投入越来越多，现实的牺牲和磨难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思考如何搭建更好的国际秩序，而这样的讨论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自然而然，我们会开始思考美国在战后世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过去在 1919 年讨论中的“干预还是孤立”的问题将会再次出现。

虽然能够设想出很多种未来国际社会的政治组织形态，但是实际中的权力分配就只有几种基本形式。一方面，国际社会逐渐隐形，独立国家可能会合并形成一个世界国家，或者整个世界也可能由一两个大帝国进行霸权统治。另一方面，几个大国达成暂时的、不稳定的平衡，而国际社会则由它们继续维持运行。以上的可能性都将被拿来讨论，而且它们越是与过去做法不同，越是能吸引人们。任何会对未来国际社会特性带来深远改变的规划都是一次次世界大战的智力副产品，但是，当战斗停止，实际的和平体系通常都是权力平衡的回归。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是为了维持这一平衡，各个世界大国才会投身战争之中。

世界联盟

废除独立国家，各国合并为世界联盟将会从根本上引发一场国际社会的变革。区域国家间的权力角斗改变，世界大战从此消

失。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结构的方案会吸引如此多的拥趸。然而，常常对和平问题持最激进意见的人并非掌权的人。世界联盟还很遥远。或许，这样的世界国家会使其支持者大失所望，与他们的预期相差甚远。同胞之爱不会自动代替冲突，对权力的追逐也将继续。外交将会变成游说和互捧，国际战争将会演化为内战或者叛乱，但人们依旧会继续为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斗争，暴力永远不会消失。

美—英霸权

在美国和英国都有人在讨论基于美英霸权的新世界秩序，从斯特莱特①(Streit)提出的盎格鲁—美利坚联盟到更松散的国家联盟和友好协议，这样的世界秩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根据盎格鲁—美利坚联盟的拥护者提出的计划，首先会建立一个世界联盟，如果表现良好，他们会允许其他国家加入联盟。然而，事实却是该联盟形成的同时也会结成霸权。毫无疑问，在停战之后，美英两国会立即实施海上控制，施加权力，特别是在战争中被日本海军破坏的海域。但是，美英霸权最终是否能够转化为长久的世界组织仍然争议很大，而且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只有一小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后裔被这一计划吸引，并把它当作德—日霸权的最好替代物。

美英统治尤其吸引那些怀念 18 世纪的人们以及认为美国独立是个错误的人们。人们希望新的统治依靠海上力量和经济实力，但是引出这种想法的类比本身是错误的。英国从未仅靠其海

① 克拉伦斯·斯特莱特(1896—1986 年)：美国著名记者、大西洋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版著作 *Union Now*，倡导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民主国家联盟。

上力量就称霸世界，但海军上将马汉的学生却做到了。英国统治时世界上只有欧洲一个权力中心，而且欧洲大陆上的权力关系处于均衡状态。现在世界上有三个权力中心，美国作为其中之一，未来将会成为新霸权的一部分，但是要想通过海上力量统治世界，联盟需要包含日本，否则就必须先除之而后快。

英、美、日三国基于海上力量的长期霸权必将引发其他陆上大国合作形成反结盟。二战试图阻止的欧亚大陆军事一体化将成为现实，当德国、苏联和中国发现自己处于被英美日包围的状态时，它们将自发合作、集结各国军力。孤立的北美大陆与其他两个面向欧亚大陆块的海岛（即日本和英国）结盟将对西半球的防御大有裨益，但是联盟的力量不足以统治世界，同时也会使得英国和日本暴露在极易受到攻击的地位。至今为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未证明，在海陆空三维战争中，当陆上飞机在狭窄水域比战舰更有作战优势时，海上力量能够反转控制世界。

权力平衡

预估世界联盟或美—英霸权益处的难点在于我们无法得知休战之日美国会面临怎样的问题。那时，既没有世界国家也没有霸权存在，有的只是许多或大或小的国家。如果同盟国获胜，苏联和中国将获得独立；那么就有很大可能再出现一个日本，甚至是德国一样的角色。虽然现在听起来怪异，但是英国或许不会乐见德国大败，反而希望德国能有余力抵抗苏联军队的入侵，甚至华盛顿都会被英国说服，接受一个强大德国继续存在。一个统治乌拉尔山脉到北海的庞大苏联与一个统治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德国没什么差别。对英国国防来说，苏联在英吉利海峡的空军和德国在此

地的空军一样，都是一个巨大威胁。毫无疑问，当前战争的目的是消灭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党，但是这不等于完全摧毁德国和德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远东，我们能够遏制日本对亚洲的再一次征战，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歼灭日本军队，将西太平洋让与中国或苏联。

因此，在停战之日，美国所处的国际社会是由至少 6 个大国和一系列小国组成的。我们应该要记住，无论最后形成何种形式的一体化或联盟，我们多多少少都要回到战争爆发之前的境地。除非美国继续争斗直到把敌人和过去的盟友都打败，否则战后世界依旧会由无数独立国家组成。

战后世界在国际社会的权力格局上与战前还有其他相似之处。地理因素决定国家间关系这一点在两个时期都会凸显。大陆板块的分布，战略原材料的分布，还有国家间的相对距离都不会改变。战后世界权力依旧分散，远东、北美和欧洲各自形成自治的力量区域，而且三者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影响世界政治。新的世界秩序基本上与旧的没有太大差异，国际社会也会继续依着原来的基本力量格局发展。在这样的权力政治环境下，维护美国的利益还要依赖于欧洲和亚洲的权力平衡。曾经指引我们向同盟国伸出援手、指导我们战争行为的政治策略及考量要求我们在和平时期同样参与到跨大洋地区的政治生活中。

领土安全与和平转变

战后的世界一开始是由少数几个大国和许多小国构成，因而新的世界秩序的结构将再一次面临老套的领土安全和和平转变问题。随着现代战争的技术发展和战争本质的变化，这个问题也逐

渐复杂化。领土安全和政治独立传统上都基于独立国家本身的力量，对小国来说则依赖于强大邻国的力量。虽然强弱悬殊，但是大国需要小国作为缓冲地区或者参与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小国因此存活下来。

机械化战争强调流动性和速度，空战的成熟使得战争向三维发展，这些都使得国防问题越来越复杂。在二维（水陆）战争时代，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便是国界线上的防御工事，一些特定种类的地理界线在防守上更占优势，但是国界线一直都是良好的防守屏障。好的防御工事能够拖延住敌人进攻的脚步，为被侵略的国家部署军队和调动救兵争取足够的时间。然而“闪电战”和空战改变了这一切。“闪电战”能够瞬间攻下弱小国家，不给庇护国提供援助的机会。飞机则打破了陆地边界线的限制，直接飞越防御工事，向国家内部投掷炸弹。某些地理条件，如孤僻的地理位置或高耸的山脉地区，能够在机械战中提供一定保障，然而只有在地理条件满足深度防御要求时，这个国家才能存活下来。

一战后创建的国际联盟旨在中和强弱国之间的力量差距，并向小国提供国际社会的保护。《国际联盟公约》中第十条清楚写明了集体防御的原则，即独立国家有权在受到侵略和侵略威胁前接受国际社会帮助。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寻求保护权是一纸空文而集体防御原则也是虚伪的欺骗之语。这部分是因为力量结构调整失败。国际联盟起初设想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施加国际制裁，但国联理事会却忽略了建立国际社会的力量组织，本应依赖国际警察执行的集体行动，最终却由各国军队临时合作完成。国际联盟不是一个联盟，甚至都称不上是邦联，它只算得上是一个协助执行权力平衡原则的组织。

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执行的经济制裁是失败的，因为只有当攻守双方在势均力敌、经济压力可决定战争输赢时，经济制裁才能发挥威慑力。但凡征战双方军事力量悬殊且一方能轻松而快捷地取得胜利时，经济制裁便是无用之功，然而，大部分侵略都是发生在以上的情况之下。经济制裁帮不了埃塞俄比亚，也帮不了荷兰和比利时。如果它们曾试过军事制裁，也会发现其实同经济制裁一样都是徒劳。传统军事联盟提供的保护是这些手段比不了的。集体行动迟缓、效率低下且不确定性大；它无法在行动前制定出有效的战略。在"闪电战"和空战盛行的年代，集体安全防御无法抵消强弱国家的力量差别。在征服小国时，快速进攻和"既成事实"的政策(在对方能够反击之前结束战斗)非常适用。与经济制裁相同，军事制裁也只有在侵略方和被侵略方力量几乎相等时才能起到作用。

这造成的结果是在一个各国力量参差不齐的国际社会中没有安全可言。小国独立生存的能力大不如前，对于大国它们也不再拥有作为缓冲国的利用价值。它们更多的是作为高压地区的力量真空区存在，诱惑着周围野心勃勃的邻国。无论它们过去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做出了多少贡献，在三维战争时代它们都会为国际社会带来必须面对的政治风险。战后国际秩序的建造者应该尽力消除每个力量地区中的军事力量差距。

地区权力平衡同时也能简化所谓的"和平转变"问题，在该问题上的失败也是国际联盟的败笔之一。《国际联盟公约》中第十九条说明，国联大会可以提出对不适用的条约以及对可能危及和平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但是国联更多的是将武力用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强制施行转变，即使是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两者对任何

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从无序到有序并不意味着武力消失，而是其使用者不再是独立国家而是整个国际社会。

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协调”比国际联盟更务实、更实际。“欧洲协调”认为武力不仅可维持现状而且可促进转变，不仅在维护和平局面时我们要发起集体行动，而且当我们必须强制某国向和平过渡时也要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荷兰和土耳其就是在集体行动的压力下接受比利时和希腊的独立的。

建立国际秩序的第一步是用国际社会的集体武力代替单独国家的武力。如果每个国家的实力相当且能相互平衡的话，这一转变将被大大简化。那时，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建设起一支足够庞大的队伍以打消各国诉诸武力的想法，也不会出现小国因为害怕沦为他国报复性活动的受害者而犹豫是否参加集体行动的情况。在未来，地理位置的不同依然会造成面对侵略时的暴露程度不同，但是如果与侵略国家力量相等，就算邻近也不一定意味着有危险。

美国与和平解决

如果说上一次世界大战预示了我们期望发生的事，那么会有一大批政治家意识到重回孤立主义带来的危险以及战后世界可能面对的问题。但是舆论是否已准备好支持各国首脑仍需等待才能知晓。休战近在咫尺，美国公众已经厌烦欧洲和亚洲，也不想再与过去的盟友打交道。1919年曾犯下的巨大错误现在仍在诱惑着美国人：既然已经赢得战争，我们应该回到美洲这片孤立的土地上。但是国际生活是不断变化中的，维持权力平衡也是一项永久的任务。我们不可能通过签订一个完美的条约，甚至是一个“公

正”的条约来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

不达成和平条约就能终结军事冲突的方案更契合总体战争并能使其过渡到其他形式的权力斗争。但是，如果我们必须签署和平条约，明确指出未来修订的可能性和程序比条约的公正与否更加重要。实际中衡量条约公正度的唯一标尺就是签署国更改条约的想法有多强烈。一个没有失去活力的战败国一定会采纳修正主义政策，因为民族自豪感不允许失败的印记存在。然而，被征服的国家就没有如此强烈的修订意愿。随后，许多富有活力的、正在扩张的国家会感觉到象征着过去胜利的和平机制对它们的束缚和阻碍。

在一个力量不断更替、思想日新月异的动态世界中，没有哪一个法律结构能够长久存在。维持国内秩序的方法不是一次性地为所有问题找出最终的、不变的解决方案，而是每天做出不同的决策以消弭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平衡社会势力，在政治矛盾中达成妥协。这要求我们在每日变化的环境下作出什么应该保留而什么应该改变的不同决定。维持国际社会秩序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虽然各国权力分散使得这个任务更加艰难。它可以从几个组织层次运用不同手段来解决，或通过外交，或举行临时会议，或组建常任咨询委员会，但只要国际社会尚有多个独立国家组成这一点不变，政治决策的本质也将不会改变——决定一国军队应支持矛盾双方中的哪一方。

美国和欧洲

美国战后政策的政治环境与战争爆发前十分相似。指引我们的政治策略要求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而且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如

果各力量地区独立国家的相对力量差距不大，更有利于领土安全和“和平转变”。

对于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我们能够设想出三种不同的力量格局，一是欧洲共和国，二是由一两个强国形成霸权，三是不稳定的权力平衡。美国不希望欧罗巴的权力格局以欧洲联盟的形势展开。相比权力整合，权力平衡对我们更有利。从权力政治角度出发，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武力征服也好还是形成联盟也好，一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潜能一体化在长远来看都无关紧要。美国也不是以马萨诸塞州征服其他12个州开始的，但是现在它强大的力量和规模已对拉美国家造成危险。欧洲共和国如果成立，将会集结该地区所有军事力量于一体，完全削减美国在大西洋上的重要性，动摇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如果美国的和平目标就是创建统一的欧洲，那么它就南辕北辙了，全力帮助希特勒才是创造一个一体化的跨大西洋地区最快捷的方式。

如果美国的利益与欧洲共和国相悖，那么同样地，也与在欧洲形成霸权相悖。幸好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关头，两者都不可能发生。正如上文说到的，战后的欧洲构成大概如下：至少两到三个强国，即英国、苏联和德国；一系列小国，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瑞士和瑞典；以及驻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如何组合这些国家，一方面达到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保证独立国家间最大程度上的力量平等。要做到这两点，如果不肢解苏联和德国等大国，就必须使小国联合形成大联盟，这样一来，虽然成员国的文化自治得到保留，但形成的联盟足够强大不易被征服。放眼长远，后者带来的效果更令人满意。

然而，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平衡德国和苏联的力量。如果同

盟国胜利，苏联将全身而退，成为世界上拥有庞大战争潜力的强大工业国家之一。而德国，除非被完全摧毁，其军事力量仍将同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便是让两者合二为一。但如果这行不通的话，那么横亘在两国中间的便是一个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地中海的硕大的东欧联盟，而不是一系列小的缓冲国了。更棘手的还是荷兰和比利时的问题，这两个旧缓冲国已不再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它们既不能替英国挡下连番轰炸，也无法在现代战争中阻止对法国的入侵。除了东欧联盟，能够想到的其他的国家联盟还有几个，比如说环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联盟或者在地中海附近的拉丁国家联盟。《凡尔赛条约》一味迁就各国自决的原则，放弃了经济和力量方面的考量，结果却是整个凡尔赛体系仅依靠两个脆弱支柱勉强维持，一个是解除武装的德国，另一个是无防御工事保护的莱茵兰。新的和平不仅需要矫正一战导致的欧洲巴尔干半岛化，而且还要求其他国家一体化形成几个较大的政治集团。

然而，很难形成几个在军事实力和力量潜能上大致相等的理想政治团体。即使成真，美国也不能退出欧洲舞台，因为欧洲未来依旧需要第三方来中和力量差距，而且权力平衡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需要不断的关注和调整。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从孤立到中立，从中立到干预再到战争的循环，同样的规律在英国上演了更多次。所以，现在英美两国应该非常清楚一国城墙已经不足以保护国家，只有权力平衡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二战中的奋斗和牺牲提醒我们应该在力量差距还未拉大之前抓紧时间行动。我们本可在 1936 年 5 月以 2 000 万美元和部署 5 万名士兵的条件避免这场世界大战。所以从长远来看，留在欧洲更划

算，否则就算我们回到北美休息，之后过不了多久也不得不再次将全部国力投入原本以一点力量就可达成的地区平衡。

不少人希望欧洲力量区能形成地区国家联盟的有序组织，并将美国纳为境外成员国。这条建议是人们在认识到联盟体制是一种更完善的权力平衡体制后提出的。从美国的立场来说，这种做法利弊共存。这样的联盟是长久参与欧洲政治事务的唯一有效方法。但是我们必须保证随时能将国力投入维护权力平衡，这意味着不能一直偏向处于力量优势的一两个国家形成的联盟。这样的程式要求我们要站在盟友一方而非自己的立场上参与政治力量游戏，并协助它们在欧洲建立和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唯一可以两全其美——一方面在欧洲权力平衡中保护好本国利益，另一方面维护秩序和政治公正——的方法是参与一个由力量相当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成员国签署一个为恢复第十项条款效力以及建立有效“和平转变”机制做铺垫的联盟公约。

美国和亚洲

美国之所以一直关心远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主要是为了保护它在亚洲的力量地位。就算美国退出亚洲舞台并允许菲律宾独立，它也会依旧关注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关系形势。亚洲地中海或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单一战略原材料产地，如果它被某一大国控制将会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军事基础。远东是最后一个实现自治的力量地区，在政治力量方面远不如欧洲和美国。然而过不了多久，先进的技术便能将亚洲本身的力量潜能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实力，而且等这一日到来时，亚洲的军事重要性比起欧美将有大幅度提高。届时，亚洲的权力平衡将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战

略原材料供应，也因为如果出现权力不均将会给世界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远东地区将会由数个独立政治单位组成：有苏联、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有英国、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要想在这里搭建出各方实力相等的权力平衡体系比在欧洲还难，然而战后亚洲的主要难题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天朝大国”拥有的力量潜能比“樱花之国”绝对要大得多，而且一旦这些潜能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力量，亚洲大陆附近的这个战败岛国的位置就会十分尴尬。当远程轰炸机可从山东半岛或海参崴发动攻击时，日本“纸城”的火灾发生率就要骤涨了。

一个拥有 4.5 亿人口的现代的、有活力的而且军事化的中国不仅是日本的一大威胁，也挑战着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中国未来将发展成为一个国土广袤且控制着中部海域大部分海岸线的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对于美洲地中海的位置相似。中国一旦崛起，它现在对亚洲的经济渗透肯定会表现到政治方面。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出未来有一天控制亚洲地中海的不是英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的舰队，而是中国的空军力量。

美国公众大都不支持基于当下政治事实所制定的远东政策。的确比起欧洲，人们历来比较能够接受美国对远东事务的干预，但是倾向一直都是“亲中国，反日本”，这一点在二战中又加深了一层。未来亚洲权力平衡的天平将会倾向中国，美国不得不在远东实施与在欧洲同样的政策，即使在这之后，公众舆论或许仍将日本视为一大威胁。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向英国伸出援手，使这个岛屿国家不用与控制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对抗。如果我们希望未来远东权力关系如当下一样均衡，美国将不得不采用

同样的政策保护日本。这样一来，美国政策中的不一致因素就必须剔除。我们不能一边坚持让日本接受一个横跨亚洲大陆南北的中华帝国，一边帮助英国打仗保住北海两岸的缓冲国。在远东和在欧洲一样，只有通过参与地区国家联盟，美国才能保护这两个国家。一边倒地偏向日本的联盟是不明智的。只有通过与各国联盟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行动自由，我们才能最好地保护国家利益并维持亚洲的秩序与和平。

西半球中的美国

如果同盟国胜利，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将不会改变，即美国在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享有霸权地位。从建立地区组织的角度来看，南美国家联合形成更大的政治单位无疑更具优势。但是，即使"ABC 国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结盟（虽然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它们也无法与"北美之虎"分庭抗礼。美国霸权地位的基础是南北美洲力量潜能的差距，而且无论在美洲形成怎样的政治联盟都无法克服这一点。把西半球现在的权力关系转化为由实力相当国家组成的政治机制比在欧洲和亚洲的行动还难。我们在新世界的力量只可能因为境外力量介入而被中和，因此，我们的邻国不得不通过与欧洲和亚洲国家达成友好联盟来平衡我们的力量。

现在已经有一个美洲共和国的政治组织。很显然，泛美联盟是西半球联盟的出发点，而且给加拿大在联盟中找个位置也不是什么难事。在过去以及在未来加拿大都不得不忍受美国在北美的压倒性力量地位。美国人坚信所有的力量都会腐败，因此他们认为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力量也应该被平衡。这种信念未来很可能推动他们倡导并乐见拉丁美洲的友国接纳境外成员加入西半

球的政治组织。这样的成员的角色与美国设想自己在亚欧政治体系扮演的角色相同。然而,鉴于我们对“门罗主义”的热情和我们正在反对德国干预南美的这一事实,这样的计划不太可能得到广泛支持。

世界中的美国

与国内生活相同,国际生活也充满着各种问题,只能通过整体方案解决。因此,战后世界需要像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劳工局等这样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组织。然而,地区方案仍是解决政治问题最好的方法。一味追求国际联盟表现出来的广泛性只会造成组织的无力和低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拉普拉塔地区的边界和权力问题毫无兴趣,拉美国家也毫不关心困扰东欧的问题。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军事作战和政治活动都受制于地区水平的国家需要国际组织,少数几个必须参与到多个地区政治事务的世界大国也是如此。

这个做法并不能保证再也不发生国际战争。它承认世界上的矛盾永不停止,它也认可战争是维持地区平衡的必要手段之一。权力平衡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是不停变化的,绝非国际社会理想的力量格局。但是,虽然我们批判它的缺点,但是我们也应记住它对于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是必不可少的。这鼓励我们去合作,去和解,去发展法律,而且它也比其他任何种类的力量分布更有希望坚守住和平和公正。美国国父们曾高呼平衡权力的价值和重要性。他们为美国量身定制了分权制衡的政府,并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将暴政扼杀在摇篮中。我们的政府因行动缓慢、效率低下而长期受到诟病,也曾多次激怒过那些要求一个快速高效的行

政机制的人，但是它没有辜负国父们的希望，在守卫政治和公民自由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政府做得更好。这样的优点也体现在国际社会的权力平衡中。

当初，国际联盟是作为国际合作的工具诞生的，正逢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盛行。但是这个新的机构并没有保护现状，没有促成有序变革，也没法通过权力自愿下放达成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要求的新层次融合。德日联盟希望通过战争来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全力对抗它们。美国能够提供第三种路径，它既能实现融合，也能保障独立国家的权力，而且也不会完全妨碍政治组织联邦化的发展。它不会一直与政治和经济协调发展对立，它只希望地缘上的融合不要把我们排除在跨大洋地区之外，不要再一次让我们陷入被包围的危险之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433291